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一课

我们先以一个祷告开始，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一起来准备开始我们新的读书会的接下来的一段旅程，请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来从过去的圣徒来学习我们该如何来在地上过基督徒的生活，请你继续的使用你在过去一直为我们存留到今天的这些属灵的遗产，好叫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学习《路德的人生智慧》这本书。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些关于这本书的信息。这本书不是路德自己写的，这是别人写路德。这本书的作者是卡尔·楚门(Carl Trueman)，对华人来说比较知道的，他是原来是费城的威敏斯特神学院教会历史。他近期最近一段时间，他刚刚从费城那边辞职，然后他去到另外一个大学教书(Grove City College)，所以他现在不在西敏神学院教课。楚门博士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教会历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路德，所以他是一个马丁路德的专家。

这个看起来又很有意思，楚门博士自己并不是路德宗，他是改革宗的人。他是从一个改革宗的角度去研究路德。这也是我当时接到翻译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感觉到很有意思，很难得能够看到从改革宗的角度来研究马丁路德，这是我当时接下来的一个动因，因为在今天有很多的改革宗和路德宗之间的对话并不是并不是非常的有益处。很多的时候你会听到双方彼此互相的指责，彼此用一些不好的方式来对话，所以卡尔·楚门的这本书是一个很积极的对话的方式。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有人从改革宗的圈子里面会说，某某人是反律主义、他是偏路德宗倾向的。所以，感觉好像说路德宗就等同于反律主义一样，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有看到路德并不是一个反律主义者，路德本身也不是反律主义者。像包括律法的第三重功用，你们会看到，恰恰是在路德宗里面产生了律法的第三重功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改革宗其实是从路德宗那边借用过来的。

我个人是希望能够看到有更多的这种有益处的，比较有建设性的对话，从一个改革宗的角度去研究路德，你会发现路德很多的基本的神学语汇，是整个宗教改革，不论是改革宗还是路德宗，都通用的。

今天，我是打算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让大家回去先把《路德的人生智慧》导言的部分读了一下。对于这整个系列的课程，我是想用一個比较互动式的方式。之前我们学《海德堡要理问答》，在之前我们的查经，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讲解(lecture)，有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形式，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但是在读书会，我觉得在你们边读边去跟楚门博士的文字去互动的时候，你自己会产生很多的想法。我希望更多的是我们大家之间能互相更多的交流。我会从下

一次开始，我们就一个研讨会的形式（seminar），我们做下来围在一起这样子。我可能大概会讲 15 分钟到 20 分钟左右，我从这一章所得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会问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我想以这样的形式进行。

今天，因为我们是读了导言的部分，所以我打算先简单的讲一下从楚门博士自己的导言的部分，他讲述了什么事情。首先，他导言的标题非常有意思，他的标题写的是：“日内瓦与威腾堡有何相干”，对吧？这个就是我开始讲了大么一大堆改革宗，他其实在问的是改革宗和路德宗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作为改革宗我们要研究路德，他在这里面就基本上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路德？我大概自己的个人的几个总结，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历史性的方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路德？在导言部分，他提到了研究路德的三大难处（p16），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提到了有三种难处，这三种难处我个人把他总结成围着这三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历史性的层面，一个是神学性的层面，一个是实践性的层面。**

先简单的问一下，谁有看到楚门博士他自己觉得研究路德第一个难处是什么？对于我们今年来说学习路德有什么难处？

第一个难处就是，现在的福音派或者说现在的人把路德在历史上真实的形象给扭曲。今天的美国福音派常常把他们心中的偶像扭曲了，把他们扭曲成自己喜欢的样式，对吧？现代福音派是怎么扭曲路德的？楚门博士自己在这里面提到的，他举了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导言第 14 页，在英文的页是 22 页，对着中文的是 14 页。他说，“当我们意识到了当今的福音派倾向于把过去的英雄重新改造成现代福音派人士的形象时，这个问题就越发严峻了。”（p14）然后他在下面举例来说，在下面这一段，他说举例来说，“路德不是美国现代福音派人士”，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然后举例来说，有谁看到这个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有没有你们自己在读的时候有没有画线？我们让一个弟兄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说，现在福音派不看重圣礼，不看重教会寻常的施恩管道，但是却是强调个人的对生命的领受，就是自私下领受恩典才好的。

大家认同吗？我觉得这个是楚门博士对现代福音派的一个很犀利的观察。这里他举例说：“许多现在福音派信徒认为‘个人私下学习圣经’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而圣礼是次要的。”然后，这里他又专门提了一些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们。他说：“在浸信会的圈子里面，有些人反复悔改，不确定受洗之前的宣信是否真诚，教会就允许给这些人重新施洗”（p14）等等。

这个是我认为，**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路德的一个原因，就是学习路德帮助我们跨越那个历史的缺失，跨越那个所谓的叫做“莱辛的鸿沟”（Lessing's ugly ditch）**。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表达方式？有一个 19 世纪的德国神学家叫做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他说：“今天你永远不知道过去是什么样的，历史是不可知的。”这就叫做“莱辛的鸿沟”。但是我们学习路德，就是要跨越这个鸿沟，因为我们能够得到一手的资料，我们能够阅读，我们能够知道他们当时所想的是什么，而基督教是历史性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所做的，所信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我们今天自己天天读圣经、自己总结出来的。我们实际上是领受了教会两千年留下来的属灵的遗产。所以我们要使用历史的信条，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己写一些信条？而作为教会，我们要使用历史的信条。这就有一个历史的层面，就是我的信仰不是通过我自己读圣经得出来的。（不要误会）我的信仰当然是我通过读圣经，但是我的信仰和历史历代的信徒都是一样的。我的信仰是“上帝不仅仅在这个时刻做工，上帝在过去两千年一直在做工，圣灵一直在教会里面工作”。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需要避免两种极端，在历史性的这个里面。一种极端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你问一个人说：“教会是什么时候建立？”他说：“是我们牧师进城的时候建立。”这是对历史完全无知。

但是另外一方面，反过来我们需要避免的是对历史盲目的崇拜。这是另外一种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只要是历史当中发生的，教会实践过的事情，就都是对的。不一定。越古老的传统就越正统吗？不一定。最早的异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第二世纪就出现了，对不对？所以你在地里面挖挖挖，突然挖出来一本诺斯底主义的福音书，你说这个也是正统的吗？不可以！所以，不是越古老、越旧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与历史相分割。这就是两种避免历史性的极端。

面对这些把路德（重塑）的美国现代福音派人士，卡尔·楚门（Carl R. Truman）简单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路德的敬虔是怎么样敬虔？（可以看第15页或者英文的第23页）路德的敬虔是怎么样敬虔？这是提到敬虔观的问题。“敬虔”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大的词（piety）。什么是敬虔？你说我是一个敬虔的人，这是指的什么意思？“敬虔”这个词囊括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它不仅仅囊括了教义、神学，它更侧重囊括了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谓敬虔观指的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如何实践你的信仰。这种对信仰的实践就是敬虔。你说这个人是个敬虔的人，你在说什么？你是在用你的敬虔观来评估他是不是符合你的敬虔观。

比如说，如果我们用一个华人教会比较通行的敬虔观，即“这个人有没有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有没有把自己关到衣橱里，暗中向上帝祷告一个小时？有没有每周参加祷告会？有没有每周参加教会的主日？有没有十一奉献？”等等。所以说这个人如果做到这些，他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对吧？所以，在描述一个人是否敬虔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他信仰生活的实践”。

路德的敬虔观是什么样的？首先再退一步，刚才卡尔·楚门（Carl R. Truman）说：“美国现代福音派的人士把路德重塑了。”他说的是，他们用自己的敬虔观来重新塑造了路德，他们认为路德的过去就是这样过基督徒生活的。他们认为路德过去怎么过基督徒生活？卡尔·楚门在这里面讲，或者你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路德的敬虔观和美国现代福音派基督徒的敬虔观之间有什么区别？找个姊妹总结一下：今日福音派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然后路德是以教会为中心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有看到这一点吗？

以个人为中心的敬虔观是什么样的？他（卡尔·楚门）怎么描述的？一方面就是，私下学习圣经，比如：“我自己每周的读经，我自己研经。”但对于路德来说，他说在他教区的居民当中，没有人能买得起书。所以在16世纪没有平信徒自己在家读圣经的，而且就算他们买得起书，他们也不会读，是吧？他们不认字。

然后他说还有一种在圣礼方面。比如：我自己的宗教体验决定了我要不要再受洗一次。今天我去耶路撒冷旅游了，我一定要在约旦河里面再洗一次，这样我才变成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变成真正敬虔的人。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宗教体验，我自己的感受。这是个人主义者主观的感受。

路德会说什么？“圣礼！”他说，“我已受洗这个事实是教会印在我身上的印记，这是客观的，这个是不容改变的，所以我的敬虔是扎根在这客观的事实上”等等。**扎根在教会就相当于扎根在宣讲的道和圣礼当中**，所以这里面这个很重要。扎根在宣讲的道，这里面说，书第15页，“路德的敬虔观扎根在教会之中”。然后下面这一段说：“扎根在宣讲的道中过于在阅读的道中。”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有它的历史的维度在，对吧？今天我们都能读圣经，但是这个对我们理解主观和客观的这种敬虔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个读路德的难处是什么？这个可能比较学术一点。第二个难处就是，路德写作的数量太大。在人类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几个人能够超过路德。他写了大量的东西，包括：圣经注释，他的讲道，他写的这些论文、这些书，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些个人的通信——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图书馆。我们今天还正在出版路德所有的作品，英文的译本还没有出完，已出版到55卷，还没有出完，还在出、还在继续翻译成英文，非常非常庞大，所以这个难处就是神学上的难处。还在继续翻译成英文，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难处就是神学上的难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路德，因为路德头脑里面的神学，影响了整个西方教会500年到今天。

卡尔·楚门提到的这个难处就是说，很多人会指责路德的神学前后不一致。一个比较典型的特点就是，当他写作《教会被掳于巴比伦》这本书的时候，他一开始是讲教会的圣礼，他一开始说教会七大圣礼都是不符合历史的，对吧？他开始要把教会的圣礼重新改革，然后他一开始提到说教会应该有三个圣礼，然后到这本书写完之后，他就说教会应该有两个圣礼。在这一部作品里面，他的前后的论点是不一致的，所以经常被人诟病路德的写作不够严谨、不够系统；

相比之下，加尔文更加系统、非常的严谨，对吧？但是楚门博士在这里面试图为路德辩护。他的辩护是说，如果你能像路德写那么多东西的话，你也会前后有一些出入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他每时每刻说的话都是前后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的整个神学当作是一个完整的来看的话，他的神学系统是前后一致的，所以不要鸡蛋里面挑骨头，不要太挑剔，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而且我们需要避免的是断章取义。（见书 p16）

那另外一方面，**在神学方面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路德？是因为神学与生活实践是不可分割的。**这也是这本书、整个这个系列的书非常注重的一点。所以如果你接下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楚门博士非常非常棒的一点就是，他把路德最好的神学应用在生活当中。“荣耀神学”、“十架神学”、《海德堡论纲》，里面非常重要的这种飘在天上的这些。“若有人将上帝不可见之事当作是日常可见之事，他这个人就不配称为神学家，”有的人会觉得不懂他在说什么。这种飘在天上的这些神学概念，你明白“十架神学”“荣耀神学”对你有什么用？对你明天早上起床刷牙有什么用？就能到这么实践性的问题（downtoearth）。所以，神学跟生活密不可分。

这就涉及到第三个，为什么要学习路德的就是，**路德不仅他自己的神学，包括他自己的生活实践、他自己的教会实践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是卡尔·楚门提到的第三个难处。你们觉得他提到的第3个难处是什么？在书第16页，英文的第24页。第三个难处是什么？这也可能是你需要了解一点，就是路德的学术圈他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简单的说第三个难处是：今天很多人关注路德、使用路德只使用路德的前期作品，也就是1525年之前，而忽略了路德的晚期作品或者说后期的作品，楚门博士在这里面非常强调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很多人，例如福音派的神学家们，他们很喜欢路德前期的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这种神学概念。但是楚门博士跟我们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到了1520年的末期到1530年左右的时间，路德发现单纯的讲道、坐在酒吧里面喝酒，是没有办法让宗教改革运动完成的，那时教会里面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他回应着中世纪晚期的错误和教会的问题，但是，宗教改革自身内部也出现了问题。所以路德曾经说：“不要以为我们的子民（也就是德意志的、跟随宗教改革的这些地区的人民），不要觉得我们的人民的道德要比天主教的人更好，我们人民当中所犯的罪，有的比天主教的人犯的罪还要更恶劣。”他意识到单纯的靠宣讲福音、在讲台上宣讲福音是不够的。所以，楚门博士提到了一个在路德宗教会里面兴起的反律主义，所以第一个最开始处理反律主义的是在路德宗的教会里面，路德宗的教会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说，讲道不能孤立存在，也就是说今天教会的事工，不能只是周日就在讲台上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是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讲道有讲两个小时的，今天我们就讲30分钟对吧？讲到50分钟，大家就打哈欠、困了，对吧？所以，这个圣道的事工不能孤立存在，圣道和圣礼的事工不能孤立存在，虽然圣道、圣礼的事工是整个教会的基石，是核心，但是教会还必须做其他

的事情。中文书 18 页，英文的第 25 页，这里面提到说“**教区内兴起的反律法主义，说明讲道必须放在有纪律性的牧养和教会框架之下。**”然后，路德表明，“宗教改革将会是一场持久战。”

接下来的，下面这段讲到，“年轻时的路德像 1914 年的英国士兵一样，认为冲突会在圣诞节完全结束，而后期的路德则知道实际上斗争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比他想象的，甚至比他最糟糕的噩梦还要久，在到达终点之前我们必须重新考虑道德规范、连贯的信仰教育以及教会结构，以便为子孙后代保留福音。”（书 p18 页）后期路德思考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的深化，变得更加的成熟。这个是实践性的问题。

再下面的这段写到，“作为一名身为牧师的神学家”，这点非常重要，路德不是单纯的神学家，路德是一直在教牧的第一线的神学家，他每周都在讲道。“作为牧师的神学家，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他的神学思想，与他牧养的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使得他写作充满了明显的教牧色彩。所以这本书不是谈路德神学，不是谈路德飘在天上的路德神学，而是谈路德的生活观，谈路德的神学对基督徒人生的影响。

再接下来 19 页，英文的 26 页，楚门博士在简单概述八章内容之前，他说“在接下来的 8 章中我将讲述路德对基督徒生活的理解。”其实他自己的生活在富有戏剧性的基督徒生活。然后接下来这段很重要，他说，“人们对神学家的研究，常常把神学家当作是一堆抽象概念的简单汇集，可是路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是我翻译完整本书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路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你在他的生活当中会发现，有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大伟岸，当他站在查理五世皇帝面前说，“这就是我的立场！”的时候，那时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并且站在人生巅峰。但是他也有非常软弱的时候，当他跪在女儿的病床前，眼看着女儿马上就要去世的时候，在他送走这个幼小生命的时刻，路德经历了作为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胜过死亡的权势。你看那个时候，福音是怎么样给他真正的安慰。所以，路德不仅仅在讲台上讲福音，他是真的在生命中去使用福音，体会福音带给他的真正安慰。当然路德也是一个满口跑脏话的人，满嘴跑火车的人，他这种刚烈的性格给他留下了很多的污点。尤其是他反犹的态度，路德在晚期有非常强烈而急切的反犹心态。使他经常在研究公共神学或政治神学领域被当作一个攻击的目标。所以你会看到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正常人。然后接下来说，“他是儿子，是神父、是牧师、是传道人、政治家、辩论家、教授、丈夫、父亲、酒友、幽默大师，他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他是一个不止一次站在自己心爱的孩子墓前的男人。他为婴儿施洗、操办婚礼、听人忏悔、主持葬礼，所有这一切都塑造了他的神学。**实际上，他是站在一个浸泡在日常生活现实泥潭之中的人的角度来写作神学。**”（书 p19 页）对，这是我觉得读这本书要比直接去读研究路德某一项神学的书籍更有帮助的原因。这也是我个人非常重视的一个关注点：**怎样把神学融入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把它实现出来。**

例如，你们明白福音对你们明天早上起来刷牙有什么帮助吗？

问：“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 2:17）

答：他在这里说，我们的生活是我们做神学的一个实践，是我们做神学的一个范畴和环境，所以，他的神学不是自己关在小黑屋里想出来的，而是他的整个生活决定了他的神学是什么样的，他的生活对他的神学有决定性影响。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有点反过来，是信心带出行为。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的神学是有局限性？

答：每个人的神学都有局限性。这个是在我的幻灯片里有提到，就是“对历史不要盲目的崇拜”。不是路德说的所有东西，我们都闭着眼睛就全都拿过来了。

实际上卡尔·楚门，以他自己作为改革宗神学家的角度，去写作路德是特别有帮助的。因为，他会在有些地方跟路德的神学立场不一样，尤其是在他的圣礼观和基督论。但是，你也会看到，他在他的导言里面也提到了，他为什么要作为一个在路德传统之外的人来写作。他说，我们要以尽量公正的方式，考验我们自己的神学是不是公正。如果我只写我喜欢的人，当然就各种赞扬他，表扬他；但是如果我写一个我很讨厌的人，我能不能够公正地对待他的神学，对待他的理想。当然这不是说他很讨厌路德，他其实非常喜爱，跟我一样。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多读一些路德的一手资料，就是他的写作。

我觉得在一生当中值得阅读的路德作品：如果阅读论纲则建议选择《海德堡论纲》，这是他的早期作品，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神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体系来。1520年的《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另外他写了《致德意志贵族书》的书信。在那里他建立了两国论的基本框架，试图把教会从俗世的权利中抽离出来，他认为教会的纪律惩戒应该由教会来做，不在世俗权力的管理之下。接下来是1525年的《论意志的捆绑》，这是必读，如果你只能读一本路德的书，就读这本。在那里，路德讨论了自由意志的问题。另外路德的要理问答，路德的《小要理问答》非常的棒。基本上你读完，你会成为一个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

这个是三大难处，我们之前讲的三大难处。然后接下来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结构，这本书分为八章。我在这就不会再给大家讲路德的生平介绍，因为他的第一章会非常精彩的把路德的生平介绍给大家。然后第二张是路德神学的基本概念，第三章他特别专注于圣道神学。第四章他提到的是路德的礼拜仪式——以主日作为核心的基督徒生活。第六章是路德的圣礼观，第七、八章则涉及到路德的实践。基督徒个人的义，我们的称义和我们在社会上行的义有什么关系？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善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在上帝面前称义之后，就不用在这个世界上行任何的善事了？不是，路德肯定不会这样说。所以路德不是一个反律主义者，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个事情。本书第八章非常精彩的提到路德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婚姻、家庭、死亡等等这些，路德的伦理学。

今天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导言的部分，然后下一次我们把第一章读了。当你读的时候，我不知道

大家阅读的习惯，你最好是拿一个笔，读的时候你边去画一些重点，然后你再读，其实这是一个他的这个作者的写作的风格是非常的清晰易懂，而且他非常帮助你读这本书，他就会给你 points，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你会非常爱这样的作者，你也会因为读到一些这种作者，他像比如像霍顿 Horton 这样作者，谁能帮助他把这些换句的词都写出来？

你要做的就是你要做的是几件事情，一个是把整个这章他要表达的最大的那个事情把它找出来。这一章他要讲什么事情？他往往会告诉你，一般是在第一段第二段，他都会告诉你在这一章我要做什么，然后他就把他分解出来 (breakdown)，然后每一个部分它会有一些 1、2、3，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作者。然后，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的话，你可能拿一个本然后记录一些你觉得这种所谓的警句名言或者金句名言，对吧？比如就是说“路德的敬虔是扎根于教会”，这种，这是一个论点式的一种，你要找那些 thesis statement，找一些论点陈述的论点，然后你去找他怎么证明这个论点，证据在哪。基本上这是你读一本书比较好的这种方法。

当然你们自己有自己的习惯，没有关系。当你读书读到不同的类型的书的时候，你会用不同的方法去读。像这种相对于议论式的或者讨论式的，论证式的文章。他是有一个论点，然后他要论据，然后他怎么去具体的论证，这个非常非常清晰，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抓出来的话就很容易 (理解)。

问：那个《路德文选》和《协同书》有没有？

答：如果你想在这本书里楚门博士会引用很多路德的一手资料，他底下有这些脚注你会看到。用《路德全集》就是英文全集里面的脚注，但中文里面没有《路德全集》这个东西。中文翻译的路德一手资料，有路德的《路德文集》、一卷二卷、《路德的选集》，然后还有零星的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地方，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把每个脚注我能够找到的对应的我全都在后面标起来，但是出版的时候好像把它删去了。但是他所有的脚注下面那些文字，我都按照中文已有的翻译把它复制过来，然后有的地方我加了一点修正，就是有的时候你根本读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加了一点修正。

但是这本书里面涉及大部分的这些引用的东西，你都能够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找得到，然后我有一个 excel 文件，那里面把路德所有的、在这本书里面涉及到的这些的作品，对应的中文的，你在哪能找到的那个表，我有一个这个表，所以到时候把这个表发给大家，你们读的时候可以，如果你们这么感兴趣去挖这个一手资料的话，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基本上他提到的值得读的一手资料都在这。都在这里面的脚注里面。

如果我们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要读的一手资料，我到时候会单独的打印出来，比如说《驳经验神学论纲》。就是路德最早的一个在《九十五条论纲》之前，他写了一份论纲，就叫《九十七条论纲》多了两条，那个论纲没引起太大的注意，那个论纲里面他谈的是神学，《九十五条论纲》引

起了注意，因为《九十五条论纲》谈的是钱。

如果你读英文的话，基本上在这里面，这本书里面，你就能把所有的需要看的路德的一手资料都能够找到，你不需要去买那个《路德文集》(Luther's Works)还在继续出的，但如果你是路德的发烧友的话，你可以在 Logos 上面买来。另外，这个是路德路德宗教会的信条，《协同书》(Book of Concord)，看他们出的多么好，装订得如此优美，是吧？然后里面还有配图，我们改革宗的信条，什么时候能出的这么像样？我们都是用大白纸印出来的。

这个就是基本上我觉得今天我要说的，大家有什么想要继续讨论有什么提出来的，自己读的这个序言过程当中有什么好的得着、有一些想要分享的？

【书友分享】路德提到，现在基督徒的澎湃的激情观比较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不是以教会为中心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福音派教会里面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救恩都看成是个人性，就是上帝的救恩是为了要让我变成更好的人，或者让我得救，让我得以好处，对，好像只是一个外在的好处，有平安喜乐，可是改教家他们给我们看到的，或者说正统的教会，常常会尤其是像路德他强调，我们每一个人的 vocation，我们的呼召。上帝在拯救我们并不是只是让我们个人得到什么，而是你是在作为一个上帝的器皿，路德用了一个“面具”，就是我们是上帝所戴的面具。我们的工作上帝所戴的面具，好像是我们在做，而实际上是上帝在后面，上帝是透过我们做事，可是我们是上帝的代表，我们代表上帝这世上去服侍众人。所以，他特别想根据基督徒个人的在职场上面，无论做什么都是代表上帝在做，所以这就是对基督徒的整个世界观要建立一个整全世界观有帮助。

对！如果在网上观看的人，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分享的也可以也可以打在上面。

关于刚才弟兄说那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路德对于基督徒个人在社会上的一个呼召的问题。

我觉得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我觉得路德不仅仅是基督徒在社会上作为社会的一员，他的工作、他的呼召，这个救恩所带来的结果是，这个人成为基督身体当中的肢体。没有任何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是独立的、自己的一个肢体、没有接在身体之上这种。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宣告：“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教会是救恩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彰显，而不是个人得救这个事情。今天，我觉得很多的朋友说，这种个人主义式的救恩观和路德的教会式的救恩观是不一样的。其实一直以来在历史当中都是有教会的救恩观，教会是那个诺亚的方舟，你如果不认教会是你的母亲，你就没有办法承认上帝是你的父亲，你在哪能够找到耶稣基督？你能够在哪能听到福音？你只有在教会里能听到福音。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今天的在美国是这样，但是在欧洲还不太一样，在美国是，人们可能更多的会选择去一个像这样的 in-home study (分钟 46 秒)，而不会选择去教会。但是欧洲其实相反。今天我有一个罗马尼亚的一个牧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罗马尼亚是一个东正教的国家，

他在那里传福音，然后有人说你怎么开始啊？他说：“一开始我跟我的一好朋友，他是我的长老，我们就开始了主日了。”然后美国人完全不能理解，说“你怎么就两家人就开始主日了，对吧。你不是应该开始先像我们这样子，先来个在家里面的查经班，然后邀请人来，然后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有一点团契（fellowship），对吧。让大家建立关系。”然后他：“说哦不，不可以的，在罗马尼亚，如果你当街邀请一个人去你家的话，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然后尤其是你跟他说你是一个宗教组织，邀请你去他们家，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秘密的异教的组织。”所以，他说主日公开的这样的圣道的事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种敬虔就是，一个人只来了就看到这是一个教堂，这是一个教会，然后你是一个神职人员，你必须穿着神职人员的袍子，对吧，代表这是正经八百的教会，他才能够觉得你有可信度。

美国这种牧师穿着一个 T 恤，然后穿着像一个沙滩裤，上来就给你：“嘿！你们这周怎么样？！感觉如何？！How do you feel this week?！”是什么？这个不是 religion。所以这个是我们文化之间的一个历史的“莱辛的鸿沟”（Lessing's Ditch），这方面的你要回去，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今天我们需要恢复这种以教会扎根在圣道和圣理上的敬拜。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这种个人主义式的这种敬虔观，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和问题。

问：既然我们不能盲目的去服从历史上这样的神学家，那么我们如何去区分？比如说路德他的神学当中的，比如说，正确的、不正确的，好的与坏的。

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读这些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如何去甄别？我觉得首先非常重要一点是，你要非常清楚你自己的认信立场是什么。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就像卡尔楚门，这本书的作者，他知道他是认信长老会的，他认信的是西敏信条，他知道他通过他学习西敏信条，因为他自己的学习圣经，他认为西敏信条，是圣经的教导。那么他再回来读路德的时候，比如说关于圣礼这方面，关于圣餐，你就可以尊重的（respectfully disagree）。你可以有尊重的这种、跟他有意见不同，并不是批判他。我们是要在神学上批判，但是我们是以一个尊重的态度去批判。但是问题，今天很多福音派的评判的问题，就是没有认信的界限（boundary）没有认信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我也不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是吧？我们不需要信条，我们没有信条。反正 We all love Jesus, 对吧？We are all good people, nice people。这个时候你再去，所以你就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神学的这样的影响。你读了自由派神学家，你就会被自由派神学家带跑。你读了重洗派就被重洗派带跑，你读了路德就被路德带跑，你读了罗马天主教的神学，你就会被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带跑。这就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你们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华裔的美国的布道家，Francis Chan。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没有认信基础的，然后他读了一些天主教的东西，然后他就“砰”，他就被天主教所影响了，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你要明白自己信的是什么？有自己的认信的根基，你就不会被摇动。今天我说我是一个认信的改革宗。不是因为，哇！改革宗很酷，对吧，很流行，所以我就是改革宗对吗？不是的。是因为，我认信改革宗是因为，我真的相信在圣礼在圣餐礼当中，耶稣基督的人性没有被再次创造，我真的相信在圣餐礼当中，是圣灵借着我的信心把我升到天上与基督联合，我真的相信基督的人性完全在天上，而不在地上。我是改革宗，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我的根还是扎在我对圣经的认识，对整个改革宗信仰的认信当中。

【书友分享】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福音派对教会的一个根本分歧，其实实际上是在圣礼上面，在圣餐礼。然后引起的一个分歧，就是基督论的问题。我们现在其实华人一般就是救恩论的东西，属灵四律、救恩、得救，就是在这些，这东西归根结底实际上是对圣餐的和圣礼的认识。

回应：对，我觉得可能还是认为对圣礼的反思还基本上是肤浅的。基本上的没有什么特别长期的反思。

问：我刚想到就是说我想到说圣道跟圣礼，圣道、圣礼是教会的信仰的核心了，让他必须跟严谨的教牧作为连接。圣道我可以理解，但是圣礼的话跟教牧的连接可以举个例子吗？好，我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不同的圣礼观有关它跟信仰生活或者是牧养的部分，有可能也会带出，想必一定会带出不同的结果。马丁路德跟慈运理的这样的圣礼观，他们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答：非常好的问题。 这些问题将会在接下来几章的学习中有详细的讲解，大家敬请期待。

读书会：《路德的人生智慧》第二课

第二课：学习马丁路德的生平

第一章 马丁·路德的基督徒生活

路德的神学对他人生的影响。卡尔·楚门在这章想把神学和生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神学和生活的确是密不可分的。

讨论问题：

路德早期思想改变都有哪些部分？在不同的教义点上改变的次序？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p27-34)

对圣餐的反思：路德对称义的认识的起点，是教会公开的圣礼。路德对称义的反思，是在整个大的圣礼观的背景下。路德思想转变的起点，是圣礼。为什么我们要来领圣礼？中世纪的圣礼系统和救恩系统是平行的，谈救恩就绕不过谈圣礼。这种关联不是现代福音派所能理解的。领圣餐时是内心急迫地想要去领受上帝的恩典。(p30)

对洗礼和罪的反思：再一次，救恩和圣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路德对罪的理解的改变从罪是一种软弱到罪是死。现代我们常听到罪的定义是，我们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或者是道德上不好的事情。路德认为罪是灵性上的死亡。不仅是外在行为上做错的事情，而是我们根本什么都做不了。一个死人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这个是路德对人性的深化的理解。这种对罪的理解是从圣经而来的。这种对罪的理解，平行的是对洗礼的理解。洗礼不仅仅是帮助、辅助你的软弱，而是象征死亡和复活。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他所领受的恩典，是使他复活的恩典。(p32)

如何理解中世纪的救恩观？

唯实论 (Realism)

一个事物之所以被称为这个事物，因为这个事物的本质是这个事物 (A thing is called a thing because of its essence of the thing)。例如，中世纪发行的货币，用金子和银子，因为他们保值，这个金子的价值和在货币市场上的价值一致。这个金币这个价格，因为它本身值这个价钱。运用在救恩上，就是上帝称你为义，是因为你本身就是义人。

唯名论 (Nominalism)

这个事物的名字之所以被称为这个事物，跟他的本质没有关系，这个名字是外添的。你管这个东西叫电脑，是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一个叫电脑的本质？还是说这个名字是给它取的，比如我们可以起一个其他的名字给这个电脑，附加上去的，这个名字部反映他的本质。当中世纪某个地区出现通货膨胀或者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发行纸币、铜币或铅币，但是赋予这个纸币、铜币、铅币与金币同样的价值，但从本身来讲，纸币等不如金币的价值，是我附加上去的。

唯名论，就是路德所接受的“新路派”教育。(p32)唯名论既可以往奥古斯汀主义偏，也可以往伯拉纠主义偏。往奥古斯汀主义偏，上帝称一个人义，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有义的价值，而是上帝的话语，“我称他为义”，上帝乐意这样称罪人为义。中文翻译 justification 为“称义”，称呼的称；如果去罗马天主教去看中文的翻译是“成义”，成为的成，你变成义的。但路德所学的

唯名论是偏伯拉纠主义。路德从加百列比尔所学的，上帝可以称任何的事物为一个事物与它的本质没有关系，乐意称罪人为义，但是如何呢？就是你拥有不了上帝要求完美的义，但是上帝会把你最好的努力算作为义，虽然这个义不完美。不完美的义拿过来算做完美的义。路德的老师说这个叫做“约”，是上帝与人立的约，后来路德很讨厌“约”这个字。

情谊功德 (congruent merit):

大家感情好，你虽然达不到我的标准，但是按照情谊的份上、情面的份上，我把你不完美的，只做到 20%的算做 100%。上帝可以这样做，因为唯名论，上帝可以称你做到 100%。

义理功德 (condign merit):

上帝要求 100%的义，你就要达到 100%的义。上帝的要求和上帝的奖赏中有一个对等关系。上帝说你必须完美地服从我的律法，就可以得到永生。

新路派就是用唯名论把中世纪的情谊功德重新阐述。这个是路德所学的，“凡尽己所能者，上帝不会拒赐其恩典”，拉丁文：facienti quod in se est Deus non denegat gratiam (英译：God will not deny his grace to anyone who does what lies within him.)。(p33) 这个是中世纪的救恩论，之后路德恨到骨子里。路德会问，到底多好我才能被称义？这个是路德接下来翻转的一个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伯拉纠主义。

我们今天都延续了路德脚踪。但是很可惜的是，北美的福音派所宣讲的，和这种“尽己所能者，上帝不会拒赐其恩典”所讲的一样。意思是，上帝已经做了他做的，现在你要做你要做的，所以你要跟我念这个祷告，你要跟我做什么事情。路德那个时代还在纠结于他要做多少才够，而现代我们只需要做个决志祷告，然后偶尔来一下教会，感觉好就会不会有任何危险了，不论你怎么犯罪，上帝都永远接纳你。了解路德的环境、神学、生活，今天任何一个真正的信徒一定会经历像路德当时的挣扎。

书籍精选语录：

p30 “1507 年，路德被按立为神父，并主持了他的首次弥撒。...作为神父，他实际上是在饼和杯中制造、触碰、拿着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多年以来煎熬路德灵魂的问题在这一刻变得更加炙热：清楚知道自己多么有罪的路德在挣扎，他怎么可能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圣洁公义的上帝？新教信徒常常忘记了，路德亲身经历的对上帝的挣扎与他的圣礼神学无法分割。弥撒在他的灵魂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不仅是因为他在制造上帝，还在于他后来看出中世纪的弥撒被

视为行为之义的中心，只会使愚蠢之人认为他们在行善功。”

p32 “洗礼不再是简单地抑制罪带来的软弱和倾向。如果罪人是死的，那么她需要的就不只是洁净甚或医治；他需要被复活。因此，路德改变了对洗礼的看法，从洗涤或洁净转变为象征死亡与复活。”

p34 “约(pactum)的概念导致了一个教牧问题，如何知道何时一个人已经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成为一个极度主观的判断。路德在修道院的经验越发令他感到恐惧：他越是努力去行善事，就越感到自己完全没有达到这个约的最低要求。当路德把罪视为死的时候，情况变得更糟了。一个死人怎么能尽自己所能？这一点使路德的思想踏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我们可以在1515-1516年之间他的《罗马书》讲稿中看到：路德开始认为约的条件使谦卑，是对自己彻底绝望，并完全、毫无保留地只寻求依靠上帝的怜悯。这一决定性的改变为他随后意识到得救必要条件使信心，即信靠上帝，铺平了道路。信心的概念与前面谦卑的概念非常接近。”

未完待续...

延伸阅读：

王一：新书推荐《路德的人生智慧》

路德的十架神学

定义两个国度：路德和加尔文重现的伟大教义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三课

第三课：学习马丁路德的生平（续篇）

第一章马丁·路德的基督徒生活

前言

路德在救恩论上的改变，和他在圣礼观上的改变是密不可分的。圣礼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少提的一个词，但是对路德来说，圣礼与救恩密不可分。上帝救恩的临到我们是通过对什么途径？圣灵最普遍的、做工的管道，我们称为蒙恩的管道（means of grace）：圣道和圣礼。我们听道是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在教会受洗、领圣餐有什么意义？主耶稣为什么设立这两个圣礼？上

帝设立的是用平常的方式来给出他不平凡的应许。

P27-34 早期路德（1507-1517）的思想改变都有哪些？是如何发生的？

【回顾第二课】

P37 赎罪券之争（1517）背后的神学基础是什么？

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

赎罪券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反对赎罪券背后更深的神学是：你可以靠你的行为得救。这种赎罪券交易的方式，意味着上帝的恩典是廉价的，上帝的恩典是可以用金钱交易换来的。换到现今就是，“我给教会一大笔钱，我就更蒙福。”你想要上帝给你祝福，今天你就捐很多钱！这是16世纪的成功神学，就是天主教的赎罪券。

然而，上帝的恩典是无价的！路德意识到，上帝的恩典是那么的昂贵，以至于我们无法用金钱、我们自己的善行、或我们自己任何东西来获得，而是要上帝的儿子亲自死、亲自复活才能获得。

廉价的恩典对比无价的恩典：无价的恩典背后是真正的谦卑的话，廉价的恩典背后是真正的、属灵的骄傲。廉价恩典的神学，必定带来属灵的骄傲。“我今天奉献1000美金，我就比别人强。”

P36 “路德此时已经断定，上帝的恩典是如此昂贵，必须由上帝之子亲自赴死并复活才能解决人死在罪中的境况，并且只有完全对自己绝望和随之而来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才能够满足与上帝之约的要求，因此路德当然将金钱交易（赎罪券的方式）视为廉价的恩典。”

对成功神学的批判：与上帝交换——我的金钱、侍奉、任何东西，这个背后是赎罪券神学的框架。

P42 莱比锡论战——路德背后的神学预设

路德最触动罗马教会的一点是教会的权柄，到底谁说了算？罗马天主教里的权柄是在教会，但

是他们也分为两派，教皇派和议会派。路德提出，最终的权柄不在教会，而在圣经。

P42 1520 年：路德的梦想之年

路德书写的三部作品，正面的方式来全面阐述路德严重的基督教。

《教会被掳巴比伦》(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基督徒的自由》(Freedom of the Christian Man)

《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An Appeal to the German Nobility)

P45 1521 年 4 月沃尔姆斯会议

路德面对当时最位高权重的政治领袖，发表了他最为著名的演讲：“除非用圣经和清楚的理由证明我有罪（我不接受教会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常常彼此矛盾），我受我所引述的圣经的约束，并且我的良心被上帝的道俘获。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我不能且不愿撤销任何东西。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摘自 1521 年路德在沃尔姆斯国会上的演说）

P48 1522 年维滕堡的宗教改革遇到什么危机？这如何影响他后期与慈温利的矛盾？

- 卡尔施塔特
- 破除圣像运动
- 茨威考三先知

P54 圣餐的辩论：仅仅是象征意义吗？是我们对上帝的宣誓效忠吗？

茨温利的圣餐“纪念说”或“象征说”：茨温利的意思是（简化来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指“这象征着我的身体，但这并不是我的身体。”茨温利说“‘是’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可以有很多的解释方式，不一定是字面的意思，比如‘我是羊的门’，并不是说耶稣就是羊的门。”所以，茨温利把这种象征的意义带回到圣餐中说：“这代表我的身体。”

圣礼更深一层的矛盾是：如果耶稣不在这个圣餐礼的话，为什么还要行圣餐呢？Sacramentum，这个词在拉丁文里表示在军队里面宣誓。茨温利用这个来解释圣餐，我们纪念耶稣就是我们对上帝再次的宣誓效忠。路德说，这样就把圣礼变成了律法。路德的意思是说，如果耶稣不在圣餐里面的话，他的恐惧战惊都没有意义了（回顾书原文 p29-30）。路德讲，这个饼和杯，就是耶

稣真实的身体和血。不是我们向上帝效忠，而是上帝向我们更新他的应许。对基督徒来说，圣礼不是律法，而是福音。（书原文 p53）

马尔堡对谈 (Marburg Colloquy): 对谈破裂，从此新教分成路德宗和改革宗两支。茨温利和加尔文的老师**马丁布赛 (Martin Bucer)** 所讲的圣餐观是不一样的。布赛之后编写的《四城信条》(Tetrapolitan Confession/ Strasbourg Confession) 表达了改革宗的立场，与路德宗的《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 一齐递交给查理五世。

【回顾】海德堡要理问答阐释前言

P50 1525 年，路德与伊拉斯谟之间的辩论焦点是什么？

伊拉斯谟《论意志的自由》(Diatribes on Free Will)

马丁路德《论意志的捆绑》(Bondage of the Will)

自由意志的讨论：意志的自由还是捆绑，背后的焦点是圣经的清晰性。**伊拉斯谟**认为圣经不清晰，所以他得出结论，你就不能从圣经当中得出确实的教义的结论，所以你就要依靠一些人，就是教会，依靠教会的权柄。**路德**说圣经整体是清晰的，圣经要表达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福音、如何得救，就是清晰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确实教义的结论。伊拉斯谟认为圣经是教导你道德，路德关心的问题是教义。宗教改革的根基建立在圣经的权柄上。

P58 路德所重新发现的称义的福音，如何改变了他的死？

现代对死亡是回避的态度。死亡对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然而却不是宗教改革时期。当死亡离我们很近的时候，那种冲击力是很大的。我们如何预备死亡？如何安排遗嘱？在临终的时候如何通过这个教养你的孩子？死亡也是有伦理性的。

P58 “临终前，他重申了对福音的信靠，他的遗言是复诵三遍《诗篇》31:5，‘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上帝啊！你救赎了我。’ 这是最典型的信教信徒结束生命的方式：单纯的对上帝话语的信心——无需临终傅油，无需最后的仪式，也无需临终弥撒。在去世前一个主日，路德已经领过了圣餐，这就足够了。事实上，他自己去世的方式正体现了他自己是如何改变了牧养关怀，甚至改变了临终的敬虔。”

P59 “遗憾的是，那个路德一生最伟大的个人奖品，那位让他打破独身誓言的心爱女人，没能在他身边。当得知这消息时，凯蒂心碎欲绝，她为无法在路德生命的最后时刻安慰他而深感悲痛。不过他已经死了，就像她也将死去一样，然而他们心中安然，因为知道自己已经与基督联合，并会在将来再次重逢，那时他们将参加一场盛大的婚筵，比多年前他们自己的那场婚筵更盛大。”

结论：神学与生活密不可分，神学与生活相互影响。

读书会：《路德的人生智慧》第二章学习（上）

《海德堡论纲》的背景介绍

路德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九十五条论纲》，但里面没有讲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在这之前，1517年9月出版的《驳经验主义神学》，俗称“九十七条论纲”。这个论纲比《九十五条论纲》更有实质性。所有中文版的论纲都可以在《路德文集》里得到。《九十七条论纲》的神学，在《海德堡论纲》中得到深化、也更加犀利和精准。《海德堡论纲》里神学论纲包含28条。那时路德的神学还没有成熟，但是已经可以看出一些影子。当时，因为《九十五条论纲》的成功，萨克森选侯区的人都在谈论这位维滕堡神父路德，罗马教廷也有所耳闻，但没放在心上。

路德属于奥古斯汀修会的。中世纪的修会就是修道院。修道院如何产生的呢？修道主义在中世纪早期飞速地发展，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主耶稣时期没有看到这些穿着大袍子修士呢？突然到了第五、六世纪，西方却非常盛行修道院？因为，因为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当时在西方的沦陷，罗马帝国当时非常不稳定；但当蛮族住下、稳定下来后，在中世纪基督王国的时候（Christendom），逼迫消失了。那时在第四世纪早期，对基督教的逼迫还是非常强的，当时，唯有为主殉道才能看出对信仰的认真。那么在失去罗马的逼迫时，人们开始奉行的是自我逼迫。以前是被人逼迫，现在是自己拿鞭子抽自己，受苦主义、禁欲主义开始流行，因为苦行、苦修才能表明你对信仰认真。

路德去修道院是很认真的，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为了自己的救恩而去，所以路德重视修士的生活。到了中世纪晚期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修会，比现在所有的宗派加在一起还多。路德在的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一种（**observing Augustinian**）。加入修会时需要宣誓，当时宣誓的内容会有更改，一旦宣誓修改后，就会有新的修会产生，如新奥古斯汀修会。路德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修会，所以当地的修会就来处理路德的问题。

奥古斯汀的著作很大的一部分，尤其其他晚期与伯拉纠的辩论，在中世纪的时候消失了，找不到了。中世纪早期的时候，有伪造奥古斯汀的作品产生，被称为 **pseudo-Augustinian**，本质是半伯拉纠主义。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奥古斯汀晚年的作品才被发现和翻译。牛津大学有一个新奥古斯汀运动，就是发现奥古斯汀晚年的作品。

《海德堡论纲》第一～二十二条

《海德堡论纲》是路德神学的奠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阅读《路德文集》的论纲本身：

依据圣灵之忠告：“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箴 3:5),我们完全不倚靠自己的智慧,谨在此谦虚地提出下述吊诡式的神学命题，供所有欲出席辩论会的有识之士明察,以确定这些命题是否正确地演绎出基督所特选的器皿圣保罗的教导,又是否忠于圣保罗最忠实的阐释者——圣奥古斯汀的训海。

1. 上帝的律法是关乎生命最美善的教导 ,但它不能促使一个人走上义路 ;反而会起障碍作用。

《海德堡论纲》第一条就使我们那些常规讨上帝喜悦的方式的路子都被堵死了。最近我们主日在读《加拉太书》：“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加拉太书 3:10 和合本) 路德就在反映保罗的教导，注意路德所处的是一种“只要尽己所能，上帝就不会拒赐其恩典”的环境下，路德的话对当时是炸弹式的影响。

2. 那些人们反复履行的所谓善行，即那些在天然本性的戒规指导之下的事工，更不用说无法引导人走上义路。

律法没有办法使人得救，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规则也不能使我们得救。比如，我们常常自己制定“律法”，比如一定要很早起来祷告，那些不那么早起来的，就不如早起的有义。这种自行制定律法去行义的方式是路德所反对的。

3. 虽然人的行为常常表现得非常出色和良善，却可能是致命的罪。

【书 P63】“上帝是公义的，而他的律法是他圣洁属性的体现，可是人无法使自己在上帝面前被接纳。接下来路德以这两点为基础得出两个认识论上的结论：人的善行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却“可能是致命的罪”（第3条）。路德的意思是，在我们看来善行配获得上帝的接纳，但实际上在上帝看来却是肮脏的破布。我们对善行价值的认知与其实际情况之间存有差别，这指向人类知识的道德本质。反之亦然，上帝的善工在人类看来是罪恶的，但实际上在上帝看来却是大有功德（第4条）。”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
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以赛亚书 64:6 和合本)

以赛亚没有说我们的罪像污秽的衣服，但是先知却说我们的义和我们的善行是污秽的衣服，而不只是罪。我们对善行的认知，和我们对我们的实际情况的认知有很大差别。

4. 虽然上帝的工作看起来不怎么辉煌，甚或令人觉得邪恶难忍，然而它们却是实实在在的永恒的功德。

上帝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基督被钉十字架。当时的人没有敬拜被钉的耶稣，而是厌恶、讨厌十字架的。上帝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路德关注的是，上帝的整个工作的高峰，也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上。

5. 人的行为（我们指那些明显的善举）看起来并不像严重过犯般致命的罪。

【书 P63】第五条从表面上看很令人费解：“人的行为（我们指那些明显的善举）并不是致命的罪——仿佛它们是罪行。”路德在论纲证词里解释这一条，他说在上帝面前谴责我们的那些致命的罪，并不是我们所想的诸如奸淫或谋杀等令人发指的行为，而是从有罪的内心流露出来的任何

行为，哪怕是那些看起来是善的行为。

罪行（如奸淫、杀人等等）是我们都知道的、都会谴责的，但人的善行也可能是致命的罪。路德已经把对罪的理解深化了。

6. 上帝的工作(我们指上帝借着人而成就的那些工作)看起来并不像圣洁无瑕的功德。

【书 P64】上帝借着人所成就的工作并不算是人的功德（这是讲我们的成圣）。.....这些上帝借着人所成就的工作，从严格的义理性角度（义理功德就是要完全达到上帝工艺的功德）讲，永远没有功德价值。路德的论纲证词里解释道，人类就像生了锈的钝器，不论工匠多么高超，用这样的工具做出来的东西必有缺陷。

第 7-12 条讲的是致命的罪和善行的关系：

7. 义人若非因敬畏上帝而视自己之所行的为致命的罪,他所行的便真的成为致命的罪了。

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义人，这个是自义，因为你把这个当作是可以向上帝讨功劳的。

8. 因此，人在肆无忌惮的情况下，为不折不扣、邪恶的个人安全目的而行的事,更该是致命的罪。

9. 若说在基督以外的行为是死的,却又并非致命的,这似乎是危险地放弃了对上帝的敬畏。

10. 实在难以理解一种行为如何是死的,却同时并非是有害和致命的罪。

在基督以外行的，都是死的，所以是致命的罪。如果你行的，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为目的的话，这更是致命的罪。

11. 除非在每次行事时都怀有对审判的恐惧,否则傲慢就难以避免，真实的盼望也难以存在。

不在乎你做的是什麼，而在乎你做的态度是什麼。我们是怀着恐惧战惊、谦卑自卑的心，还是以自以为义的态度？这是本质的区别。

12. 只有当人们惧怕自己犯的是致命之罪的时候,这些罪在上帝的眼中就真正被视为可宽赦的了。

当我们意识到这是致死的罪而恐惧战惊时，我们才能被上帝宽恕。如大卫王，他谋杀、奸淫、撒谎。在摩西律法里，如这些刻意去做的罪，都没有赎罪祭，只有无心之举才有。不是他做的罪本身，而是因为因着大卫意识到对罪的忏悔、自卑，上帝赦免了他。

13-15 是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

13. 自堕落以后,自由意志便徒负虚名;何时它发挥其作用产生行为,何时便会犯下致死的罪。

14. 自堕落以后,自由意志仅仅能够被动地行善,然而却能够经常主动地去行恶。

15. 自由意志也不可能存留于纯真无邪的状态,更不会主动地行善,只可能被动地行善。

这在奥古斯汀在与伯拉纠的辩论当中有很详细地阐述。堕落后自由意志是只能行恶，不能行善。自以为自己有安全感的时候，都是致死的罪。称义的教义不是在与非信徒传福音才讲的问题，称义的教义是从基督徒生活产生出来的。只有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后，才能明白称义是怎么来的。你真的只有在上帝面前想要努力地讨他喜悦的时候，才能说自己称义。而你之所以想要讨上帝喜悦，是因为你已经相信了。今天我们把称义放到从非信徒转到信徒这里，不是的，在中世纪的辩论背景下，这不是辩论的转折点，而是在基督徒生活当中。

16. 凡相信尽己所能就可以获得恩典的,只是罪上加罪,犯下双重的罪。

“尽己所能者，上帝不会拒赐其恩典”，这个叫做“方济神学”，方济修会。现在很有名的约尔欧斯汀（Joel Osteen），他在一篇讲道里就直接引用这段话，讲的就跟中世纪神学一模一样了。你努力去做，上帝就会给你恩典，你努力去求、去信，上帝就会给你大大的祝福。上帝没有给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信心不够大。这个要比方济神学还更差，因为方济神学仍教导人行善。现代的信心运动，重点都不在于做什么，只要宣告就好信就好了，就能得到。路德说这是罪上加罪。

17. 上述说法并非叫人绝望;相反,这应唤起一种切望,叫人谦卑地寻求基督的恩典。

18. 可以肯定地说:人必须首先对自己的能力完全绝望,然后才有条件去准备接受基督的恩典。

第 17、18 条这两条在一起讲的是，只有人先对自己绝望，才能真正找到希望，这希望是在基督里的，而不是在自己的能力里。

第 19-22 条讲荣耀神学和十字架神学：

19. 那以为可透过外显之事物来清晰窥见上帝隐藏之事物的人,不配称为神学家。(罗 1:20)
20. 然而,那透过苦难和十字架来理解上帝外显之事物的人,就配称为神学家。
21. 荣耀神学家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十字架神学家正确道出事物的真相。
22. 认为人们可透过外在的工作来洞悉上帝隐藏之事物,这种智慧完全是出于自大、盲目和冷酷。

【书 P67-74】请详细阅读第 67-68 页的内容，此略。

如若人们将对等原则（reciprocity principle，即行善者得奖赏，作恶者受惩罚——这是律法）放在上帝本身做事的方式，他们就是没有看到本质。当他们说，十字架是上帝的刑罚、上帝的遗弃，受苦就一定是因为你犯罪所以你受到上帝的惩罚。这些是荣耀神学家讲的。他们说耶稣是被人唾弃的、软弱的，这是不是荣耀的。然而，十字架神学家透过十字架，看到的是上帝的能力、智慧和刚强。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哥林多前书 1:21-25 和合本）

你会说，神怎么会是愚拙的？从属世的人看来，神是愚拙的。上帝是软弱的吗？上帝在十字架上软弱的。从世界的角度，人们都相信荣耀神学家，只看事物的表面。只有十字架神学家，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只有在软弱中，上帝施展他的大能，在愚拙中，上帝行使他的智慧，拯救相信他的人。这种完全颠覆我们的神学观和生活观。2018 年 10 月底，五大独特的讲座，最后一个独特是“唯独荣耀归上帝”，谈到十字架神学家和荣耀神学家。“唯独荣耀归主”，我们需要先明白荣耀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在世界上有名望和地位，然后归荣耀给神，这是荣耀神学家的方式。而是，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苦难是上帝的荣耀，这是十字架神学家的方式。例如司提反被石头打死、保罗被逼迫时，他们有没有荣耀上帝？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人，就是他明明是个义人，却被挂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最大的失败当中，上帝得到最多的荣耀。“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这样行了。”（约翰福音 12:16 和合本）这里耶稣说的“荣耀”，意思就是上十字架。

上帝的荣耀彰显在世人看为愚拙的时候，上帝把他十字架的道理在讲台上讲的时候，上帝得到荣耀。上帝赐给教会的蒙恩管道，上帝通常施行救恩的方式。平常的蒙恩管道是平常的、不起眼的，不是伟大辉煌了不起的，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东西。但是上帝借着这平凡的东西施行他的恩典。今天教会怎么样荣耀上帝？教会要开特会、要有舞台效果等等来荣耀神。然而使徒们不知道这些，耶稣更不知道这些。

提问：当有人经过很大的苦难的时候，还能说归荣耀给神吗？我们能怎么安慰他们呢？

耶稣提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时候，有受苦的人。苦难有两种，一种是，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会受的苦难（普遍的），比如武汉肺炎。但还有一些是专门给基督徒准备的，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才受苦，你在家庭、工作岗位、甚至在教会里受苦，因为你是真信徒。这些苦难和平常的苦难不同，我们需要区分。平常的苦难（书 P89 页最后一段和书 P90 第一段），楚门博士有讲。“因为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通过软弱造就了真正完美的刚强”。十架神学的逻辑不是说所有的愁苦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就要默默承受，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能对受苦的人说什么呢？让他定睛在十字架上，思考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受苦是彰显上帝的荣耀，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是什么。在耶稣的受苦里面，我们的受苦不是徒然的。我们所经受的苦难，都被反转。苦难就是苦难，苦难的苦味没有一点减少，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更大的盼望。圣经没有说信主后基督徒一切都顺利，不再受苦了。“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 4:17 和合本）让我们思想耶稣的复活和将来的荣耀！

**第 26 条：律法规定“要做此事”，该事却从未如此成就；恩典要求“如此相信”，各种事就已成全。
(Law says, “do this”, and it is never done. Grace says, “believe in this”, and everything is already done.)**

这是福音和律法的区别。洛杉矶恩约主日敬拜的、大的框架就是这个。宣讲上帝的律法，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在律法面前的回应是悔改，祈求上帝的垂怜。我们唱的《三圣颂》。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律法的一点一画，我们宣告说我们相信，然后牧师举手说，相信的话，你的罪就被赦免了。神学对于敬拜的塑造。我们每周来敬拜，是非常有神学性的。我们每周来听上帝的律法，谦卑在他面前，都经历十架神学，都是十架神学的应用。在这绝望中，在福音中找到希望。这是宗教改革的敬拜。

所以，敬拜对塑造我们的神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是说我们读了路德，会去还能按照原来的方式敬拜，已经不可以了。因为这样的神学跟那样的敬拜是不吻合的。我们不能明白了十架

神学后，还按照荣耀神学的方式敬拜祂。这是楚门点到的，他提到说路德不是在说荣耀神学和十架神学，而是荣耀神学家和十架神学家。

也就是说我们的神学，跟我们的实践，跟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这个神学，你怎么还能够忍受活在那样的信仰生活当中，没有办法的。所以教会的敬拜，整个我们的看待事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都变了。我们开始不再只是专注那些辉煌的那些荣耀的事情。我们开始专注在一些不起眼的事情上，而我们发现这些事情才是上帝恩典流通的一个管道。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都去做过牙、洗过牙，对吧？洗牙很爽，对吧？洗完牙之后，牙齿非常的干净洁白。这是什么？这是你保护牙齿的方式吗？不是。你还是回到家之后，每天花五分钟的时间刷牙。你要想保证牙齿的健康，不是靠着隔一段时间去洗个牙来保持的，而是靠着你每天刷牙去保持的。每天刷牙很荣耀吗？很辉煌吗？感觉很爽吗？没有。就是每天的刷牙，这是一点一滴。

你可能每次的感受，你不是说：“主啊，我特别的感动。今天我刷了一个特别让我感动的牙。我的情绪高涨，然后泪流满面，这牙让我刷的。”没有。可能甚至很无聊，“又要刷牙了，我今天很累了，不想去刷了。但是，这是为了我的牙齿健康，我要坚持刷。”可能不情愿，可能没有很多的感动。这就是十架神学，这就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方式。这借着那些一点一滴的小事，慢慢的成长。

婚姻也是一样，如果一对夫妻，他们的感情是怎么建立的？不是靠着每年情人节送 99 朵玫瑰，然后过了情人节之后，就再也不跟你说话了。我就该做我的事，做我的事。然后，可能隔了几个月都从来没有交流过。这样的婚姻是没有办法建立稳固的。真正的婚姻就是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交流，可能就是偶尔坐下来聊聊天，今天经历了什么？可能是吵架，可能是共同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去度过，就是这样。可能那个情人节的玫瑰让你很感动，但是真正的婚姻的关系不是单靠那个每一年情人节的花建立起来的。虽然我今年没有送花给太太，我感觉到非常……但是我平时有交流。所以我们的感情还是……，她也不会因为我情人节没有送给她花，她就跟我大发脾气。

这是我简单的跟大家走过这个《海德堡论纲》。大家有什么感想，想要讨论的？

（问）除了主日讲道时的这个蒙恩管道以外，我们去教会的理由是不是还因为人是软弱的？就

是人在肉体当中还是软弱的？

（答）这是为什么我们每周都有圣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失败，我们信心的软弱是我们来到主的圣餐前的一个原因。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身体来喂养我们软弱的信心。因为我们时常会生活在怀疑当中，往往会想：上帝，我真的得救了吗？我这样一个污秽的人，我真的能够被你接纳吗？

上帝在圣餐里面，在做的是什么呢？是在不断的用有形的可见的标记来证明他的应许，他的福音的应许。正如我们亲眼看见那个饼被擘开，我们相信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擘开。正如我亲手接过了那个杯，我相信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流。所以这些东西不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重复的形式，是上帝真的确认他的恩典给我们。所以，当你怀疑的时候，当你迷惑的时候，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说：“主啊，我这个星期做了这么多不讨祢喜悦的事，我犯罪跌倒，我跟我的老婆生气了，没有合理的利用我的时间，在一些小事上我撒谎了。像大卫一样，我犯了奸淫。我怎么办？”来到上帝面前，去悔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真的去到那个荣耀神学家的敬拜场所里的时候，你的灵命是骤减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当你的良心真的受到这些罪的捆绑的时候，当你真的意识到你在上帝面前是如此污秽的时候，然后你再进去那个敬拜场所里的时候，“嗨，让我们一起来！”这种刻意热情，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你的心是沉重的。我怎么能够抬起头来仰望上帝？

但这个时候，你到一个真正的宗教改革的教会里面，你听到上帝的律法，然后伏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向他悔改，向他认罪。与上帝的百姓一起，你知道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自己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聆听上帝的福音向你宣讲，然后用信心回答：“是的，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然后，你再回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你的灵命才是健康的，才是正常的。不是靠着那种情绪硬撑着，让你你一定要喜乐。**你的那个喜乐是真正听到福音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喜乐。**

这是我们为什么到教会来，为什么主日的敬拜对我们来说是安息——真正的安息日，因为真的安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其实有人这样说：“那牧师什么时候过安息日？”我跟你们一起过安息日，因为我这一周也需要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牧师在讲台上向你们宣讲福音的时候，牧师他自己也在聆听福音。所以周一不是我的安息日，主日是我跟你们一起安息的日子。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这是塑造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主日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我们有的时

候把主日当作是，我们一周过完我们自己要过的生活之后，剩下的一点时间我们就给主日。不是的。主日是七日的头一日，然后这一日塑造了我们整个一个星期的生活。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祷告结束吧。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心感谢你，你赐下你这样宝贵的救恩，这样宝贵的十字架，好让我们站在十字架上，真的看到自己的污秽。好让我们快跑跟随基督，您自己的爱子。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一天的学习当中，在你自己赐给我们的话语当中，继续聆听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感恩，知道我们自己在世上为何而活，为谁而活？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接下来在餐桌上的交通，也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明天你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的蒙恩的管道。这样的感谢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读书会：《路德的人生智慧》第二章学习（下）

路德的《海德堡论纲》第一～二十八条详解

导言

《海德堡论纲》是路德早期神学的精华和浓缩。《海德堡论纲》是 1518 年在奥古斯汀修会上，路德的神学的一次绽放。在这次修会的会议，影响了整个的宗教改革，不仅是路德宗，也是改革宗（这两个宗教改革的两大支派）。当时宗教改革的奠基者们都在这次修会上。在改革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也出现在这次修会上，这个人叫马丁布赛（Martin Bucer），他是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改教家，当时加尔文就在布赛手下接受他的教牧实习。布策在这次会议上听到了令人兴奋和震惊的东西，这些就记载在《海德堡论纲》，这篇论纲是极其重要的，需要我们慢慢去思想。我们关注的是《海德堡论纲》里神学论纲的部分。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海德堡论纲》的内容：

依据圣灵之忠告：“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箴 3:5),我们完全不倚靠自己的智慧,谨在此谦虚地提出下述吊诡式的神学命题，供所有欲出席辩论会的有识之士明察,以确定这些命题是否正确地演绎出基督所特选的器皿圣保罗的教导,又是否忠于圣保罗最忠实的阐释者——圣奥古斯丁的训海。

23. 上帝的律法是关乎生命最美善的教导，但它不能促使一个人走上义路；反而会起障碍作用。

路德承认律法是美善的、圣洁的，但是对堕落的罪人单凭律法不能帮助堕落的罪人走上义路，因为罪人需要圣灵的工作、福音的工作来重生。

24. 那些人们反复履行的所谓善行，即那些在天然本性的戒规指导之下的事工，更不用说无法引导人走上义路。

路德把表面上善行的价值也否定了。

25. 虽然人的行为常常表现得非常出色和良善，却可能是致命的罪。

路德把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吸引人的善行说成这个可能是致命的罪。为什么？当我们去行这些善行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做的已经不错了，我们觉得可以依靠这些善行的时候，路德说这就恰恰是致命的罪，这是在上帝面前的傲慢和自义使我们依靠自己的行为。

26. 虽然上帝的工作看起来不怎么辉煌，甚或令人觉得邪恶难忍，然而它们却是实实在在是永恒的功德。

路德用的论证的方式是辩证法，用似乎矛盾的方式在论证，一种反合性的、吊诡式的论证。路德在这里想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在世人眼里一点都不辉煌，是一个囚犯，是一个最软弱、失败、邪恶难忍的，但是这是永远的功德。

27. 人的行为（我们指那些明显的善举）看起来并不像严重过犯般致命的罪。

28. 上帝的工作(我们指上帝借着人而成就的那些工作)看起来并不像圣洁无瑕的功德。

这两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不是特别容易去理解。（可回看上一讲对这两条的解释）

29. 义人若非因敬畏上帝而视自己之所行的为致死的罪,他所行的便真的成为致死的罪了。

路德说, 如果一个人没有因为敬畏上帝而把自己所行出来的善行当作致死的罪的话, 那他所做的还是致死的罪。路德还是说的人的自义和骄傲。如果你自己以为是义人, 如果你自己以为自己的行为能够在上帝讨到什么奖赏的话, 那你所做的这个就在上帝面前成为致死的罪。看到这个反合性了吗?

30. 因此, 人在肆无忌惮的情况下, 为不折不扣、邪恶的个人安全目的而行的事, 更该是致死的罪。

所以你做了这个事情是为了保护自己, 我可以因为做这些事而认为在上帝面前是安全的话, 这个更是致死的罪。

31. 若说在基督以外的行为是死的, 却又并非致命的, 这似乎是危险地放弃了对上帝的敬畏。

32. 实在难以理解一种行为如何是死的, 却同时并非是有害和致死的罪。

路德把我们在基督以外所行的一切的善行都否定了。

33. 除非在每次行事时都怀有对审判的恐惧, 否则傲慢就难以避免, 真实的盼望也难以存在。

34. 只有当人们惧怕自己犯的是致死之罪的时候, 这些罪在上帝的眼中就真正被视为可宽赦的了。

当你真的惧怕上帝要惩罚哪怕是你的善行的时候, 反而这个事情就成为可赦免的了。还记得上周我觉得例子吗? 大卫的例子。大卫奸淫、谋杀, 圣经中提到三个伟大的人, 摩西、大卫王、使徒保罗, 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他们三个都有杀过人。而在摩西律法里面, 他们三个都是杀人犯, 而且献祭是没有为杀人的罪献祭的。如果谁杀人, 是不能靠献祭来被赦免的, 杀人没有赎罪祭的。大卫写诗篇 51 的时候, 他在祈求什么? 他在将自己的行为拿到上帝面前, 承认这是致死的罪, 而上帝因此赦免他。看到这个反合性吗?

35. 自堕落以后, 自由意志便徒负虚名; 何时它发挥其作用产生行为, 何时便会犯下致死的罪。

36. 自堕落以后, 自由意志仅仅能够被动地行善, 然而却能够经常主动地去行恶。

37. 自由意志也不可能存留于纯真无邪的状态, 更不会主动地行善, 只可能被动地行善。

路德再说，堕落之后，根本没有自由意志这个东西了，什么时候运用自由意志，什么时候产生致死的罪。

38. 凡相信尽己所能就可以获得恩典的,只是罪上加罪,犯下双重的罪。

路德在反对他所学到的方济神学，“尽己所能，所以上帝就给你恩典。”这个在今天许多的教会都在讲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新的神学。

39. 上述说法并非叫人绝望;相反,这应唤起一种切望,叫人谦卑地寻求基督的恩典。

40. 可以肯定地说:人必须首先对自己的能力完全绝望,然后才有条件去准备接受基督的恩典。

当时反对路德的人说：“如果说自由意志、我们善行的价值都被否定了，我们不就绝望了吗？”路德说不会的，只有当我们对自己绝望的时候，才能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盼望。因为我们的希望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基督里面。路德这里每一条都是极其浓缩的、极其重要的。

41. 那以为可透过外显之事物来清晰窥见上帝隐藏之事物的人,不配称为神学家。(罗 1:20)

42. 然而,那透过苦难和十字架来理解上帝外显之事物的人,就配称为神学家。

43. 荣耀神学家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十字架神学家正确道出事物的真相。

44. 认为人们可透过外在的工作来洞悉上帝隐藏之事物,这种智慧完全是出于自大、盲目和冷酷。

第 19-22 条这里是整个论纲的高潮，路德讲十架神学家和荣耀神学家的区别。这两者的区别在于，荣耀神学家看待事物的方法是以外在、外显的方式看待事物；而十架神学家首先不是看的这个世界，而是看到上帝的自我启示。上帝自我启示的最高峰，就是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从十字架理解事物，然后再套用在世界上，这和荣耀神学家是相反的。楚门博士举的例子需要读一下。书 P71 页，“当讨论权力‘一词’时，荣耀神学家会把上帝的权力当作是与君王的权力类似的事物：强大而具有压迫性。而十架神学家则给这个词不同的定义：权力在软弱中显现……十架神学家则以道成肉身的上帝挂在十字架上的软弱和破碎来理解智慧...”（此处阅读书原文一整段的阅读，文字略）这是十架神学和荣耀神学完全翻转的对立。路德在这里不是创造完全新的东西，而是从《哥林多前书》所总结出来的，上周提到的圣经的基础。

【《海德堡论纲》第一至二十二条更详细的讲解，请回顾读书会第二章学习（上）】

45. 律法是惹动上帝愤怒的，它会杀害、谴责、控诉、审判和咒诅一切在基督以外的事物。(罗 4:15)

这是对律法很形象的一个表现，就像从天而降的火海一样，但是这个世界中有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可以将律法降下来的审判全部屏蔽掉，这是第 23 条给我们呈现的画面。本周这个主日我们会讨论到避难这个点。我们对基督的渴望，就应当像那些难民逃离本国不顾生死地去寻找避难所一样。

46. 然而，这种聪智本身并非邪恶，我们也不是要回避律法；可是如果没有十字架神学，最好的事便会被人们误用作最差的用途。

47. 人非因多行善而有义；然而那不行善的，只深深相信基督的人，便成为义。

路德说，人不是因为行善多而称义，是那些信靠基督的人。因信称义的教义在这里出现了雏形。

48. 律法规定“要做此事”，该事却从未如此成就；恩典要求“如此相信”，各种事就已成全。

路德提到律法和福音的区别。律法说：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地爱神，然后你们要爱人如己，完全的百分比没有妥协的。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们教会是讲爱的，爱是很好，但是爱是律法，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火海要烧灭一切在基督之外的，因为罪人没有办法爱上帝，罪人没有办法爱人如己。爱的诫命、爱的律法来是要杀死我们的，我们要被爱杀死，而这个爱的命令催逼我们，引我们向爱的本体，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靠着信心，相信耶稣是真正的爱，而我们不是；是耶稣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罪。他的完美的爱使我们称义，而不是我们爱他。

这是律法和福音的区别，这是恩约教会每个主日讲台的信息、敬拜的框架。怎么跑到恩约来了要宣读律法？我们每周宣读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整本圣经中上帝对人的命令，无论是新旧约、十诫还是保罗书信里。当上帝说你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而当我们聆听上帝律法之后，我们在主日的回应是什么？是悔改。在恩约教会里，有这样一个时刻，你要跟教会里上帝的百姓一起伏在上帝面前悔改，然后我们有唱三圣颂。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福音，是的，上帝在律法当中谴责你、杀死你，但是福音使你复活，福音给你新的生命，所以你要相信这个。所以我们在主日的时候，牧师说：“现在你已经聆听了上帝的律法、悔改了你的罪，你也聆听了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靠着他自己完美的一生、代赎的死和荣耀的复活，已经洗净了你一切的罪，免除

了上帝一切的愤怒，你是否相信这一切？”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开口说：“我们相信。”然后牧师举起手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宣告，你的罪被赦免了。”然后大家说：“阿门。”这是宗教改革的敬拜。

宗教改革的敬拜是有神学的深度的，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每周来，我们都听到律法、都听到福音。所以在敬拜的架构里，就算是你的牧师不怎么会讲道，你还可以确保，你每周都可以听到律法和福音，这个是教会的根基。这不取决于传道人的口才。所以，不要轻看敬拜的整个过程。现在流行的、几乎没有敬拜仪式的、极其低派的福音派教会，使得人们以为就是主日就是为了听讲道而来。然而，你在一个宗教改革的教会里就不一样。整个宗教改革敬拜的流程，就是新的一次福音的宣讲。

律法和福音的区别，带给整个宗教改革敬拜上的改变。

49. 实际上应该称基督之工为运作之工，而称人们自身之工为作成之工。这样，借助运作之工的恩典，作成之工才可博得上帝的喜悦。

“运作之工”指的是 *theworkoftheworking*，基督的工作是真正运作的工作。我们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是被做成的工作，而不是主动去做成的工作。

50. 上帝之爱并不是寻找自己喜悦的事物，而是创造所喜悦的。人之爱是因遇见令自己喜悦之事物而引发的。

对上帝之爱的再定义

楚门博士在书里对比了上帝的爱和人的爱。楚门博士在书 P74 页说，人的爱是反应性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吸引我们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去爱它。例如，因为这个小姑娘身上有一些闪光点吸引着我，所以我爱她。但是，这不是上帝的爱。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启示上翻转了这种逻辑。基督在十字架上爱谁？基督在十字架上爱的是罪人、他的敌人，爱的是不可爱的人。上帝的爱不是反应性的，而是创造性的。上帝不需要去先寻找一个本身可爱的东西，然后才发生爱的动作。上帝是拣选那些不可爱的、丑恶的、不义的、没有价值的，然后在基督里把他的爱丰盛地赐下，使他们变成可爱的。上帝的爱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上帝才取主动、单方面救赎的

工作，不取决于被救赎的对象的品质。例如摩西、大卫、保罗，都是杀人犯，但是上帝爱他们，然后上帝使他们的生命翻转过来。

“从神学上讲，必须由上帝采取主权的、单方面的主动救赎行动，以反对伯拉纠的立场定义了上帝之爱的内容。”所以，路德是一个奥古斯汀主义者（Augustinianism），不是伯拉纠主义者（Pelagianism）。

称义

《海德堡论纲》奠定了他称义的教义。众所周知，路德最著名的就是称义的教义。中世纪晚期的称义观是什么样的？书 P76 页讲，“称义是一个过程。”中世纪晚期讲的是，称义是一个不断变成义的过程。天主教里的 Justification，中文翻译不是“称义”，而是“成义”。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天主教都是坚持这个的。意思是，你真的变成义的了，内在的本质上的，真正变为义了。而基督新教、跟随马丁路德的，我们所坚持的是“称义”，你的本质没有变成义的，你还是罪人，但是这是上帝外在的宣告，是上帝称你为义，“称呼”的“称”，在法庭上宣判你是义的，虽然你本质上不是。这个是对比中世纪的称义观和路德的称义观。

我们一生当中成圣的果子，在末世审判的时候，作用是什么？作用不是最后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的基础，而是上帝称我们为义、恩典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结果。所以，那个它的作用是结果，而不是基础。上帝称义的、所看的义、真正的义本身，是完美的义。所以不论是在末世的审判，还是提前进入历史，我们的善行是对恩典称义的证明，而不是加到这个义上。使我们被上帝接纳的本身，还是耶稣基督的义。我们产生的污秽的善行，是我们称义的证明，但不是我们称义的基础。

同样的，路德提到的称义观，1518-1520 年的一个发展。书中 P77 页说：“路德视谦卑为人被动领受上帝恩典的关键。到了 1520 年，谦卑的概念被吸纳转化为他对信心更广的理解，即信靠上帝的道。”1518 年路德提到的谦卑，我们是因谦卑而称义。1520 年，路德终于发现，我们是因着信心而称义。

“这种信心的概念里面包含了谦卑。基督徒生活包括对自己的义的绝望和向上帝的悔改之心；此外还包括正面抓住上帝在主基督耶稣里福音的启示，以及信靠基督呈现的应许。”（书 P77 页）

我们需要知道因信称义是什么、福音是什么，不是我们闭着眼睛就信了。不是完全 arbitrary，盲目的信，不是的。路德说，这种信心包括谦卑，意味着你真的认识到自己的义是不配的，和向

上帝的悔改之心。这是负面的。那么正面的呢？这个信心就是抓住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福音的启示，也就是真正认识福音是什么。你说你认识基督，但是你不知道福音是什么，那你的信心是假的。以及，信靠基督给我们的应许。这是正面的，我知道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应许我的是什么，他应许我的是白白的称义、赦罪和将来永恒的生命和产业。然后我抓住这个应许。信心是我自己什么也没有，但是上帝应许我的这一切，不是因为我自己配得的，而是他应许我，所以我抓住。这是真信心包含的内容。

那么，怎么才能够得到这种信心呢？怎么才能够这样地信耶稣呢？这是书中第三章的问题。“只有一件事是获取义所必需的，那就是上帝的道。”你怎什么地方能得到上帝的道？就是你在上帝话语的宣讲里。这是第三章要谈的。

与基督联合

书 P78 页提到路德把称义与与基督联合，似乎说的是同样的东西。“信徒的罪归给了基督，而基督的义归给信徒。”这为路德讲“喜乐的交换”提供了语境。在使徒教父的时期，就大量地使用“喜乐的交换”这个语言。第二世纪《巴拿巴书信》(Epistle of Barnabas)就提到，它的语言非常优美。路德也用非常优美的语言来讲称义、与基督联合。(详读书中 P78-79 的文字，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里用了新娘和新郎的联合来形容这一交换，此处文字略)

今天你信耶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嫁给了耶稣。意味着你所有的罪、死亡、咒诅，都被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了，都归给了基督，而他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美善，一切的祝福，都算给你了。这是归算的概念 (Imputation)。现在很多神学上的辩论，试图想把归算这个观念压掉，神学家说这个概念是法理性的，法庭用语，冷酷无情的。但是路德用了人类中最温暖的、最亲密的关系来谈归算，就是婚姻，新娘和新郎的结合就是归算的概念。归算不是冷冰冰、法理性的概念，它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因为是法理性的概念，所以才会真正带给我们安慰，因为这是合法的。在上帝公义的法庭当中，上帝宣判，是的，这种归算是合法的，所以它是温暖的。书 P79 最下面一段，归算这种外在的宣告是扎根于与基督联合的概念。因为我们的罪归算给基督，我们获得了基督的义，这是人称义的是外来的义 (alienrighteousness)，不是我们的。

路德这种称义观就和中世纪晚期称义观点相抵触。

中世纪晚期神学，这种“新路派”的唯名论里，他们也说上帝宣告你进入恩典的状态当中了。你现在恩典里，你受洗了，上帝给你恩典；你宣信了，上帝给你恩典；你悔改，给你行告解礼，

上帝给你恩典；所有这些都是恩典。但是，你需要与这个恩典合作，产生你自己本身的义，再用这个义到上帝面前去称义。这是两个阶段。是，你是在恩典里，但是你并不能保证你最后一定能被上帝接纳。所以不要误解中世纪的教义都是律法性的，然后没有任何恩典。中世纪的教义充满着恩典。他们恩典比我们还多，他们有七大圣礼：受洗的时候，恩典注入到你的里面，把你的原罪取消了，然后你意志被激活了，可以跟这个恩典合作合作，等到你产信心的功德的时候，坚振礼，又给你注入一下恩典，然后可以领圣餐。但是，为什么宗教改革说，我们是“唯独恩典”，这个重点不在“恩典”，而在“唯独”。中世纪给你这么多恩典，但是你是不是得救，还是取决于你自己跟恩典合作怎么样。天主教的观点不是唯独恩典，而是与恩典的合作产生的结果。若是这样的话，你合作得怎么样？这就打开了一个不确定的大门。你够努力跟恩典合作吗？“你够感恩吗？”巴特神学里。框架是对的，但是他把你的感恩当作你最后得救的条件。如果你合作得不够，你还要在炼狱里继续合作，只不过你在那会很痛苦。最终你还是自己合作产生的义被接纳，自己的义。**路德说，不，你被上帝接纳，不是自己的义，而是外来的义，是基督的义。**这是区别。（读书 P80 信心是工具这部分）

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通过圣灵在我心中做的这些善行，还可以在基督的功德上再添一点。基督的功德已经是完美的了，我们不需要在基督的功德上再添加任何东西了，因为我们的善行都像肮脏的破布（以赛亚书 64:6，“污秽的衣服”）。不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义像破布一样。你能产生这些破布可以证明你产生这个恩典，但是你千万不敢在基督完美的义袍上再贴一下你的破布。那样整个衣服就都脏了。

同是罪人和义人

楚门博士的解释和我们平常的解释不一样。我们同时是义人，因为我们被基督的义称义了，但是我们本质上还是罪人。所以，我们同时是义人，同时是罪人。（详读书 p81 页）

祭司与君王

基督是祭司和君王，我们与基督联合，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也是君王、也是祭司。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也是君王，是祭司。书 P84 页，十架角度去看，基督徒是君王的意思，但不是教会统治世界了，即使是在中世纪基督王国教会页没有。教会没有“属世强权的野心”。我们不需要看起来很强大，因为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是这样。这个是对抗“凯旋主义”，“得胜主义”，我们一定要占领文化、经济、政治等等领域。今天基督的王国是一个属灵的王国，而不是属世的。基督是君王，基督统治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两种方式。“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

凭我起誓。”（以赛亚书 45:23）他统治这个世界是用他的全能。“thereignofpower”和“thereignofgrace”，基督左手是权力，右手是恩典。基督用全能统管万有，地上一切的全能都是从上帝借着基督的中保王权赐下的。所以耶稣对彼拉多说，若不是上面赐下的权柄，你就没法办我。从终极来讲，彼拉多是从上帝来的。但是，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里基督说，那个末世的国度，在现今还没有成为现实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基督是借着他的圣灵和圣道来掌管他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在今天这个世代不是在新天新地，而是在圣灵和圣道工作的地方找到（就是在基督的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臣民、国民，但同时又是中国人、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国民。基督徒有双重国籍。你既是属天的国民，也是地上国度合法的公民。你有双重的责任。这是以后要谈到的俗世政府的合法性。就算是你最讨厌的政府，比如说，称自己是上帝的凯撒，保罗也说：“在上有权柄的，要顺服他。”凯撒称自己是上帝耶？！他把自己的头像刻在硬币上，你怎么可以顺服他？所以你说，起义。保罗说：“不。在上有权柄的要顺服他，为在上有权柄的祷告。”那是什么？尼禄皇帝的时候。

问：引用《马太福音》第十一、十二章，施洗约翰斩头后，天国需要“努力”进去的？

答：合理的翻译，应该不是努力，应该翻成：“天国进入到这个世界，遭受很多的暴力(violence)；有暴力的人想要把它夺去。”Violence 翻译成努力，希腊文没有这个意思，是强权、暴力的意思。施洗约翰被希律砍头了。希律想要，把施洗约翰杀死后，他以为天国没有了，因为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来了，那我在哪？我把你杀掉，所以天国就没有了。所以，“有强权的人，要用暴力把天国夺走。”是这个意思。这是个很细致的问题。（这样去解释，恩典合作论就不成立了）武加大译本是如何翻译的，拉丁文是怎么翻译的，会不会影响到天主教的解经，都是可以研究的。

问：父母对小孩子的爱，是否有点点像上帝对我们的爱？

答：可以呀。上帝管教我们，就像父亲管教孩子。圣经用很多人类的关系去比喻人和上帝的关系，婚姻、父母的关系等等，因为怕你听不懂，上帝用 babytalk。耶稣的意思是，比喻我告诉你了，但是这些比喻需要解释。

问：讨论到祭司和君王，那么如何理解先知性的讲道这个概念？

答：如果你看比较古老的书，比如 500 年以前的书。那个时候，你用到 prophecy（动词或名词），

十七世纪的改教家们用这个词，就是在说讲道。清教徒之父，威廉·帕金斯（William Perkins）写的书 *Art of Prophecy*，他在说讲道（preaching）。路德接下来会谈到宣讲的道，就是基督自己的话。今天去教会听道的时候，你要记得，你不是在去听传道人自己的经历，不是的。如果只是讲自己的经历，这不是讲道，这是演讲，是 TED talk。讲道是宣讲基督的话，基督自己在讲话。雅各说：“你们想要当讲道的人要双倍地恐惧，因为你们要受双倍的审判。”今天有多少人把讲道当生意做，讲些不负责任的道。Prophecy 就是讲道。

关于灵恩运动、特殊启示延续性的问题，其实很好理解。如果你对救赎历史有大的框架的话，上帝不是在每个时代都有特殊启示，不是平行的，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等同的特殊启示。看整本圣经，上帝在某个时段有非常多的特殊启示，然后就进入到静默期，没有特殊启示，然后又加特殊启示，为什么？因为上帝救赎历史的发展不是平的，而是像走台阶一样。先知最主要的不是说预言，这不是圣经里先知最重要的工作。**圣经里先知的职分是圣约的诉讼律师，向上帝的百姓带来上帝的审判，带来上帝的宣判书的**。上帝告诉你们，你们怎么在拜偶像、犯罪等，将收到审判。圣经的先知是下判决书的，然后给百姓新约的盼望。不是说，好像以利亚过来说，你今年要换一个大房子。你没见过圣经里先知这样做的。先知是上帝派给他百姓的诉讼律师。上帝的特殊启示，沿着救赎历史来走的，是梯度的。

以色列在埃及 400 年，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经过任何的特殊启示，是平静期，静默期。等摩西来的时候，特殊启示非常剧烈地来，十灾、过红海，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是上帝救赎历史发展到那个阶段了，**上帝要建立他的旧约的百姓的时候**，他实现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时候到了。上帝的启示跟他的动作是同时发生的，不可能救赎的工作和启示分割，啪给一个启示，没有意义。等到他们在旷野 40 年，鹁鹑飞过来，吗哪降下来。但是，等他们在约书亚带领下进入到迦南地，吃了迦南地的土产的时候，吗哪就停止了。吗哪是超自然的现象，但是吗哪停止了。上帝没有要求以色列人再复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经历的神迹。上帝没有要求他们求吗哪、云柱火柱，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上帝开始借着迦南地的平常的农业来供养他们，不需要吗哪了。

在新约也是一样，耶稣降生之前 400 年，没有先知说预言。犹太人自己知道那时没有先知，但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大量超自然事件，天使显现，非常多的神迹，**因为那个时候上帝要建立新约的百姓**。在五旬节建立新约的百姓，建立教会根基的时候，这是上帝要启示的、要建立的事情。接下来，上帝借着特殊启示，目的是要建立平常的蒙恩管道，就像迦南地的耕作一样。每次上帝特殊启示的时候，特殊启示都指向平常的蒙恩管道。五旬节这些使徒们开始说方言，听到的人听到的是平常的话，他们自己的家乡话。上帝是在做什么？上帝是在做平常的蒙恩管道。听道的人听到的，可以听懂，话语的宣讲，通过话语的宣讲、福音的宣讲来领受恩典。同样，腓

力去跟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他被天使提走了，这是超自然的神迹，但是腓力没有跟他讲天使显现怎么怎么样，腓力没有。腓力是在给他讲福音，在讲圣经《以赛亚书》。通过福音话语的信息。同样的，彼得在讲道，不是在表演。彼得讲道，于是圣灵降下，人们信了。上帝借着特殊启示在建立平常的蒙恩管道。当蒙恩管道建立完成之后，福音的启示完备之后，教会建立起来的，圣道和圣礼的事工正常运作了，好了，这工作完成了，吗哪就停止了。这是很简单的基本框架。我们今天有上帝设立的平常的蒙恩管道，就不需要特殊的媒介来得到上帝的福音，这不是我们要期待的东西。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六课

我们准备开始，今天一起来看第三章。我们先一起做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学习关于你的真理。你借着路德，这位16世纪的改教家，借着他的思想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叫我们再次思考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请你今天继续建立，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够从你而不是从别的地方得到一切的恩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路德的人生智慧》第三章。

第三章相对来说比较短一点，但是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第三章讲到的是路德对于上帝的话语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先看看大家读完第三章之后，有什么最令你感到印象深刻的地方？有没有读的激情澎湃的？读完了之后就感觉，“唉呀！不行了”，这种感觉。第三章里面一定有一些比较难的地方，但是一会儿我们会慢慢来讨论语言哲学的问题，这跟后现代有很多联系，非常有意思。但是大家聊一聊，看看你对这一章最大的感受，最能抓住你的是什么？

分享：一个是说到路德很有能力，再一个还有比较不行的地方是，他说牧师应该怎么讲道？他首先应该完全拆毁人自己的义，然后再用上帝的道、用福音去建立。

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第三章，我觉得弟兄已经把一些比较大的重点抓住了，这章讲到的是路德的圣道神学，那就是关于上帝的道，我们怎么理解上帝的道的含义？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为什么每周来到教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听道、讲道的部分，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所有的实践、我们在礼拜的这些程序都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都不是随意堆砌出来的，它都是有非常深刻的神学含义在里面。

一开始，我觉得咱们就可以一起简单的读一下。第三章一开始的第一段，楚门博士就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了。他抛的问题是，路德在问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只有在道成肉身、钉十字架

的基督身上，才能够找到那位满有怜悯和恩典的上帝。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去哪儿寻找基督？我们该去哪儿能够找到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问题。记得上周我们也提到了，在哪能找到基督呢？路德的答案是：我们在宣讲的道和圣礼当中可以找到基督；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找到他，而是凭着信心。

所以：**圣道和圣礼，宣讲的道**。你看他这个标题很有意思，他这个标题不仅仅说的是上帝的道而已，道是一个很特殊的形式。这个道的形式是“宣讲的道”（preached word）是被一个人用气息宣讲，不是印在纸上而已。不是你在心里默念而已，而是有声的向你传讲出来的这样的形式。所以宣讲的道和圣礼，这就成为基督徒生活的两大主要的蒙恩管道。这个是在第 93 页第 3 段的第 3 行说：“圣道与圣礼是基督徒生活的两大主要蒙恩之道。”

蒙恩之道，英文叫做 means of grace，应该在这里面提到过很多次了，对吧？**蒙恩的管道（Means of Grace）是我们领受恩典的途径**。在这章里面，楚门博士主要讲的是宣讲的道，然后接下来他会提到圣礼，在后面的章节。接下来楚门博士在第 92 页第一段的下面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路德的神学不是个人主义式的**。今天很多人误解路德，把路德说成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对吧？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不是的，这是后现代福音派对路德的一个曲解。**路德强调的是，圣道跟圣礼运作的环境是集体，是基督徒群体，尤其是在主日敬拜当中，这是圣道跟圣礼施行的地方**。然后接下来他在第二段问了一些非常实用的问题，这些问题他在后面会回答。我想让大家思想一下，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第 92 页第二段：“如果说圣道的宣讲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讲道是讲道人需要宣讲、会众需要聆听的呢？”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天所有的教会都在讲道，但是我们应该讲什么样的道？从教会的角度，从教牧的角度，我应该问：我这周、我明天上到讲台上，我应该讲什么？然后作为基督徒，作为平信徒、作为会众，我们需要问的是：我这周来到教会，我要听什么样的道，我要预备我的心，听什么样的道？其实会众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听道是一个主动的、参与敬拜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到后面第四章会提到，听道、敬拜的一个问题。然后讲道需要在怎么样的敬拜环境中进行？日常基督徒的生活如何与圣道连接、汲取养分等等这些非常实用的问题。但是在回答这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之前，楚门博士要带我们进入到一个类似像海底探险一样，进到一个非常深不可测的地方。

但是，他先要给自己一个辩护，他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在本书第 93 页的最后一段，他说：“在具体深入之前，我们必须注意，接下来一些必要的讨论，乍一看有些晦涩难懂，似乎与基督徒生活没什么关联。”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时代非常讲究实用主义，我们倾向于直接从实践价值来判断一切思想的重要性，这种观点使我们在面对一些抽象的看似象牙塔式学说的时候，显得十分没有耐心。”但是他要提醒我们的是，如果我们想要真的回答这些实用的问题的话，我们必须先要去理解路德对圣道的神学，很深很深奥的这样的神学；然后当我们浮出海面的时候，

再去看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刷新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所以这里面他先要谈的是路德与中世纪晚期的上帝观的一些讨论。然后从这个讨论进入到了路德对于语言哲学的一个思考，也就是我们说的话——这个话语的哲学、语言的哲学，然后从语言的哲学，他就进而讨论到了建立他的圣道神学。所以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一段：路德与中世纪末期的上帝。

谁来总结一下路德与中世纪末期的上帝观？楚门博士在里面在谈什么？他谈了几个很重要的词，对吧？上帝拥有两种能力，这是中世纪晚期发展出来的一种上帝观。**上帝有两种能力，有哪两种能力？绝对能力（absolute power）和定旨能力（ordain power）。**（编按：拉丁文是 *potential absoluta* 和 *potential ordinata*）什么是绝对能力？上帝是绝对的、有能力的，祂可以做任何只要是不矛盾的事情。那什么是定旨能力？这个有点像科幻小说一样，上帝的绝对能力就好像上帝可以造出无数个平行世界，每个世界都是可能的，对吧？

但是定旨能力告诉我们，上帝就创造了这个具体的世界。虽然上帝可以创造其他可能的东西，但是祂没有这样做，祂决定这样做。所以决定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的是什么？是上帝决定这样做的意志。上帝定的旨意，对，所以这叫定旨能力，上帝自己的意志决定了祂要这样造，并不是说这是祂能力的全部，而是说祂就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中世纪末期的一个对于神论的发展。也就是说在中世纪中段，也就是 11-13 世纪左右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一般是以托马斯阿奎纳的这种神论来作为一个代表，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行动，上帝的行动是合理的，上帝是一个合理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理性来判断上帝的行为。所以这往往被称为 **Intellectualism，或者叫 Rationalism，“理性主义”**，但我们这里说的理性主义，不是指从 17 世纪笛卡尔之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我们说的是中世纪的对神论的这种、理性主义式的理解。我判断上帝做事，我判断这个事情是否会产生，是基于我对上帝是理性的上帝的这样的理解。但是随着中世纪的历史发展，你看到这里开始提到有很多可能由于内在的逻辑的压力，就是阿奎纳的这套理论，它自身有一些内在逻辑的冲突，另就是人们生活的世界改变了。

诸如黑死病，很多的灾难产生，使得人们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们单凭这理性就可以推测上帝的行动？所以定旨能力的这种概念就变得非常流行。所以这种对上帝的行动的理解，我们可以称之为**“唯意志论”（voluntarism）**。唯意志论，就是上帝做一件事情，之所以上帝这样做，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合理的，不是因为这件事是合乎我们的理性，而是因为上帝的意志这样决定。这个叫什么？叫做唯意志论。在前面有提到的唯意志论，这个指的就是定旨能力（本书 68 页）。所以决定上帝行动的不是上帝的理智，或者是合乎我们的理性，而是上帝的意志。（问：这个和多特信经里面说的神的旨意，怎么理解？）我们基本上会继承这方面，也就是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祂定意要发生，祂的意志是背后的决定因。

定旨能力是 *ordain power*，绝对能力就是 *absolute power*。唯意志论指的是上帝的行动是基于祂

的定旨能力。唯意志论相对应的是 Intellectualism，叫做“唯理性论”，或“唯理智论”，意思是我们的理性，我们所想到合理的东西可以（以此）推测上帝的行动。阿奎纳一般被称为这种理论的代表，就是说“新路派”是跟阿奎那相反的。（你们都变成了中世纪神学的专家了。）如果你读比如说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11-12 世纪的这些神学家，他写的就是《上帝为何成为人》（Cur Deus Homo? Latin for "Why a God Man?"). 他里面很多的论证，都会这样说：“It is fitting for God to do something...” 他说，上帝这样做事情是合适的，安瑟伦说的意思是：“我们都觉得这样做很合适”，这是什么？这是基于我们的理性来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需要平衡这两点，也就是说上帝做的事情不会是不理智的，或者 irrational，好像是上帝是一个随时会变脸的这样一个暴君，然后祂完全像是疯狂了一样，没有任何的理智，不是这样的。所以“唯理智论”也有一定的圣经基础；而唯意志论也会有不符合圣经的推论，就好像上帝可能随着自己的意志做一些违反理性的事情。绝对能力指的是上帝的能力，只要是不矛盾的，上帝都可能会做。这是强调上帝的超越。其实。绝对能力和定旨能力都是要往唯意志论推的。好，我们不过多纠结中世纪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简单的聊一下。

第 97 页，对中世纪晚期神学还有一点值得我们讨论，对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作用持续不断的讨论。这里面他提到了两个概念，之前我也提过，**一个叫做“唯实论”（realism），一个叫“唯名论”（nominalism）**，对吧？他在这里面解释了唯实论和唯名论。唯实论指的，比如说我们说狗，狗这个词有什么含义？狗这个词如果是唯实论的话，你是在说涉及了一个真实的、共相的狗性，对吧？所有的狗都有这个本性，所以我们把每一个狗称为狗。所以。它里面有狗的实体，有狗的实质、本质，这叫唯实论。唯名论的话，反过来就是说这个东西之所以被称为狗，不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共相的狗性，而是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名字（“唯名”论），我们就管这个东西叫狗。我们可以给它起名叫任何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任何的本性是对应这个名称的。所以这个叫做唯名论。路德是在唯名论下面学习的。唯名论和今天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有很多的相似性。这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应用，比如说，凭什么我可以被称为男的？我可以称自己是女的，这只是个名字而已，像这样的问题。

所以看到了吗？唯名论会在后现代产生一些问题。但是在路德的时代，路德当然不会这样应用。把这一切都结合起来，把上帝的唯意志论，把唯名论、定旨能力，这些都结合起来，会产生路德对上帝的话语的一个认识：世界之所以是这样的，是因为上帝的定意，用祂的旨意确定，并且借着祂的话语创造这个世界。所以这两方面都有。上帝的意志决定，然后祂借着祂的话语创造，即唯意志论加上唯名论。这是卡尔楚门之所以要解释这么一大堆的原因。所以话语对于路德来说是绝对的基础。然后整个论证都推向一个高潮，引到路德的圣道神学，在第 98 页下面的最后两行：“对每个基督徒个人而言，正是向他宣讲的上帝的话语，决定了他自身存在的现实。”我喜欢这句话，这句话是极其有重量的。

我们这周讲道的时候会讲到关于现实、关于身份，我是谁？世界是什么？我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短短的三节就把这些问题都囊括出来了。但是这里面路德很有意思，我看是正好跟我们这周讲道很吻合的。路德也发现了：决定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现实，也就是我们的 reality、我们生活现实的，不是别的，而是上帝的话。所以书 99 页讲：“正因如此，公共敬拜和个人生活中的阅读圣经至关重要；宣讲上帝的道，聆听上帝的道至关重要；向自己应用所听的道，或者在告解室中由牧师对自己应用圣道至关重要。”所以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圣道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定义的作用。因为上帝的话决定了现实是什么。在这就进入到路德的圣道神学：话语决定了现实。在第 99 页圣道神学第一段倒数第 2 行，路德认为“上帝的道对现实而言大有能力、创造力、决定力，是因为圣经本身就是这样教导的。”然后翻到第 100 页第二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上帝的圣言不仅定义了现实，而且真实地**创造**了现实。”这又抬升了一阶。

路德在这里面用《创世记》的这段来解释，非常的非常重要。书 100 页：“上帝的圣言不仅定义了现实，而且真实地创造了现实。一个事物之所以是其所是，是因为上帝说它是如此，而不是另一样东西。”所以一个事物的定义是由上帝的定旨能力，由上帝的话语（唯名）来决定的。而很有意思是，如果你读《创世记》的话，你会发现上帝把这个能力赐给了人。人也有命名事物的能力。上帝把所有的动物都聚在亚当前面，然后亚当给牠们命名，这就成为牠们的名字。所以人是上帝的代表，人是上帝的一个一个副手，或者是一个管家、摄政王(Vice Reagent)——对,我在找这个词。所以，书 100 页：“路德认为根据圣经教导，上帝命其存在就存在，是外在与上帝的物质存在的唯一原因。因此在上帝之外存在物质世界，是因为上帝选择命令物质存在。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在路德的思想里,创造主与受造物的区别，是说话的那一位与被说出者之间的区别。”

你看，这就改变了我们对身边世界的看法。这个桌子今天能够在这里，不是因为千万年、几千年，从一个分子开始不断地进化进化、堆砌堆砌，形成了一些物质，然后怎么怎么样形成一个东西。不是的。这个桌子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上帝发出了一个命令说：“要有这个桌子。”这个是超越的角度，上帝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说有光，就有了光”。然后路德把这一段加以应用，他在《创世记》讲义里面提到了这点。

这个是创造论跟自然主义进化论的一个绝对的区别。上帝能够从水中同时造出鱼和鸟。这是路德对《创世记》第一章的解释。鸟和鱼是同一天造的，这就说明上帝的定旨能力到底有多伟大。上帝决定这样做的时候，甚至是超过我们的理性的。然后接下来路德又进了一步，在 101 页下面的第二段，他说：“强调话语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概念，而是有着深刻的道德含义的信念。”这里面路德从语言哲学往前又推进了一步，进入到了伦理学。

语言哲学不仅仅是形而上学，更是伦理学。书第 101 页：“上帝的道不是道德中性的事物；这道

是一位圣洁、至高的上帝所说出来的大有能力的话。”因此，对这个话的回应就是道德性的根源，所以这是我要谈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路德讨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当中对上帝话语的回应。这是路德联系他的语言哲学和他的伦理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书 102 页：“路德认为，古蛇之所以选择通过攻击上帝所说的话来入侵伊甸园，是因为他这样做正击中了上帝的本性和能力。”

最后，然后路德在这段注释里面说：“摩西写道：‘蛇说’，也就是说，牠在用话语去攻击上帝的话。耶和华对亚当所说的话乃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对于亚当而言，这话既是福音也是律法；这是他的敬拜，这是他在无罪的状态下能够向上帝献上的服侍和顺从。这就是撒旦攻击并试图摧毁的。牠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注意那棵树，并且邀请人去摘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所想的。牠的确让人注意到那棵树，但是牠接下来加了一句新的说法，就像牠如今依旧在教会里所做的一样。”

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他充分解释了路德的这段注释，楚门说：“这段话不仅让我们看到路德对堕落的理解，也为了解他对上帝之道的理解提供了深刻的洞见。路德认为，蛇攻击上帝的话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试图创造一个新的现实，一个上帝亲自建立的现实的替代品。”看到了吗？圣这是把圣道神学应用在解经上。“这种对上帝之道及其含义的抨击，等同于抨击上帝作为拥有绝对主权的创造主和现实世界决定者的身份地位。因此，当蛇使人怀疑上帝的可信度，以及祂所说话语创造的现实的时候，牠实际上是在使人怀疑上帝的本性——祂话语的能力、祂话语的规范性——进而怀疑亚当和夏娃身处其中的现实真实性。当亚当和夏娃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时，他们是在接受蛇所说的话，并且把牠的话当作是现实的真实描述。”

最近我们新买了一本儿童的读物，那本红色的书，对吧？*The Jesus Storybook Bible*, Sally Lloyd-Jones 写的。那本书里面，这是儿童读物，但是这本书的神学非常棒。读儿童的读物，你要看到作者的神学非常的棒。然后她这里面提到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她这样说：“蛇对夏娃轻声的说：‘上帝真的爱你吗？’”看到了吗？这是她的应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蛇在用祂的话创造一个新的现实。上帝不爱你，祂不想让你拥有最好的东西，你吃吧，你吃了之后你就变成像上帝一样，你就能够自己创造这个现实出来。“‘上帝不爱你。’然后蛇的这个话就进到了她的耳朵里，进到她的心里像一个毒药一样。‘上帝真的爱我吗？’夏娃开始怀疑。”非常的有意思。一个好的儿童读物，不要以为就是糊弄小孩的东西，一定要给孩子最好的神学，让他从小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当亚当夏娃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就不仅仅是他们没有听话一次，对吧？像小孩子们犯错了那样，不是的。**路德说，他们是在接受一个新的现实，他们接受的现实是他们宣布他们可以拒绝上帝，并且宣告造物可以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们否认了上帝所说的话，否认上帝所建立的现实。但是问题是，他们接受的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一个错觉，是一个邪恶的假**

象。所以对上帝的话语的回应不是单纯的认知的问题。我们不是在单纯的只说，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然后耶稣基督真实的存在，对吧？祂从死里复活，对吧？我有这些证据等等。但是这些是对上帝认知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不可能对上帝产生真正的认知，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不可能对上帝产生真正的认知。但是，**对于上帝的认知超过这些知识本身，对上帝的认知是一个道德性的回应，是对上帝话语道德性的回应，因此是一个道德的议题。这种回应也决定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要么是悖逆祂，以祂为说谎的，要么是相信祂、信靠祂，并且以祂所说的来定义我们的身份和现实。**

路德在这里面说到，上帝话语既然这么重要，它就是建立人类与上帝之间的一个桥梁。如果上帝不说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与上帝建立关系。所以是第 104 页，第 1 段倒数第 2 行：路德认为，“没有上帝的话就等于没有上帝的同在。”这是非常可怕的场景。所以如果你看先知书里面，提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上帝审判的结果是什么？上帝审判的结果是：地是一片荒芜，然后寂静、没有声音，这是上帝审判的一个场景。上帝对人的审判就是上帝不再对人说话，人不再听见上帝的道，这是上帝对人的审判，没有上帝的道就没有上帝的同在。

所以，当上帝还继续向祂的百姓差派先知责备他们的罪、劝他们悔改的时候，上帝还与祂的百姓同在，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当以色列民说，“我们已经没有先知了。”在该撒迦利亚、玛拉基的时代过去之后，以色列民突然意识到上帝不再差派祂的先知给我们，那个是上帝真正的审判。这为什么旧约跟新约之间一定要沉默了 400 年，没有任何的启示，因为上帝要审判祂旧约的子民，来准备迎接祂新约的百姓。所以，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你会看到今天上帝的审判，对于今天教会的审判是什么？看到了吗？**这是今天上帝实行审判的方式：当教会里面不再传讲上帝的道，是上帝执行审判的方式。**你可以看到，往往这些地方都是非常热闹的，就像以色列民当时在拜巴力的时候，热闹的不行。巴力的先知是众多的，当时以利亚一个人抵挡巴力的众先知，巴力的先知成千上万，他们过来跟他比，为什么？你会发现，如果你是当时以色列民，你要选择一个正确敬拜耶和華的方式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你是听以利亚的，只有这一个人，他可能会是对的吗？有 400 个巴力的先知在这。他们都是君主资助的、国家掏钱的，让他们去做一个敬拜，有非常大的礼拜堂，有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意儿，你要怎么选择？所以，路德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有非常大的应用。但是楚门博士也没有在这特别的展开谈，我也不打算在这展开谈。

接下来他跳到了下一项重要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教会应该怎么样讲道？如果是这样，你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讲台？如何能够识别出来，这是上帝真正的先知在讲道，能够识别出来，这是上帝在向我说话。这个是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几乎成为什么宗教改革的一个标志，因为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教会讲台的改革，所以讲台到底讲什么？这个很重要。到底讲道应该是什么样的？楚门博士这个标题是：讲道的内容——律法与福音。我们之前在《海德堡论纲》

第 26 条里面提到了律法跟福音的区别。

律法和福音的区别是应用非常广的，它可以应用在释经学上，也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区分律法和福音。这里面这是应用在释经学，但是应用在讲道学上，释经学（Hermeneutics）和讲道学（Homiletics）是完全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所以路德在这里面强调的是讲道学，也就是不仅仅是单纯的解经，而是把你解经得出来的产物，经过处理之后变成一篇讲道，而最终的产品也包含律法和福音。不论你讲任何一个地方，不论你讲旧约：摩西五经、历史书、先知书，还是讲新约：福音书、保罗书信等等。怎么样在不同地方同时宣讲律法和福音？这是讲道术，这不仅仅单纯是解经而已。

这里面楚门博士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书第 105 页）：“不是所有基于圣经随便讲什么的话都可以被称为讲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讲道有一个足够高的理解（high view），所有不是任何的，例如我引用几节经文，或者我就拿一节经文出来，然后我就开始讲讲讲。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讲道和演讲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能够看出来区别。讲道和演讲（TED Talk）有什么区别？

今天在美国这种流行文化里面，一个有演讲的这种形式，TED Talk，对吧？你看里面有励志演讲（Inspirational Speech）。但是讲道跟这些演讲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这一切所有东西都无法拆毁你的自义，都无法把你的信心引到基督面前，这是讲道跟这一切所有的、人类的演讲的区别，因为在这所有的一切的人类说的话当中，都没有律法和福音，这个是区别。所以差别不在于口才，差别不在于内容新鲜不新鲜，差别不在于能不能抓住你的吸引力，差别在于讲道里面是否有基督的律法跟福音。

所以这是讲道人的任务，在 105 页，“讲道人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对吧？你去一个产品发布会，你听一个新的产品、新的 iPhone 出来了，他跟你讲，看我们 iPhone 新的功能等等，这是信息，给你一堆信息，这不是讲道。讲道不是告诉你圣经的信息都是什么。当然讲道里面包含这个，比如说给你一卷书的历史背景，或者给你这些信息，但是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告诉你这信息，也不是传道人为了告诉你，你看我知道这么多（自义），对不对？

讲道人的目的是提供这些信息之后，让你更加理解律法和福音。所以讲道人不是传递信息，也不是娱乐会众，对吧？我们不是脱口秀的演员。有人会说，怎么难道不是吗！不过很多人真的去瞧脱口秀的演员学 presentation 或者怎么样。所以，“**讲道人的任务远比这两者更严肃：他要揭露当前的现实。什么是当前的现实？即人类试图通过自己的义来寻求在上帝面前被接纳，这是当前的现实。然后他要创造一个新的现实，即我们披上了被钉十字架基督的义袍。我们主日会讲到披戴基督，我们受洗都是披戴了基督，这个是对我们的身份和定义一个极其重要的、再重要不过的一点。**”

今天你怎么向别人介绍你自己？今天你去公司应聘的时候，你怎么介绍自己？我们写下来的都是我们的成就，我们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人，对吧？我上了某名牌大学，我的教授是谁？我在哪个大公司，任过什么重要的职位。因此我们的文化让我们不断把自己的形象膨胀，让我们把自己的形象维护得好好的。这是文化在告诉我们的现实，就是文化对我们说的话，对吧？你要这样，别人才会接纳你。

但是，福音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不，你不需要在上帝面前把自己的形象伪装得多么伟大。我要告诉你的是另外一个现实：你是可怜的，你是污秽的，你是可怒之子。但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你披戴了祂自己的义，你已经受洗披戴基督，这是你的身份。所以这个不是一次，而是每周，每周持续的。当然形式不一样，每篇道不一样，但是每篇道最终告诉你的就是这个。这就像一个车辙一样，在一片荒漠里面，讲到人的工作，就好像一辆车的车轮压过路，来回反复地压；你压过一遍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车辙就消失了。你要下一周主日再继续压一遍，同样的路再继续压一遍，然后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同样的宣讲、同样的律法、同样的福音，然后就出来一条路。这个时候这个路才真真实实在你的生命当中形成，这是一条通往天国的路。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说你知道了，好了，我以后再也不用听了。书 105 页：“因此他（讲道人）要做的是让人看到他们（听众）一切的义都像污秽的衣衫，像倾斜的柱子那么不牢靠，像蜘蛛网一样脆弱。并且，他要做的是宣讲一件反直觉常理、反文化观念的事——真正的义、怜悯与恩典，就在那位挂在十字架上、被定为罪犯之人的污秽、破碎的身体里。这就是宣讲律法跟福音，它承载了改变生命的力量。”

当这个道以律法跟福音的形式被宣讲出来的时候，它产生的作用是什么？它产生的作用是挑战我们的身份。在我们存在的（这个词是 existential）——在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层面挑战我们，也就是不仅仅是认知上，不仅仅是情感上，不仅仅是意志上，是我们整个存在的范围，包含所有的一切。我们到底是谁？这是对我们身份的一个发问。因此，讲道和你自己在家读经是不一样的。你说我今天不去教会了，对吧？你说自己太懒了、太累了，怎么办？感觉我没有听上帝的话，我就自己打开声音读一下，或者现在我们有更方便的，我就上网搜一篇道听一听怎么样？我觉得网上搜一篇道去听，要比你自己在家读圣经要更好，但是也不一样。所以当然不排除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有疫情爆发了，对吧？你实在没有办法去教会听道，你可以选择一些其他形式，但是在常规的情况下，为什么去教会听道和你在家自己读经，或者自己在网上找一篇到听道有本质的区别？（分享：环境不一样；路德之前有讲敬拜是集体性的。）

对。很重要，集体性很重要。我是上帝百姓当中的一员，我不是自己作为我来满足我的属灵需要，来消费一篇道，像我选个我喜欢的牧师，对吧？这卷书我喜欢，这个主题我喜欢，这是什么？这是消费主义，意思是这篇道是为了满足我的属灵需要。但是，如果我不把我作为中心，而把上帝作为中心，我来到教会是在上帝的百姓当中的一员与上帝进行对话。那么这个中心就

不是我，中心是上帝，上帝要对这个群体说什么？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不会决定我要听道的是什么。我来到教会去听道的时候，我不是决定我要听到什么的，这也是按卷按节逐章逐节地讲道（*Lectio continua*）的一个优势所在，也就是说我们会遇到一些让我们很难受的经文。如果你是主题性或者是像很多教会，今天挑一节经文、明天挑一节，你会发现一年到头，讲的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一个东西，要不就是比如让你得福、让你领受祝福，让大家喜欢听的这些。但是如果你逐章逐卷地去讲的话，你会遇到那些让你很难受的经节，你会遇到那些真正扎到你心里面的经文，你的挣扎跟你旁边的人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筛掉那些我们不想听的东西，你必须面对上帝的道。所以这个是外在的道宣讲的一个重点。

接下来，律法跟福音。什么是律法？律法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律法是不是就是旧约？不是。**那律法是什么？律法在讲道里的任务是什么？**律法的作用就是给我们一个 to-do list 吗？律法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当然如果你细分的话，律法有不同的功用，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律法的第一重功用（知罪）和第三重功用（过感恩的生活），然后有的时候大家会辩论，到底哪个功用是最重要的功用。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路德或者你仔细去读，甚至加尔文，第一重功用和第三重功用往往是同时产生的。因为你讲的依旧是同样的律法，律法本身没有改变，但是你讲出律法之后，在不同的情况下产生不同的功用。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般来说，**我们说律法有三重功用：第一重功用叫做使人知罪(编按：pedagogical use)**，是吧？这叫做教导性的功用，就是律法教导我们什么是罪，也揭露我们的罪。**然后，第二重功用一般叫做民事功用 (civil use)**，或者有的时候被称为外在的遏制罪恶的功用，这种是在外在的形式遏制罪恶的泛滥。律法还有第三重功用，针对已经重生的基督徒，律法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过感恩的生活和圣洁的生活（编按：normative use）。律法这三种不同的功用是同时出现的，因为你讲的是同样的律法。同样的律法被宣讲出来之后，针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功用。不是你说今天好，我来用一下律法的第三重功用给所有人，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把律法第三重功用应用给所有人，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被重生的。然后你也不是说，好，我今天要把律法的第一重功用或者第二重功用给所有人，你没有办法这样用。你能做的就是宣讲律法本身，然后这个律法本身落在不同的人身上，落在不同的人的生命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功能。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调和，这是讲到人的一个基本功。所以如果你看 William Perkins，他的那本书 *The Art of Prophesying*，那里面他就提到说，讲道的艺术归根到底是什么？他说归根到底就是讲道人如何应用律法跟福音。对于什么样的人应用什么怎么应用，他提出了大概 20 多种不同的应用方法，所以那里面是讲道的概念。

问：律法的三重功用是在路德哪里提到？本人提到过的？莫兰顿是最直接地提出第三重功用这种说法的，他写在他的《协同书》(Book of Concord)。路德自己本身在他的晚年也提到了，比如说，路德在 1538 年写过一系列的 Disputation，其中他提到了律法的第三种功能。

问：这些在我们现在的信条里面也有，对不对？

实际上我们使用的《比利时信条》里面没有明确地提，《西敏信条》应该有提，《海德堡要理问答》也没有明确，但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大的框架里有，也就是对罪、拯救和感恩。感恩的生活里面详细地解释十诫，可以说为律法的第三重功能，但是你仔细看，第 114、115 问，它也提到我们要宣讲律法，在那里不止提律法的第三重功用，也提到律法的第一重功用。所以律法的第一重功用不是指的是你信主的那一刹那，用过了就再也不需要用了，而是在基督徒一生当中不断的使用第一重功能，不断使我们知罪。

今天很多人把律法第一重功用误解为说，就是你信主的时候、你归信的时候（conversion），好，用一下，“啪”，好了，接下来后面全都是第三重功用，不是，这是错的，这不是宗教改革的理解，至少不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理解。但是。这群人反过来又说：“你太强调第一重功用，所以你是反律主义者。”为什么？对吧？我一直在宣讲律法的第一重功用，我怎么变成反律主义者了。所以这是律法跟福音。

那福音是什么？宣讲福音的前提是什么？书 110 页，你在宣讲福音的前提是这个人必须先对自己绝望，这个时候福音不是别的，福音是单单地对基督的信靠。所以律法、拆毁、捆绑、杀死，这些都是律法作的东西。我们的任务不是“讲一些激励性的话，提升一下自我形象，让人越来越自信，那些都是撒旦的谎言。传道人首要的目标是破碎听众的自信，让他们对自己绝望。当律法的宣讲使人对自己绝望时，牧师此时的工作是宣告福音、指向基督，就是讲述基督的生平、工作和重要意义。”

宣讲律法跟福音是教会存在的意义。如果一个教会不宣讲律法跟福音的话，这个教会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这个是教会的第一大标记。我们改革宗说真教会有三大标记，但路德会说真教会会有七个标记，然后他把律法、福音、圣礼，分成不同的。但是我们把律法和福音统称为圣道的宣讲，甚至在《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它不是说圣道的宣讲，而是非常准确地说是福音的宣讲。所以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只宣讲律法，而不宣讲福音的话，这个教会还没有这个标记的存在，不非常明显。你看到一些律法主义很强的教会，每一篇道可能讲的都是律法，让你知罪，所以你听得非常痛苦，但是没有福音。这也不是真正教会的标记。好，基本上在今天重要的逆袭：圣道神学，律法跟福音。

我不知道你们在恩约教会敬拜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体会到律法跟福音的宣讲模式？所以我希望看到是，你们能看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第一篇讲道从《雅各书》开始讲，很重要的是，所谓保罗和雅各之间神学上的这种分歧。可能会有人说：“你们这些宗教改革派，只读保罗不读雅各。”对吧？天主教会用雅各书，像保罗新观会用雅各书，所以我是很刻意地先从《雅各书》开始讲，然后把律法和福音的原则应用在《雅各书》上，然后你可以听到每一篇道里面

是可以讲福音的。哪怕是你讲十诫，你也可以讲福音。所以律法和福音不是死的、硬邦邦的，而是一种释经的原则和一种讲道的原则。所以路德提到律法和福音的时候，他不会说：“哦！这个地方是律法，这个地方是福音。”路德会说律法和福音是两篇道（two sermons），两种讲话的方式，所以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讲福音和律法。

问：读圣经的时候要不要区分这个是命令性的，然后这个是福音性的？

你可以区分，这个应该区分，但是就算是你在读命令性的经文的时候，你也要提醒自己，福音是什么？就算是你读福音性质的经文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律法是什么？举个简单例子，在旧约里面，对福音宣讲的最清楚的地方是哪？

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对吧？受苦的义仆，对不对？祂背负我们的罪，祂为我们的罪受鞭伤，对不对？这是再美好不过的福音宣告。但是在这一句话里面，你能够找到宣讲律法的地方吗？能不能？怎么宣讲？“我们的罪！”什么是罪？对律法的违背，所以你看到了吗？律法跟福音是永远不分家的，你没办法分开的。当你宣讲福音的时候，你一定也同时宣讲的律法。

当你如果宣讲律法的时候，你不宣讲福音，你还没有讲完这个故事。所以你怎么讲这节经文，祂为我们的罪受了什么？受了刑罚；祂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对吧？我们却以为祂受责打，被神苦待了，哪知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所以你怎么宣讲？用律法和福音怎么宣讲？为什么这个义仆要受苦，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律法是公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的。他为什么被压伤？为我们的罪孽。你看这就开始宣讲律法了，但是，祂为了我们受了苦，这又变成福音。

律法跟福音都不分家的，都不分家。作为牧师来说，作为宣讲上帝话语的人来说，他们需要受到好的装备，能够正确地宣讲律法和福音。作为基督徒，作为来到教会敬拜的人，作为平信徒，你们也应该受到良好的训练，听律法跟福音。你们要分辨，牧师他现在在讲什么？如果他在宣讲律法的时候，你要以什么样的心来领受？所以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上帝的话，只有这样你才能从讲道当中获得最大的益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基督徒，我自己也服在讲道下很多年，直到最近我才开始走上讲台。但是很重要的是你之前的那段听道的经历，那个经历是宝贵的。其实，自从开始敬拜了之后，我有的时候非常怀念坐在教会里面安静听道的时间，所以要给你们的牧师放假，让我去好好听几天道。因为那是真的坐在下面、领受上帝的话语、得到喂养的那个时刻，听到律法向你宣讲，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听到福音，用信心来回应，那个过程是你的灵命充电的过程，真的是这样。

当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我的牧师他的讲道讲得非常好，所以我每周是怀着非常憧憬和盼望的心情在等候主日，我会想“主日快点来吧！”到了周四、周五的时候心里就想：太棒了，又要到主

日了，我可以去听到上帝的话的那种心情。所以训练你们自己的耳朵，去听、去领受，然后去回应，积极地听道，不是消极的听道，与你所听的道去摔跤，与你所听的道去挣扎。是的，上帝的律法来了，然后你怎么与上帝的律法挣扎；福音来了，你怎么与自己的自义挣扎？你怎么与自己的骄傲挣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只有这样的听道，你才能够听完了之后，嚼了咽下去，产生营养。

问：书 99 页，“如果上帝用话语说是饼和杯，就是基督的身体和血为你舍的，那么那一刻他们就真的”。通过这一段你可以简单讲一下，怎么理解基督说“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简单讲一下。

答：卡尔楚门他没有具体展开路德的圣餐观，这个可能在后面会讲到。也就是说我们要 take it literally，我们要字面去理解。路德是要这样说的。路德是要说这就是字面，这就是，不是象征，不是代表。

问：当时（基督）讲那段话就是指向圣餐吗？

答：《约翰福音》第六章那段话里面不一定是直接指向圣餐，但是它的确影射了圣餐，对吧？祂直接指向的是祂自己，祂自己是人的生命，他说“我是天上的粮”，你们要吃我，对吧？“我是活水的江河，你来喝”，祂指的是自己。但是，当你到了设立圣餐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切都连在一起了，这一切彰显的最高形式、有形地宣讲的最高峰就是圣餐。

问：圣餐不是为了纪念吗？

答：对，所以很显然你没有听《海德堡要理问答》我讲的那块，回去找时间听一下。

问：路德宗和改革宗在圣餐上的区别？

答：可以回去看《海德堡要理问答》，或者小册子也可以，因为如果每一次我都要重复讲一遍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可能用 5 分钟的时间讲完，所以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好去听一下《海德堡要理问答》，把那个整个梳理清楚。可能我讲的不清楚，但是你可以回来再问我也可以。

我们虽然研究路德，但是我们跟路德有一些很重要的教义上是有分歧的，所以不要把我们误认为是路德宗。我们不是路德宗，所以这在那些问题上我们是尊重彼此的不同。我们之所以是改革宗，不是因为简单的预定论而已，因为路德也相信预定论，所以预定论没有办法定义改革宗是什么。真正对改革宗的定义的界限是在整个的、我们的认信范围，而跟路德宗之间最关键的点是在圣餐礼上。

问：你刚才说改革宗说真教会的标记是三个，路德说七个，改革宗并不承认另外的那 4 个？

答：他的算法不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把洗礼跟圣餐分成两个记号。但我们说洗礼跟圣餐是一个记号，都是圣礼。然后比如，他提到受苦是真教会的标记，但我们会说太主观了。你怎么定义受苦，对吧？就没有办法定义受苦。对，还有钥匙权，钥匙权我们也承认，也就是我们要求真教会的一个标记是教会惩戒，那就是钥匙权（掌管天国的钥匙）。所以牧职、钥匙权，这些都绑定在教会惩戒的范围里面。因为你没有职份，你没有钥匙权，你没有办法执行教会惩戒，

问：老讲路德，感觉有点混。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加尔文的人生智慧》。

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书 96 页，他说自从有外在的灾害，人们对理性的信任度下降，后面他说“神学家越发认为理性是无能的，也是他们专注于启示。”然后后面这一段就没懂。

答：路德肯定是说，他要把认识上帝的行动，基于上帝的启示，而不是理性。比如说理性，我可以想象没有鼻子的大象，对吧？这合理呀，你把鼻子砍掉就可以了。但是，这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绝对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思辨性的，是没有意义的。上帝没有造一个没有鼻子的大象。所以宗教改革里，路德宗也好，改革宗也好，我们不是理性主义者。我再次地高声宣布，我们不是理性主义者！对。不要把使用理性和理性主义者混为一谈，好像你稍微使用一点理性，就变成理性主义者，不是的。什么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所，对事物认知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启示。就是这事把理性当做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最绝对的途径，这个叫做理性主义。但是理性主义有几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形式是我对事物的认知跟上帝对事物认知是一样的，这叫理性主义，就是有交叉，在这个点上我跟上帝的认知是一样的；我跟上帝认知的类型是一样的，这也叫理性主义；我跟上帝的认知的只是量上的不同，而不是质上的不同，这也叫理性主义。

问：你是不是在《比利时信条》简释讲过？

答：对，那叫单义（univocal）和多义（equivocal），听《比利时信条》简释 02 上帝的属性那部分讲解。我知道这个部分可能会稍微难一点，但是希望你们看到它的意义所在，就好了。我们先结束祷告。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七讲

第四章基督徒生活的礼拜仪式

这是我刚开始给大家放的这个音乐，是路德所使用的一个弥撒礼的音乐，给大家一些直观的感受，到底路德的教会使用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在线上聚集。感谢你给我们提供如此多的途径，使用网络科技，在这个时刻进行学习。求你看顾国内外的弟兄姊妹，保护每一个人的家人朋友，愿你的旨意彰显，愿你得荣耀，愿你帮助我们以安静的心学习路德的智慧。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第四章进入到实际生活中的话题，基督徒生活的礼拜仪式，其中包含礼拜的生活、忏悔和要理问答。这是路德圣道神学应用在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领域，就是公共敬拜的领域。公共敬拜对于路德来说非常重要，公共敬拜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核心。书 118 页：“对路德而言，如果基督徒的生活是扎根在教会集体的聚集中，尤其是当上帝的道宣讲给会众的时候，那么礼拜仪式就**显得同样至关重要。**”对路德来说，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是教会信徒集体的聚集。这不同于福音派信徒对于基督徒生活的理解。如果你问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他们可能会回答是个人的灵修、读经、和与基督的关系，他们可能会把教会的敬拜放在靠后的部分。但是，**对于路德而言，基督徒生活的核心不是他个人与耶稣的关系，而是教会的集体敬拜。**这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将祂的恩典施行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灵就把上帝的救恩施行在祂的子民当中，恩典运作的途径就不是个人在自己的灵修中，上帝不是突然施行祂的救恩，而是通过公共敬拜，藉着祂的圣道和圣礼，把祂的恩典施行下来。圣灵工作最重要的环境，是教会的公共敬拜。

若是如此，敬拜的仪式就非常重要。“仪式”对现在很多人来说是很不好的词，觉得仪式是形式主义、死板的、刻板的，好像仪式是和圣灵相对的。如果你的教会有一套固定敬拜仪式的话，就好像很不活泼，没有圣灵的同在。楚门博士在这里提到，每一个教会都有仪式。我们不能把仪式只是当作正规的、常规的教会里才有的。每一个教会都有仪式。即使你们没有固定的模式，比如，你可能连续唱好几首歌，然后报告、作见证，牧师讲讲生活经历等等，看起来很自发性的，但是背后都是有一个模式的，这也是一种仪式。仪式就是做事的一个形式。书 118 页：“**问题不是教会有没有礼拜仪式，而是教会有的哪种礼拜仪式。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我们所使用的礼拜仪式是有意识地彰显我们的神学，还是无意识地暴露我们的神学（甚至是暴露我们在神学上的缺乏）。**”**我们的礼拜仪式反映我们的神学。**

宗教改革的教会是受宗教改革的神学影响的。在恩约教会，我们从上帝呼召敬拜开始，因为上帝是说话的上帝。不是我们主动寻求上帝，而是上帝主动寻求我们。所以，上帝首先说话，这是整个敬拜的开始。上帝是阿尔法，上帝是俄梅嘎。敬拜的一开始是上帝说话，敬拜结束是上帝的祝福。整个敬拜是在上帝的两句话语中体现的。中间过程有上帝的律法宣读，回应律法的方式是集体的悔改；上帝赦罪的福音宣讲，然后我们一同站立向上帝歌唱。我们看到，整个宗

教改革的神学，就是律法和福音，应用在敬拜中。另外我们有讲道，有圣礼。所以，圣道和圣礼，蒙恩管道每周都施行在会众当中。礼拜的仪式反映我们的神学。

接下来，楚门博士花了很多时间讲路德在圣道神学上的突破，带来了礼拜仪式的改变。楚门博士特别提到，虽然路德在神学上的突破是非常根本性的，但是他在整个礼拜仪式上的改变这个层面上，他的进展是非常慢的。书 119 页：“他改革礼仪的步伐踌躇而平缓。”路德没有急着改他的弥撒礼。楚门博士解释了为什么路德在更改礼拜仪式当中，他为什么这么缓慢。书 120 页：“路德直白地阐明，他在意的是如何细心呵护脆弱的良心，并且不给那些一味追求新奇的人留余地。”楚门引用路德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慢去改变的原因。

要改变弥撒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重洗派。楚门博士提到了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他是早期重洗派的一个重要代表，1523 年就开始使用德语举行弥撒礼等等（书 120 页）。在宗教改革时期里，喜爱改革的人当中，有一派人是激进的，他们想很快看到改变、很快产生结果，但是，大部分这种宪政改教家（magisterial reformer，正统、主流的改教家），他们改革的步伐往往是比较缓慢的。路德解释到，这种改革需要耐心。前面路德提到他要“呵护脆弱的信心”。这点就体现出来路德的教牧性。当我们要碰触公共敬拜时，我们作为牧师、公共敬拜的领袖，不是我们把自己喜爱的马上应用出来，而是考虑会众是不是明白。作为一个牧人的心肠，牧者要保证会众的良心不受伤害。路德非常喜欢用德文主持弥撒，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弥撒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没有强制要求所有的教会必须立刻用德语，他这认为这违反与他新发现的福音和律法的区别。路德希望这个过程是平缓、温和的。

另外，路德没有很快去改变，是出于美学的考虑。刚才开始前给大家听了一段路德弥撒的一段音乐，是路德圣诞节弥撒时入场的音乐，在教会里面，会众坐好，牧师和长老进入到教会的过程里所唱的歌曲。对路德来说，礼拜仪式的美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仅要做得对的东西，也要用优美的方式去呈现。因为，美学和教牧是联系在一起的。对华人教会来说也可以应用，我们似乎没有常把美学这个话题提上议程，我们似乎只关心什么是对的，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这样做就好了。但是，我们需要考虑整个敬拜仪式的美感，音乐的美感，这些都是路德所考虑的问题。路德并不反对使用拉丁文，问题不是拉丁文本身有什么错，问题是人们听不懂拉丁文。但是作为受过训练的神学家，路德非常清楚地看到拉丁文的弥撒里面语言的美感，是当时德文的弥撒里所不具备的。当翻译祷告文或者礼拜仪式里的内容时，要考虑中文的语境，因为我们受基督教影响很短，我们几乎很难找到一些好的表达方式，既是会众能够懂的，又具有中文文学的美感。这个是路德当时所思考的一些问题。

路德对中世纪礼拜仪式的批判是非常犀利的，尽管他的改革步伐很缓慢，他没有停止对中世纪礼仪的批判。路德对中世纪敬拜的三大批判，书 122 页：“路德在一本小册子《论公共敬拜秩序》（*Concerning the Order for Public Worship*, 1523）里阐述了他对礼拜仪式改革的教牧性原则。其中，他列举了中世纪礼拜仪式传统的三大主要错误。第一，也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道被压制无声了，路德的意思是说讲道几乎完全消失了，只有读经和唱诵。第二，道的消失意味着各种荒谬的寓言故事和诗歌渗入了公共敬拜。第三，敬拜仪式本身被当作是做给上帝看的善行。”

路德批判的第一点，在中世纪教会里面，你能够听到道的地方只有读经和唱诵，尤其中世纪晚期，礼拜时，牧师或神父解释上帝话语的时候，几乎消失了，或者很短、很少。

路德批判的第二点，当上帝的道从敬拜中消失的时候，这个空缺的位置就一定有另外的东西填补。当时在中世纪晚期填补上来的就是寓言故事或者道德性的故事，再加上诗歌。我们看今天我们教会敬拜的时候，这些中世纪所发生的错误慢慢又开始浮现出来。讲道，上周讲到本书第三章时，不是任何挑几节圣经，然后去演讲，都是讲道。**对路德来说，讲道是具体的，讲道必须是宣讲律法和福音。如果没有这样的道，教会的敬拜就失去了很核心的部分。**如果没有律法和福音，每周地在教会里宣讲，那教会就算有讲台、讲道人，那他们讲的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道德主义的寓言故事，或是生活的经历。在道没有充足彰显在敬拜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诗歌的大量使用。诗歌的质量往往很差，不是有神学反思的诗歌。所以我们看到路德当时所面对的状况和今天许多现代福音派教会的状况是有一些相似的。

路德批判的第三点，中世纪教会把敬拜仪式本身当作是我们对上帝所做的一种善行。今天有多少人会这样认为？今天很多人参与教会服侍的目的是似乎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如果服侍的话，就更能被上帝看为好的，更讨上帝的喜悦。我们来教会敬拜是为了什么？这是宗教改革对教会敬拜的理解的一个反转。在中世纪，人们把参加礼拜当成是一种善行、一种责任，这不是不好，我们的确有这个责任敬拜上帝。但是从律法和福音的神学角度去看敬拜的时候，这个对敬拜的理解马上就被翻转。所以，书 122 页最下面：“**如果敬拜不是我们献给上帝的一种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从上帝自己行动的角度来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值得强调的。敬拜本身是上帝的行动，而不是我们的行动，这是我之前提到为什么在宗教改革的教会、在恩约教会，我们非常重视敬拜的开始和结束，就像两个书立一样，就是放在书架上，你要把这些书都聚拢在一起，你这两边去放两个书立。这两个书立，都是上帝自己在说话。

我们去教会、参加主日，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在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服侍，而是上帝自己行动，在律法和福音当中来服侍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理解，但是这样的理解会颠覆我

们对敬拜本身的态度。所以改教家们把敬拜说成是圣侍仪式，这个词在德文里面叫 Gottesdienst，翻译成英语叫做 God's Service，翻译成中文就是“上帝自己的服侍”。换句话说，不是我们在服侍上帝，而是上帝在服侍我们。我们上帝把祂的恩典在敬拜当中赐给我们，藉着祂的圣道，藉着祂的圣礼来服侍我们这些没有办法自救的罪人。所以，**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 20:28)**基督教的敬拜就是**耶稣这句话的一个有形的彰显**。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敬拜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基督徒生活就会有一个新的翻转，也就是你有多少次听到有人说，“哎呀，我的服侍太累了，我每周去教会太累了。”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从我们正常身体的疲倦程度来讲，是有可能导致一些疲倦，但是也许这种说法的背后反映出他们对敬拜本身的理解。当我们把敬拜当做是律法的时候，当我把敬拜当作是我要向上帝去履行的一个责任——我要去服侍上帝，我要去遵循——做一些事情来讨祂的喜悦的话，那么主日的敬拜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属灵的重担。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敬拜不是我们去服侍上帝，不是我们要去给上帝献上一些什么东西，而是**上帝亲自在祂的恩典当中来服侍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的内心就会对敬拜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回应。是的，我会期盼着要去等待主日去敬拜上帝，因为在这一周我都没有机会听到上帝的圣道，我没有机会领受上帝的圣礼，但是只有在这一天，我能够领受、我能够确定上帝在这一天，藉着圣灵、圣道把祂的恩典施行给我。我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是干渴的，我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是枯竭的，那么在这一天，上帝把活水的江河打开，让祂来浇灌我的生命。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敬拜的话，我们就不会把去教会参加主日敬拜当作是一种重担，而实际上是真正地明白，主日的敬拜是安息。为什么主日是基督徒的安息日的原因，是我们真的听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祂的救恩，祂从死里复活、升天，成就了没有办法成就的救恩，然后祂在这一天把祂的圣灵降下，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对于敬拜的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敬拜非常重要是因为，**公共敬拜是信仰的学校**。书 123 页第二段：“路德预想的是敬拜应该每天都进行，很可能一天至少两次。他不是说所有人都必须每天参加公共敬拜，不过这个想法的确反映出，**在那个大部分人没有阅读能力的时代，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明白圣经。而这也体现出，在路德的神学里，明白并有规律地接触上帝的道是基督徒生活绝对基本的要素。**”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又到了一个类似像中世纪的时期，就是普通信徒对圣经的理解，虽然他们识字，但是他们对圣经的知识是非常非常匮乏的。做了很多年

的基督徒，他们对圣经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掌握。如果你翻到第 125 页的话，这段让你们看到了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圣道事工到底有多么的丰富：“正如我们看到的，路德非常关注敬拜的教导作用，他把一整周都作为通过教会礼拜提供信仰教育的机会，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周一和周二集中教导十诫、使徒信经、主祷文、洗礼和圣餐礼。这些内容从中世纪时期起就是基督徒要理问答学习的基本内容，而路德也很明显把它们视作基督徒生活的根基。周三教导《马太福音》，而周六下午则教导《约翰福音》。周四和周五用来学习其他新约书卷。周日是个大日子，有多次敬拜，三篇讲道专门讲福音书。这一切最终的目的是“让上帝的道在我们中间自由通行。”

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能看到这个时候，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有多少机会能够听到上帝的道被宣讲。而在传统的宗教改革的教会当中，周日至少有两次的主日敬拜，不是说重复同样的东西，而是两次不同的，一般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但是今天，很多教会把敬拜削减为一次，基本上是你一周只有一次机会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语宣讲；而就算是在这一次的敬拜当中，许多的人也没有重视去聆听上帝的话语的机会。我们有多少次会去寻找很多很多的理由，不去上帝的教会去聆听上帝的话语。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似乎更比上帝的话语宣讲更重要。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越发世俗的社会，有太多太多的娱乐，也有太多太多家庭活动，有太多太多的文化活动，充斥着我们的日程表，把上帝的道挤得没有地方。那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马太福音 26:11)”也就是说，你可以参与社会的改革运动，你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参与社会的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你们真正能够听到耶稣基督被宣讲出来的时候，时间并不多。

我们可以简单的算一个账。如果一个教会一周只有一次的主日敬拜，只讲一篇道的话，那这篇道大概我们可以算半个小时到 45 分钟。一年有五十二个星期。就算你这一年，每一个星期都不落的去教会听道，那按照每天道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来算，你算一算，我们一年听到上帝的话语被宣讲、被解释，总共有多长时间。没有多少时间，二十六个小时。所以，每周坚持去教会、非常有规律的基督徒，他最多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语 26 个小时，一年。那你觉得，他如果单单的只靠这一次的主日敬拜，他需要花多长的时间，能够把上帝话语真的、完全地把基督的道存在心里，花很久的时间。

我们有的时候问：为什么今天教会的光景如此衰败，今天的基督徒在社会上没有好的见证，我们没有办法影响文化等等。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地去跑到教会外面，去参与这些社会改造、文化的影响等等，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根已经没有了。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已经不再重视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的生命是没有根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重视起来，尤其是教会的牧师、

长老要重视起来的，要把我们的教会打造成信仰的学校，要尽可能的更多提供公共敬拜的机会。

当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有主人学的形式，有周间的查经形式等等，但是公共敬拜是这里面的核心的核心，我其实想要呼吁的是：如果我们的教会，华人的教会可以重拾主日早晨、晚上两次敬拜，那么至少我们的会众可以有多一倍的时间听到上帝的话语，可以仔细地解释并且宣讲。当然，这个在现在的社会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在大都市生活的人，他们可能因为繁忙的生活，使得他们没有这样的耐心和这样的欲望，想要去聆听上帝话语，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机会。

在我们这边的教会，我们有计划打算在周间，开始一个所谓讲经，或者叫做读经的，这样一个有点类似查经班，但是又与查经班不一样。因为查经班，有的时候，你的进度会非常非常的慢，因为你要很详细地讲解每一节，但是我们可以有这种深入解经的时刻，但我也觉得需要有这种很快速的阅读整本圣经，很快速的阅读，带着会众一起阅读。然后，比如随处一些地方停下来，简单地解释一下，然后再继续快速阅读。这样的一种形式，使得我们今天的信徒能够有最大的可能性接触到上帝的话。这个是公共敬拜作为信仰学校的一个点。

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关于公共敬拜的美学。前面之前稍微提到了一点，但是这本书 124 页，路德又提到了敬拜的美学问题。书 124 页：“在反对极端激进派（编注：重洗派称自己是天上的先知）的主要作品《在形象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 in the Matter of Images and Sacraments* , 1525) 里，他表明了这一点：‘我当然很高兴看到今天就有德语弥撒。我也正在为此努力。但我更希望它具有真正的德语色彩。翻译拉丁文并保持其拉丁文语调特征是我所赞许的，尽管这不会很优美或完善。不论在文本和语调、重音、旋律、表达方式等方面，都应当是出于母语及其词形变化，否则就只是一种沿袭和模仿的样式而已。’”

路德正在编辑德语弥撒，但是那个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想要一个质量很高的弥撒礼或者敬拜礼仪的话，你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把它打磨、打磨光滑。你看到路德他非常注重细节：牧师在整个敬拜当中所说的话，他要说什么，非常的重要，甚至每一个转音、每一个重音、每一个语调，路德在里面都想到了。

今天，很多的教会牧师上台就像做一个脱口秀一样，或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说出一些话。但是路德这段话，体现了他意识到敬拜美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书第 124 页的下面这一段的第二行：“这段话体现出路德意识到敬拜美学是一件重要的事。形式与内容要相吻合，对会众起到强化、强调内容的作用。喜欢音乐的人都知道，音乐具有情感和心理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很神秘，似乎经常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令人难以抗拒。音乐也有助于语言记忆。”

这里面提到音乐，音乐具有情感和心理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这就像是弥漫在我们周围的一个大环境，所以这是为什么路德非常强调，要用最好的音乐来写作圣诗。路德很早就开始写作圣诗，但是他一直没有把他写作的圣诗直接应用在教会的敬拜当中，因为他觉得有些东西并不适合拿到敬拜当中来唱。这个对比今天我们对于敬拜音乐的理解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今天，我们对敬拜音乐的理解，已经被流行的音乐文化所俘虏了，对吧？我们的审美只是限于今天的这种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路德来说，敬拜和我们平时大众唱的这些东西应该有本质的区别**。路德自己写作了一些这种所谓的民谣，也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但是很多这些音乐并没有应用在敬拜当中；应用在敬拜当中的音乐应当是神圣的、庄严的，有助于敬拜，帮助人们把他们思想，抬升至永恒、圣洁的上帝的这样的作用，要用最好的音乐去敬拜上帝。

今天很多人不是特别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让很多人会说，形式并不重要，只要歌词符合圣经就可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音乐风格曲风来唱同样的歌词。比如说，我可以唱主祷文，我可以用一些传统的音乐去唱，我也可以用hiphop的形式去唱，我也可以用摇滚乐去唱，难道不可以吗？那路德会告诉我说：不可以，因为形式和内容需要吻合。所以形式有的时候会帮助内容、强化内容，有的时候会起到反作用。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为什么音乐形式这么重要。比如，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开车去郊游、去度假。这个时候，我可以放一些我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比如说，我喜欢一些流行音乐，我喜欢一些摇滚乐，甚至我可以去听一些有基督教色彩的，就是ChristianRock也可以；如果喜欢，我可以去听。但这是音乐作为消费品来卖给一个具体的群体，所以这是为什么有Christianrock, Christianrap, ChristianR&B等等，这是一种市场消费的需求，是文化消费品。但是，如果你可以想象，在奥林匹克的竞赛场上，当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得了金牌冠军的时候，当他登上那个领奖台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播放音乐是这个国家的国歌。那个时候不可以播任何其他音乐，因为那个时候是庄严的，那个时候是代表着国家的荣誉。所以不可以播放那些其他流行的音乐，或者一些文化消费品。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区别：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音乐类型。那么，如果我们把国家的尊荣，这种国家的庄严程度、国家的主权看的这么重，以至于我们可以理解，在这种国际大赛的场合，我们需要播放庄严音乐的时候。那么，**对于敬拜上帝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庄重，我们应该把更重要的、更好的、更庄严的音乐用在敬拜当中？**

所以，路德在他开始改革敬拜的时候，他就在全萨克森选候区去寻找最好的诗人，让他们去写作这种敬拜的音乐。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不是你一个人在写着小调，然后就可以大家一起唱的。**今天我们作为华人教会，我们也需要把敬拜的美学这一点重视起来**。很多这种民俗的小调是我们很喜欢唱的，朗朗上口，但是对路德来说，他写作这些

音乐，他并不能把这些音乐放到公共敬拜当中使用。这是公共敬拜的美学。

我今天就打算把公开敬拜礼拜仪式的这个部分简单讲一讲，然后我们下一次可以讲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忏悔，以及要理问答中后面的部分。

再多说一句，关于公共敬拜美学的问题。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关于教会敬拜的音乐陷入到了一种错误的二分法。这种错误的二分法就是，我们认为音乐分的是传统的和现代的。这种的分法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传统和现代的区别不是基于音乐的质量，而是基于音乐产生的时间。所以，曾经是传统的，在当时也是现代的。所以这样的区分音乐不是正确的区分。正确区分音乐的方式应该是音乐的质量。像我们在 URCNA 和 OPC 合作的这个 *Trinity Psalter Hymnal*，这本敬拜诗篇集里面，我们有非常非常现代的作品，我们有 2016 年写作的作品，但是音乐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把它收录进来了。所以，并不是说，现代人写的东西都不好，我们只是唱传统的，然后你们是唱现代的，所以我们不到两百年的歌我们都不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去区别哪种音乐，适用于敬拜上帝，适用于在敬拜当时使用，哪些音乐是文化消费品，这个区别。

所以关于公共敬拜礼拜的仪式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可以打字上来，然后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解答一些问题。

【提问环节】

问：公共敬拜单单唱圣经诗歌吗？

答：我不太清楚这个圣经诗歌指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的传统是会唱《诗篇》和一些好的圣诗，就是符合圣经教导的圣诗。基本上，我们的主日至少会唱一到两篇的诗篇。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总共会唱六首歌。当然有三首歌不是那种长的歌，是一种短颂。首先，我们会在回应呼召的时候，我们会唱一首诗篇或者是圣诗来回应上帝呼召，来敬拜祂，来歌颂，向祂歌唱；然后我们在宣读律法，会众集体悔改的时候，我们会唱《三圣颂》，这是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教会的一个短颂；然后我们在聆听上帝赦罪福音之后，我们会唱《荣耀颂》，这是从第二世纪开始，教会就一直传唱的一个短颂；然后在听道之前，我们会唱一首诗篇或者是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然后在敬拜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唱一首感恩的诗歌，一般会圣诗；然后最后散场的时候，我们会唱这个《三一颂》或者《阿门颂》，是这样的。

问：书 123 页，“当道被宣讲时，是上帝的行动”，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中的哪一问？

答：这个是路德很重要的一点，在书第 123 页上面：“敬拜本身是上帝的行动”。你看到这里下面第 7 个角标，这里面提到。这在《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也提到，道被“宣讲的时候是上帝的行动”，应该是说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六十五问。如果你们有《海德堡要理问答》，可以找一下。《海德堡要理问答》六十五问：我们既然唯独藉着信心与基督和他一切益处有份，这信心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圣灵藉着福音的宣讲在我们心里生发信心，并藉着圣礼的施行来坚固它。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圣灵赐给我们信心的途径和场合，是在福音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当中，这个是在敬拜当中。这个应该是那个书 123 页下面角标 7 所说的。

问：我们教会唱小敏诗歌，容易唱、容易记，可以吗？还是不可以？

答：在这里，我没有办法说可以不可以。我只是说，你们需要想的是：这种音乐是文化消费品，还是适用于敬拜上帝。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判断的标准。我在这里不是告诉你，什么歌可以唱，什么歌不可以唱，这个是你们自己需要去研究、自己需要去决定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去选择这些诗歌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不是说，这个歌容易唱、容易记，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调，我们就可以唱；还是说有一些其它的标准。这个是你们自己需要去反思，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训练我们的审美观，不是每个人一上来都有这种发自本性的审美观，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去训练。所以不要急，你看路德也是一样，不要急。如果你们有人看到一些其它更好的东西的时候，不要马上去转过去。你先去训练会众，去介绍给他们，让他们去慢慢地、慢慢地去受到一些更好的美学训练。然后像路德一样，循序渐进的过程。

问：我们现在反对弥撒，但路德并不急于反对，今天我们如何更好的看其它宗派的敬拜？或是说更合适的看待/对待？

答：路德当时没有反对弥撒，并不是说他没有反对“化质说”，所以这个需要注意。也就是他并不是反对“弥撒”这个字，或者他并不是反对当时很多其它在敬拜当中所说的。但是，他对于圣餐，就是弥撒的那个“化质说”，他是反对的。所以，今天我们如何更好的看待其他宗派的敬拜？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敬拜观，我们需要知道改革宗的敬拜观是什么。然后，当我们明确自己立场之后，我们再以我们的立场去和平地对话，或者是去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知道今天很多华人教会在形成自己的敬拜观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很多

直接传承下来的一个传统和观点。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看表象。如果我们把评价敬拜的好坏，只是从表象或单纯的从美学的角度去评价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可能会觉得，因为天主教的音乐我也很喜欢，然后东正教的怎么样也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圣礼观，然后从这个基础，我们才能不被带跑偏，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些原则性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可以去欣赏，或采纳，或者使用一些不违反我们敬拜原则的东西。

问：请问王弟兄关于敬拜诗歌能否提供一些诗歌材料？

答：关于敬拜诗歌的材料，我们目前正在很慢很慢的翻译这个 TrinityPsalterHymnal 敬拜诗篇集，因为这个诗篇集是 2018 年刚出版的，所以目前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做。如果国内有弟兄姐妹想要去翻译、加入到这个翻译团队当中的话，那就更好。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把整个诗歌的美感、美学也重视起来，在翻译过程当中使用的语言也重视起来，不仅仅是表达意思，还是要关注美感的这个部分。《三项联合信条》我可以发到群里，但是这个《三项联合信条》的翻译是我根据我们宗派（URCNA）最新的一些英译本和参考一些原文的译本修订的，还不是特别的让我满意，但是至少是比现在流行的一些译本要更准确，你们可以拿去用。但是接下来，我可能还会继续的去打磨，因为就像你看到了路德非常重视这个语言的美感，那其实如果你读路德的《要理问答》，你去读它的原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很多字的使用，还是有一定韵律的。你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的德文原文，它第一问的回答就像一首诗一样，非常的美。但是我们今天在很多的译本当中已经失去了这种美感。这是很可惜的，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OK，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结束。然后如果有另外的问题，我们可以私下留言或者是可以交给改革宗初学者业峰弟兄，然后他会整理，我会尽可能给大家解答。

问：路德预想的那种每天都有的公共敬拜，对于现在的我们如果去追求，如果教会没有提供这种更多的公共敬拜次数，那个人的读经可否代替？

答：我觉得，如果教会能够提供更多次的公共敬拜，那是最理想的。但如果没有的话，个人的敬拜和家庭敬拜，当然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就是你可以自行在家有规律的读经。这些是帮助我们弥补公共敬拜的不足，就是当我们所在的教会没有真的提供那么多的公共敬拜的机会。该怎么说呢，这是一个不幸，因为就算是今天教会提供了很多的公共敬拜的次数，但也不一定很多人会真的去利用或者真的去珍惜这些机会，这也是问题。就算是一周只有一次敬拜，很多的

人也不会珍惜。其实组织一次公共敬拜，是很花费精力和时间的，对牧师的要求非常高，对服务人员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 URCNA 的教会章程规定每一个正常的教会需要每个主日有两次敬拜，就是最低有两次敬拜。所以目前所有 URCNA 教会可能比其他教会多听一次讲道。

问：如何去甄别好的讲道，因为可能教会供给的有限，那么如何去判断？

答：甄别好的讲道的方式就是你要听他到底有没有讲福音，律法和福音；然后他有没有去正确应用律法和福音；律法的第一重功用（让人知罪）和第三重功用（过感恩的生活）有没有平衡的出现在讲道当中；福音有没有很清晰的传达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这章后面要讲到的问题。

我们可能等到下次会讲到，那我就先指出来一下吧，就是在书 134 页里面。路德当时他们看到的问题是：“废黜那些罗马教廷的贵族们是一回事，但是为每一个教会的讲台提供有能力的新教牧师则是另外一回事”。训练一个好的牧师是需要花时间的，当时有许多牧师从罗马天主教归向新教，并没有真正明白必要的知识。所以教会改革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时间也不早了，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花时间来跟我们一起读书，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给我们这帮人这个机会，一同来读路德的“对公共敬拜的反思”，却也看到我们今天公共敬拜的匮乏，所以，求你继续施恩怜悯给你的教会，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使你教会真正的重视你的道，并且能够将这个道，更多的、更频繁的赐给你的百姓，也求你叫我们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你。我们在思考我们敬拜美学的时候，主，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把美放到这个受造界当中，求你亲自来训练我们，然后在这个美学上面有更多的反思，有更多反思的结果，帮助带领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八课

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祈求你，因为你是一切的源头，你是全能的上帝。主啊，你造光也造暗，你降福也降灾。当瘟疫在全球扩散的这个时刻，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意识到你自己是掌权的上帝，你统管万有，而我们是脆弱的、软弱的。因此，我们不依靠我们自己，单单地来到你的面前，完全地依靠你。也求你能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人，每一个信靠你的人，在瘟疫的扩散过程中，能够蒙你的保守，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平时在身强体健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健康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那这个时候，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再

一次地感谢你，在这一生的年日当中不断地用恩典托住我们。因此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也祈求你现在就带领我们来学习路德，他留给我们的智慧和这些宝贵的属灵遗产。求你与我们同在，用你的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今天就继续来学习《路德的人生智慧》第四章。我们上一周讲到了第四章的前半部分，那第四章整个大的标题是“基督徒生活的礼拜仪式”，这里面卡尔楚门博士，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把路德的圣道神学开始应用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他第一个想要强调的就是基督徒的礼拜生活。对路德来说，他非常强调教会集体的聚集是上帝最普遍的、施行祂恩典的方式。今天，这个瘟疫蔓延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失去了集体敬拜这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方面。这也让我们有时间好好地来反思我们过去对待教会的公共敬拜的一个缺失。有的时候，当我们珍惜一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就会把这个东西从我们生命当中挪去一段时间，暂时地挪去一段时间，然后让我们去反思，让我们去意识到，原来，那个东西是那么重要。今天，我们美国这里也没有办法和弟兄姊妹面对面地聚集敬拜，但正是在这个时候，上帝的蒙恩管道依旧是运行的。上帝的蒙恩管道最重要的是圣道，其次是圣礼。圣礼非常重要，但是圣礼的有效性是基于圣道的宣讲。上帝非常怜悯我们，即便是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举行公共敬拜，但是祂的圣道依旧可以借着网络和其他方式来传播。这是我们上一周讲到的公共敬拜。我上周提到了礼拜的形式，我们如何定义主日的敬拜是什么。主日敬拜不是我们对上帝的服侍，是上帝对我们的服侍，而且还提到了公共敬拜，是信仰教育的一个中心。另外还提到了公共敬拜的美学和内容的契合性等等。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部分，标题是“忏悔近乎圣礼。”这一部分很有意思。对二十一世纪的福音派信徒来说，忏悔是我们很少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忏悔，这个词很“天主教”。我们需要理解忏悔的意思，就是在上帝面前悔改，祈求祂的赦免。忏悔、悔改或者认罪，这三个词对我来说有的时候是可以互换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对于路德或者也包括对今天的路德宗来说，忏悔礼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基督徒生活和敬拜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不，这不仅仅是路德宗来说，对于改革宗来说也是如此。路德对于悔改、忏悔，他的态度有一些模糊，这是在书第 126 页第一段说的。有的时候，路德把忏悔或者悔改算为圣礼，有的时候他又没有把忏悔算为圣礼。路德在这个教义上的发展，有一些发展的心路历程。

在中世纪神学里面有七大圣礼，是吧？忏悔是其中的一个圣礼。这七个圣礼，按照人的一生，首先，在人出生的时候，有洗礼。这个洗礼，把上帝的恩典注入到人的生命里；然后，随着人不断长大成人，跟恩典合作产生了信心，于是在产生信心的时候，就又有有一个圣礼叫做坚振礼，

就是确定你的信心的宣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又再次给你恩典，然后你就开始来到圣餐桌前，你可以领弥撒，但是在你领弥撒之前呢，你还是要处理很多的罪的，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去忏悔。所以在中世纪的圣礼系统里面，忏悔是解决洗礼之后的罪。所以，这是基督徒一生中比较重要的圣礼。另外，比如说，你如果选择过一个俗世的生活，你要结婚了，婚礼就是一个圣礼；如果你决定不过俗世的生活，你要把自己献身给上帝、过一个修士的生活，那你要加入到修道院；或者你要成为一个神职人员，那个时候你要有一个按立的圣礼。所以，这是六个圣礼。最后，在你死的时候，有临终的傅油礼，死之前再给你一个最后的圣礼。这是天主教的七大圣礼。

你可以看到像洗礼、弥撒和忏悔，就是七大圣礼中最重要的几个圣礼。路德有的时候会延续中世纪对于忏悔的这个圣礼的定义，然后他会说忏悔是一个圣礼。但是问题是，忏悔没有物理性的标记，就是没有有形的标记附在这个圣礼上的，所以有的时候路德会说忏悔不是圣礼。那，我们该如何来看待路德对于忏悔的这种重视呢？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已经没这种来到上帝面前、悔改自己的罪，作为基督徒持续一生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操练的一个习惯。我们对待悔改的典型的福音派的看法，就是在你信主的那个时候，从不信到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归信的那一刹那，你对上帝悔改你的罪，然后从此以后，你就再也不需要悔改了，好了，你接下来就是过基督徒生活，学其他的東西。但这种对于忏悔和悔改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这不符合圣经，也不符合宗教改革的历史。还记得马丁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当中，他前面非常强调说，“人的悔改是一生的功课。”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都在不断地悔改。我们虽然信主、虽然受洗，但我们之后依旧会犯罪，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不断地悔改我们的罪，这不是一次性的，作完了就不再需要悔改的一个做法。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悔改。

那我们作为宗教改革和罗马天主教对于悔改或者忏悔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路德非常拒绝罗马天主教的这种忏悔礼。但是同时他又强调，我们必须要去忏悔。那他对于忏悔和罗马天主教对于忏悔有什么不同？书 127 页上面：“路德拒绝罗马天主教的做法，也就是说，把忏悔所具有的能力归给执行圣礼的神职人员，他认为这种做法导致他们滥用自己的权力，拦阻赦罪，并且扰乱人的良心。从正面来看，路德认为忏悔——即向另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罪，并从那人得到福音赦罪的宣告——是健康的基督徒生活所必备的基本元素。”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路德的忏悔观的论文。我对路德在这方面的认识是非常有兴趣的。如果你想知道路德对忏悔的一个很积极的认识，就是这边楚门博士提到了路德的“第八篇讲道”。翻到书 128 页，这是路德对忏悔非常正面的一个阐述。交代一点历史背景，就是当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被掳走之后，他就被藏在瓦特堡；维滕堡的改教运动就交给了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卡尔施塔特非常激进，然后他就把这个忏悔礼取消掉了。然后，路德回来的时候，讲了这第八篇道。他讲了很多道，这个是第八篇，路德在维滕堡恢复了忏悔礼。路德在这里讲：“我不允许任何人把私下的认罪从我这里夺去，就算是放弃全世界的财富，我也不会放弃它，因为我知道它给过我多少安慰和力量。除非一个人长久与魔鬼斗争，否则他不会知道认罪到底能带给他多少益处。没错，如果没有认罪支撑着我，我早就被魔鬼杀死了，因为有太多疑惑是人无法靠自己解决或找到答案的……我们必须多多的聆听赦罪的宣告，如此可以刚强我们畏怯的良知和绝望的心来面对魔鬼并面对上帝。因此，无人有权禁止忏悔或阻止其他人忏悔。如果任何人在与自己的罪中挣扎，希望摆脱它，并渴望一句确实的定论，让他去向另一个人不公开地认罪，并接受那人对自己所说的，如同上帝亲自借着此人的口向他说话一样。”（书 128 页）

路德非常捍卫忏悔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我们需要问的是，对于路德来说，他跟罗马天主教的忏悔有什么区别？简单来说，罗马天主教的忏悔是一个律法主义式的系统。在中世纪天主教的忏悔系统里面，如果你犯罪了，你需要做什么呢？**罗马天主教的忏悔分三个大部分：心(contrition)，嘴(confession)，手(satisfaction)**。第一个元素是心，要从心悔改；第二个元素是我们的嘴，嘴上要承认自己的罪；第三个元素是我们的手，我们的手要去做补罪的工作。天主教把它整个的忏悔系统分三个部分。比如说，如果你犯罪了，你去找一个神父，神父告诉你，你真心悔改吗？他要看你是不是有真心的痛悔，有没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你是不是真的承认你的罪，你要用嘴去告诉他，你犯了什么罪。神父会按照你罪的大小，告诉你做什么去补罪。比如说，你要给穷人一些钱，你要去服侍教会一段时间，或者是去参加十字军东征等等；到最后是你要花多少钱买赎罪券。路德对于罗马天主教忏悔的批判是，这是一个律法主义式的系统，没有让我们把目光定睛在基督和祂完成的工作上，而是把目光定睛在自己身上，我自己有没有真正的痛悔，有没有把我的罪都说出来，然后问我有没有做到足够的补罪。

对于路德来说，忏悔不是律法主义式的，像罗马天主教那样。对路德来说，忏悔最重要的部分是听到赦罪的福音。**忏悔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认罪(confession)，另外一个部分是赦罪(absolution)**。对路德来说，认罪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向祂承认我们的罪。那接下来，更重要的部分是我们从牧师听到上帝在基督耶稣里赦免我们的罪的这个好消息。这是路德认为忏悔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忏悔对路德来说，忏悔不是律法，而是福音。这是为什么他如此坚持一定要保存忏悔礼的原因。当然，不一定要把它当作一个圣礼。就算不是圣礼的话，也要在教会里面保存这个做法。与路德相同的是，加尔文——作为改革宗的代表，也认同路德对于忏悔的看法。

可能今天跟随改革宗的信徒会觉得有些惊讶，有人认为只有路德宗的人才会有到牧师面前去悔改

自己的罪这种作法，改革宗、长老会、浸信会就只有公开的悔改而没有私下的悔改。这并不是加尔文的想法。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四章第12段里面：“此外，圣经教导了两种私下认罪的方式：一种是为自己。雅各吩咐我们彼此认罪（雅5：16）。雅各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互相倾诉自己的软弱时，我们就借着互相劝告和安慰彼此帮助。”（平信徒之间可以互相认罪）。“另外一种，则是为了邻舍，我们若因自己的罪伤害了他，我们就有责任平息他，叫他们与我们和好。”如果你得罪了一个人，你需要向他认罪悔改，请求他的赦免。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和睦事工（PeacemakingMinistry）。如果信徒和信徒之间、信徒和教牧之间有这种摩擦的时候，当我们得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向他认罪，然后请求他赦免，恢复关系。

所以，加尔文提到这两种私下认罪。他说：“当我们为自己的罪认罪的时候（第一种认罪），雅各没有明确的陈述我们应当向谁卸下自己内心的重担，我们就有自由去选择我们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坦诚自己的罪。”加尔文接下来说：“但是我们最好选择牧师，因为他是最有资格聆听我们认罪的人。我说牧师比其他人更合适，因为神呼召他们做牧师就是要他们亲口教给我们治死和指正我们的罪，并借着赦罪的确据，使我们得到安慰。虽然彼此的劝勉是神交给众信徒的，但却也特别交付给牧师。因此，虽然我们都应当相互安慰和力求使对方确信神的怜悯，但我们也应当晓得，神设立牧师就是要尽这个本分，使我们确信自己蒙赦罪。圣经甚至说，牧师亲自赦罪和释放人的灵魂。当你知道神亲自交付他们这个职分的时候，你就当相信这使你获益。”加尔文跟随路德。私下的认罪就比如，当你良心收到捆绑了，你可以选择去向牧师承认自己的罪。然后，由他向你宣告在基督里的赦罪。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在认信的改革宗教会里面是有这样的操作的，就是除了公共悔改之外，信徒良心如果受到捆绑，可以来到牧师的办公室或者来找牧师，祈求牧师向他宣讲福音。

加尔文和路德都特别强调，牧师或教牧人员，在这个时候需要非常谨慎，不可以使人的良心负重轭。当一个信徒把自己最私密软弱的罪呈现在教牧人员面前时，我们需要非常谨慎，不能让他脆弱的良心再负担律法的重轭。因为他已经被上帝的律法谴责，所以他才会来寻求赦免和忏悔。牧师能做的，加尔文说：“因为上帝吩咐牧师公开和私下借着福音的教导安慰他自己的百姓，他总是应当留意这个原则。神如果没有明确地吩咐什么，牧师就不可以使人的良心负重轭。因此，认罪应当是自由的。”我们不应该被强迫做私下的认罪，但是我们应当告诉我们的会众，这样的认罪是可以的，如果他们真的有良心的需求，他们可以找到牧师去认罪。“牧师也不可以使用任何的规则强迫他们、用任何的手段诱使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这是加尔文延续路德对私下忏悔的一个应用。

对于路德来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私下认罪的话，你就很难理解公开认罪。在改革宗教会里，

在恩约教会里，我们都会有会众公开悔改的祈祷文。在宣读律法之后，会众一同诵读悔改的祷告。我们使用的是加尔文在 Strasbourg 的悔改的祷告文。对路德来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私下认罪悔改的话，就很难理解公开敬拜。这是很有意思的，表明路德对私下认罪的偏爱。

楚门博士提到了当时忏悔在路德中的一些争论，我不打算过多去讲。但是，这就让我们看到路德的圣道神学、他对律法和福音的区分，改变了他的教牧神学。教牧关怀的核心在于牧师人员使用上帝的福音，帮助信徒解决他们良心的捆绑问题。这个是圣道神学应用在教牧神学上。翻过来第 130 页，提到“**路德宗教牧关怀与基督徒生活的基本预设：牧师亲身与信徒同在，并在信徒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牧师的工作并不只是在主日讲台上讲道而已，牧师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信徒实际生活中体现。信徒遇到重大困难和转变时，教牧要与信徒同在。比如今天我去探访一位非信徒，他的儿子是教会的信徒。这位老先生身患癌症晚期，上个月进出医院很多次，他的儿子找到我反映这个情况。这是教牧的工作，在信徒工作时去探访，在信徒日常的方方面面都与信徒同在。一个人劳累工作时，需要福音的提醒，他的工作不是虚空的虚空，而是上帝给他的呼召；还有比如婚前辅导，这些都是教牧关怀的部分。路德认为，当牧者了解他所牧养的百姓的时候，我们能理解他们对罪的挣扎。每个人的罪都不一样，有骄傲、贪财、肉体情欲等等，教牧人员深入到个人生活，才能够正确地处理他们的罪。

“赦罪与天国钥匙的教义紧密相连，即上帝的道透过教会捆绑或释放良心；因此天国钥匙的教义要求牧师必须在场。”（书第 131 页）对于现在的我们，天国的钥匙好像很陌生，但对于十六世纪的改教家们，天国的钥匙这个概念并不陌生。《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会解释什么是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指的是上帝的道应用在教会当中，捆绑或释放良心。《海德堡要理问答》里讲，“福音的宣讲以及教会惩戒是天国的钥匙。”。《海德堡要理问答》八十三问：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回答：神圣福音的宣讲以及教会惩戒；这两把钥匙把天国向信的人开放，向不信的人关闭¹。（¹太 16:19；约 20:21-23）福音的宣讲和教会惩戒都与福音的赦罪和认罪有关。主日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使用赦罪的福音、使用天国的钥匙，把天国的大门打开，邀请一切信靠耶稣的人，进入到上帝的国。这是每周必须不断进行的。每周宣讲福音的时候，天国的大门就向我们打开了。同时，福音的宣讲也对那些不信的人进行审判，因为他们的不信，使得天国的门向他们关闭。在私下的关系当中是一样的，应用福音时，我们就是在使用天国的钥匙权。

教会的惩戒依旧是天国的钥匙，依旧和认罪相关。当我们发现一个信徒在教义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或在生活上犯了严重的罪，被教牧人员知道。这个时候，教会的惩戒不是拿一个狼牙棒追着你打，像中世纪那种异端裁判所。教会的惩戒是私下应用律法和福音，我们需要去面对、提醒、劝诫犯罪的信徒（应用律法），但是同时呼召他悔改（应用福音），如果他悔改的话，那么

劝诫就成功了，一个弟兄就被挽回了。如果一个人坚持不悔改罪，那么惩戒就会继续进行。在 URCNA 教会章程中列出来惩戒的步骤，按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则：首先是私下的训诫，不提名的，暂停领圣餐的权利，让他悔改。圣经说，领圣餐是与耶稣相交，当一个人拒不悔改，就是玷污了这种相交，他不能与圣洁相交。如果他悔改，当然高兴地挽回他。如果仍不悔改，就是公开提名，是谁，犯了什么罪。这个第二步是需要区会批准通过才可以的，不是长老私下通过决定的。不是为了使他难堪，而是让会众为他祷告，往往这个人这时候已经不在教会里了。因为在北美在这种后基督教时代，很多人对教会惩戒是完全不在乎的，稍微惩戒的话，他就直接离开教会了。这个步骤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去滥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而是不断地给他机会悔改，不断应用赦罪的福音。这个是天国钥匙，这个跟私下忏悔相联系。天主教的问题是对天国钥匙的滥用。不是说宗教改革教会就做得近乎完美，有一些教会比较严厉，有一些比较温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对待钥匙权的使用仍是基于律法和福音的理解。

书第 132 页：“有些基督徒的良心非常脆弱。”即便是参加了公共的敬拜，参与会众公共的悔改祷告，并聆听公共的赦罪宣告，但是他的良心依旧受捆绑，他还会问“上帝赦免我了嘛？”这个时候，信徒“**需要从牧师本人那里获得一对一的私下赦罪。...辅导者是按立的牧师，尽管他说过信徒皆祭司，并且至少理论上讲，他的意思是说所有基督徒都有责任在适当的时机向他人应用上帝的道。**”随着圣经辅导的兴起，很多平信徒也受过辅导的训练，使用圣经来彼此辅导，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教牧人员、正式按立的上帝的仆人，以上帝的福音作为辅导的最核心的事工。一方面我们需要鼓励信徒接受这样的训练，圣经辅导里不是所有的理论都是好的，比如说最早期、第一代，有律法主义的倾向（Nouthetic Counseling），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圣经辅导的核心是福音。

这个是路德论悔改和认罪，尤其是私下认罪，就是基督徒生活中很重要的元素。

问题解答：

问：牧师是如何详细学习如何辅导悔改的人？是否涉及心理学的学习？

答：我想对于路德来说，当然在路德生活的时代是没有今天所谓的现代心理学的学科的。但是对路德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罪”，最重要的是“人的良心受到捆绑”，最需要听到的是“福音”，而不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1、2、3、4。因此让他把他的目光从自己里面转过来，投靠在基督的身上。这是牧师最重要的工作，是牧师辅导最重要的工作。

牧师不是受过专业心理学训练的人，因此牧师在涉及到一些其他的临床心理学的问题的时候，牧师不能够假设自己是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人去处理这些东西。所以，牧师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界线是什么，知道自己的呼召是什么。然后知道什么时候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同时他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临床心理学家、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的帮助。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今天有很多的问题、对信徒的生命造成很多毁灭性的打击的一些事情是，没有受过专业临床心理学训练的牧师假设自己什么都懂了，然后越过自己的界线去做很多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一些东西是生理上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非常谨慎，知道自己的界线。所以，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都提到牧师不应该越过上帝的话语给人过多的重负。我们所做的是应用律法与福音。当然我们需要谴责罪，但是我们需要宣讲赦罪的福音。

大家关于这个忏悔、赦罪、认罪这个部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非常缺乏的东西。一方面是因为在很多教会里没有公开的悔改，所以信徒没有机会去聆听赦罪的福音。教会公开的悔改重点是最后牧师奉耶稣的名宣告赦罪的福音，那个应该算是整个敬拜的一个小的高潮。所以，如果你去参加一个有宗教改革传统的教会的敬拜的时候，你需要很有意识的去知道在哪个时刻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宣告的时刻，所以你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喜乐的心去领受那个赦罪的福音。所以，我应该时常提醒教会的成员，当你们听到赦罪的应许的时候，当牧师举起他的手宣告赦罪应许的时候，请你们抬起头来，去领受这样的福音，因为那是喜乐的时刻。

这里再多说几句，这涉及到敬拜的问题。有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些东西误解了。比如说，“上帝的敬拜呼召”和“上帝的问候”，以及最后结束的时候“上帝的祝福”，这些不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些是我们应当仰起脸来，睁大眼睛，去领受上帝的祝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闭着眼睛低下头，对吧？是为了悔改而祷告的时候。但是在领受上帝的赦罪，领受上帝的敬拜呼召，领受上帝的问候和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喜乐地仰起头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问：一个朋友说，在你们教会的敬拜当中没有公共悔改的这一个步骤，在聚会的时候没有，所以，悔改都是自己在家里认罪？

答：自己在家里认罪是很好的，是应该继续的。但是在教会，当上帝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敬拜祂的时候，也应该有公共的悔改。悔改，只是一半，还少另外一半，另外一

半是赦罪，是赦罪的应许。所以，重要的是另外一半，你需要每周听到上帝赦罪的应许，那才是最重要的。

问：你说目前正统改革宗神学院的辅导学是怎样的状态？

答：这个话题太大了，所以也一语说不清。我对辅导学的了解也是比较粗浅的，所以我不太好评价目前正统改革宗神学院所有辅导学的人。但是我可以看到的是，圣经辅导开始慢慢从第一代的这种 **Nouthetic Counseling**，从这种状态下开始慢慢地改变了。原来一开始学的这些辅导（**Counseling**），比如说，所有的人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罪，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处理罪。但是，现在慢慢开始有这种冷静下来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罪，但是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信徒的问题都是罪。所以，需要给临床心理学有一个正确的位置。的确有一些信徒是在这方面有一些挣扎的，包括吃药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的状态，比如有一个人患了轻度的抑郁，并不是因为他犯罪了，假如你这个时候对他说，你不要焦虑，上帝告诉你，耶稣告诉你不可以焦虑。那你用这种 **Nouthetic** 的方式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上帝的话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悖逆。那你这样的话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帮助。可能他只不过是一些生活上的、身体里面的化学的不平衡了等等。我之前就认识一个弟兄，他自己觉得有一些轻度的抑郁，后来发现就是他体内的化学、的不平衡，他就吃了一粒药然后直接都好了。所以，这不是他的罪，不是他没有听上帝的话，不是他不够信靠主。

有朋友说：“我们的敬拜程序里有宣赦的部分。”这是非常好的，所以要感谢主给您这样的教会。

问：我感觉教会公开悔改是，先读律法宣布有罪，集体念悔改词，比较笼统，稍微停顿一下然后就赦罪了，感觉没有给一些时间让我们思想所念的悔改词。这个敬拜的节奏，怎么理解？

答：你说的这个，是在你的教会吗？还是在恩约教会？因为在恩约教会里面，在念完集体悔改词之后，我们有唱三圣颂的时间，然后我们有一个集体默祷的时间，这些都是让我们去反省反思，让我们去深化我们的悔改的一个节奏。所以，至少在恩约教会，我们在那个过程中节奏是慢下来的。然后，等到牧师做结束悔改祷告之后才有赦罪。所以，这是每一个设计礼拜的人的一个智慧的选择。所以，我个人把恩约教会的敬拜，尤其是在这个部分，我把它的节奏设计的是很慢的；而且我加入了一个短颂，这个短颂的曲调是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祈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唱三圣颂的时候，“圣哉上帝，圣哉全能者，圣哉不朽者，求你垂怜我们.....”

这个短颂唱起来的时候，会众的心平静下来，然后开始默想自己的罪，然后祈求上帝的垂怜。这是我设计这段敬拜过程的一个想法。

问：世俗心理学还是有一定作用，而不能全然否定的吗？

答：没错。我这里面所说的心理学是指的临床心理学。当然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在上帝的普遍护理之下，尽管有一些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任何的这些。这是我的理解。

问：改革宗的私下忏悔和天主教的告解有什么区别？

答：区别就在于天主教是律法主义式的，而宗教改革的私下忏悔是福音的宣告。区别在这里。

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一起讨论，一起读这个。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感谢你给我们时间思考路德和他所留给我们的教牧智慧，让我们看到你赐给教会天国的钥匙的权柄是如此宝贵，你也藉着赦罪的福音来释放我们的灵魂，你叫我们能够有喜乐和信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主啊，特别看顾在瘟疫扩散过程当中我们的家人平安，保守不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我们弟兄姐妹们，坚固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仰望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九课

今天我们来到第四章，你会发现我们的进度稍微变得慢了一点。因为从第四章开始，会把前面楚门讲的路德神学应用到具体的生活当中，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基督徒的生活。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四章的标题是《基督徒生活的礼拜仪式》，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公共敬拜（礼拜的）生活，公共敬拜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它的含义——我们在什么地方能够得到上帝的道？答案是：在公共敬拜中，这是最主要的上帝的道宣讲的地方。第二部分讲的是路德对与忏悔的理解。路德甚至把忏悔视为近乎为一种圣礼一样，能看到上周也提到的了，不仅是路德，也是加尔文，他们对于悔改、私下聆听赦罪福音的悔改，他们称之为圣礼也好、认罪悔改对于基督徒生活非常非常重要。换句话说，我们把公共敬拜视为上帝的圣道在一个会众集体领受的环境去理解的话，那么忏悔和悔改（私下的悔改，聆听赦罪的福音）是上帝的圣道在私下的场合应用在基督徒生活当中。

今天我们来本章的第三部分（书 P132）：“要理问答的生活”。

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在疫情蔓延的时候，主你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家人身体的平安。主我们祈求你，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思想路德他所留给我们宝贵的神学遗产，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能够从他身上也看到我们信仰生活需要改进，提醒我们的地方。愿上帝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中扎根，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时时刻刻、不断运行、不断工作的圣道。以上的祷告和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第四章的第三部分——“要理问答的生活”。“要理问答”这个词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可能是很陌生的，当我们谈论要理问答的时候，其实我们谈论的是信仰（教义）教育的问题。**要理问答是教导我们的孩子、成人信徒、新归信的基督徒关于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内容。**用口头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进行关于基督教核心教义的教育，就叫做“要理问答”(catechizing)。

当我们谈到信仰教育的时候，有一些大的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基督教信仰的教育对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整个这一章讲的是圣道应用在基督徒生活的几个大的层面，如忏悔、悔改偏重于我们内心的层面，而要理问答的学习则偏重于教义、我们的头脑、知识的层面。这二者是互不可缺的。**信仰教育是圣经对基督徒的要求，圣经要求我们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在信仰上建造他们。**但是，今天许多信徒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对下一代的信仰教育是缺失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

我是刚刚做父亲，是一个不到三年的年轻爸爸，新手爸爸。在这短短的三年中，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当孩子出生以后，你发觉自己没有花时间好好考虑怎样去教育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恶补如何教育孩子这方面的书籍，比如怎么跟孩子对话、怎么去引导他。当我们讨论我们想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什么样子的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受到我们文化的影响超过于上帝话语的影响。当你今天问一些信徒，你打算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什么？他们的回答往往是：“我想让孩子当医生或者律师，赚很多的钱，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让他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让他有成就感、满足感。”可能会有人说，自己不会用那么世俗的方式去定义我的孩子，可能说孩子只要过的幸福、开心就好了。不论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们的回答都是这个世俗的文化给我们的教育，而不是用圣经的话来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的孩子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的，从一出生开始他们就是领受一些教义的，他们就开始接受信息了。他们要么就是听上帝的话，要么听蛇的话。上周我们讲到路德的圣道神学，神的话语定义和创造了现实，而亚当和夏娃起初在伊甸园犯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拒绝了上帝的话语给他们创造的现实，拒绝了用上帝的话语定义自己是谁，而接受了蛇的话来定义他们自己是谁。

今天我们的孩子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也在领受不同的话语，这个世界在古蛇（撒旦）的统治下一直不停地向我们的孩子输送一些话语。所以他们要么听上帝的话，要么听蛇的话。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信仰教育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我们家长作为基督徒来说。例如《申命记》第六章第 20-25 节记载，摩西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对他们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还有例如《申命记》第六章第 4-9 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 -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 - 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对待孩子的信仰教育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教育我们孩子的信仰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做的怎么样？用一个很直白的指标来衡量：**我们到底有多频繁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关于基督教的信仰？**这个频率就反映了你到底有多重视这件事。

今天很多人把教导孩子信仰这个任务交给了教会。比如，家长在主日把孩子带到教会，让他孩子上半个小时或者四十五分钟主日学，甚至有的教会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把孩子从敬拜的场所抽离出来，单独弄出来叫“儿童敬拜”，其实就是看孩子的地方。如果这样去处理信仰教育的话，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你会发现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基督教信仰的教育。

之前我也提到过，如果我们只做“**周日基督徒**”的话，只把基督教信仰放在主日，当然主日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只有主日听讲道三十或四十分钟，可能在中国国内可能达到一个小时，专注地听一个小时，非常好，可能现今的成年人注意力可能达不到一个小时。你可以计算一下，一年下来你只用主日的时间思考信仰、进行信仰活动的话，一年下来能够用的时间也不会超过几十个小时这样。但是你又用多少时间看电视或者 YouTube 呢？看电视剧花了多少时间？你接受世界声音的时间，远远超过于你接受上帝话语的时间。你的属灵生命自然而然受的是蛇的话的影响，而不是上帝的话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的责任，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要在家里面教导我们的孩子。这就涉及到家庭信仰教育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家

庭祭坛”，“家庭敬拜。”当然，一提到这个就变得惊慌失措，其实不是要去神学院才知道怎么进行家庭敬拜。很简单的，时常去谈论信仰，让信仰的话题成为家庭当中自然而然的因素。

回到本书P132页最后一行：“路德把一整周都用来进行教导，其中包括传统要理问答里的要素。”好，我已经认识到信仰教育的重要性，也认识到需要频繁地在家庭中营造这种教育的环境，那问题来了，我应该教孩子什么？答案很简单，你应该教他们《圣经》，教他们上帝的话。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圣经》内容这么多，你应该从哪里开始教？你要教他们什么？你是从《马太福音》开始教呢，《创世记》开始教呢，还是《诗篇》开始教？到底教他什么？这个时候就要使用要理问答。要理问答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认识到，历代教会意识到什么是信仰最基本的元素。

书里P133页提到了：“十诫、使徒信经、主祷文，以及圣礼”，这四大要素是传统的基督教教会反思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反思如何进行信仰教育的时候，他们所总结出来的如何进行信仰教育的最基本的要素。当然，我们要教导孩子全本圣经，比如有很多的儿童圣经故事等。但教会把这些元素拿出来作为教会教导的基本元素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教导的要素可以一直追溯到初代教会——在第一世纪末期的使徒教会里，使徒教父讲：“如果我们要教导新的信徒和他们的孩子，我们要教他们什么？”那个时候不是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印刷出来的圣经。教会两千年的历史中，有很长时间信徒家里都没有圣经。唯一一本圣经可能是在这个城镇或村庄的教堂里面，而且还是拉丁文译本，没有人读得懂。所以我们到底要教孩子们什么？这就是要理问答的形成和出现的原因。可能即使我们今天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两本的圣经，但情形不一定比中世纪要更好，你有多少时间在读这个圣经？可能你的圣经不过时摆在书架上，一年也看不了几次。实际意义上来讲，我们跟中世纪的信徒差不多，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接触是非常非常少的。就算你经常读圣经，你自己个人的解经基于这个译本到底有多准确？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实际的问题，那要理问答的出现就填补了这些信仰教义上的一些困难。

在这里面路德当时写作了《小要理问答》和《大要理问答》。这些要理问答有各自不同的用处。路德的《小要理问答》目的是教导儿童，而路德《大要理问答》是教导成人，甚至是对牧师进行信仰教育。这四个基本元素，“十诫、使徒信经、主祷文，以及圣礼”，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要理问答当中都出现了。在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你会发现整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就是这四个基本元素。

首先你看到《海德堡要理问答》他前面铺设一些问题引到了第二十一问到第二十三问，然后他在这个元素里、在这个版块里面解释《使徒信经》，开始划分解释《使徒信经》，从二十三问一

直到五十九问。《使徒信经》是作为福音的总结来进行教育的。第六十问开始到第六十四问是《使徒信经》的应用，“你相信这个福音对你有什么结果？”就是成义、救恩论的教义。第六十五问到六十六问是圣礼的部分，一直讲到第八十、八十一问，与此相关的有天国的钥匙，一直到第八十五问。《使徒信经》和圣礼，两者作为福音的总结，《使徒信经》是福音话语性的总结，而圣礼则是福音有形的总结。在第八十六问感恩的部分解释的是十诫和主祷文。《海德堡要理问答》也是教导的这四个大的基本元素：十诫、使徒信经、主祷文，以及圣礼。这就是让我们有意识到应该教什么。不仅仅是孩童时期，在整个的基督教、作为成人的基督徒，我们也是不断地在回到这个基本的元素当中来学习。

路德写了两部要理问答，那我刚才提到了。翻到这个第 134 页，这两部要理问答的目的不同，我想路德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洞见，第 134 页里面提到小要理是给儿童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大要理，那很显然路德所写的大要理问答并不是用来教导孩子的，那这个大要理是给宗教改革教会的牧师们写的。为什么要这样？要讲道并且教导，因此他们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他们。第 134 页：“在宗教改革时期，不仅仅是普通信徒对新教神学一无所知，大部分人都未受过教育，甚至很多神职人员也常常无法熟练地用新教义来讲道、教导，因此他们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他们……废除罗马教廷的贵族们是一回事，而为每个讲台提供有能力的新教牧师则是另一回事。”

路德在这里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的属灵的反思和属灵的遗产。今天我们看到华人教会也在兴起一股所谓的这个宗教改革的浪潮。很多的人开始，尤其是在城市当中的教会开始被改革宗的信仰和传统所吸引，但是我们发现，情况并不会比十六世纪更乐观。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些的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带领人、牧师也好，或者是一些平信徒的领袖也好，他们意识到他们看到，这个是我们想要走的方向。但是，我们所要作的远远要比把我们教会的名字上加上改革宗更困难，因为我们不仅仅在名字上称自己给自己定位成改革宗，更是要在信仰上，我们信仰的本质、内容上归正，这个是漫长的。训练一个牧师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的。

许多的牧师当时从罗马天主教进入到宗教改革，很多时候是因为当地的诸侯、亲王的改变，所以他要求整个这种他统治的地区里面的所有的教会都使用这种新的，有宗教改革的这些的内容。但是，这些牧师们本身他们不明白，他们本身还不明白福音是什么，本身在这些信仰的教义上还不清楚。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状和当时是很像的。

改革教会是需要花时间的，我们需要非常大的耐心。我作为一个刚刚受训练出来，开始牧会的

一个新的牧师，我能够体会到国内教会的一些挣扎。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成熟的牧师，我只是刚刚开始进入到教牧事工中，我可以说我受到神学的训练是成熟和充足的，但是那个花了很久。从我一开始接触宗教改革传统和神学，这个中间大概有五年左右，等我开始准备去读神学院，但是接下来钱从哪里来，去读哪个神学院？即使一个神学生没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语言没有障碍、神学预备没有太多的障碍，但是很严峻的问题是经济上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同样在十六世纪也是一样，不是所有萨克森选区的这些牧师都有机会去到维滕堡的大学受到这些神学训练，那他们怎么办？所以，这也是我开始慢慢、慢慢在努力思考的一些问题，就是怎么去帮助在中国大陆，许多没有条件没有机会去接受系统的这种神学训练的传道人，但是他们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在整个华人教会的改革的过程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使他们装备起来，就能够带来真正的改革，真正的改革不是我们华人多了几个这种有名的学者，我们就教会就兴旺了，不是的。**真正的教会的复兴和改革是每一个乡村当中的传道人，都对圣经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都对教义和讲道有一定基础的了解，这个时候教会就有真正的复兴。**所以，这是路德写作大要理的原因，你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宗教改革时期你会看到路德写东西，感觉他基本上是在手把手的教你应该怎么讲道，手把手的教你应该怎么祷告。

在圣公会有英国的教会里面，当时有全国性的宗教改革。那你可以想象，假如今天，中国大陆开始说我们全面推行改革宗教会，政府大力支持，但是这是一个梦想，但是假设这个发生了，你觉得教会会马上变得没有问题了吗？不会的。我们会面临更大的问题。这个英国改革的时候发生了问题，在这个爱德华兹六世，他开始推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是那个是英国宗教改革最甜蜜的一段时期，但是有非常多的问题。也是这些是从官方的角度来讲，是英国开始进入到宗教改革时期，但是如果你深入到每一个乡村的教堂听道的话，这些牧师还是讲得一样的，甚至可能他们这辈子都没讲过几篇道。所以他们这辈子都在做弥撒礼，然后念拉丁文，可能他们的拉丁文还不准，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突然让他们去讲道，他们是做不到的。所以英国教会当时就出版了《讲道集》，把一些好的讲章用平常的地方方言把它翻译出来，然后印成册子，然后发给这些传道人。你不会讲道 Ok，你可以去念。所以，这个是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际、非常有价值的、属灵的一些智慧，路德的《大要理》就是这样的。

还有比如说，我最近刚刚翻译了一些祈祷文祷告的文的这些固定形式的祷告，有的人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要这样，这个看起来很像天主教，对不对？然后就是跟着念对吧，像念经一样。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徒或者甚至是很多的传道人，甚至我自己都没有特别的自信，说我每一次的自发的祷告都可以在神学上非常的准确、在敬虔上热忱。所以，我们从这些已经写成的、成熟的祷

告文中，我们去使用它们的时候，我们就在训练自己该如何祷告。你看路德怎么教孩子们饭前祷告，这些都是需要被教导的。

楚门接下来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路德几乎是第一位以父亲身份写作要理问答的**。所以这种身份和生活的经历会给他的写作和神学带来很大影响。中世纪虽然要理问答的形式已经出现，但是那时写作的人都是修士、没有结婚的，他们的思想当中可能不会去想到儿童的接受能力。但是路德作为父亲，我也是一个父亲，当父亲的人往往都会关注一些没有当过父亲的人平时不会关注的事情，比如饭店里有没有给孩子换尿布的地方和孩子可以坐的椅子。在没有孩子前，我是不会想这么多东西的。

同样的，**路德在写作小要理的时候是他是作为父亲的角度去写的，孩子的理解力跟孩子的对话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信仰教育中非常重要**。你必须把你最感兴趣、大头脑的那些专业东西都抛掉，俯就谦卑能够去体恤，听你说话的人的软弱。因为他是个孩子，所以他你跟他讲不了什么太深奥的东西，但是你把那些最重要的用最简单、最易懂的形式传达给他，这个是真正的大师。所以，我会回过来去听或者去看我讲道的时候，我有时太过于想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但是忽略了听的、领受的人的接受能力。实习的时候，教会长老提醒我，这是对我非常受益的一点，然后我也是时常提醒自己，而我的长老经常对我说，在你讲道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有一些话是要说给孩子们听的，记得他们也是会众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在你写讲道的时候，要把他们考虑进去。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牧者、一个教牧人员需要受到了一些的训练，就是怎么样跟孩子们对话？怎么样跟目不识丁的老人们对话？怎么样跟从来没有上过超过高中学历的这些人去讲福音？这是教牧所需要受到的训练。

当然我们两边有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是，我们的教牧人员没有受过系统和成熟的神学训练，他们没有受过原文的训练；但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那些受过这些训练的牧师们，他们很难俯就下来、谦卑下来用最平常的方式跟人交流。这两者之间需要寻找那个平衡点。**

当路德以父亲身份写作要理问答的时候，在他用他写的要理问答去跟他的孩子交流时，这个生活经历就塑造了他很多的神学。比如路德经常坚持说，孩子是有信心的，甚至他简直到一个地步，他会说受洗的婴儿是有信心的，在婴儿洗当中，洗礼把信心注入到婴儿当中。为什么他会产生这样的神学？这跟他的生活是有关联的，他自己的要理问答教导自己的孩子时，他看到了孩子那种单纯的、完全敞开的信心。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当我教我的儿子小要理的时候，这就是他的世界、他的现实了。你告诉他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一个天父在爱你、你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这就是他的现实，他是用百分之百的依靠的心去听你说。所以路德才会有

“儿童的信心”这样的教义。孩童对圣经的教导毫不质疑，而且路德的两个女儿去世对他的打击也是非常的大，这个楚门博士在后面会提到。当他的女儿在六七岁去世时，他来到女儿的病床边，问他的女儿说：“你信靠主耶稣基督吗？你相信你会去到天父那里面吗？”她说：“我相信。”我相信那一刻对任何一个父亲来说都是能够改变生命的，非常震撼的。如果是我，我会怎么面对这个时刻？我会又痛苦又欣慰。痛苦的是，我会失去这个孩子，但是欣慰是，孩子的信心是那么的单纯，以至于我毫不怀疑她的救恩。我们看到路德作为父亲的身份改变了他的神学思考。

书P136页，楚门博士总结了路德用要理问答来教导和路德的神学思考上的关系。这里提到三点。

第一点，我们的信仰是有内容的。为什么我们要用要理问答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单纯的感受如何，而是有着客观内容的，这是书P136页第二段的第一句话。我们的信仰当中有律法、有福音。什么是律法？十诫。什么是福音？使徒信经。所以你在教导要理问答的时候，你就是在教导孩子律法和福音。而你想让你的孩子跟上帝建立关系，就需要通过学习上帝的话语，去与上帝建立关系。楚门博士提到今天有一些人把教义跟关系对立起来，这会让路德十分地费解，因为教义和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你不可能跟一个人说有关系，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人的任何东西。教义本身就是关系性的。这是楚门博士总结的第一点：我们的信仰是有内容的。

第二点，使用要理问答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慢慢积累的过程，尤其是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

当你去教小孩的时候，你会慢下来，也会去反思，这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反思很有帮助，当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是对我们的一个再教育。我们有没有思想过信仰上的问题？比如说，我在以《海德堡要理问答》为基础，制作了儿童版的要理问答。因为《海德堡要理问答》的对象已经是针对青少年了，或者说十二岁以上的孩子。我们需要一个针对十二岁以下的孩子的一个适合他们的教导工具，所以在我们的URCNA的英文教会里流传着一个分阶段的《海德堡要理问答》。我根据那个制作了儿童版的要理问答，现在是在报佳音的公众号上。当我在编辑这个儿童版要理问答时，我在思考循序渐进的问题，因为我的儿子现在三岁，我们教会里面有大一点八岁、九岁的孩子，然后有六、七岁的孩子，还有四岁的孩子，这个是有这个梯度的。怎么样去让每一个年龄的孩子都有他们能够可以操作的一个范围的内容？我是在考虑这个问题，路德也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是教牧不断在反思的问题。

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断在知识上长进的，我们作为成人信徒，我们也要在知识上不断长进。很有帮助的是使用要理问答，我建议你阅读《海德堡要理问答》，我有修订的中文译本。你慢慢去读《海德堡要理问答》，会对你的信仰生活有非常大的益处。最后，我们会到基督教教义最根本的

目的上（书 P137 页）。我们教导孩子这些教义的目的是，不是单纯让他们知道这些知识而已。书 P137 页“这又带回到所有基督教教育的最基本目的上，以讲道为例：基督徒生活的特点就是基督徒认识到他们由于自己的自义在上帝面前被咒诅，因此他们在上帝面前悔改，调转方向用信心抓住基督。这里的每一点都是教义性的，要求我们知道上帝是谁，我们为何被造，以及在堕落后我们该如何被上帝接纳为义。然而，这里每一点又都是生存性的。律法令我们恐惧，福音带给我们安慰。律法与福音是客观的真理，但它们却对人类最深层的存在产生影响，十架神学家对基督的认识就像妻子认识自己的丈夫一样，不仅当她看到他时能够认出他，而且她的心跳会加速，她的思绪里填满了美好的回忆、向往与期盼。多年以后，她对他认知增长，她的爱也随之增长。他对她的认知超越了概念性的知识，是包含事实的。在她最深层的存在中影响着她，这也应该是教会对基督，她的新郎，所当有的爱。”楚门博士开始在这里又变成诗人了，非常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知道怎么去触碰人的灵魂。楚门博士在这里把教义和敬虔结合起来，这也是路德，也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结合起来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不是单纯告诉你概念性的知识，而是把教义和敬虔联系一起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经常问：“你知道这项教义对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

《海德堡要理问答》二十六问：当你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你相信的是什么呢？

回答：我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之父，从无到有创造天地以及其中的一切，又以他永恒的旨意和护理，托住并治理它们，因为他的儿子基督，他是我的上帝和天父。我信靠他必供给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对此毫无怀疑；此外，在这流泪谷，凡他所降在我身上的灾难，都会变为对我有益的；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如此行，并且他也是一位信实的天父，乐意如此行。

你可以单纯从二十六问的回答，从相信上帝的创造和护理当中流露出来的信靠，和生活中遇到苦难的那种安慰。第二十八问特别的又问了一遍，当你想象一下，你问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你相信上帝创造万有的主，你相信他用全能的命令护理着一切，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帮助孩子们把他们所信的内容和他们为什么要信联系在一起，把教义和敬虔联系在一起。

《海德堡要理问答》二十八问：了解上帝创造与护理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回答：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忍耐，在顺境中感恩；对于未来的一切，坚定地信靠我们信实的天父上帝，任何受造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因为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若不许可，它们动也不能动。

我想最后过一下总结思考这个部分。书 P139 页：“路德对基督徒个人生活的理解，从某种角度看，是那么的耳目一新，那么简单、平凡、直接。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里，教会总是试图去寻求新颖的、精心设计的方法去赢得更多人信主，进行门徒训练，带领人们在信仰上更成熟。路德的方法却不同。路德的方法基于上帝在基督里采取行动这一客观事实，这种客观性是在上帝的道里陈明的，因此他视基督徒生活的动力是阅读、聆听上帝的道，尤其是在会众集体的环境中。”

卡尔楚门博士在这里总结说，路德对于的基督徒生活、传福音、门徒训练这些方法的时候很简单。路德不会搞一些新奇的花样（特会啊，特殊成功的方法啊）；**路德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不断地回到基督徒信仰的基本内容当中来**。路德的方法是平凡的、是简单的。书 P139 页：“这对长久困扰基督徒们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首先，人们总是觉得需要圣经之外的一些东西。以一些奇闻而博得畅销大卖的书籍——不论是从濒死中复活的人讲述的故事，还是宣称自己有直接从上帝而来的特殊启示——这都表明今天的基督教世界迷恋这些非同寻常的东西。但路德回答这些东西都是多余无用的，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上帝的道，而这道是上帝以简朴、平凡的方式赐给我们的（也就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

我们永远也不会说，好吧，福音已经讲够了，现在我们讲一些别的，比如我们怎样改造社会，怎样帮助投票，等等。不是的。牧师的工作永远在这些基本要素里，而这些基本要素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全部。

然后翻过来书 140 页：“路德会把这些畅销书视为人们奋力想要成为荣耀神学家的结果，我们总是不满意上帝决定启示自己的方式，想要一个（更）符合我们的想法和需求的上帝。**因此路德对牧师和教会提供了基督徒教育的模板。牧师们应当把他们的讲道和教导集中在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要素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这些基本的真理正是基督徒生活的全部。**教会应当有意识地按照他们的神学信念来塑造礼拜仪式。感觉舒服的元素，看起来很酷的东西，甚至是处境化的需要，在上帝借着基督向他的子民宣告的真理圣言面前都相形见绌。其他一切要素都必须绝对服从于上帝的道。”

今天很多人在谈所谓的处境化，就是怎么样让福音更容易被人接受，更容易被人听懂，当然路德会说，你不用过分地想处境化，因为当你真的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已经是本能的在做处境化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直白的去宣讲福音**，不需要去考虑太多。这个非常非常的美，这里面他说：“对路德而言每一次常规例行的敬拜都是一部正在上演的剧，会众们被带动的去经历从律

法到福音，从认罪悔改到信靠基督。”整个敬拜是动态的，是前后连续的一个流程。“每次的敬拜都极富情节地重现了上帝子民的故事，因此每一次敬拜都是对我们身份的一次提醒，一次再确认，甚至是一次再创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教导人们关于上帝的事。**“路德同时也提醒我们，教会所领受的呼召是按照要理问答里陈述的教育来培养基督徒的生活。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人们建立自我形象、学习如何做好父母、如何获得美好婚姻，更不是叫人们如何在当下活出最好人生。在 21 世纪的美国，这些已经被人们当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但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并非教导这些，而是教导关于上帝的事。因此，对教会来说，教导要理问答要比举办亲子教育讲座或个人理财课程重要得多。”这个非常非常的应景，今天你要是讲怎么去处理财务的话，人都来了一大堆，但是你要是说“**让我来传讲基督的福音给你们**”，没有人会愿意感兴趣，**这是今天北美教会的问题，这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下基督徒抛弃、放弃、离弃自己的主的福音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必须坚信，上帝的道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有的内容。

我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面今天来一同共同学习，

问：你说的很对，训练一个牧者需要时间，很多教会个人都心太急等不了这么长时间，怎么看待？

答：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如果已经在服侍的第一线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再有时间去那么专注地去学习。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从神学院出来，然后到我按立之后，真正进入到牧养的禾场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时间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牧者祷告，让上帝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教会的同工需要主动的去帮助你的牧者，把时间空出来让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去补充自己，让他们去训练。像我们在我们的 ChristReformedChurch 母会，每年我们教会给我们的主任牧师八个星期的假期，其中四个星期是让他去度假，然后另外四个星期让他去学习的。所以，牧师是需要充电的，否则牧师会很快耗尽。如果你是在教会里服侍的同工，你发现如果你能够做的事情，你就要努力的去做，这样的话你的牧师会非常感激你。如果你们扫地你就去帮助扫地，因为没有人扫地的话，你的牧师就要去扫地，如果你能摆椅子，你就去摆椅子，如果你能关心一下你身边的信徒，那你就去这样做，这样做的话，你的牧师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充电去学习。

一位姊妹说：“我们乡村教会没有要理问答，我是第一次听到要理问答。”那非常感谢主，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要理问答，所以接下来你可以使用，你可以向你的教会介绍，向你的牧师介绍，你看这个是教会使用了几百年的、很好的一些信仰的文件，可以推荐他们使用。

一位肢体说：“翻译的祈祷文很好，帮助我扩大思考怎么样祷告。”感谢主！欢迎你分享一下你使用之后的这些的感受，或者是一些心得，以后欢迎你分享。

问：可否推荐一本适合儿童的要理问答的书籍？我们也要为儿童的信仰从小就开始学习。

答：现在中文的世界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了，当然你可以使用要理问答，不知道你的孩子多大，如果你的孩子是在十二三岁以下的话，你可以使用儿童要理问答。有一份叫做《儿童简明要理问答》，这个是把《西敏小要理》再降解产生的小要理问答。你也可以关注我最新编辑的海德堡儿童要理问答。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是到了青少年，十二三岁以上的的话，那你可以直接使用《海德堡要理问答》，或者《西敏小要理》。

另外除了要理问答之外，有一些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改革宗背景的绘本，例如史普罗（R.C.Sproul）的儿童绘本，在淘宝上可以买到。他有一个伟大的国王系列，已经翻译了三本，分别是《国王的驴驹》，《王子的毒杯》和《王袍换脏衣》。还有很多其他的很不错的绘本，都可以用。

如果你选择儿童圣经的话，我的建议是你不必用儿童圣经。但是如果你用的话，你要非常的注意，因为有一些儿童圣经的作者并不是信仰特别好的，很多儿童圣经是一些平信徒写的，所以你需要有分辨能力去使用。我觉得最好就是直接给孩子看圣经。今天很多给儿童圣经是因为北美的所谓的属灵的洁癖，就是不能让孩子过早的接触暴力啊，或者是性的内容什么的，但是其实圣经从来没有避讳谈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你们自己把握，我不能给你们一个绝对的要求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自己把握。你想想《申命记》里面说，如果你孩子问你信仰的事情，你就直接跟他们说，我们曾经是做奴隶的，我们被压迫，对吧？很暴力的一些事情，告诉他们这些是真实的，而不要去试图给他们营造一个泡沫或童话故事，让他们觉得好像所有的人都很美，我们所有人都会上天堂。

一位牧者说：“感谢你通过楚门博士的书籍，并自己对当今时代教会教牧的洞见，以及自己的经历，让我在方面反思收获很多，感慨很多，太好了。卡尔楚门博士的评论真是一针见血，振聋发聩，谢谢你的教会，谢谢你。”

问：因我们主日学在给孩子圣经故事，怎么改变成你说的那样的，就是教导孩子？

答：如果你关注改革宗初学者的公众号的话，初学者公众号上有一系列我讲的《海德堡要理问

答》，但是那个可能稍微有点偏难，我很后悔没有好好做。但是，可能我接下来会有意识的去针对儿童讲要理问答，当然我觉得你们可以直接就拿要理问答拿来直接用，在网上也有一些讲解要理问答的资料，你找得到的话可以去看。

问：如果一个牧师在教会讲的福音和改革宗牧师讲的一样，但是从来不提教会历史、不提改教信仰，除了圣经和《天路历程》不让读别的书，这样是异端吗？

答：异端这个词很大，我不会随便说异端，但我会说这样的教会教导不会很平衡。如果他们刻意避免去谈教会历史、改教的历史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你可以建议他们，这是对信徒有帮助的。但是我不会上来就说异端，异端这个词是留给那些被大公教会定下来的错误的教导，在上帝论、基督论里。异端的意思是说，你持续相信这些教导的话，不悔改的话，你一定会下地狱。这个是异端的定义，所以千万不要随使用异端这个词。你可以说是错误，可以说不平衡、不健康，但是千万要非常谨慎使用异端这个词。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十课

今天要来看的是《路德的人生智慧》第五章，这章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我们可能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来好好学习。

让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吧：天父，我们再次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在万世以前拣选我们在基督里。你爱我们，我们无法想象你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直到我们亲眼看到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你借着他的十字架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是坚定的，你在永恒当中就计划了这样的救恩，并且你也在历史当中成全这个救恩。因此，主，求你继续帮助我们思考这样伟大的救恩，思考十字架，并且不断地把我们塑造成十字架神学家。求你亲自的除去我们心中的荣耀，除去我们荣耀神学家的本性，也让我们知道该如何依靠你的圣道生活。求你今天继续借着路德的智慧塑造我们、改变我们，告诉我们如何生活在你的话语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是奉靠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第五章，第五章的标题是“依道而活”。第五章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从第四章开始，楚门博士把路德的圣道神学应用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第四章讲到的是，上帝的道透过教会的宣讲和教导、悔改、要理问答的施行来刻印在我们心中。接下来，在第五章楚门博士要讲的是，除了教会的事工之外，作为基督徒个人，在每天日常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应

该怎样应用上帝的道。这是第五章要谈的。

基督徒的生活是活在上帝的话语之中的，所以在书 142 页他总结了上一章所讲的内容之后，就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在这一章（第五章）里要讨论、回答的。这样的作者非常的棒，当你每次看到有作者帮助你理清这段写的是什么的时侯，你要为这样的作者感恩。他们非常的清晰，告诉你他们要写的是什么，没有向你隐藏他们的用意。

在书 142 页第二段，作者问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接下来除了教会礼拜，除了到教会上主日学、要理问答、除了来到教会悔改，基督徒还要怎样应用上帝的道，才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书 142 页：“那么每天‘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和圣礼到底怎样在身处不同生活环境的基督徒身上发挥作用？面对在生活或信仰上有挣扎的基督徒，路德会怎样建议他们使用上帝恩典的管道？”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问题。今天，你在生活中有没有挣扎？你有没有面临试探？你有没有面对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当你面对这些的时候，你怎样去应用上帝的道？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如果你已经读过第五章，你应该知道，对于路德来说，什么样的生活是活在上帝话语中的生活。对于路德来说，他认为标志性的人物是谁？大家还记得楚门博士在这里说的？对于路德来说，一个使用上帝的道，活在上帝话语中的基督徒典范是谁？在 143 页，他在里面提到了路德在他讲解《诗篇》的时候，发展了他基督徒生活的思想。对于路德来说，大卫是活在上帝话语中的典范。他从大卫身上找到了三样东西，他把整个活在上帝话语中的基督徒生活用这三个字来概括了。翻到书 144 页，这是三个拉丁文的词——*oratio* (speech 发言), *meditatio* (meditation 默想), *tentatio* (Anfechtungen 可译为“对人造成负面影响的恐惧感”)。这三个词可以说是路德对于整个中世纪信徒灵修的突破和改变。路德关于基督徒个人的灵修观，就和整个中世纪的灵修观是完全不同的，或者说是摆脱了中世纪的灵修观。

我需要在简单的介绍一下中世纪的灵修。今天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灵修，到底在说什么？到底什么是灵修？有些人想象一下，是不是在那打坐啊，还是默想啊？什么是默想？搞不清楚。我们需要先回到中世纪去看，才能够理解路德为什么要用这三个词来表达他的灵修观。到了中世纪的 10-12 世纪，开始出现了两种学派，一种学派被称为学院派（或经院派、经院主义，*scholasticism*）。经院主义是指开始出现学校、神学院，把想要做神职人员的人放到学校里面来一起教，以这种方式去学习。经院派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早期有安瑟伦 (Anselmus Cantuariensis)、彼得·阿伯拉尔 (Petrus Abaelardus)，后来有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这些都是经院派很著名的代表。在经院派之外，还有一派不是在神学院里学神学，他们属灵成长的地方是

在修道院里，这一派叫作修道主义（或修院派 **monasticism**）。经院主义和修道主义对基督教神学形成的侧重点不同。简答的说（不是精确的定义），经院派（**scholasticism**）更注重理性的思辨，注重分辨一些概念上细微的差别，所以他们的神学更具系统性，更精准一些。而相对来说，修院派（**monasticism**）更注重内心、情感上与上帝同在的体验，通过灵修经历神，代表人物有明谷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十架的约翰（**John of the Cross**）等。

修道主义提倡的灵修观，就成为中世纪比较流行的灵修观。路德是位修士，路德的灵修是采用的是这种修道主义的灵修观。这种灵修观被称作 **Lectio Divina**（拉丁文），你大概听说过宗教改革讲道的方式叫作 **Lectio Continua**，按主题式的讲道叫作 **Lectio Selecta**。修院主义的灵修观叫做 **Lectio Divina**。这个 **Lectio Divina** 总共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叫做 **lectio**，或者叫做读经；第二步叫做 **meditatio**，或者叫做默想，对经文的默想；然后第三步叫做 **oratio**，简单翻译成“祷告”，或者“呼求上帝”；然后第四步叫做 **contemplatio**，意思可以说是“最后的内省”，或者是“静观”，静就是安静自己的心，让自己进入到一种与上帝同在的一种安静当中。这个是修院主义灵修观的基本的重要的四步。当然，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缩减成三步，比如说，你把第一步 **lectio**（读经）省略掉，那就是直接从 **meditatio**（默想）、**oratio**（祷告）、**contemplatio**（静观）开始，那么这样是这三步。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路德提出来一种新的灵修观。这三个词实际上是对中世纪灵修观的一个修订或者是一个突破。首先你注意到，路德的灵修观前两步，刨除去读经那一部分，他前两步是跟中世纪的前两步是一样的，但是顺序是相反的。所以中世纪灵修观里面的前面先是 **meditatio**（默想），然后是 **oratio**（祷告）。但路德说：不，先 **oratio**（祷告），再 **meditatio**（默想）。然后，另外一个不同是，路德把第三步（最后一步）改掉了。在中世纪里是 **contemplatio**（静观），但路德认为第三步是 **tentatio**（**Anfechtungen**）。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路德，到底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去重新定义一个对于基督徒个人灵修的顺序。

接下来我们要简单的来看这三个词。首先 **oratio**（祷告），卡尔·楚门告诉我们说，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发言”。在本书 P144 页第二段，这里面先谈的是 **oratio**。**Oratio 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祷告，我们的呼求**。那在这里面，为什么路德要把 **oratio** 放到最前面？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不想读圣经，或者你打开圣经之后，你读了读，你会发现，“哦，这圣经到底是在讲什么，我根本看不懂，算了”，就丢在一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甚至，现在我当了牧师，每天是靠讲道来生活的，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对读经提不起来兴趣，或者有的时候事情太多了，没有时间去读上帝的话语。

这就是为什么路德会说要把 **oratio**（祷告）放在最前面，要把对上帝的呼求放在最前面。因为我们的内心都是懒惰的，因为我们的内心都是冷淡的，对上帝的言语是无感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去呼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来点燃我们对祂言语的热情，然后来推动我们去读祂的话。所以，如果你不想读圣经，或者你读不懂圣经，或者你对读经提不起来兴趣。路德的答案是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给你这样的热心，求上帝帮助你来读祂的言语。并且当你读了上帝的言语之后，你感觉你读不懂，反正也读不懂，怎么办？那就扔在一边不管吗？路德说：不！我也读不懂。怎么办？**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血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头脑能够明白上帝的言语，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光照。**因此，当你觉得你读不懂圣经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要 oratio，你要祷告，你要祈求、呼求祂，像一个乞丐一样，像一个无助的人祈求上帝来光照你，祈求圣灵来光照你。所以，在你的小房间里跪下，用真正谦卑和认真的心向上帝祈求，好叫上帝透过祂的爱子将祂的圣灵赐给你，圣灵将光照你、带领你、赐给你知识得以明白。所以这是为什么路德把 oratio 放在最前面，而没有把 contemplatio 放在 oratio 前面。在你默想之前，你先要祈求上帝；在你去用你的头脑去明白上帝的话之前，去思考上帝的话之前，你先去祈求上帝来光照你。这个是祂的顺序的问题。

那接下来你要做的是 **meditatio**，一般被翻译成“默想”。到底什么是默想？怎么默想？我记得我刚信主时，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每次敬拜之后，会有一段默想的时间。记得当时我们要默想、散会，就是在散会之前，有一段默想的时间。当时，我大概知道默想的意思就是把眼睛闭下来，然后低下头，然后等个一两分钟之后，然后你就可以睁开眼睛，然后就可以走了。但问题是在那一分钟的时间里，你到底在做什么？你的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什么才构成了默想？这个问题是我一直都很不清楚的。我想很多的时候，很多那些做了很长时间的信徒也搞不清楚，甚至很多牧师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默想？反正我们就到了这个时间，我们该默想了，那就闭上眼睛，然后等一段时间过去了，再睁开眼睛，就走了。

那对于路德来说，默想是什么意思？他跟中世纪的修道主义灵修里面的默想到底有什么区别？首先卡尔·楚门博士在这里面说：“路德所说的默想与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冥想是完全不同的，和今天许多所谓的默想也是不同的。路德所说的默想是活跃的，是实践性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再回到本书前面 P144 页的最下面，路德在这里给了我们大卫默想上帝的话的一些例子。大卫怎么样默想上帝的话？他（路德）说：“大卫默想上帝的道：他是阅读上帝的道；他大声的朗读上帝的道；他听别人向他朗读上帝的道；他甚至歌唱上帝的道。”换句话说，这些都是默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对路德来说，默想不是你闭着眼睛，然后在那里等一两分钟，然后放空，或者是脑子里不断地重复一句话。不是的。**对路德来说，默想上帝的话就是这样去阅**

读，大声地朗读，听别人向你朗读、歌唱，然后让上帝的话语，从外在像一个潮水一样来浇灌你。

这里面卡尔·楚门博士区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路德所说的默想上帝的道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以及当时一些重洗派（“强调圣灵内在引导的激进派”，这里指的就是重洗派）所说的默想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路德的默想观是外在的，道是从我们之外来到我们面前的。然而，神秘主义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重洗派（这种所谓的唯灵派），他们所说的默想是没有外在的道的，是你自己的内省，是你自己往自己里面找，这种内观，这种完全是向内的。所以你看了么，一个是向内的，一个是向外的。所以，这个是路德的默想在这一步跟中世纪，或者其他的唯灵派的默想的不同之处。

这里面楚门博士在书 145 页说：“道一定是由外而来的，有的时候是通过读经，有的时候是通过背诵经文，有的时候是通过聆听道在教会中被朗读并且被诠释。”所以这个这个是我们获得“道”，默想“道”的一个途径，所以因此，接下来楚门博士在这里面就给我们展示了路德的这种对道的外在性（怎么默想道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外在性），怎么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例子，路德给这个贝斯肯多夫（Beskendorf）关于祷告的一个建议。所以这里面，贝斯肯多夫问路德说：“我不想祷告，有的时候祷告的心很冷淡我应该怎么办？”路德给他的回复就是说：你要让你感觉到冷淡的时候，你要拿出诗篇，然后如果你的周边有教会在聚会，你要去到这个教会里，然后你要背诵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十诫、信经，背诵一些基督的话，保罗的话等等。然后去调动你想祷告的热情，所以非常有意思。

如果我们说在第一步 oratio（祷告）里面，如果我们读不懂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向上帝祷告的话，那么在 meditatio（默想）这步，如果我们不想祷告，解决的办法是什么？解决办法是去读经。所以，你看道，**读上帝的话和祷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如果你不想读经的时候，怎么办？那就祷告，求上帝给你加热情；你说，如果我不想祷告怎么办？那就读经，让上帝的话语给你祷告的热情。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那在这一段里面啊，关于大家会提到一些问题，我们把你们的问题留到后面，然后我们有专门有一段时间来解答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对外在的道的默想，默想就是领受外在的道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一段里面，接下来默想，楚门博士就把路德给贝斯肯多夫的这个建议打散并且解释了每一个部分的细节。书翻到 146 页，他提到了这么几个事情。首先，我们不想读经，或者读不懂圣经，或者不想祷告等等，这是魔鬼的行为，所以他提到了魔鬼的存在。第二点，他提到了公共敬拜的优先性。然后第三点，提到了背诵的用途。这是在 147 页。再然后，他提到了祷告的模板是什么，就是

一个要理问答式的结构。最后，书 149 页，他提到了基督徒生活实践中的这种平凡性、普通型或者是常规性。这是从路德给祷告的建议当中默想上帝的道一些的应用，可以这样说。

首先回到书 146 页，这里面提到了**魔鬼的行动**。后面作者会提更多的路德跟魔鬼之间的问题，但是我想简单的在这里提一下魔鬼的概念。我们今天在一个 21 世纪，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对于灵界的受造物的这种存在，可能就算是我们是保守的信徒，我们也不会太当回事儿，要么就是觉得一些比较虚无缥缈的，我们没办法知道的。但是，对路德来说，魔鬼是非常非常真实的，真实到你每天都在跟它打交道，真实到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跟魔鬼挣扎。那我想说的是，今天尽管我们不想过分的去把每一件事情都说成是魔鬼的作为，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魔鬼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它是真实有力量的，它是真实的在行动的一个属灵的受造物。

我们必须非常非常的谨慎，魔鬼一直在摧毁我们，在试图阻挡我们的救恩，阻挡上帝的教会在地上正常的工作。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传福音的教会的话，那魔鬼一定会非常的阻拦你，而这种阻拦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能是在外在的逼迫，可能是在内在制造纷争，我们的家庭的合一，我们教会成员之间的合一，教会的领袖团队之间的合一，这些都是魔鬼攻击的对象。这个我们到后面我们会再继续多谈一下，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有意识知道魔鬼的真实性，魔鬼的真实在做工，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回来看我们生活当中的许多的分分合合这种矛盾，你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举个简单的例子，非常常见的，两口子吵架。如果你知道魔鬼真实的存在，魔鬼在破坏我们的婚姻，魔鬼在要让我们彼此犯罪，要借着我们的怒气去攻击对方，去破坏基督合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彰显，基督与教会合一的圣洁的婚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把你的配偶、你的另外一方，当做是你的敌人，他（她）不是你的敌人，你们在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你们在面对共同敌人，这个敌人就是魔鬼，而魔鬼在使用你的怒气，它在使用你出口的那些话语，去达成它的目的，而你在说那些话的时候，你不只是在伤害对方而已，你是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

当你就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突然意识到，事这是我觉得在婚姻辅导或者是在面对婚姻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改变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当我们双方在这样“梆梆梆”在打架的时候，你忘记了只是看到对方是你的敌人；但是如果你现在转换思维，你说“不”，他（她）不是我的敌人，魔鬼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现在需要团结起来，我们是一伙的，我们是共同面对一个敌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对对方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再是的敌人，他（她）是你的队友。所以，你需要帮助他（她），当他（她）有怒气的时候，你要提醒他（她），不要去激怒他（她）。当你有怒气的时候，你要提醒你自己，不要去让魔鬼趁虚而入。所以，这个对于魔鬼的行为，当我们意识到这个时候，对我们的整个的基督徒生活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应用，所以那这个我们

到后面我们要再慢慢的谈，那只是在这里面简单的点一下，**基督徒的一生是与仇敌展开生死之战的一生**。这不仅仅是对于我们自己内心的确据的挣扎，这也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在不断挣扎着，在不断挣扎着，我们都在打这场仗。这个首先是提到魔鬼的问题。

接下来，楚门博士也提到了**公共敬拜的优先性**。你要记得这里面我们还是都是在讲 *meditatio*，都是在讲“默想”这个部分。很有意思的是，当然在路德当时他有这样的条件，对吧？所有的人都住在一个小城邦，城市里面都很近，然后每一天教堂都是开门的，每一天都有礼拜。当你面对这样的试探，当你祷告冷淡的时候，你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跑到某一间教会去，坐下来去参加公共的礼拜。

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条件，所有的教会都是只有在周日才开门。不论如何，对于路德来说，公共敬拜是优先于个人灵修的，而且是在关乎我们的默想上帝的道这一方面。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默想上帝的道，把它从个人主义式的这种闭上眼睛，自己去灵修，抽离出来，**默想上帝的道，就是经历上帝的道，从我之外而来，然后我要去挣扎，我要去思考，我要去领受上帝的道**。从外向我扑面而来的话，**那么最好领受到外来的道是在哪？是在公共敬拜**。因为在公共敬拜当中不是你自己选择，这个道是什么样的，你是一个被动的一方，这个道向你扑面而来，像一个潮水一样，是你必须要面对的。所以楚门博士在书 146 页说：“**我无法控制，我必须面对，我无法保持中立，我必须以信心或者不信的心来回应这个道。**”所以，这个是默想上帝的道、与道较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路德不会把私下的活动，这种私下的、个人的灵修，把它放到与教会的公共敬拜同样重要的地步，这是书 147 页上面第 2 段第 2 行讲的：“**个人私下的灵修不可能取代有规律的参加集体的蒙恩管道。**”

如果你的良心挣扎，路德会给你什么建议呢？路德会问你，你最近参加教会怎么样？有没有参加教会的公共敬拜？基本上，这几乎是一个定律，如果一个人他对于公共敬拜的参与度是低的话，比如说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吧？这周去两天，然后隔个两三周之后就不去了，然后再回来再这样。如果你的公共敬拜的生活是这样的话，那么几乎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你的确是有这种客观的问题，但是几乎是这样，如果是你没有其他客观的拦阻，但是你自己的这种选择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自己的灵命一定会有问题，而且往往是你自己感觉不到的。这是一个反合性，也就是说你自己往往感觉不到你自己的灵命出问题了，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很安全，然后这种属灵的安全感会不断地导致你的灵命不断的恶化。**因此，参加蒙恩管道，是对我们灵命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可以这样说。我就在这里就不多谈，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很多关于公共敬拜的问题。

第三个应用方面的问题就是关于**背诵的问题，背诵的用途**。这里面路德提到的，如果你突然感觉到你的祷告冷淡，或者你受到魔鬼的攻击，你的信心软弱或者怎么样，开始向自己背诵上帝的道。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因为今天背诵这个东西是很反文化的，尤其是在 21 世纪。今天我们都是告诉我们的孩子说，背诵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要背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对吧？什么最重要呢？就是你当下的感觉最重要。所以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操纵人的感觉、感受、情感，用音乐、用这种不同的形式去操纵你的情绪。

但是，对于路德来说，背诵为什么重要？**背诵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背诵告诉我们什么是客观的真理，而不是我们当下主观的感受**。可能当你背诵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很差的，你没有什么感动。但是这些背诵出来的内容是客观的，是真实的，不取决于你当时的感觉好坏。所以楚门博士在书 P147 里面说：“祷告不是基于个人感觉好坏而决定的选项，祷告是基督徒生活里维系生命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福音派对情感的理解，强调信主的瞬间感觉到有信心(的这种感觉)，把这个感觉当作是真实性的标志，以避免形式主义(因为福音派对于任何的形式都是敏感的)，因此，(他们也很多人)会反对重复背诵的做法。但是对于路德来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外在性和客观性的体现。”

所以最终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今天在福音派这种复兴主义和这种归信主义，到你信主那一刹那你的感受，你说你到底得没得救，什么是真实的答案？什么是给你确定性的？在今天的这种语境下，往往人们会说：我当时很感动，我去寻找当时感动的感觉；然后我想起来了，我当时的确有那种感觉，所以我找到确定性，我的确定性是扎根在这种感觉上的。但是，路德会非常排斥这一点。如果你把真实性和确定性扎根在情绪上，扎根在感受上的话，那么这就像是在沙子上盖房子一样，因为你的感受可能第二天就没有了。

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经过在营会、讲道、活动、分享个人见证故事，讲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一个冲动举手了，做个祷告，然后他们就把你当做基督徒了。但是问题是，第二天我这个感动就没有了，等到我从山上下来之后，我就没有这个感动了。接下来我怎么办？福音派的这种属灵关系会告诉你，你再去找那个感觉，你再不断的去把那个感觉再找回来，就是通过去参加各种的活动、特会，这种布道会。或者这种培灵会再去把感觉找出来。所以就变成一个循环，不断的参加各种特殊的活动、特殊的活动、特殊的活动，然后去找那个感动的感觉。路德会把这一切都否定，路德说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正确的理解、记录和生活维系基督徒的生活的根基所在。

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确定的？真实性和确定性不在于我们的情绪，不在于我们的感受，而在

于上帝客观自存的外在的“道”。上帝的圣道，那个是客观的、真实的，是在我们之外的，而不是在我们里面的。我当下的感受可能很糟糕，我可能经历苦难，我可能感觉到上帝把我抛弃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要默想上帝的话，我要聆听上帝的话，我要大声的朗读上帝的话，我要听上帝的话向我宣讲，告诉我，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爱我。哪怕我的经历告诉我，上帝不可能爱我。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苦？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上帝你在哪？但是这个时候，路德告诉你，把你的确定性、把你的真实性放到上帝的话语当中。

因为这句话、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上帝是不可能撒谎的，所以你能真正找到安慰。**你的安慰不在于说你当下感觉好了，你的安慰在于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我的人生阅历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至少活到今天，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我才也开始慢慢地感受到，上帝客观自存的应许的话语，一定是在我之外的那个话语的真实性才能给我带来这样的安慰。

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太太在两个孩子中间有一次小产。那次是给我们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因为我们当时特别期待这个孩子降生。但是，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忙，我要去外州讲道，太太孕期生理影响的情绪，我个人也有很多的很多的挣扎，因为自己太忙了，很多时候忽略了她的感受，所以我们之间会有一些争吵。很多很多的事情绕在一起，然后突然“嘭！”这个消息砸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说：你们的孩子没有了！

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你的情绪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那个时候你要跟我谈，说你要喜乐，你要去参加这种像演唱会一样的敬拜，我是根本不会提得起兴趣去做任何事情，我真的不想不想听到任何人说话。我的那个情绪是不受控制的，这个情绪来的时候是不受控制的，你会一下子突然非常非常的消极，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好了一点，然后接下来又是陷入到这种情绪中。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能抓住什么？**什么能够给你确定性？上帝的话！**我记得我当时从医院从我们的 Midwife 那里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太太就坐在后座，然后我们的大儿子坐在另外一边.....在那个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你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有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在旁边，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的太太就是那种无声的流泪。她不是哭了，她面部没有表情，但是眼泪一直不停的流，你听不到她哭的声音，但是就是眼泪一直流，所以当时我就是整个头脑是一片空白的，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我就逼着自己背诵《海德堡要理问答》。当时我还在考这个教牧的按立考试。我当时教牧的按立考试一个要求是让我们必须要把《海德堡要理问答》背到 50% 或者 60%，最佳理想是背了 80%，所以我当时背了好多好多《海德堡要理问答》。

当时一下子闯入我脑袋里的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 26 问到 28 问。当时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就是机械地背要理问答第 26 问到 28 问，就是这样机械的背，背呀背呀背.....是的，“在这个流泪谷，凡上帝降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灾难都将是成为与我有益的，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有能力这样做，他也是我慈爱的信实的天父，他乐意这样做。”

那个客观的真理，那个客观的真理，不是我当时的感受，那个客观的真理，才是带给我真正安慰的，才是带给我跟我太太真正安慰的。所以，这个是为为什么路德说背诵是有用处的。我亲自经历了背诵的用处，在从那个 BirthCenter 回到家的那一路，而且还堵车，40-50 分钟之内，我们两个就是靠着我背诵的《海德堡要理问答》，支撑着我们的情感，支撑着我们的信心，走到家。每当我们这个经历这个这个情绪的再次低落的时候，就是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很神奇的就是我们很快就从那个情绪的低谷走了出来，因为上帝的话应许我们，我们的孩子，信徒的孩子，是上帝拣选的。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样的真理，《多特信经》第一项教义第 17 条，就是这样的真理，支撑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是在天父的怀里，有一天我们会再次与他相见。就是这样的真理，客观的，不是我自己感受有多好。

简单的再讲一下后面这两点，然后我们就把我们今天的学习结束，然后我们下一次专门花时间来讲路德的这个第三部分，Anfechtungen，这个是路德的非常非常精彩的，对于整个中世纪灵修观的一个完全的颠覆。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去进入到这个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是，剩下这两个部分，也就是祷告当中的结构和最后的基督徒生活实践的常规性。

路德说，我们**基督徒祷告是有结构的**，我们的灵修是有结构的，我们的默想是有结构的。那这个结构是什么结构呢？在书 148 页，这个结构就是被称为“要理问答式的结构”。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要理问答，路德的要理问答，或者整个宗教改革的要理问答四大部分，对吧？十诫、使徒信经、祷告、主祷文还有圣礼，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主祷文、十诫和使徒信经，这三样就构成了整个基督徒生活的（这是个人性的，当然圣礼是在你集体敬拜当中很重要的），但是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没有圣礼的时候，这些是全部。

除了祷告之外，主祷文之外，我上次应该也提到了，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默想是有结构的：从律法到福音，从十诫到使徒信经**。祷告的时候你要说什么？求求你给我这个，求你让我这样，求你让我这样.....就是这样吗？不是，**路德说，祷告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应用**

律法，一个部分是应用福音。你看到整个他的圣道神学，来塑造他的祷告和基督徒生活。书 148 页第 2 段倒数第 3 行：“他强调祷告时要为罪忧伤（这是应用律法），然后为福音欢喜（这是应用的福音）。”所以律法跟福音在祷告当中的应用也是祷告。“他指出祷告不应该冗长、繁琐，而应该频繁、热切。”因此这个是你当你对祷告没有兴趣的时候，就是魔鬼在你身上所要的把戏，解决的办法就是到教会的公共敬拜中来，并且在个人生活当中训练读经和默想。这个是他给他的朋友关于祷告的一个建议。

接下来最后我要提的，书 149 页第 2 段，楚门博士提到说，最值得注意的是什么？“最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生活实践中的常规性。”路德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些说，我应该怎么去灵修，过我的基督徒生活，路德提到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什么特别新颖的、革命性的或者令人兴奋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往往都在追求超凡的东西，往往都在追求什么是特别的，对吧？这些都是查尔斯·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带给美国的福音派的文化，因为他就找一些技巧，怎么能够你做这个这个或者这个就会产生技巧。

对于路德来说：不！上帝工作的方式是平凡的，是普通的。书 P149 页：“但对路德来说，这些东西都是陌生而可憎的；上帝的道本身是强大的；但是道的工作方式是平凡的、普通的。具有教理框架的礼拜仪式；（然后你有规律地）诵读、（聆听）宣讲的上帝的话，作为你的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有规律持续不断地默想上帝的话——这些才是个人灵命成长和门徒训练的主要元素。”今天教会就是到处在讲灵命成长，怎么让信徒灵命成长，怎么做门训，对吧？很多很多这种门训的教材、课程，甚至还有现在就网上的这种卖门训的一些课程。那天看到在 Facebook 上有个广告，全都是这种（…？）的巨型教会的牧师们，然后说我们来推我们这种门训课程，你上网买吧，33.99 美元一套，你买了门训教材。

路德说你不需要去买这些东西，你不需要去跟随这些最新的技巧，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巨型教会的卖点，在整个教会市场的卖点，就是他们是成功的，他们能吸引最多的人，所以教会都向他们学，最后所有教会都变成像他们一样能吸引很多人。这是所有巨型教会的事工的卖点，但路德会说这些都不关键，你只需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有规律的去使用、应用上帝的话，去让上帝的话从你之外而来，然后你用信心去回应，就够了。你不需要搞那些这些什么技巧，这些各种的特会、特训，而且我们要爱上帝的话。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再回到上一段书 149 页的第一段，它在第一段结束，结尾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为什么今天教会会这么流行各种门训，各种灵命成长的这些的教材、这些的课程卖点，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因为基督徒是懒惰的，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冷淡的，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话没有感觉，没有吸引力，然后这个时候，当你没有对上帝的话没有这种吸引力的时候，自然你的灵命就冷淡。当你

灵命冷淡的时候，这些人就上来说：你看，你灵命冷淡了吧，让我卖给你一些这些产品来帮助你，让你有这种感动，让你有这种激情澎湃。所以你看到了吗？**这里面归根到底是我们基督徒对于上帝的话的冷淡**。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办？你不用去找那些外面卖给你卖教材的这些人。很简单，就是回到上帝的话语来。

路德说：如果你不想读圣经吗？如果你不想读圣经，你怎么办？祷告！如果你不想祷告怎么办？读经！所以翻过来调过去都是这样。那你说我就是不想，我就是不想，那怎么办？

书 149 页，它以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婚姻里的爱来打一个比喻：上帝的道要求丈夫爱他的妻子。**”看到了吗？你不需要去，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参加什么婚姻辅导营，去告诉你的婚姻应该怎么去改进。上帝的道告诉你：你要爱你的妻子！就这么简单。问题是，为什么你还去买婚姻什么辅导营的材料？是因为你没有听上你的道，是因为你对上帝的道没有兴趣，或者说你不想回应上帝的道。这条命令无关丈夫的感觉如何，也就是说，你说：主啊！你要求我爱我的妻子，但是我对她没有感觉。但是。路德会说：这跟你的感觉是什么样没有关系，**上帝的道要求你以爱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妻子**。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对你的妻子有感觉，自然而然你对你妻子的爱就会变得更深。所以祷告也是这样，**读经会使信徒的祷告生活变得更深入更成长**。

所以用婚姻是一个比较常见例子，但是一个更刺激一点的例子。上帝的道要求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如己。**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如己**。这跟我们的感觉更是没有关系。所以圣经对于爱的要求，是跟我们的跟你自己的感受没有任何关系的。有谁会对自己的仇敌特别有感觉？没有。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恨的牙痒痒，对吧？但是圣经说什么？爱他。不是说你对他有什么好的感觉，而是你真的把你自己的所有的感受，把你的情绪都放下，然后来到他的面前，去爱他、去关怀他，去给他，他所需要的，去把你自己谦卑下来，跪下来服侍他，给他洗脚，这就是爱仇敌，哪怕你对他没有任何的好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爱仇敌。所以当然你说爱妻子，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困难去爱我们的妻子，对吧？因为我们都爱我们的妻子，但是爱仇敌，这个是更有鲜明更有冲击力的一个例子。

路德说，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答案就是，不断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他光照我们，来读他的话语，然后借着读他的话语，再来到他的面前，再向他祷告，然后把这个话语，去领受默想，这个默想就是抓住外来的道，然后用信心去回应，然后去思想上帝的应许，去思考律法、福音，然后真正意识到魔鬼的工作，然后重视公共敬拜，背诵上帝的道，并且在我们的祷告和生活当中，去应用我们所背诵的，然后

这一切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就是活在上帝话语当中的生活。

Ok，我们就讲到这，然后我们下一次要讲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作 *Anfechtungen*。

现在我们花点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

问：以撒在田间默想，怎么理解？

答：首先路德提到的默想，不一定是跟圣经当中提到的所有的默想都一样，它是一种神学性的概念，不一定是解经性的概念。但不论如何，默想都不会离开上帝外在的道。这个是路德的默想观和这种神秘主义和经院主义默想观的区别，就是一定是有上帝外在的道在。重洗派，这种唯灵派，也提到默想，但看重的是，圣灵在我内心说话的那个内在的声音，所以默想就是找到那个内在的声音，而不是去看外在的、客观的上帝的道。这是最大的区别。今天会听到有人会说，上帝跟我这么说这么说，但他所讲的又不是圣经当中的话，是圣经之外的话。这就都是错误的默想。

问：有些教会举办夫妻营会，有的夫妻真的因为参加了营会关系变得更加和谐，请问这种改变是本质的，还是表面的？

答：这个要因情况而定。如果一个营会讲的就是上帝的话已经告诉我们的信息的话，一个人因为顺服上帝的话，以信心回应上帝的话，因此改善了夫妻，那就是本质的。换句话说，这个营会没有在讲什么新的东西，只是在讲上帝的话，本身已经告诉我们的东西，比如说，丈夫们，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妻子们，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你们要彼此顺服。说白了，圣经的婚姻观就是这几句话。但是，有一些营会会教你一些人际关系的技巧，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技巧，但归根到底，如果你的婚姻本质没有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也就是说，**丈夫们，你们对妻子的爱要像基督对教会那样的爱，为她们舍己，为她们背十字架；妻子们，你们对丈夫的爱和顺服要像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如果我们的婚姻不是因为被福音改变，而单纯只是因为一些沟通的技巧去掩盖和避免一些表面的冲突的话，那最终那个改变是表面的，而最终下面的罪的毒根还是会不断成长，最终会突破这个表面的假的和谐。那个是非常具有伤害力的，因为你会发现对方对你表面的微笑都是虚情假意的，那种伤害是更加痛苦的。所以，如果一个营会是真的是讲用福音改变婚姻，那去参加一下也无妨。但你要知道，营会上所讲的都已经用圣经告诉你了，你所要做的就是用信心去回应好了，把自己放下。说白了，**最终所有婚姻的问题就是舍己，舍己。把自己一切的自义，骄傲都放下，去服侍别人。在教会也是一样，成员之间的，同工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全都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而且这个外在性和内在性的区分也很重要。如果你说，“我就是心里面恨，就是情绪非常不好。”——“爱她！”——“我爱不起来。”——“爱她！”就是这样，就好了。

谢谢你们的参与，祝你们主日敬拜蒙恩。

问：到有人对一节经文的默想就是指专注于一节经文反复的读就可以得到亮光了，这种观点有问题吗？

答：我觉得可能会有。有点类似像佛教，不断地背“南无阿弥陀佛”，直到心里有一个声音“砰”地出现。这是很多佛教徒都会告诉你的。但是，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绝对不是拿一句经文，完全抛开上下文的理解去看这一节。默想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给我们的外在形式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如果你默想上帝的话，尽量不要只是拿一节经文。当然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箴言》和《诗篇》，你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一节可能跟大的上下文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联系。但就算是《诗篇》，也要尽量拿一篇，至少是一个段落来默想。在你默想的过程，大声、重复朗读整个一段，然后集中去分析某一个部分。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一个译本去默想的时候，要非常谨慎。我们有时候的一些想法，是基于译本产生出来的言外之意。所以，你要抓住那一段圣经大的最重要的意思，而不是拘泥于某一个字或词。因为在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每一个语言，都有产生一些言外之意，而这些言外之意，可能不是原文有的那种言外之意。原文里面有原文里的言外之意。如果你可以用希伯来语和希腊文读圣经，把这些言外之意读出来的话，那么是可以的。但是很多译本里面会出现言外之意，这个时候你要很小心。不要鲁莽地把译本里的言外之意应用出来。举个简单例子，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跟门徒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加福音 24:44 和合本）可能中文你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言外之意：不是所有的经文都是指向耶稣的，只是有一部分指向基督，耶稣就把那些给他们讲明了。这样的言外之意。这个是中文的翻译里面导致的，“所有指向我的话”，言外之意是“有一些没有指向的我（基督）。”当你这样去应用的时候就可能会出问题。所以不要译本的言外之意过分解读和默想。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提醒，是偶尔看到信徒会做的。

那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意识到我们是软弱的，因为我们时常对你的话语冷淡。但是主你借着路德告诉我们一个依道而活的生活是怎样的，你告诉我们活在你话语当中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主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来向你祈求和呼求，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读你的话的时候来亲自光照我们；在我们懒惰的时候，求你亲自得来责备我们；在我们偏离你的话的时候，

求主你亲自来纠正我们的生活。求你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不断与你的话语摔跤，不断与你的话语挣扎，也不断被你的话语洁净。好叫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的罪，也叫我们能够顺服他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主求你继续保守所有在疫情当中弟兄姐妹们，所有的家人们，所有的亲人们。求你看顾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在复工的时候，求你保守国内的弟兄姐妹们，能够继续注意他们的健康，免受感染。求你保守你自己的百姓。主愿你自己的旨意能在这地上成就。祈求你带领我们明天的主日敬拜，叫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领受的话语，你的话语被宣讲。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大家，下周再见喽！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十一课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来学习路德和他留给我们的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从他的身上来学习如何的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应当如何的预备，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更加的能从他得到一个信心的确据，能知道我们的最终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的这段旅途当中会有许多的坎坷，但是这正是从路德所赐予我们的智慧。所以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来真正的明白，他在向我们所说的话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来到了路德的第五章，第 149 页。那这整章标题就是“依道而活”，这是他开始把圣道神学，之前我们讲到的十架神学，荣耀神学，或者叫十架神学家、荣耀神学家，和律法、福音等等，这些路德的圣道神学应用在基督徒日常的生活当中。第四章是应用在基督徒的公共敬拜及教会的公共生活当中，第五章才讲的是基督徒的个人生活，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是关于路德关于灵修的这样的一个道的实际的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算是对于中世纪灵修观的一个突破。

我们讲到了中世纪灵修叫做 *lectio divina*。路德的灵修观就是在这个 *lectio divina* 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正和突破。*lectio divina* 分为四个部分：读经 *lectio*，默想 *meditatio*，祷告 *oratio*，和静观（或叫内省）*contemplatio*。路德在做修士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于福音的理解，对上帝圣

道的理解的突破，使得他对这种灵修有了一些的反思和改进。在这章卡尔楚门提到了路德的灵修对道的实际的应用，他用了三个词：oratio 祷告，meditatio 默想（包括读经），然后最后一步叫做 tentatio。Tentatio 这个在学术界被翻译成德文叫 Anfechtungen 或者 Anfechtun，Anfechtungen 算是个复数吧。他的拉丁文的原文 tentatio，我们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试探，试探。路德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要来到书第 149 页看路德谈的 Anfechtungen。这个词翻译成中文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挣扎、恐惧、焦虑、绝望等等很激烈的词。你可以看到，这与中世纪灵修最后的一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世纪的灵修到了最后一步是什么？到了最后一步是内省一种静观 contemplanatio，是一种非常安静、有点类似放空自己，进入到与上帝的同在临在，经历上帝临在的那种平静。但是到了路德，路德把这种平静、这种 quietness 完全打破。路德说：不，你的灵修到了最后一步不是安静的，而是激烈的，是一种挣扎，是一种对立，是一种是非常强烈的情感。

所以，路德灵修和中世纪灵修产生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路德说，当你真正去默想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不会直接带给你那种“回到太一”、“天人合一”，这种完全的寂静和平静。不，**当你真正的去阅读上帝的话语，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一种挣扎着矛盾的存在。**

所以，这个是路德的最后的一步。书 150 页，这里面说：“信徒生活一大标志，是特殊的生存性的挣扎，好像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来回摇摆。”那这种说法，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到底怎么样的灵修，到底怎么样的与上帝亲近，怎么样读经，进入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才是达到了属灵的成熟，属灵的高峰？

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默认的一种状态或者一种理解方式，就是很像中世纪的理解方式，如果你的灵修达到一定高潮，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就会像是世外高人一样，进入到一个世外桃源，不沾染世俗，轻看一切，看一切都是非常的平淡，很安静的，很宁静的这种心灵的状态。这是很多人对宗教的理解。如果你跟一个非信徒聊天，他对你成为基督徒的理解是——哦，你相信一个宗教就是为了寻找一种内心的安宁，寻找一种内心的宁静。所以柏拉图适用于东西方所有的人。在西方的柏拉图主义，最终就是通过这种静观默想，最后回到那个“太一”，最后回到那个“一”。然后，那个状态就是你看清一切，然后你对一切的世界就是 detach，就不接触这个世界，佛教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对路德来说，路德从他的个人的经验和他对上帝的话语的阅读，他发现：不，这不是信

徒生活属灵高峰的体现！

实际上，当你真正去应用上帝的话语，经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最后达到的状态不是一种平静，而是一种挣扎，是一个动态，可以说是一种摇摆的不稳定的状态。Anfechtungen 是一种害怕、恐惧、绝望的瞬间，在绝望与确信之间摇摆。这种状态是真的是非常有洞见，但是同时又很难用语言去描绘或抓住的。为什么路德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我觉得你可以从他对上帝话语的总体的理解出发来了解。

如果说上帝的话语有两个主要的部分，这两个部分是律法和福音。如果律法的功用是揭露我们的罪，是杀死我们，而福音来是带给我们安慰，使我们重生，使我们再次得到喜乐和确据的话，那么很自然，你会发现，当我们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这种从律法而来的绝望和从福音来的确信，在这两者之间不停的摇摆。

这似乎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安全、非常不平衡的一个状态。有一些人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状态，是吧？永远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相对于喜欢比较静的，另外一种人喜欢动的。这种偏向于静的、比较内向的、比较内敛的他们一般往往会喜欢寻找一种平衡、一种统一，喜欢一而胜于多；一些人可能他们会比较激烈、激动，他们的情绪会比较容易展示出来，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动态。可能路德会比较偏向于这种倾向于多、倾向于动、倾向于摇摆这样的状态，这也许跟他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用单纯的这种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路德的神学，路德的Anfechtungen 这个概念还是扎根在他对上帝话语的理解和他对人性的理解。

所以Anfechtungen 是为什么产生的呢？这种绝望的摇摆，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在绝望和确定之间的摇摆，到底是如何产生的？首先他在书 150 页的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他说：“Anfechtungen 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悲剧。”也就是说当我们什么时候会感受到这种Anfechtungen？就是当我们的良心开始活跃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罪的时候，这个是Anfechtungen 一个生发的起点。

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描述。可能你接触福音，从非信徒到信徒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一开始听到基督教，你开始了解基督教的信息，那个时候可能你不会马上有任何的这种内心的变化。然后慢慢你开始明白了，你开始信了，你开始意识到这个是现实，然后你的良心开始产生作用，当你开始意识到你是个罪人，当你意识到上帝的圣洁，当你意识到你的亏欠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部分是什么？这是律法在工作。这个时候路德在书 151 页上面的这段引文里面，他提到：“那些心灵的忧伤被抓住的人，会体会到相似的感受。”当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意识到你的绝望、

你的污秽、你的亏欠、你的罪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的罪疚感，对自己的厌恶，对自己救恩的恐惧，这个是 Anfechtungen 的一个起点。

接下来，什么时候 Anfechtungen 还会产生？书 151 页提到，当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依赖突然被揭露的时候，我们会产生 Anfechtungen。我觉得这段话特别适用于我们现在处在疫情当中的状态。在书 152 页这段第 2 行的最后一块，他说：“对物质世界不正确的爱或依靠，把人类带入了不稳固、不道德的境况中，在这个浮躁不定的世界里，哪怕一丁点的事，也会使人被搅动、陷入到混乱。”你们会发现在疫情当中，这种恐惧感，尤其是在非信徒当中，这种恐惧感是极其强烈的。然后，路德会接下来说；这种对物质世界的依赖的背后的心理学的根源是什么？接下来隔了两行他说：“这种心理学的根源就是我们把自己视作上帝，而当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这种依赖被揭露出来，就是当苦难产生的时候，当我们原来依靠我们所依靠的，比如我们依靠金钱，我们依靠我们的健康，我们依靠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依靠其他等等...当这些被打破的时候，当现实揭露我们自己不是上帝的时候 Anfechtungen 就随之而来了。”

这里面卡尔·楚门接下来在注释《诗篇》第 118 篇的时候，他这段话写得非常的重要，他说：“良善的上帝允许这样微小的恶事落在我们头上，是为了把我们这些鼾声如雷的人从沉睡中唤醒，叫我们意识到我们领受了无与伦比、不计其数的恩典，他要让我们思考，如果他把他的良善完全从我们身上撤回，将是什么后果？我们要这样来看待我们经历的不幸，上帝通过这些事赐给我们光亮，好叫我们能够看见、明白他在其他无数的地方彰显的良善和仁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样如此微小的不幸，只不过是浇在烈火上的一滴水，是汪洋面前的一束火花。”这是对于苦难的理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苦难是上帝呼召我们，把我们归回他，呼叫我们归回他的一个信息，把我们从这种沉睡当中，把我们从这种对他的恩典的麻木当中唤醒。

接下来在书 153 页这里卡尔·楚门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把 **Anfechtungen** 和他前面讲到的 **十架神学跟荣耀神学把它结合起来了**。还记得荣耀神学家跟十架神学家，他们的区别在哪？荣耀神学家是看这个世界，就把它当作是上帝运作的方式，换句话说，他们是自然神学主义者，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上帝就是什么样，他们视上帝荣耀就像世界的荣耀一样。然而，十架神学家则是透过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启示来认识上帝，而在十字架上的启示是与这个世界彰显的形式完全相反。在十字架上的荣耀是体现在耻辱当中，在十字架上的胜利是体现在失败当中，在十字架上的刚强是体现在软弱当中，所以荣耀神学家和十架神学家，对于 Anfechtungen 这个概念应用起来是什么样的呢？

书 153 页第五行提到：“首先，荣耀神学家注定会陷入绝望，因为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他内心深

处非常清楚，他一切荣耀的抱负最终都会归于尘土。在这个自我认识与实际经验之间的根本矛盾，必定会在 Anfechtungen 中体现出来。”如果按照荣耀神学家的角度来讲，他们寻求拥有表面上的平安、成功和荣耀，但实际上他们是挣扎的，内心是恐惧的。他们之所以要去获得这个世界上表面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实际的绝望和挣扎。他们知道死亡有一天必定会到来，却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就用力抓住世界上的一些东西，使身处焦虑中的自己繁忙起来，进而忘记必定要死亡的终点。他在这里用了一个社会学的观察，说道：“在西方现代社会当中，我们虽然前所未有的富裕，但我们是前所未有的焦虑。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的焦虑就越大。”

但是反过来呢，作为十架神学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受苦难的、焦虑的，就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样。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世界上最焦虑的人，是世界上最恐惧的人，是世界上最绝望的人，然而当十字架被翻转过来，这种表面的受苦和焦虑产生了最终的和平。所以，**上帝战胜罪，粉碎死亡的方法，是那位藏在人的肉身中的爱子亲自的降卑。**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结合十架神学家和 Anfechtungen，再来看待生活中所面对的苦难时，我们就意识到，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都化作了我们的平安。所以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 16:33) 意思是说，最终我们一切的苦难，都会在那个荣耀的新天新地里被反转。我们为主受的苦越多，我们将来的平安、荣耀就越大。

苦难在今生也塑造了我们的个性。在书 154 页：“这些苦难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他们太痛苦了，太令人讨厌了，但是他们是上帝决定采用的方式，他们也反映了十字架的道理。因此十字架神学家能正确的看到上帝藏在苦难和 Anfechtungen 里面的目的。”这个是基督徒在世界上背十字架的含义。如果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需要知道你在这个世上是要背十字架的。荣耀神学家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荣耀神学家说，信了耶稣之后，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平安、喜乐，没有任何的困难，一切都是顺利的，一祷告什么都灵了。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但路德会说，那你就理解错了。因为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是受苦难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焦虑的，痛苦的，所以我们在耶稣里，作为他的门徒在这个世界上也会经历同样的问题。但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苦难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罪导致的。比如说，你明知道吸毒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还是去吸，结果身体完了，你受了这个苦难。这个是你应该受的，为罪受的苦。但这里路德应该更强调的是为义受的苦，或者是因为你信靠基督，所以受苦。你与罪的挣扎，因为你是基督徒被世人藐视，被世人轻看，被世人逼迫，被世人嘲笑。这些苦难是我们不想要的，但是这是上帝塑造我们的方式。

接下来，卡尔·楚门提到了魔鬼和马丁博士的这段。这是在 Anfechtungen 里面的另外一个元素。前面他提到了一个元素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导致了 Anfechtungen，接下来导致 Anfechtungen 的是魔鬼。上一周我讲到了魔鬼，魔鬼对我们来说很陌生，我也提到了我们必须非常重视魔鬼的真实性。

在这里面书 155 页，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魔鬼的首要工作是使我们感到绝望**。这里面路德提到了自杀的问题，我之前在 CCNTV 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有人问到了自杀的问题。路德认为自杀了也是可能得救的，因为是魔鬼使你绝望，你因着绝望而自杀，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可以遮盖你的。我们不在这过多的谈自杀的问题。

但是魔鬼让人怀疑上帝的恩典，让人绝望，魔鬼会抓住你的一项罪不放来搅扰你的良心。魔鬼对你说：“你是这样一个污秽有罪的人，上帝怎么可能救你？”它会对所有的信徒这样做。所以魔鬼攻击的目标就是福音，让你怀疑福音，没有得救的确据。翻过来书 156 页第一行：“魔鬼一定会持续的攻击福音，试图将其瓦解，它会把福音变成律法，以这种方法把上帝的道从基督徒那里偷走。因此魔鬼恨恶讲道，尽一切的手段压制它。”它会对你说：“你不要听这个道，没有用的。”让你去做一点其他的事。魔鬼攻击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是让你失去对于恩典的确据，而这正是路德神学的核心。我们生活的根基是对上帝在基督里恩典的确据。“如果魔鬼能够破坏这个确据，或者把基督徒推回到倚靠自己行为的地步。或者我们可以说，如果魔鬼可以把十架神学家转变回去成为荣耀神学家，那么它的工作就完成了。

你看到了吗？Anfechtungen 和十架神学、荣耀神学，跟律法和福音都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当你混淆律法、福音的时候，就是魔鬼把你从十架神学家变成荣耀神学家的时候，就是魔鬼让你经历 Anfechtungen 的时候，一种以荣耀神学家的方式经历 Anfechtungen 的时候，不是从十架神学家的角度经历 Anfechtungen。那么它的任务就完成了。

魔鬼不想让你相信福音，魔鬼不想让你相信恩典的力量，牠会揪住你的罪不放，那这是在 Anfechtungen 当中魔鬼的工作。那在这里面，我想说卡尔·楚门更加专注于个人的救恩的问题，这也是路德肯定非常专注的问题，但是你可以试想一下，你把这个同样的魔鬼的工作应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也是一样的：魔鬼去破坏我们的家庭；去破坏我们的教会；去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破坏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破坏圣徒相通……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这牠会抓住对方的罪不放，而不是你自己的罪，牠会在你心里不断的控告对方的罪，牠说：“你看他这样，他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会让你对上帝的恩典绝望。“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上帝的恩典是不会拯救他的，你要为自己证明，你要为自己出头，你要去用律法的方式去对待他，你要用荣耀神学家的方式

去对待他。”

所以，魔鬼这个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制造了 Anfechtungen。这个 Anfechtungen 的范围就变得更大了，就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挣扎，而是我们作为圣徒的团体；作为圣约的家庭；作为信徒跟信徒之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教会的同工之间……都会存在 Anfechtungen。那魔鬼使用这个是要去破坏，魔鬼是让你不相信上帝的恩典，让你不相信福音，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不再去应用福音。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福音？怎么去应用福音？**正确的应用福音和律法就是悔改我们的罪，然后祈求赦免，这就是应用福音的方式**。所以，你看我们每次的主日敬拜，我们有宣读律法、然后有悔改的祷告、然后有宣告赦罪。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修复的。我们和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和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修复。

我们不断的犯罪，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抵挡了上帝，我们需要用悔改和领受上帝赦罪的方式来修复这个关系，这是魔鬼不喜悦的，所以魔鬼让你怀疑这一点，魔鬼让你不要相信福音的力量。同样的，我们作为罪人，我们也不断地犯罪，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不断地犯罪，跟我们的家人之间不断地犯罪。那我们互相产生矛盾冲突，彼此犯罪的时候怎么解决呢？同样的方式——**悔改和赦罪的方式**。也就是当你得罪了一个人的时候，你要主动的去找他，向他悔改，并且祈求他赦免你。那别人得罪了你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第15节教导我们说，“当你的弟兄得罪你了，你要去私下跟他说，如果他肯向你悔改，你就得到了这个弟兄，你们就和好了。”这个叫做 reconciliation，这就叫和好。那如果你们没有和好，那这个罪的伤痕还在。所以只要你有一天没有应用福音，魔鬼就在旁边偷笑，“看！我成功了！我没有让他使用福音！没有让他修复这段关系！我让他心里充满着苦毒！所以你看他是有罪的！然后反过来，这个时候当我们的关系当中产生矛盾的时候，魔鬼会用这个来再去攻击你自己，“你看你心里充满了苦毒，你看不相信上帝的福音。”横向的关系和纵向的关系都是相互影响的。

所以，当我们在与上帝和邻舍间的关系中拒绝应用福音的时候，魔鬼就把我们变成了荣耀神学家。荣耀神学家是什么？就是我可以靠着我的行为去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应用在我们和邻舍的关系中也一样：他如果想跟我建立关系的话，那他必须要满足我给他的律法要求、行为要求，他如果做不到这些的话，那我就跟他没的说。或者说我要跟另外一个人建立关系，那我就需要用我的行为去讨好他。这些都是荣耀神学的生活方式。而十架神学则相反。十架神学是谦卑自己，不是说他要达到我的要求，我才跟他讲话，不然的话我就把他排除在我的生活之外，而是说，不，我们都是罪人，我谦卑下来，我相信十字架，我相信恩典，我相信悔改赦罪的力量。所以，当我们产生这种罪的时候，我愿意使用福音，使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修复我们的关系。这是我对这一段的补充。

回到书 157 页，我们怎样去抵挡魔鬼？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当中，和我们与邻舍的关系当中，都是用同样的武器——**上帝的道**。魔鬼害怕被宣讲出来的道和圣礼，因为上帝的道和圣礼的力量来自于道成肉身的基督和上帝应许的话语。所以，当你和上帝的关系被魔鬼破坏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来到教会听讲道、领受圣礼，相信在那个道和圣礼当中赐给你的应许，用信心来领受。同样的，当你和你的邻舍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你所要做的是同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两个人在同一个教会有矛盾产生的时候，你很难在一起领圣礼。为什么耶稣教导说，当你去献祭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你跟一个弟兄还在有矛盾，你不要献祭，回去和你的弟兄和好再来献祭。同样的原则。因为在道跟圣礼当中，如果我们听到的福音没有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就是比众人都可怜。我们是活在一种两面的生活，是一种表面的：表面上神学我们都懂，律法福音我懂，听道我喜欢，但是我不肯把这个福音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不肯把福音应用在我的家庭当中，不肯把这个福音应用在我跟我身边的弟兄姊妹当中，我还是用律法的方式在对待他们，那这是一种假冒伪善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魔鬼的战略就是混淆律法跟福音。所以，接下来这也说明了律法和福音在 *Anfechtungen* 的问题上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卡尔·楚门接下来要讲的书 P158 页的内容：**Anfechtungen 与律法-福音辩证法**。在这里非常的重要，律法跟福音的区分。之前有一些弟兄姐妹问我：律法跟福音对立的这种说法，对不对？我不喜欢用“对立”这个词，因为律法和福音不是对立的，律法跟福音是合作的，但是律法跟福音是有区别的。所以我喜欢用律法跟福音的“区分”，或者“区别”、“不同”这样的词，而不用“对立”这个词。

因为不论是在救恩上，还是在基督徒生活上，律法跟福音都在合作，但是它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在救恩上，律法揭露我们的罪，福音赐给我们义。但它们是彼此合作的：没有律法，单讲福音，那个“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单讲律法，没有福音，它是没有办法（使人）相信的。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这个是 *Anfechtungen* 与律法和福音的辩证。“辩证”这个词，就是强调它们是同时出现，然后互相作用的，而这也表明律法跟福音的区分不仅仅是神学性的，更是生存性的，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经验以及基督徒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书 P158 页倒数第三行，卡尔·楚门提到：“*Anfechtungen*（恐惧战兢）的产生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成为荣耀神学家的倾向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去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去思考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寻找上帝。这个就非常具有路德（路德宗）的色彩。因为上帝全部的永能和神性都被包裹在基督的人性里，都被包裹在基督这个人里。所以，你到哪儿去找上帝？但是发展到后期的路德宗神学，也就是近代的很多路德宗的一些发展，

甚至他们会反对单纯的讨论神论的问题。这个是有问题的，包括近代的于尔根·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等等。这种近代的路德宗神学会强调到一个地步去说：“我们甚至不应该有任何的古典的神论出现，我们思考上帝就是完全在基督论里面思考上帝。”这个我个人是会反对的，但是路德至少他是说：你想要找一个慈爱的上帝，你只能在基督里找到。但是如果你在基督之外思考上帝的时候，那个上帝是可畏的、不可测度的、超然的上帝。所以他有段话非常非常的美，在书 P159 页。这个也是在我的讲道当中，我有引用他 (路德) 这一段话：

“这就是为何我如此热切的恳求你，照着保罗的话，学习对基督真实、正确的定义：‘他为我们的罪舍己’。如果他为了我们的罪把自己交在死亡手中，那么无疑他不是折磨者。忧愁的人他不丢弃，堕落的人他高举，恐惧的人他带来挽回祭与安慰。否则，当保罗说‘他在为我们的罪舍己’时就是在说谎。如果我这样定义基督，我的定义就是正确的，我抓住了真正的基督，他也真是我的基督。我避开一切对神性威严的思辨，在基督的人性中得以坚定。在那里没有恐惧；有的是纯净的甘甜与喜乐。它点起一束亮光，使我看见对上帝的，对我自己，对一切受造物，以及对魔鬼一切邪恶力量的正确认知。”——书 P159 页

这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想要克服成为荣耀神学家的倾向，想要克服荣耀神学家的 Anfechtungen (恐惧感)，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断的回到基督里面来，不断的回到基督的福音里来寻找上帝，建立与上帝的关系。在基督里建立与上帝的关系会帮助我们建立与我们邻居的关系。也就是说，你需要真的用信心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你看，注意到这里面是“我们”，是一个复数。也就是说，耶稣不仅为你的罪舍己，他也为现在正在与你产生矛盾的那个人的罪舍己；他不仅仅为你的罪被交在死亡手里，他也为他的罪被交在死亡的手里；他不仅仅没有折磨你，他也没有折磨他。所以你不可以折磨你的邻居，不可以丢弃他，不可以使他恐惧，你要给他带来安慰，你要挽回他，就像基督所做的一样。所以你要温柔地对待你的邻居，你要温柔地提醒他的罪，并且努力地用福音修复你们的关系。这是正确应用我们的神学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真正的相信基督，你抓住了真正的基督；耶稣也真是你的基督，而耶稣也是在你的关系当中掌权的那一个基督。所以在你的关系当中掌权的不再是魔鬼，而是基督。基督用他的福音掌权。而当你还继续的用苦毒、恼恨、嫉妒去攻击，或者用傲慢、藐视去对待你身边的邻居的时候。你知道在你的关系当中是谁在掌权吗？不是基督在掌权，是魔鬼在掌权。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

接下来，卡尔·楚门非常喜欢这个婚姻的例子，在书 P160 页他就提到了。所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你会发现我们不再需要专门去找那些所谓的专家来告诉我们 (解决的办法)。比如婚姻破裂的人，他们需要听什么？他们需要听到基督的福音。当他们真正经历了基督的福音，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经历了赦罪的恩典，他们经历了赦罪的甘甜。他们自然而然会去赦免他人，他们自然而然不会去抓住别人的罪不放。那当然，这个讲道的人，他需要特别的注重应用福音，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这个力量的根源在于基督的福音，而不在于我们的技巧，不在于我们沟通的技巧，不在于我们对人的性格的分析等等。当然那些有自己一定的价值，但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和力量的来源。在书 P160 页第五段：“生活崩塌的人，被试探陷入绝望的人，需要的是更加认识基督，而认识基督就是知道他是谁，他成就了什么。”所以，你生活崩塌了吗？你的婚姻崩塌了吗？你的人际关系崩塌了吗？那么你需要做的是更加认识基督，更加认识基督的意思就是真正相信福音的力量，真正相信悔改赦罪的力量。

你的人际关系崩塌了么？那么你需要做的是更加认识基督，更加认识基督的意思就是：真正相信福音的力量，真正相信悔改赦罪的力量。在我们被破坏的关系人际关系当中，没有一方是完全无辜的。所以迈出第一步去向对方悔改，去赦免他们，去伸出那个温柔的手，去说：因为耶稣爱我也爱你，所以我愿意爱你。

但是，人类的灵魂是战场，书 160 页最后的一段这第一句话：“这说起来很容易，但是人类的灵魂是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两位神学家一直在打仗，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荣耀神学家，一直想方设法的要击溃我们生命当中的十架神学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书 161 页第一句话“基督徒是分裂的，是自己对抗自己的，”是我们那种自义、骄傲，对于我们的这种“我坚持我自己做的是对的，我的想的都是对的，而反对我的都是错误的”，我用这种方式去对待我身边的人，这是荣耀神学家。而这个荣耀神学家非常非常的强大，他一直不断的在攻击我们内心当中那个谦卑的、那个受苦的背负十字架的十架神学家，而宣讲律法跟福音就加重了这种分裂。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内容。

所以，简单的来说，律法跟福音不是一次性信主的经历，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辩证的，不断出现的这两股力量，而且没有时间先后顺序，它可能同时出现，可能此消彼长。书 163 页这里面，卡尔楚门说：“基督徒自己的生命就是律法和福音彼此争战的战场。基督徒常常会高估自己的义，低估上帝圣洁的荣耀，因为我们本能地倾向做荣耀神学家，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需要律法来粉碎我们的自义，迫使我们陷入绝望；而当我们陷入绝望的时候，我们又需要福音来把我们重新建造起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共敬拜的时候。当我们每次来到主日，听到福音，听到律法宣讲的时候，我们需要真的把这个律法应用在我们身上，真的去伏在上帝的律法之下，诚认说：“主啊！是的，你的律法是完美的，你的律法是绝对的，圣洁的。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力量做到，我是有罪的，我要完全伏在律法之下。”然后请求他的垂怜，聆听福音，怀着谦卑的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陷入到一种固定的形式主义。可能你第一次来到教会挺新鲜，第二次也觉得挺新鲜的，还会有对你有一定的冲击，但是当你每周每周去这样，可能往往我们的心就会变得麻木了，变得冷淡了。“哦，到这个时候就是听听律法了，过一会儿我就听福音了。”不要这样想。每次去教会，听律法和听福音的时候，都是真真正正地把自己伏在律法之下，去检验自己，去经历 *Anfechtungen*，去经历绝望挣扎，去经历那个痛苦，然后再去怀着热情盼望的心要去聆听那个福音，要去怀着一种怀着一种急迫的渴慕的心去听。“主啊！是的，现在求你向我宣扬赦罪的福音！”同样的，圣礼也是这样。

这个是基本上我们要讲到的所有的内容，我想最后的话用卡尔·楚门的最后这个总结思考里面非常非常多的点，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去讲解出来。我觉得他所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当你陷入绝望的时候当你有这个挣扎的时候，解决的方法是向外看，向外看的意思是，看向基督，而不是看向自己的失败。同样的，我想的运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也是一样子，当你的人际关系出现绝望的时候，出现破裂的时候，不要去盯着对方的错，或者自己的错自责，而应看向基督，向外看。很多夫妻吵架也是这样，吵吵吵，吵了半天为什么？因为你失去了，看到在我们争吵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哪？耶稣基督在哪里？他不见了，他消失了，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基督消失了，那这个时候那种关系一定是崩塌的。但是最终我们所有的行道顺服的动力根源，都在上帝的道和圣礼当中。

这是最后书 168 页书：“这种对基督徒生活的理解逃避夸张，选择平凡（按照世界和荣耀神学家眼里的定义）。这种生命的动力源于基督彰显自己的地方，就是在圣道和圣礼之中。这种生命稳健地、谨慎地汲取营养，受洗，继续不断学习要理问答中的信仰教义，继续不断地被律法驱赶着摆脱自己，继续不断地在福音中领受基督，继续不断在圣餐中被喂养。”这就是依道而活的生活，这就是基督徒依靠上帝的话语而生活的一个样子。回到这最一开始的问题，每天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在上帝话语之中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刚才在总结当中所提到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讲的全部的内容，第五章“依道而活”。

那么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我们把简短的一段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问：我们有两个神学家在毕生征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行为之约自救性及功德模式和恩典之约的他救性及信心模式。前者是我们熟悉的天然的东西，而后者是我们所陌生不适应的福音，除非不断藉着神使用外来的圣道和圣礼向我们彰显基督，所以我们就永远不会适应对吧？这样的一个合适吗？

答：我觉得你的总结非常的精辟到位。这个其实你抓住了一点改革宗神学的圣约神学，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就是对路德的圣道神学的一个应用，只不过用词上使用了约的概念，就是律法跟福音，就是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所以，总结的非常好！

律法跟福音不仅仅是神学性，这也是我非常想要强调的，也就是今天我们有时候很喜欢大头脑的神学，这的确我们可以卡尔楚门的前三章也讲的足够精彩。是的，当我们提谈到这些神学的概念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喜欢改革宗的人一些属灵兴奋剂，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谈神学，一讲到精彩的神学的时候，我们都，哇！阿们！阿们！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律法和福音，圣

道神学是生存性的，是生活性的，是需要要运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应用在我们每一场争吵当中，应用在我们每一次的意见不合当中。而只有这样，就像是一个磨盘不断地磨，压我们那个橄榄，用这个上帝的圣道，把我们压的碎碎的，然后我们才能够真的变成上帝所祝福的，那个膏油，去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这就是所谓的活出福音，我不是特别喜欢用“活出福音”这个词，但是这个就是依道而活或者基督徒的生活，真正应用、彰显上帝的律法福音。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这个说起来很容易的，但是我们的灵魂真的是战场。我们可能做了基督徒做了几十年，甚至我们的神学非常非常的棒，对吧？但是依旧，我们都是争战的！

问：内省的清教主义和复兴主义讲一下？

答：书 164 页，这里面提到了 JohnBanyan (约翰·班扬) 和 JohnWesley (约翰·卫斯理)。这个是后期的，不论是德国的敬虔主义，还是在英国、苏格兰这些地区起来的清教主义，都会有到的一部分的问题，就是他们又有一点回到了中世纪的第三步，这种内观、内省，这种往自己里面找这种得救的确据的这样一种倾向。当然你不能把清教徒一概而论，清教徒的范畴非常非常的广，有特别特别好的清教徒，也有不怎么样的清教徒。但是总体而言，他们和德国的敬虔主义，以及包括荷兰后期的叫做第二次宗教改革的这些，他们都有这种倾向，就是内观、内省的倾向。

当然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并不是说我们绝对完全不内省，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内省的结果，不是我们找到得救的确据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无法通过内省找到确定性。内省是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失败，反思自己的应用。内省是一种应用律法的一个途径。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找到福音。**我们找到福音的唯一的地方是在我们之外的耶稣基督和他成就的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不会完全否定内省的任何的益处，但是我会说内省有他自己的功能和作用。你会看到早期的改教家们，当他们谈到对信心的定义的时候，跟后期的清教徒运动开始之后的一些定义会产生一些变化。所以如果你看《海德堡要理问答》定义信心的时候，它会定义说“真信心是知识的认同和全新的信靠，而这种信靠是信靠一个外在的事实。”等到当你读到一些后期的 17 世纪的清教徒，包括威敏斯特这些神学家们，他们会提到信心有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和改教家们所提的是一样的，就是这种信靠，向外的信靠向外的倚靠。但是另外一面是他们叫做 reflective faith，就是叫做反省的信心。就是你看到在外面成就的那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在你的里面。但是，当然也是每一个信徒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接下来的清教主义的发展，可能就拿着这个跑了很远。可能卡尔·楚门在这里面批判的是那些跑了很远的人，像 JohnBanyan 这种。我很喜欢《天路历程》，但是如果你看《天路历程》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你会发现耶稣的十字架只是天路客在去往天路当中的其中的一站，他从来没有再回来，再回到十字架来，他就一直往前

走。所以，我给我的孩子读《天路历程》的时候，我会特别提醒他，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不断地回到十字架来，当然这是另外的要讨论的其他问题。

问：书 157 页，魔鬼最怕的是被宣讲出来的道和圣礼，什么意思？

答：意思就是说，魔鬼最怕你把你的目光从你自己的身上挪开，然后听到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你彰显，这是魔鬼最怕的。魔鬼的目的是要让你不相信福音。魔鬼的目的是让你不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相信上帝真的靠着 2000 多年前的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赦免了你的罪，而宣讲的道就是在告诉你这是真的，而你去领的圣礼，正在向你有形的宣讲，告诉你这是真的，所以魔鬼最怕这个。这个是魔鬼怕这两样的原因。所以，问题就是，如果教会里的道里面不讲福音，只讲律法，不讲福音，或者如果我们把圣礼只当作是我们对上帝所做的，而不是上帝对我们所做的话，那魔鬼就不怕了。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去从律法跟福音的区分角度来讲，去理解宣讲的道跟圣礼。圣礼是接下来下一章，第六章我们要讲。

问：讲一下“高塔经历”(书 P166 页)？

答：简单来说，“高塔经历”不是什么特别真的真实的经历，是可能后期喜欢把路德塑造成——自己的这种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这种归信主义的这种他们去塑造路德的一种方式。你看到路德对福音的理解，不是出于那种“啪”一下子完全的翻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简单来说，他的高塔经历不是什么，路德自己说，在晚年他自己阐述有一定的夸张的成分在里面。

OK，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参与和讨论。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让我们真的再一次从路德的话语当中来看到他和我们一样，都是一个经历你律法的震怒和经历你福音恩典的一个罪人，而这个同样的经历也在我们身上不断地复制。在每一代历世历代的信徒当中，不断地在经历，这种恐惧、这种焦虑、这种不确定、这种摇摆。主啊，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信徒，看到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高高在上，并不是与世无争，并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状态，而是在这个世界的泥潭当中摸爬滚打的状态。主啊，因此我们也看到，我们也不再惧怕，仿佛我们不是那么的属灵，不是那么的圣洁。当我们去挣扎当我们去怀疑，当我们去经历痛苦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再惧怕，我们反而可以向你开口去祈求。主啊，请你再次的将你的福音向我们刻印，向我们印证，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信靠这福音，也将这福音应用在我们的关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赦免我们的过犯，主啊，移去我们心中的苦毒和仇恨，叫福音的光照耀在我们

的心中，照耀在我们的生活中，照耀在我们的家庭里，照耀在我们的教会里，照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当中。愿我们能够不断的被你的福音更新，不断的活出基督的样式，不断的荣耀你。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在这地上我们的生活说起来是容易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是真正的战场。因此主啊，求你赐力量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位大将军，我们那位约书亚，他已经战胜了我们的仇敌，我们的那位大卫已经战胜了歌利亚，因此我们有最终胜利的盼望。我们知道尽管我们在这世上有许多的失败，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要更新这一切，你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福乐，你要给我们新的身体、新的心灵，新的这样的属灵的生命，然后是永远的摆脱罪。主啊，我们盼望那个日子早日的到来。但在这个过程中，求你的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归正我们，然后叫我们顺服他的引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让我们下周的读书会再见。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十二课

那就让我们来一起进入到第六章。我先简单的总结一下第五章，让大家看一下卡尔·楚门写的这个过程。很高兴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已经读了，并且有的已经读了两遍了。其实当你越来越熟悉一个作者的写作方式和他讲的这个内容之后，你阅读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你也大概可以看到他接下来所要说的的是什么。那先简单的来总结一下第五章，就是上一章。上一章我们看到卡尔·楚门把我们带到了路德的圣道神学应用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当中，对道的实际的体验，又提到了路德的灵修观。还记得路德的灵修观有三个部分：oratio（祷告）、meditatio（默想）、tentatio（德文 Anfechtungen 对人造成负面影响的恐惧感）。

第五章我们用了两次的时间来讲，因为路德灵修观的第三个部分 Anfechtungen 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路德认为：当我们真正的去灵修，当我们真正的去应用上帝的话语、依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的时候，这种状态是一种挣扎的状态。因此，我们不能在我们主观的体验当中去寻找这种确定性，我们必须不断的回到客观的上帝的的话语当中（去实际的体验）。

因此，这个时候就带到了第六章，第六章谈的是圣礼。还记得在第五章的总结里面提到说：“这种生命的动力源于基督彰显自己的地方，就是在圣道和圣礼之中。这种生命稳健的、谨慎的汲取营养，受洗，继续不断学习要理问答中的信仰教义，继续不断被律法驱赶着摆脱自己，继续

不断在福音中领受基督，继续不断在圣餐中被喂养。”（书 P168 页）因此，这里面就直接联系进入到第六章。第六章主要讲的是圣礼——路德的圣礼观。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对于已经读完第六章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关于路德的圣礼观，卡尔·楚门最强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如果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作者想要给我们呈现的路德的圣礼观中最重要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有人说是“基督真实在圣餐中”。很好，这里用了一个词。但是这一章，他不仅仅是讲圣餐，他还讲了洗礼。不过这里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真实”。所以这就抓住了作者想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还有人也提到了“客观存在”这个词。对，不论是用“真实”也好，用“客观”也好，他所要表达的是，在圣餐当中或者是在圣礼当中，上帝恩典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所以这两个词基本上就抓住了整个第六章的最重要的部分。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章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时会停下来点评一些或解释一些具体的内容。

第六章，从巴比伦得释放——洗礼与弥撒。这章的标题很有意思，它是使用路德在 1520 年写的一部作品，就是《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刚好在那一篇的论文里面，路德所针对处理的问题就是圣礼的问题。所以卡尔·楚门在这里用这个标题来解释路德的圣礼观。如果说中世纪的圣礼观是“教会被掳于巴比伦”的话，那么宗教改革或路德的圣礼观是“从巴比伦得到释放”。然后他在这里引用了《协同书》里的话：“我们的教会还教导：上帝藉着洗礼提供我们恩典。”他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也就表达了刚才所说的那两个词的意义，就是真实性和客观性，就是说上帝的恩典在圣礼当中是真实客观的。

首先在这个引文的部分，卡尔·楚门说到：“路德常常被视为现代福音派新教的伟大英雄。”（P169 页）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基督教会（不是天主教和东正教，而是属于基督新教）里面。一般情况下，你都会听过马丁·路德这个名字，然后我们一般都会把他视为英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马丁·路德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可能不会把我们视为是他的朋友，或者是不会把今天很多的福音派信徒视为是他忠实的跟随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圣礼观。

首先，他跟慈运理在圣餐礼上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冲突。在书 P169 页第二段，这里面提到了他跟慈运理的冲突。那另外，在洗礼上他也不会认为今天很多福音派教会所做的是正确的。当我们去谈论路德的圣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作为改革宗的我们跟路德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须要谨慎的去学习这个部分。今天我们会花些时间来讲一下洗礼的问题。在 P171 页开始是讲路德的洗礼观。洗礼跟圣餐都是圣礼，所以说它们有很大的相似性。下面我就一边读一边点评好了。

书 P171 页：“洗礼也许是基督徒生活最基本的元素，因为他是基督徒生活正式开始的仪式。虽然基督徒们会在谁应该受洗、施洗方式、洗礼的含义等问题上有分歧，但所有基督徒都同意洗礼带领人加入教会。路德对洗礼的理解，以及他对弥撒中基督真实临在的观点会让现代福音派信徒感到奇怪而陌生。今天大部分福音派信徒在洗礼上都采取浸信会的观点，不论这真是他们的信念，还是默认如此。因此，路德对婴儿洗礼强烈的信念对今天很多信徒来说很不可思议。”

这里面卡尔·楚门提到了今天大部分的福音派信徒的洗礼观。非常感谢出版方的是，他们在这里保留了我当时写的一个注脚，在 P171 页下面*号处，这里面就是给读者的一些简单的解释。什么是浸信会的立场呢？“浸信会洗礼立场一般是被称为宣信洗礼(credobaptism)，即只接受宣告自己相信的人才可以受洗，因此，此立场拒绝为婴儿施洗。与此相反的另一立场一般被称为婴儿洗礼(paedobaptism)，即信徒的儿女应当受洗。宗教改革历史上路德宗、改革宗和圣公会均为婴儿洗礼立场。”(P171 页注脚)

你会发现，今天大部分福音派信徒在这个问题上和宗教改革的主流观点是相反的。但是需要提到一点的是，路德宗和改革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之处，虽然他们都是相信“信徒婴儿应该受洗”，但是他们在解释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然而，不仅是浸信会的信徒会觉得路德在洗礼上的想法令人费解，对于不反对婴儿洗的长老会和改革宗信徒来说，路德在圣礼上唯实论的观点也很奇怪”(P171 页)。接下来是卡尔·楚门的解释：“他们(长老会和改革宗信徒)为婴儿施洗是因为他们相信恩典之约(covenant of grace)的范围包括他们的儿女，但路德如此做是因为他相信洗礼有重生的功效，借此婴儿成为基督徒。在福音派信徒的头脑里，这似乎与路德强调的因信称义相矛盾。”(P171 页)

卡尔·楚门在这里一笔带过的，很简单的去解释了一下我们改革宗的教会跟路德宗的教会在婴儿洗礼上的一些差别。还记得卡尔·楚门在之前的前言里面他已经说过，他说我不打算在这里面去辩论，什么是对的或者什么是错的，或者是为了我的改革宗的立场去驳斥路德或者怎么样，只是说提到这两者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要看的是路德到底是怎么理解的。

对于福音派的信徒来说，给婴儿施洗，路德坚持说信徒的婴儿应该施洗这一件事情，与路德强调因信称义似乎是矛盾的。你今天可能会听到很多人很简单地说，我们都是基督教，基督教就是相信因信称义，对不对？所以，只能有信心的宣告才能够受洗，就几乎把因信称义和因信受洗对等起来了。但是，路德并没有认为说因信称义的教义和婴儿洗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必须先把我们自己的这些固有的观念摘掉，然后我们回到路德他本身所生活的环境、处境，才能理

解他的这样的想法。

在这里面他说，首先他解释了对于路德来说，他的神学的突破（这是我们之前也讲到过了）恰恰就是从圣礼来的。路德开始意识到，罪不仅仅是一种软弱或者受伤而已，罪是死。所以，洗礼不仅仅是洁净，或者是注入一些的能力，使你刚强起来而已。洗礼是重生，洗礼是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圣礼。因此，这个是他的洗礼观的一个起点。

洗礼的含义与有效性（172 页）：“在宗教改革时期，洗礼上产生的争议差不多与弥撒比肩。随着 16 世纪 20 年代重洗派的出现，论述洗礼的作品迅速变得火药味十足。在此之前，路德建立自己的洗礼的立场时，所针对的是中世纪的教导，而不是激进派（重洗派）。”所以，这里面路德有早期的洗礼的作品，也有一些在晚期的针对重洗派的一些的观点。

重洗派（Anabaptists），简单的说，他们反对婴儿洗，他们坚持只能是宣信的人才能够施洗。为什么他们叫重洗派？因为他们说，你们原来在天主教里面受的婴儿洗是无效的，你们现在必须要出来重新再洗一次，他们因此而得名叫做“重洗派”。虽然今天的浸信会和当时的重洗派在历史的脉络上并不是相连接的。今天所谓的重洗派的后代，应该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门诺会（Mennonites），或者是一些很边缘化的这种，他们后来都躲藏起来了，自己建立自己的小社区小村庄，自己就在那边悄无声息地待着。但是，今天的浸信会在洗礼上的立场和重洗派当时的立场是有很多的相似性。卡尔·楚门提到路德很偏爱浸水礼，但是他没有说必须要浸水。因为这个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洗礼所指向的实体。也就是说你是点水、泼水或者是浸水，这些形式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跟今天的浸信会也是不同的，浸信会说你必须要浸没（受洗）。

在书 173 页这里面提到说，如果洗礼是指的是我们的重生，那么这个洗礼并不是意味着说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就一次受洗完了之后，你就可以把洗礼这个事情忘记了，对吧？“**洗礼是具有末世性的含义**”（书 173 页），什么意思？也就是，洗礼指向了我们最终要在荣耀当中得以完全的事实。所以，“**路德把基督徒的一生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属灵的洗礼，因为基督徒一生是不断地向旧人死、向基督活。**”（书 173 页）基督徒的一生都是在悔改。

今天，有这种福音派里面的归信主义，你只要一次悔改、决志、信主了，你就已经 Okay 了。他们甚至会用这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表达方式，对吧？只要你确定那一次你是真的悔改了，你这一辈子就 Okay 了。但这并不是路德所说的；路德说你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悔改；也不是说你一次受洗了之后，这个洗礼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不是的。你的一生都是不断地在建构，基督徒的一生都是用来构建圣礼的本质。**洗礼的本质是什么？洗礼的本质就是我们向我们的罪死，然后向基督活。**这在基督徒一生当中都在持续不断进行的。罪和罪性并没有因着洗礼而消失，所以洗礼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洗礼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洗礼当中最重要的

（174 页）是“被标记出来的应许”，这个是洗礼当中最重要的。所以作者开始慢慢地把洗礼的客观性、真实性表达出来了。

真实性和客观性到底在哪呢？不在于受洗的时候我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不在于那个时候我的信心有多么真实，不在于我当时有多么感动。洗礼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于在洗礼当中所被标记出来的应许。当那个水真的洗去我们身上的这些污秽的时候，我们的罪、我们灵魂当中的污秽也真的被基督洗去了——这个应许。也就是说，我们的罪会被基督的宝血洗去，这是个应许，已经被有形有体地标记出来，而这个应许是真实的。这个是洗礼当中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所在。

路德虽然在称义观上，他采取了新路派、唯名论，包括他的圣道神学，他使用了很多这种“唯名论”的神学论述方式。但是，在圣礼观上，路德则使用了非常强烈的“唯实论”，也就是他非常强调圣礼传递的应许的这种真实性，有一种实存、这种实体，这种应许的真实传递出来了。这种真实性是在于应许身上，而不在于我们当时的感受身上。

那么，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确定我们的洗礼是有效的？为什么我们不会像重洗派一样，再跑去再去洗一次？后面路德会提到。重洗派当时就是说，当你是婴儿的时候，你受洗了，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洗礼是无效的。那么接下来你现在明白了，你现在需要重新洗一次。那问题就来了，你怎么能够确定那个时候你这一次是真的明白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你又发现我当时没有完全明白，我那个时候当时的信心还是很错误的，或者是很软弱的，现在我刚强了，现在我都明白了，你还要再洗一次。那你之前的洗礼就无效了？他是在说你之前那个洗礼就是没有效了。那这个洗礼的有效性到底在哪儿？重洗派会把洗礼的有效性，放在当时受洗的人的信心的状态：你当时真的信了，你那个洗礼才有效。“信而受洗”，对吧？这是很多华人的（中国人的）这个福音派的信徒会常常常说的，“信而受洗”，非常强调（字面的）前后顺序，这个“而”字所表达的是先信了，然后再受洗的这个顺序，甚至是一种必要条件，你必须要有真正的信，才能够受洗。

那问题是，你怎么确定你有真正的信？如果我们把洗礼的有效性放在我们主观信心的确定性上的话，那么就会陷入到重洗派的错误。你就会不断的怀疑，不断的不确定。然后你会不断的再洗，再洗，再洗。

但是，不是的，第 174 页路德说，洗礼的有效性不在于我们主观上的感受，而是在于圣礼当中的施动者是上帝。在圣礼里面，时刻工作的那个人是上帝。若圣礼的真实性是在应许当中，那么应许是谁赐下的呢？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上帝在基督里确认这个应许。然后上帝在洗礼当中，把这个应许刻印在基督徒身上。在洗礼当中，上帝的工作是有效的。“上帝真的把受洗者嫁接在基督上，真的为他提供了基督。”（书 174 页）这就是路德相信婴儿也应当受洗的原因。

这里面卡尔·楚门提到了路德把洗礼跟讲道做了一个对比。你不一定会完全认同路德的这种对比。但是不论如何，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他说，如果有人说婴儿没有办法相信，所以他们不应该受洗。路德会说，那既然如此，你应该把这个标准应用在讲道身上：如果一个人不信的话，难道你不向他讲道了吗？我们依旧会向不信的人讲道。这就表明，我们不会把道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存在，建立在听道人的信心上。也就是说，当我宣讲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的道的应许是真实的。这不在于说领受那个道、听那个道的人，他有没有信心来回应。

当我们在主日去听道的时候，在我们中间，可能你的教会里面是有非信徒，或者甚至有的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但是他的信心也是很软弱的，或者是他根本是还没有真的信，你说，难道上帝的话语会因着他们的不信而失效吗？不会。上帝的应许的真实性会因着他们的不信而变得不真实吗？不会。基督真的在讲的道里面，基督的应许是真实的，福音的应许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不取决于领受者的状态和他的主观感受。因此同理在洗礼当中也是一样。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洗礼当中是谁在工作？是谁在赐下应许？如果我们把洗礼当做是我们在向上帝赐下我们的应许，我们在向上帝保证说：主啊，我会一直坚持这个信仰的宣告，我向你保证，我会怎么怎么样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然你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够受洗，而这个洗礼就变成是你在向上帝工作，你在向上帝递交一个承诺。但是路德会说，这就变成什么？这就变成律法，是你在向上帝保证一些事情。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会不断地怀疑，因为人都是说谎的，因为人都是虚妄的。你怎么确定当时你下的保证就是对的呢？你就一定会坚持到底呢？所以你又不确定了，然后等到你再确定的时候，你就再洗一次。

反过来，路德说，不是的。洗礼是上帝把他的应许赐给我们，而不是我们向他保证，是上帝向我们保证他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所以，如果洗礼是上帝的行动的话，这个洗礼的有效性，就不在于受洗者本身的主观的状态如何，信心如何，不在于给他施洗的那个牧师，或者神父的信心如何，而完全在于上帝在洗礼当中的应许。因此，洗礼必须建立在圣道之上。

受洗的时候必须要做什么？必须要有水，不能是其他的东西，必须是清水。为什么呢？洗礼当中几样，标记和被标记的现实，这个是组成圣礼的这个部分。那标记是什么？记号是什么？记号是水。你不能用茶叶，你不能用茶水，不能用咖啡，你要用清水。

接下来你需要有什么？是什么把这个记号和被标记的现实连在一起的？是上帝的话。所以在洗礼当中必须有上帝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受洗的时候，牧师会念一个受洗的仪文，那个仪文是什么呢？那个仪文不是咒语，不是说那个牧师念完，砰！这个水变得有魔力了，不是的。那个仪文里面，不是别的，就是上帝的话本身，是上帝在洗礼当中的应许。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洗礼的最后的受洗的这个 formula，你是受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你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这个是洗礼当中所必须包括的。至于其他的这个仪式当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往这个水里面加油啊，或者撒盐啊，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那些不是洗礼的标记。洗礼标记是清水，在中世纪洗礼伴随着驱魔的活动，这些都不是圣经当中对洗礼的描述。

宗教改革的圣礼中的洗礼观，洗礼的仪式是简单的，而不是有那么多繁琐的仪式。

之前我们提到了洗礼是一次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帮助呢？那路德会说，这个洗礼在你的生活当中持续不断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是他接下来的“洗礼与基督徒生活”这一块要讲的。

书 175 页最下面：“**路德认为，洗礼对于基督徒生活来说至关重要**。就像我们之前所说，洗礼是进入基督徒生活的开端，所以对整个一生都有持续的影响。”接下来书 176 页：“在《教会被掳巴比伦》中，路德感慨很少有人会回想自己的洗礼和其中的荣耀。这直接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些人不去思想自己的洗礼及其意义。在面对上帝时，他们开始在其他地方寻找安全感，或者是在他们的宣誓当中，或者在他们的忏悔当中，或者在他们的善工作当中等等。我们可以说，路德认为中世纪教会的主要错误是误解、误用了洗礼。”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路德对他们当时教会里面信徒们的状态的观察，和我们今天很多信徒的生活状态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今天，有多少福音派的信徒真的像路德所说的一样，经常回想自己的洗礼？我不怎么经常回想自己的洗礼，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有没有人一年能回想一次两次，或者一个月回想一次。你有多长时间会回想你自己受洗这个事实？可能不是经常发生。但是路德非常强调这一点。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讲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路德强调你要回想你的洗礼？在什么时候回想？是什么事情使得你要去回想你的洗礼？先把这个问题先保留着。但是，你会注意到相比于回想洗礼来说，路德说很多人在其他的地方寻找安全感，在什么地方呢？不在洗礼当中，而是在宣誓、忏悔和善工当中。洗礼和宣誓、忏悔、善工等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本质的区别在于，洗礼所注重的是客观的上帝的工作，而宣誓、忏悔、善工等等是我们主观的工作，这就是区别所在。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寻找安全感的话，你应该去哪找？你不应该在自己里面找，你不应该在你自己所做的事情里面找，“你做了多少善事；或者你当时悔改的时候有多么的真心；或者你当时宣誓的时候有多么的真诚……”这些都是主观的，你要想真的找到安全感的话，你必须要在上帝客观的洗礼当中找到，所以应许构成了圣礼的本质。

书 176 页：“路德认为，神父们（当时的牧师们）未能不断地向人们强调应许，这导致洗礼无法给人带来安慰和确据。”然后这段路德说：“这个信息应当始终铭刻在人们心中，这应许必须时刻萦绕在他们耳边，他们一定要念念不忘他们的洗礼，使信心不断受到激励、滋养成长。因为正如这神圣应许的真道一经向我们宣扬，就一直延续到我们死亡之时一样，我们对它的信心也毕生永不终止，并且藉着持续回忆那洗礼中所得到的应许，使这信心增长、加强，所以当我们脱离罪恶或悔改的时候，我们不过是回转到洗礼的权能和信心之中，我们原本正是从其中转离了，也是重新找到我们犯罪时所背离的应许，因为应许的真道一旦赐给我们，它就始终不渝、永远敞开胸怀迎接我们回归。”

路德非常强调说，基督徒你们应该继续地悔改，做忏悔礼（虽然它不是一个圣礼，或者有的时候他甚至会说这是一个圣礼），但是那个忏悔并没有给你新增加什么东西，那个忏悔不过是把你带回到你的洗礼当中来而已。所以，“回想你的洗礼”和忏悔几乎是同义词，当你忏悔的时候，你得到的赦罪的应许和你在洗礼当中赐予你的应许是同一个应许。所以，因为洗礼的应许是如此的真实，是如此的矢志不渝，如此的不变，因此你不需要再次受洗。

今天，很多基督徒喜欢跑到耶路撒冷去，在约旦河里再洗一次，这是以色列旅游项目的一大块的收入。“我一定要找到一块圣地，到耶稣曾经受洗的地方再次受洗，然后我就真正变得属灵了！我就真正有不一样的体验！”路德会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实际上你是在贬低你的洗礼，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上帝已经在你之前的洗礼当中赐下了矢志不渝的应许。所以，你不需要，而且你也不应该再次受洗，因为耶稣基督只上了一次十字架。

这个是路德这段非常精彩的文字，这里面提到了“回忆”的重要性，书177页：“路德认为，回忆上帝在过去所做的伟大的恩典的工作。”这是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想更认识上帝吗？你怎么做？回忆他所做的恩典的工作，但是这并不是说像今天很多基督徒这样做，这也是很大的一个产业链——作见证，有各种各样的见证，有戒酒的见证；戒烟的见证；同性恋的见证；婚姻破裂修复的见证……各种各样的见证，但是路德说，回忆上帝在过去所做的伟大的工作，并不是我们今天很多归信主义所说的讲你的信徒的见证；他说的回忆是**回忆你的洗礼**。书177页：“路德并不是在说我们要回忆我们自己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来寻找上帝恩典的供应或经历。洗礼是基督徒生命当中唯一关乎恩典的伟大行动，只有洗礼才能为基督徒提供上帝恩典的确实知识。在《教会被掳巴比伦》里，他把这种回忆比作以色列民回忆出埃及。上帝百姓的后代，以色列的后代，不断回忆起出埃及这一事件来提醒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基督徒的洗礼就是他的出埃及，因此他需要不断地回忆洗礼：洗礼意味着我是一名基督徒，因此魔鬼无法占有我。与弥撒一样，洗礼是上帝拯救的伟大行动。**没有任何归信的经历、没有任何上帝护理的行动，可以超过这些客观的圣礼行动，为信徒提供如此的确据。**”

今天很多人讲他们归信的见证，或者是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然后上帝带领他们通过，但是你会发现福音派信徒很少真真正正地回忆他们的洗礼，而这对于路德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路德会说，“你去回忆那些其他的经历都不如你回想洗礼。”但接下来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路德会说回想洗礼更重要？而今天很多的信徒他们从来不思想自己受洗这件事情，而当他们想要去寻找这种上帝恩典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回到这种归信，或者上帝在他们生活当中的护理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路德所看重的是客观的事实、客观的应许，而今天很多的信徒所关注的是主观的经历、主观的感受，“我的归信经历是我真实感受的！是我主观的！那才是真实所在！”所以当我们把真实性放在主观经历当中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们不断的回想我们信主的经历，我们不断思考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怎么带领我们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思想的话，这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真实性放在主观的体验当中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地陷入到疑惑和不确定当中。你跟其他非信徒讲你的见证：“上帝当时怎么感动我信主的；我怎么困难然后上帝带我经过……”那非信徒会说“你怎么确定那是上帝做的？也有另外一个人他不信主，他经历了比你更困难的事情，那他也过来了！你怎么能够确定那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在祂的话语当中没有应许我们祂一定会给我们那样的感动，上帝的话语里面没有应许我们每一次我们生活当中出现困难祂都一定会让我们顺利，上帝没有在话语当中应许我们这个。那上帝在话语当中应许的是什么呢？**应许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真的洗去了我们的罪，这是上帝话语应许我们的。这是洗礼为什么是路德不断回去回想的寻找确定性**

的地方，而不是这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主观经历。因为那些经历是不确定的，因为那些经历会给你带来怀疑。

今天的人就不断地说服自己：“这一定是真的，这一定是真的。”但是，当你失去这种的感动，失去当时信主所经历到的感动时，你怎么办呢？你不会天天都这么感动，天天都在这种 hyper 的状态下。福音派的解决方法就是不断地给你制造这种感动，让你不断地 high 起来，让你不断的情绪高涨，让你不断地处在这种感动当中。结果就是，你可能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两年，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下。但是，告诉你实话——你坚持不了多久。你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精疲力尽，你就会发现内心当中没有那个感动，装作有那个感动，这个会把你带到一种假冒伪善的状态，一种虚伪的状态。就是你为了彰显自己依旧有那种感动而去找那个感动，但是你内心深处知道，你的感动已经消失了。而你抓不住确定性，你抓不住自己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安全感。那个时候，诚实的人反而更好，诚实的人会说：“我没有这样的感动了。”我最近有跟一些朋友聊天，之前他们在自己原来的团契小组里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见证，讲了很多故事让他很感动，就说：“好！决志了！信主了！”后来，离开了那个环境，进入到真实的世界中，遇到了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没有了那个天天给你营造特别多感动的环境，然后这个人很诚实地说：“我怀疑了，我不信了，我不知道，不确定了。”这个还是好事，至少说他是个诚实的人。

也就是说，你到底在哪儿抓住上帝，你到底在哪儿能抓住真实？路德会说：“你要在上帝赐下应许的地方——在圣道和圣礼当中，而不是在你的主观经历当中。”很可惜的是，今天的很多信徒放弃了这么重要的客观的圣道和圣礼，却去追逐那些主观的感受，因为那个对他们来说更重要。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当你遇到 *Anfechtungen* 的时候，你之前所拥抱那一切的美好的主观经历和感受，都在 *Anfechtungen* 的攻击下被打碎了。这就是当你真的遇到了你越不去的坎，之前你做见证说：“我工作上困难，上帝给我开路了，我就一切顺利了。”但结果真的有一天，你失业了，下个月的房租交不起了。你说：“我生病了，上帝医治我了，感谢主！经历满满的恩典。”但真的有一天你的孩子得了不治之症的时候，你祷告求上帝医治你的孩子，但这个孩子去世的时候，你就完了。当 *Anfechtungen* 来的时候，你主观的经历就没有办法支撑你了，那个时候你才发现路德的智慧。路德说：“你要把你的确定性建立在上帝在洗礼中给你的客观的应许上。”

最后，在书 178 页写到：“有人会反对说：那些在婴儿时期受洗的人，不可能回忆自己的洗礼。”而路德的回答非常有意思。路德说：

我会回答：“我的朋友，你怎么知道这个男人是你父亲，这个女人是你母亲？你无法相信别人，你必须自己确认自己是如何出生的。”照这样说，所有的孩童都可以立刻不遵行上帝的诫命“当孝敬父母”。因为我可以反驳说：“我怎么知道谁是我的父母？我不能相信别人。因此我必须重新出生一次，好亲眼看看是不是他们，不然我就不听他们的。”这样做的话，就把上帝的诫命变为无效了。

你看，路德也是很调皮的一个人。对于路德来说，去回想你的洗礼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回想。圣经当中所说的回想，比如说你想到，圣经说，要让以色列民回想他们的出埃及。你说，以色列人出埃及都过了好几代人了，他们的后代没有亲自经历出埃及的事件，他们怎么回想？

remember，回忆、回想这个词，并不是指真的有画面感的那种回想，而是说你知道、你确定那个是历史的真实事件。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每次国庆的时候，回忆、回想他们获得解放、独立的时刻。可能都过了很多代了，一百年、两百年过去了，那些人没有经历当时那个事件，但是依旧说他们在回想、纪念，回忆他们所共同经历的事件。所以这个是路德所说的回想的观念。

路德很调皮，路德在与重洗派辩论的时候，在书第 179 页下面，第 20 这个脚注，点出了一个问題，他说：“我把那些重新受洗的人比作担忧顾虑的人，因为也许他并没有像孩童那样相信。所以当有一天魔鬼来了，他的心就充满了顾虑，他说：啊！现在我第一次感受到我有真正的信心，昨天我还不觉得我真的信了。所以我需要再第三次受洗，第二次的洗礼没有用。你认为魔鬼不会这样做吗？你最好多了解它一些，它能做比这更糟的事。亲爱的朋友，它能继续让人怀疑第三次受的洗，然后，第四次等等接连不断。就像他曾经对我和许多其他人在认罪的问题上所做的那样。”

归根到底，回到最初的问题上，路德在这里所强调的是，洗礼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客观性和真实性不在于我们的主观感受，而在于上帝在洗礼当中所赐下的应许。这一点上，改革宗跟路德是完全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会有孩子受洗。如果没有这个疫情影响的话，我们的洗礼已经开始进行了。等恢复到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孩子要受洗。在那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回忆路德所说的话，预备我们的心，在他们的洗礼中，再次看到上帝应许的真实。这不在于他们当时有没有信

心，他们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或者怎么样，而在于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而是他们一生都要活出这个应许，用信心来回应洗礼中所赐给他们的应许。这个是路德论洗礼的部分。

接下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问：如何看待网上洗礼和网上圣餐的问题？

答：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而且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虽然在教会历史上也出现这种疫情，包括自然灾害等等，那毕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状态，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促使我们进行很多的反思，许多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现在遇到了。我想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一个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的做法，我想这更多的时候是在考验我们的一些原则，到底我们所重视的是什么。比如，有的教会说，如果是隔离在家，我们不会提供任何的主日敬拜，就把主日敬拜完全停掉，完全就只剩家庭的形式。

在历史上，如果遇到瘟疫、战争、或是别的自然灾害的大部分情况下，也许家庭敬拜就是历史上的信徒们所做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可能他们的教会已经被毁掉了，或者牧师和神职人员被杀掉了，他们没有牧师，那就只能在家进行家庭敬拜。

我们的做法是，我们依旧相信上帝的圣道的宣讲是可以透过网络的媒介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个部分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保留的。隔离带来的最大的困难是物理性的，没有办法进行物理性地聚集，而上帝在地上所建立教会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物理性上的、身体上的聚集。这个在我们的神学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柏拉图主义者，不是说只要在心灵上或者灵上相交就可以了，而不重视物质上的或者物理上的。上帝是非常注重物质的，因为上帝是物质的创造者，他是创造我们的身体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有对物理性和身体性一个足够重视的神学。所以，亲身参加公共聚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疫情期间，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被打破的，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希伯来书》里所拒绝的不是这种特殊情况，而是在一般情况下因为信心软弱或懒惰而不去参加公共聚集的人。这些是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的其他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么圣礼怎么办，如果你意识到的话，圣道和圣礼的最本质的区别在哪？最本质的区别是，圣礼是物理性的、有形的，而圣道是无形的。圣礼有时候也被称为有形的道。

因此，圣礼的物理性和有形性在这个时刻就被凸显出来了。没有办法公共聚集也是物理性的，而圣礼因为它具有物理性的原因，所以它的施行就受到了拦阻。

圣餐，圣餐不仅仅是吃一小块饼，喝一个小杯。圣餐作为整个的一个事件，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同领（partake），每一个人作为一个部分去领受一个共同的实体，而同领的动作是很重要的。所以，圣餐是一个共享的宴席，圣餐就不是 in-and-out, drive-through，圣餐不可以用 drive through 的方式，因为圣餐是一个共享的大家坐下来的宴席。不是开车去麦当劳点餐，然后伸手拿了就开走了，这个不是圣餐正确的领受方式。因为圣餐是一个 shared meal，而不是自助餐或者 in-and-out, drive-through。

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在网上领圣餐。如果是网上领圣餐，那样就把圣餐变成了 in-and-out, drive-through，是一种非常消费主义的做法。圣餐在乎的不仅仅是领杯饼的动作本身，而是跟其他人在同一个场合一起领的过程，这就是同领（partake）。当然可能会有其他人跟我的观点不一样，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的问题，还是要尊重自己教会的决定。如果你的教会决定大家领网上的圣餐，那我认为你既然在这个教会，那就顺服教会的权柄。如果你认为这是在神学上是很重要和严肃的错误的话，你需要提出来；如果你的良心受到捆绑的话，可以向牧师和长老们表达说你的良心受捆绑，你认为这不是领圣餐的方式，可以请求他们让你不要这样领等，但是在这里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了。

问：对于福音派的质疑，改革宗应该如何捍卫婴儿洗？

答：改革宗，或者整个宗教改革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例子。因为他们当时也遇到同样的状况，就是改教家们所遇到重洗派。如果你仔细看，重洗派的辩论方式跟很多福音派的几乎是一样的。我的建议是你可以看加尔文驳斥重洗派的地方，认为加尔文的论述是比较标准的论述方式。我们今天的论述方式跟加尔文的是一样的。或者你可以找到《基督教要义》看一下。

问：简单讲一下重洗派的形成和发展和对当今信徒的影响？

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重洗派的发展在早期可以追溯出两个根源：一个是从瑞士苏黎世出来的，一个是从德语区出来的。在瑞士的源头是慈运理，他自己本身不是重洗派，但他的学生里面出了重洗派，早期的重洗派的代表都是慈运理的学生。在德语区的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是路德早期的一个同事，他自己本身不是重洗派，但他的教导产生了重洗派。重洗派的发展是一个转变非常迅速的运动。我不是一个重洗派的专家，但基本上早期重洗派结合

了很多农民起义运动、政治，包括用武装力量建立地上弥撒亚国度等思想。而到了后期的重洗派，就是门诺派（Mennonites）等，变成了和平派。今天对重洗派的和平主义者的印象主要来自后者。因为早期用武力建立弥撒亚国度尝试失败了，所以马上就转变成了和平主义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改变。

我们说今天的浸信会跟重洗派是不一样的，主要是在这儿。也就是说今天的浸信会并不是说他们想要武装起来去建立一个弥赛亚政权或者怎么样，而是只是说他们在洗礼上的问题是跟重洗派当时是是很像的。

加尔文他与重洗派的辩论，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加尔文以来，我们去辩论婴儿洗的方式都是用同样的方式，也就是我们意识到洗礼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洗礼是在旧约当中割礼的一个延续。所以，加尔文会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家族的成员，所以当时上帝在旧约那个时刻给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因信称义的标记是割礼；而在新约的亚伯拉罕的家族中，因信称义的标记是洗礼，所以洗礼取代了旧约当中的割礼，所以两约之间是以连续的这种连续性，是它的一个辩论的中心。因此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约恩典之约在旧约当中的实行和在新约当中的实行的方式并没有改变，都是借着有形的圣约团体，都是借着圣礼的标记来进行的。**

在旧约当中，亚伯拉罕信主的时候，他是以成人的方式受了割礼，然后以实玛利 13 岁受了割礼，但是等到新的孩子以撒出生的时候，他是 8 天受割礼，所以他们会提到说洗礼是基督的割礼这个概念。所以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有形的圣约团体的实行方式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柏拉图主义者，我们不是说到了新约之后就全都是属灵的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对吧？说起来就非常非常长了。如果你听，比如一些反对婴儿洗的一些人，他们往往会比如说麦克阿瑟（JohnMcArthur）。他会说，婴儿洗是导致今天教会里面有许多假冒伪善信徒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受洗了之后，你就一直在教会里了，然后你没有信，对吧？**如果没有婴儿洗的话，教会里就不会有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了。每一个进入到教会的都是真正有信心的，然后信而受洗的人，对吧？这个背后是柏拉图主义。旧约是有一堆假冒伪善的信徒，对吧？因为他们都是家族遗传，按理说旧约里面上帝的教会里面都是假冒伪善的。然后到了新约之后，我们都是不按肉体了，而按属灵的，所以都是只要只有信心的人才能进入到新约团体。**

但是首先第一，这并不符合事实，就算你去第一浸信会或者去怎么样，里面也照样有很多假冒伪善的人。就算是你按照宣信受洗的，里面照样有很多假的宣信，对吧？你怎么去判断？

另外一个错误，就是他把新约跟旧约的对比当成是属灵跟属肉体的对比，但是这并不是圣经当中的给我们看到的。圣经当中说：我们到了新约不是就都脱离了肉体了，没有肉体了。洗礼本身是物理性的，洗礼本身是放在身体上的，就像割礼一样，所以物理性是有形性质不可避免的。而在新天新地还没有到来之前，上帝的教会里面永远都会既有稗子又有麦子。你不可能靠着一个单纯的否定婴儿洗的方式就改变这个状况。而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去薅稗子对吧？他试图用否定婴儿洗或者除掉婴儿洗这种方式好像能够洁净教会一样，但是这是一种比较，我觉得是一个很不成熟，或者是很盲目乐观的一种的想法。对于从圣经中解释圣经来说，从宗教改革一直到今天，改教家们是这样解释，我们也是这样解释。

旧约的百姓、新约的百姓、上帝的恩典之约，在历史当中的有形的实行方式都是一样的。

在旧约里面，上帝也区分圣约的外在施行跟圣约的内在施行。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的，是的，所有的以色列民都受了割礼，但是只有真正的选民是内在的角度上有份于圣约，而外在的圣约的有形外在团体当中是有稗子有麦子。同样的在新约也是一样。因此这个是我们区分的方式，我们不是说到了新约之后就全部都是内在施行，而没有任何的外在施行，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但是不论如何，你可以去看加尔文，加尔文的关于反对重启派的还有一篇论文叫做 *Brief Instruction for Arming All the Good and Faithful against the Errors of the Common Sect of the Anabaptists*，有这样的一个论文，应该没有翻译成中文。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请人翻译成中文。

好的。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吧。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我们下周再见，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给我们机会来思想路德他洗礼的观点，也叫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对洗礼的误解，今天我们对洗礼的这种错误的把洗礼当做是我们主观的所做的事情。但是，主你让我们看到你在洗礼当中，在我们之外所成就的应许是真实的。你叫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继续的回归到你的洗礼当中来，让我们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习惯，就是不断的回到洗礼当中，来寻找我们得救的确据。请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明天我们的主日的敬拜，保守国内弟兄姊妹今天他们的主日敬拜，与每一个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如果路德的洗礼观对我们来说已经有很大冲击了的话。我想路德接下来对圣餐，或者用他更喜欢的词“弥撒”，他沿用了拉丁的用语“弥撒礼”。他对圣餐，对弥撒礼的理解更加是非常非常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作为今天 21 世纪的北美、亚洲、中国的福音派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我没有把福音派区分，就是大概整体的所有基督徒来说），路德的这个部分是离我们最远的，对我们来说是最陌生的地方。所以，我想也许可能我们今天不一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路德对弥撒或者是对圣餐的这个理解，把它透彻的讲解，但至少给大家一个大的框架，给大家一个整体的感受。

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先做一个祷告，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刻，再次停下我们的脚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地向你献上感恩，因着你的恩典托住我们的生命，你也信实的继续不断的借着你的圣灵把你在基督里所成就的一切的恩惠施行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再次来思想路德，特别是他对于圣餐，对于弥撒的理解。主，我们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很陌生的一个地方。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叫我们把我们许多原来固有的一些思想先放下，叫我们能够回到历史当中，回到路德所生活的时代，叫我们看到从他的，或许我们不认同的观点当中能够学习到对我们有益处的功课。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来一起进入到路德的弥撒礼，这是在这本书《路德的人生智慧》的第 179 页。前面这个部分，可以说如果你读了整个一章的话，你会看到作者卡尔·楚门在这里所强调的，不论是洗礼也好，弥撒礼也好，他所强调的是路德对于圣礼当中的应许的客观性的强调。你大概可以看到有一些重复的部分，所以有些地方我们是稍微跳过一些，但是，你需要记得，路德对于洗礼当中应许的强调和在圣餐礼当中应许的强调是同样的。

首先是在书 179 页，这里卡尔·楚门作为一个很好的历史神学家为我们非常简单勾勒了整个路德的对于圣餐礼的理解的发展的三个阶段：一个是他的早期，在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的神学的争议之前，他对于中世纪的圣礼观的一个修正。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是他与他的长辈，他的前辈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在产生的一个冲突的过程中，他对于圣餐礼进一步的神学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他与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的一次争议，最后以马尔堡会谈(Marburg Colloquy)而告终，或者说以马尔堡会谈的失败而告终。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路德的神学在发展。路德的神学与他的经历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的神学永远不会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相脱节。我们需要非常有意识的去认识到这一点。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首先我们会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在他们的神学立场上，尤其是当他们的神学立场跟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会怀着一颗同情的心，一颗同理的心。是的，如果我处在那个历史环境当中，我处在那个事件当中，我可能也没有办法跳出那个圈子去想到另外一个事情。所以一方面对于历史上这些神学家他们的一些问题有这样的一个同情心。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会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敏感我们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我们思想当中一些的限制性。

但是不论如何，马尔堡会谈奠定了路德宗和改革宗从此没有办法成为一股合一的运动。这是历史上发生的非常可惜的事情。然而这并不代表说路德宗内部本身在圣餐礼上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路德宗本身内部也继续的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包括后期的墨兰顿（或译梅兰希通，Melanchthon），他的圣餐礼与一些非常坚持路德本身的圣餐礼的这些人产生了冲突。所以，在路德宗内部也是存在这样张力的。

因此，我们也需要很谨慎地去对待这个。可以这样说，在基督教的教义神学的争论当中，没有什么神学议题要比圣餐或者弥撒更加富有争议。圣餐礼（弥撒）可以被视为在所有教义的争论当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就是这种争论的强度和观点的多样性，基本上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更需要谨慎去理解。（大家）还记得路德的整个神学的突破的起点就是在这儿。在路德一开始成为一名神父的时候，当他第一次举行弥撒礼的时候，那个冲击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罪人怎么能够用污秽肮脏的双手制造上帝，并且触摸上帝？这是在当时路德生活的中世纪的晚期的圣体神学当中的饼和杯，当摇一摇铃的时候，饼和杯就变成了真实的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是物质性的。所以这叫“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所以这个是路德的神学的反思的起点。

那么路德的神学的反思所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首先，可以这样说，从一个改革宗的角度上来讲，路德对于中世纪晚期的弥撒礼（圣体观），他是有着很重要的突破，但同时也有很多的保留。也就是说路德一方面他批判了化质说，但是同时他保留了唯实论的语言。这里面路德在早期的神学发展当中，他首先意识到了圣礼重要的部分。其实他没有否定象征的这个层面，但是他强调了“是真实的和实在的”，这是在书 181 页提到的。

路德的神学和圣礼观和他对律法与福音的区分都是密不可分的。这里提到对于路德早期的发展，

在他还没有与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和慈运理（Zwingli）辩论的时候，路德强调的是真实性，同时也提到象征性。在接下来的辩论中，因为辩论产生的回应，他就只强调其中一部分。但是书 181 页第二段倒数第三行提到：“路德关心的是记号的确实性。领受洗礼的元素实际上就是上帝保证圣徒有份与基督的方式。因此这里有一层唯实论的意义，是象征主义所无法剥夺的。”归根到底，路德的圣礼观有一层不能抹除的唯识论。对于路德来说，圣礼有三方面：记号、被标记的事实和信心。这跟之前的洗礼、圣餐礼里都是一样的。记号就是有形的东西，在洗礼当中就是水，在弥撒礼（也就是圣餐礼）就是饼和杯。被标记的事实，水所标记的是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饼和杯标记的就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把这记号和被标记的事实两者绑定起来的的就是信心。

这里路德强调的一点，是弥撒礼当中的应许，是福音，而不是律法，不是我们做什么。这是路德所强调最重要的起点。因此，既然在弥撒礼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应许。这里就涉及到了几个层面。第一，书 182 页第三段：“在弥撒礼当中，是上帝为人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反过来，人在为上帝做一些事情。”这是路德对中世纪弥撒观批判的最重要的一点。后面提到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其中路德提到有三种掳掠，其中最严重的一种掠夺就是中世纪的礼拜仪式把圣礼聚焦在献祭层面上，将弥撒礼视为是我们向上帝献一些东西，这对路德来说就是律法，而不是福音。所以，圣餐、弥撒和律法与福音的区分是紧密联合的。这个是路德对中世纪的圣礼观最重要的突破，就是他把圣礼定义为福音，而不是律法。路德强调圣礼不是善行，而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在执行圣礼的仪式上，我们就必须以上帝的道作为基础。这是在书 183 页：“是上帝的道把上帝的应许放进圣礼当中，或者使得圣礼当中的应许突显出来。”因此，执行圣礼当中的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中世纪甚至今天的天主教有非常多的外表的形式，穿着的衣服，摇铃，唱的诗歌，整个教堂布置，还有做的仪式、举绩、跪拜等等。非常讽刺的是，这跟今天的福音派教会流行的做法很像。福音派也很注重眼见和感觉，只不过跟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给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所注重的是舞台效果、灯光、乐队、感人的故事，等等。其实跟当时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敬拜方式有着很相似的地方。但不论如何，路德说这些都不关键，这些反而是应该被挪去的，因为这些东西遮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弥撒包含的最重要的东西。

整个弥撒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应许，而上帝的应许是在他的话里。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哪怕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和形式，我们也无法从弥撒中获取任何东西。正是因为圣礼中行动的一方是上帝，而上帝在圣礼当中的行动是赐下并且确认他的应许，那么话语对于圣礼来说是最重要的。延续奥古斯丁的说法，圣礼是有形的道，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上帝的道。因此圣礼

对基督徒的生活非常重要。圣礼当中既然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应许，是福音而不是律法，不是我们向上帝的善行，因此上帝的道是基础。接下来，人们在执行圣礼当中，必须听到上帝的道。在中世纪，弥撒礼是用拉丁文。甚至有时候神父们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更不要说平信徒。如果你把自己置身于 15、16 世纪一个平信徒的角度，你来到教会，几乎没有讲道，或者所有讲道都很短，仪式是用你听不懂的话进行，神父背对着你，你跟他之间距离很远，你们之间有屏障以至于看不见他，听他用你听不懂的语言像念咒语一样念一些话，听他摇铃。然后神父出来可能只是给你看一下那个饼，然后就回去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完全不知道到底都发生了什么。这一切都变成了一种有点类似像迷信一样的过程，你只要到里面去跟着走过一遍这个形式就可以了。

路德非常强调，既然应许是弥撒当中的核心和基础，那么信徒就必须听到这个应许，所以，弥撒也就必须用他们能够听懂的语言来进行。这是在书 185 页：“**领受圣礼需要用信心获取附着在圣礼元素上的应许。**”所以，接下来第二段第一句话：“**对弥撒中的应许的理解促使了路德使用本地语言来举行弥撒的仪式。**”所以，当你听到上帝的应许并且透过圣餐看到上帝的应许是确实实实在在地在你眼前展现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得到了喂养，你的信心就得到了巩固。

在书 186 页这一段，路德提到了真正正确地应用弥撒（或者应用圣餐）会激发信徒的爱和喜乐。他说：“由此可见，适当地举行弥撒并不需要别的，只需要对这应许有确实的信心，相信基督的这些话是实在的，并且不怀疑这弥撒富有无穷的福分。有了这种信心，人的心灵便会立即产生甜蜜的震动，灵命因之而增进和丰富，是因圣灵给予信基督的爱。所以，人被这慷慨恩慈的赐约者基督所吸引，完全变成了不同的新造的人。人若坚信基督无可估量的应许是属于自己的，他哪能不兴奋落泪、对基督心仰神迷呢？一个人原本应当受到该得的报应，根本不配得到恩典，但是基督却白白地应许并且赐予他如此大的财富和永恒遗产，他怎能不爱戴这位这么伟大的恩主呢？”

所以，弥撒不是基督徒来纪念耶稣或者是来给耶稣开一个纪念会。弥撒是基督来把祂自己的应许赐给我们，喂养我们，并加以确认。弥撒带给基督徒基督自己的应许，这应许被呈现在那个掰开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之中。当这些元素被信心抓住的时候，因着直观的形体而更加的真切，圣灵就在这些领受者的心里激发喜乐和爱。

这个是路德所强调的第一点：弥撒礼最重要的部分是应许，而且弥撒礼把基督的应许、福音的应许有形有体地彰显出来了。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路德非常坚持的真实临在的这个概念（realpresence）。这个是路德接下来的发展，他接下来的发展也是伴随着他的个人的经历。在这里（书 188 页）作者首先提醒我们：“这个部分或许是最令今天的福音派信徒头疼的地方，因为今天大部分的福音派信徒对圣餐持有着一一种象征性的观点。这种观点类似路德当时主要的对手慈运理的观点。”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地谨慎我们应该怎么来对待路德的观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慈运理的观点，当然这里面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路德的身上。

路德的发展这里面涉及到他的一些个人的经历。首先当他从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回来之后，你们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他是被掳走了，他被掳到马尔堡，然后他在那儿躲藏起来。那个时候维滕堡的宗教改革运动就由他的同事，应该可以算是他的老师卡尔施塔特带领。卡尔施塔特比路德的年龄大很多，所以他更是德高望重的。当时，路德有时被视为卡尔施塔特的徒弟，因为他的辈分，因为他的年龄更大，所以他更是被视为重要的改教家。但是卡尔施塔特他的神学变得激化了。卡尔施塔特的神学激化的两点，第一点是他把圣灵的地位抬高超过于上帝的话，另外他把弥撒按照象征的性质来解释。所以，这两点绑定在一起就令路德感到十分地不安。用象征的语言说基督是属灵性的临在而不是真正肉身的临在，使得路德在接下来不论是跟卡尔施塔特还是跟慈运理的辩论，这一点都使得路德非常非常地紧张。

问题不在于说，他们没有用真实临在的语言，问题是真实临在的是什么？

路德坚持认为，整个基督真实地临在，基督的每一个部分都真实地临在，不仅仅是祂的神性，而是祂完全的人性的临在，祂的肉身，祂的肉体，祂的身体和宝血真真正正的临在。

后期的慈运理，或者是这个时候的卡尔施塔特，他们也会说基督临在，但是这种临在并不是肉体上的临在。他们可能会说真实临在或者是属灵的临在。这个对于路德来说是最无法接受的。这是因为当时卡尔施塔特他和这些激进的这些灵恩（惟灵派）狂热分子，像这个茨维考三先知等等，他们就是开始很激进地去改革，甚至包含了很强的这种政治性。路德的经历都把这一切神学、政治都绑定在了一起。所以，当他再次看到慈运理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卡尔施塔特的影子，卡尔施塔特的阴魂在跟他作对。

路德自己的语言也在这个时候发展出来了。路德自己开始用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在饼和杯里或者是在之下，**under**，路德非常强调这个词。在后面路德宗的语言里面就确立下来这是今天路德宗最正式的用语，基督的临在是在饼和杯的之内、之旁或之下（**in, with, and under**）。这个是标准

的路德宗的语言，书 190 页：“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肉体，肉和血真实的临在在饼和杯之内、之旁、之下。”

但是在早期，当他还在跟慈运理辩论的时候，这些语言还没有形成，当时路德只是说在之下或者那个“under”可以理解为在周围。路德跟慈运理之间的辩论是一个很大的议题，这里面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细节。在这里卡尔·楚门没有具体的去讲这个，那么我们可能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具体的讲，但是总的来说，慈运理是用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去解释。那么在他们辩论当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的身体（hoc est）。那个“es”就“是”，这个字在拉丁文或者在英文里面叫做 being。这个“是”怎么去解释？路德的解释：“是”就是“是”。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就是他的身体。而慈运理的解释是，这个“是”这个字不能用字面的方式去解释，而是应该解释成“象征”。这是慈运理之所以被称为象征主义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他把“es”这个字解释成象征。另外，慈运理有的时候会被称为属灵派，或者就是属灵临在派。你需要注意，属灵临在是慈运理的观点。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慈运理有时会说“真实临在”，但是他非常强调的不是耶稣的身体的真实临在，而是耶稣属灵的真实临在，或者是精神性上的临在。

那么慈运理表达他的观点的时候，在他论圣餐的论文当中，他会解释说，这种临在到底像什么？他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去世了。你每到一段时间，当他忌日的时候，你就想起他来，你就怀念他。或者你到了一个相似的场景的时候，你就心里面就想起他来了，你就纪念他。而当你对他的爱至深的时候，就像他真实的在你身边一样。所以说白了，对于慈运理来说，“属灵的临在”的意思就是精神性的。你怀念他，你纪念他，一种心理性的（Psychological），你就感受到他与你同在。所以，这个和后来加尔文的观点还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去展开谈各种的观点。

总的来说，不论是加尔文还是慈运理，他们对于路德的观点的批判，是说耶稣的身体和宝血不在地上，耶稣已经升天了，在这一点上慈运理是对的。或者以我所属于改革宗的立场来说，慈运理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耶稣现在肉身在哪？不在这个地上。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只等到最后末日的时候他再来，他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根汗毛、每一个血管、每一滴血、每一个细胞都在天父的右边，而不是在这个世界。这个叫做真是临在（real absence），真的不在，真实的不在。在这点上加尔文和慈运理是一致的。

这一点上，我们作为改革宗的正统派和慈运理是一致的。我在这里就不细谈，在改革宗圈子里面，站在加尔文一边，和慈运理的区别在哪，这个是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来谈。我们主要来谈路德，路德跟慈运理的差别就在这儿。路德非常的强调，不！耶稣的全部必须都临在，耶稣的肉和血，他的人性必须现在就在这，才是真实的，否则耶稣就是在说谎，否则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耶稣就是在对我说谎，而耶稣不能说谎，所以他的全部人性神性都必须临在。

慈运理会说，怎么可能呢？我怎么想不通呢？耶稣的人性，既然他是真实的人性，他就是只能同时在同一个地方，否则的话，他的人性就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了。路德会说，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是因为你想不通。路德会批判改革宗是理性主义者。另外，慈运理会用《亚他拿修信经》，或者是《迦克墩信经》，说两性不相混，所以耶稣的人性是受造的，他只能同时在一个地方，出现在一个地方，而耶稣的神性是创造主不是受造物，耶稣的神性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与我们同在，是说他的神性，而不是说他的人性。路德会说，你这样说的话，就是把这两性分开了，而慈运理会说：不，这是两性，如果你不这样说的话，你就把两性相混了。于是，就开始争吵起来了。

我们作为改革宗，当然我们会说路德的基督论可能会出了一点问题，路德会说耶稣复活之后的人性可以无处不在（Ubiquity of the human nature of risen Christ）。所以对路德来说，耶稣复活之后，他的人性就可以弥散在世界各地，耶稣可以解构自己的身体，分子化，然后穿过墙穿过门，进入到门徒关起的房门里面。慈运理听到这个就摇摇头说，圣经什么时候说耶稣的身体可以穿过墙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只是说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但是圣经没有说他是穿过墙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所以，路德就说慈运理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慈运理说路德啊，你是一个疯子。所以两个人就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路德‘啪’，一拍桌子说：你跟我，你是出于另外一个灵！于是马尔堡会谈，就到此为止。

黑森领主菲利普，好不容易把这帮人凑到一块，想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宗教改革运动。但是他的理想始终是过于美好，比现实要美好。我想说了这么多，简单的说，对于路德和慈运理来说，在基督论上面再简单地延伸说一点点，然后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部分。

对路德来说，全部的神性都被包裹在基督的人性里，这在前面也提到过。我在哪儿能够找到一位慈爱的、真正的上帝？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能找到上帝的全部，这就是最真实的上帝。在基督之外，是你靠自己的理性、思辨去探究的上帝。你想揭开上帝的内衣去看看上帝的本质，那么你就会被如同烈火的上帝烧死，毁灭掉。对于路德来说，基督的人性包裹了上帝的神性。而改革宗坚持传统的《迦克墩信经》里的基督论，改革宗认为神性是无处不在的，但是人性同一时间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所以神性超越了基督的人性。这时路德宗就会批判改革宗这一点，称作“加尔文主义式的超越”（extra-Calvinism）。“加尔文主义”这个词就是从这来的，是路德对于加尔文基督论的一个批判，因着圣餐观，延伸出来的基督论的批判，而产生出来“加尔文主义”这个词。对于路德来说，基督的全部，包括神性和人性，在所领的圣餐中临在才是真正的临在。

最后要谈的是，路德对弥撒如此重视，以致于改变了他对于牧养工作的观点。在这里卡尔·楚门主要谈到了路德对于帮助信徒面对死亡和弥撒礼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很匮乏的地方，我之前也提到过，基督徒的死亡观是现代社会很少会谈的问题。今天很少有人，除了医护人员

之外，真真正正见过尸体。当然现在新冠病毒的蔓延，这个事实可能会改变。你们看到视频里尸体一具一具被抬出来，当你真的看到尸体就在你眼前的时候，那个冲击是很大的。你会开始严肃地对待生活，对待生命，你会开始严肃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如何面对死亡这件事。

但在新冠病毒还没有大面积出现的时候，有多少人严肃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死亡对我们来说感觉很遥远。好像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你透过媒体所看到的永远都是年轻的，你从广告上、视频上，看到的都是年轻的、美丽的、青春洋溢的。你很少看见一个垂死的人在做一个广告，或者演一个电视剧。今天的媒体产业所贩卖的就是这种青春的感觉。但是对于路德和中世纪大部分人来说，死亡是人生中一个非常常见的元素。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死人，因为你一出门走几步就到了墓地，你每次去教堂的时候，教堂后面就是一个墓地。我以前在意大利米兰，主座教堂旁边有一座小教堂。那个小教堂是一个著名的景点，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墓室，那个墓室一进去你会看到整个墓室满墙都堆着真实的头骨。当你进去那个墓室看到满墙人的白骨时，那种震撼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因此在中世纪，有一种文学体裁叫作“死亡的艺术”。生活在世纪的人对于人应该如何死，有非常多的思考，什么样的死是“美好的死去”。死是一种行为，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说法，“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死亡是有价值的，死亡也可以拥有美德，什么样的死是有价值的死，是美好的死去？对于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当你问一个人说：“你希望怎样死去”？你会得到什么回答？我想大部分人会回答说，“我希望是没有痛苦的死，死的很快。最好是一列火车从我身上“哗”一下过去，我就死了。就是让我没有意识的死去，“啪”一下就死了。这样我就感受不到痛苦。”这种观点和他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为什么现代人会这样觉得？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什么都不是，没有灵魂，就是一堆细胞，一些物质组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需要思考死亡之后的事情，我只需要尽力避免不经历痛苦。死了就死了，只要死的越快，不让我想到这个事情越好，反正我死了之后就没有了。但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们所追求的死亡是一个平稳而缓慢的过程。在这里卡尔·楚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路德认为什么样的死是拥有美德的死。第 194 页第二段写到：“路德认为，预备迎接死亡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看到他作为牧师有多么注重实践。”这是作为教牧人员非常重要的一点。曾经有一位神学家、牧师这样说：“牧师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预备自己的会众迎接死亡」。”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思考这句话，我怎么预备？假如明天在我的教会中就有会众要迎接死亡，我有没有把该说的话说到，他在此前有没有足够清楚的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致于他可以很坦然的面对死亡？他有没有在生和死唯一的安慰在心里？这个是我时常经常想的事情。

书 194 页这里面他说：“首先路德建议要把世上的事务安排妥当，把后事处理好，把你的遗嘱立好，财产怎么分配。然后，这些你要嘱咐你的孩子的话嘱咐到位。接下来，去赦免一切令我们

长久心怀不满的人。”在你死之前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去跟你的仇敌和好，这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为什么不尽早的去和好呢？对吧？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非得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和好的重要性。

但是路德说：“你不要怀着这样的这种没有赦免的心去死，因为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益处。你要怀着完全和睦的、平和的心去死。然后当你去跟你的仇敌和解之后，你要回到上帝面前来，你要仰望上帝。”他所说的仰望上帝非常的具体，非常的有画面感，也就是他甚至是指的是让你去思想，思想到上帝有一个形象那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敏感，但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点，那么作为改革宗我们说你不能去为上帝去勾勒出来任何的形象，对吧？

但是路德在里面说，你要去在你的脑海里面画出在永恒当中的你和上帝同在的那个画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你的头脑中那种画面应该是什么？头脑中的画面应该是耶稣和他钉十字架，你的画面应该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你一切的过犯。你要默想耶稣的十字架，然后透过这种非常具体的画面式的默想和仰望，我们才能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得到足够的恩典，得到足够的安慰，我们才能够在默想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真的看到了死亡、被战胜。

因此路德是赞成使用受难像的，当然在这一点上，作为改革宗我们会说；不，你不需要去默想受难像，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真正带给你安慰的不是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是复活的耶稣。这个只是稍微提一下。而接下来路德会说在这一切之后，在你临死之前，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领弥撒，你要领圣餐。

路德把原来中世纪里面提到的临终抹油这一项把它排除了，你不需要做这个，尽管他说这个可能会有益处，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说这个是一个多余的事情。但是弥撒是很重要的，或者圣餐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充满着恐惧的，而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安慰，最需要的是真的能够相信上帝接纳我们，而没有任何东西像弥撒礼一样，像圣餐一样那么具体地把上帝的福音的应许呈现给我们，所以他说在面对死亡的恐惧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领弥撒。

刚才提到了，临终的时候我们需要领圣餐来战胜我们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确定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所说的路德的整个的神学是贯彻始终的。首先，他问的问题是我在哪能够找到一个仁慈的上帝？他的答案是只有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里。接下来问题是，我在哪儿能够找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答案是在他的圣道和圣礼当中。所以，今天我们之前谈到了圣道，我们今天处理了圣礼、洗礼和圣餐礼。

因此，我想延续到他的最后的总结的部分，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很重要的，对我们今天来说很重

要的点。第一，对于路德来说，书 197 页最后一段，“信心不是出于人的宗教体验，而是出于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上帝在基督的肉身中对有罪的人类施予恩慈。”因此，书 198 页第三段：“圣礼和圣道一样，是基督的故事，穿透进入每一个基督徒个人故事的方式。”在这里面听起来很像我的教授麦克霍顿的“上帝的故事和我们的故事”。圣礼是把上帝的故事，把基督的故事穿透进入到我们的故事当中，或者说把我们从我们的故事当中抽离出来，进入到上帝的故事当中。在上帝的故事当中，我们才找到自己真实的身份是谁。因此，**当我们遭遇试探的时候，路德所思想的是洗礼。当恐惧死亡时，路德拿起的是饼和杯。这些时候基督徒的故事被接生到基督的，因此也是上帝的故事里。这里面他强调了一下，路德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强调，圣礼的外在性和道的外在性就要求基督徒必须成为教会的一员，因为只有在教会集体的公共敬拜当中这些元素才存在。**

另外，路德的牧养事工的性质和圣礼主义的联合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这书 198 页这里面写道：“在这一切的事当中，上帝是施动者。因此基督徒无法自己做礼拜，只有上帝才能够做礼拜。”因此在我们恩约教会里面，你仔细看，我们的礼拜的仪式的定义，叫做**圣侍仪式**。圣是圣洁的圣，侍是服侍的侍。圣侍仪式，圣侍礼拜。什么是圣侍呢？圣侍就是神圣的服侍，这里面不是说我们在服侍上帝，而是在圣道跟圣礼的侍工当中，上帝亲自降下来来服侍我们，所以是每次的主日的敬拜是上帝用他的圣道跟圣礼服侍是他的百姓，整个一下子你就把你的整个的对敬拜的理解全部都翻转了。但是这里面我就不再细多谈。

接下来书 199 页这里面提到了两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段他说：“针对福音派教会长久以来对那些大型的、壮观的、非凡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事物的迷恋，路德的所说的路德的神学是绝对的一剂良药，为了使教会能够跟上潮流而不断的追求下一个大型活动，下一个重大事件，或者寻求那些能够让外展事工和门徒训练更加有效的灵丹妙药，这些与路德的思维方式简直是大相径庭。讲道加上执行圣礼，这就是牧师的呼召，这些就是牧师职业的工具，是他用来解决牧养问题的方法。从技术角度来看是软弱的，没有影响力的，效率低的，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它们的能力和有效性来自于那位施动者，就是上帝自己。如果牧养事工的定义是由圣道和圣礼组成的，同样基督徒生活的本质也是圣道和圣礼。”这里面他从教牧事工到基督徒生活的本质。“路德对于圣道、洗礼和圣餐的强调，应当使信徒们明白他们该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对于基督徒的生活本质来说，圣道跟圣礼也是同样重要的。”因此，这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教会敬拜是门徒训练的根本**”，教会的敬拜是门徒训练的根本。也就是当你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你就是在接受门徒训练，你就是在学着做一个耶稣的门徒，作一个上帝的敬拜者。

在今天很多这种门徒训练教材的这种市场打开的状态下，你会发现他们很多的时候把门徒训练从教会敬拜的这个环境抽离出来，单独去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处理，而这对于路德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你在那边训练完了之后，等到你回到教会里面来，你还是不会敬拜。做门徒的最终

极的含义就是，你知道如何敬拜，而敬拜的最终极的体现就是在教会的主日的公共敬拜当中，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别的，或者说我们已经有了太多别的东西，而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圣礼更能够坚固信徒的信心。

当人们四处寻找令人惊叹的东西来确定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寻找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 program 里面；在我们的野餐当中；在我们教会一起出去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去寻找去寻找上帝的同在，去寻找上帝的恩典。但路德说，不要东奔西走，回到上帝自己的应许当中来，上帝在他的圣道跟圣礼当中给我们最扎实、最坚固的应许。所以，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才最后显出来。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所参加过的那些的大型的活动，那些各种的演唱会什么的，这些都变得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你只有扎根在上帝的圣道跟圣礼当中给你的福音的应许的时候，那个才是能够真正给你永恒的安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路德和他的圣礼观。

我们就到这里，我想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问：改革宗不会临终守圣礼吧？

答：首先你的问题里面你用了个字叫做“守圣礼”，也就是说也许从这个话语当中，当然我不能确定你具体为什么要用“守”这个字，如果你对路德这样说的话，路德可能会说你把这种做法当做是律法，而没有当作福音。不是说我们“守”什么东西，不是说我们好像这是一个要求，然后我们必须这样做，路德会说在你面对死亡的时候，有什么能够比圣餐礼更能够给你带去安慰，有什么能够比眼睁睁的看到耶稣的身体为你拨开，他的宝血为你而流，而更能够给你战胜死亡的恐惧，更能够帮助你战胜死亡的恐惧？所以这不是一个是不是我们必须像遵循一条律法一样去守圣礼，而是说圣礼是福音，而当我们临死的时候，我们需要最需要的是福音。

问：谢谢王牧师的讲解，从路德对律法与福音的区分感到非常宝贵，在行为之约被破坏的状态下，人的公德行为完全无法自救，并且从路德的视角看到，我们要在个人和教会圣礼与具体的教牧中，需要多么防备律法主义的东西。想请教王牧如何看待目前已经开始在国内出现的反对行为之约的一约论的讲法？

答：目前在中国大陆，我记得我之前在几乎可能还没有人在华人圈子里面讲圣约神学的时候，我第一次讲圣约神学，那时候我就提到了将来有一天会有一约论者进入到华人教会，但很不幸我的预言成真了。但是怎么说，一约论本身并不一定与因信称义的教义反对，并不一定与以路德的律法跟福音是完全对立的。也就是说今天在中国大陆，尤其是改革宗圈子里面讲的一约论，主要的来源是从我们的一个姊妹的宗派，叫做加拿大改革宗教会，他们做的一些事工。加拿大改革宗教会，当然他们是坚持一约论这样的一个圣约神学。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认为因为他们

有他们的历史的原因，因为他们是跟随荷兰改革宗教会当时有一个神学家，当时他跟凯波尔之间有一点争执，对吧？他叫 Klaas Schilder，这个人后来他来到了北美之后，他就建立了自己的教会。那 Klaas Schilder 他是一约论者，所以他建立的教会都是跟随他的观点，所以这里面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我觉得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宗圈子里面的圣约神学还是受到了在欧洲巴特以及新正统，特别是托伦斯家族的影响，那么他们都是一约论者。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一约论者都是巴特主义者，或者都是托伦斯主义者。我是说的是整个神学的语汇，整个神学的大的环境，所以这里面又回到了这个问题。路德有他自己生活的环境，这些神学家有他们生活的环境，但是神学还是在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近二三十年或者大概三四十年来，保守的改革宗圈子里面的圣约神学在不断的归正，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归正，所以大量的传统的改革宗的圣约神学的原著已经被翻译成英文。这个是在上个世纪大部分的时间内是没有的，基本上到了 1960、70、80 年代，很多的作品都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你要知道比如说 Herman Witsius，他的圣约神学的英文翻译著作最近出版是 2006 年，所以你要知道是非常非常晚的。等到这些著作出版了之后，就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历史神学的研究资料。基本上一约论在历史神学的角度上来讲，基本上是站不住脚。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反驳的观点，我们还是视他们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非常亲密的弟兄姐妹。这一点我需要强调，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主内的，而且是改革宗圈子内的弟兄姐妹。只不过我们在这个圣约神学的架构问题上有一些分歧。

他们会说，行为之约的教义并没有在《三项联合信条》里面提到，这个是合理。但是，如果你仔细看比如说《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乌尔西努，在他自己的小要理、大要理当中，他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行为之约。当时这些神学家们，他们是有这样的神学概念的，只不过《海德堡要理问答》，是一个专门给儿童写作的要理问答，所以他没有把这些神学概念加入进去而已。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首先我们需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我们的改革宗的战友们，而我们在这个议题上，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自己的立场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温和谦卑的心来帮助他们认识到，至少是在历史神学的角度，这样的立场是源自于哪儿，然后我们是否应该去修正，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

问：请教王牧对于疫情情况下圣餐礼能否线上领受的合法性的观点，从改革宗的立场是如何为其立场辩护的？

答：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次提到过，首先我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的立场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目前的这种状况是极少数的，我个人的立场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不应该领。因为圣礼本身，它的物理性使得这种物理性的聚集，在没有这种物理性的聚集的时候，圣礼的本身的物理性就受到了限制。

另外，圣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不仅仅是你吃了没有，而是你吃的方式。所以圣餐是一个聚餐，而不是自助餐。圣餐是上帝摆设的筵席，是一个集体的行为，而不是个人的行为。在这种状况下，我个人的立场是我们不应该领，我们不应该自己在家擘饼，这个是我认为是不妥当。当然有其他人有其他的立场，这个是我们应该尊重，但是不论你立场如何，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尊重自己教会的教牧做出的决定，如果你的良心受到捆绑的话，你需要跟你的教会的牧师长老们去谈，然后去寻求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我觉得这个是最愚蠢的做法。在在网络上回来辩论到底什么是对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规的情况。

问：为什么有改革宗教会允许已经受洗的孩童，在没有公开宣信的时候领圣餐？

答：你提到的这群人，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盟约意象派（Federal Vision）。他们已经被传统保守的改革宗已经是定位错误的一方，对他们基本上都离开了保守的改革宗，或长老会的宗派，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宗派，是不属于那一派的。但是在这个之前，这是他们是从保守的改革宗从里面出来，那他们为什么会要求儿童领圣餐，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面，但是简单的来讲，就是他们非常强调圣礼的客观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强调圣礼的客观性。但是他们是拿住这一点，然后 overrule（否决）了其他的东西，就是把其他的所有的考虑都排除掉，就只抓住圣餐的客观性。

但是你需要注意到，圣餐的性质和洗礼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旧约和新约的延续性，然后以及圣餐礼对应旧约当中的历史事件预表到底有多少延续性的问题，他们会用一个例子，我们说新约的洗礼和旧约的割礼是有这样的一个延续性的。

那个圣餐礼里是什么呢？圣餐礼一般有的时候会说是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他们要抓住这个联系，然后把它推到一个地步，说如果是这样连续性的话，那么逾越节的筵席，里面孩子也吃啊，对不对？所以那么今天孩子也吃圣餐，那这里面有一个解经上的问题，到底延续性和非延续性到底在哪？这个就不展开继续谈了，但我觉得很简单的一点，当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里面非常明确，一个人他领受圣餐的前提是他需要有能力和省察自己。这个省察自己指的是省察自己是否有信心。那么这个就提到了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首先宣告自己有信心，他才能够接下来的生活当中省察自己的宣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在实际操作上就是说，如果你想要领圣餐，那你需要先做公开的信仰宣告。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拿着圣礼的客观性去把保罗的这些的关于圣餐的这些教导全部的抹平，好像保罗从来没有说过那些话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些，这是在神学上的推论，需要受到圣经的考验。

这里面盟约意象派他们因为强调圣约的客观性，他们引发了一大串的问题，以及在称义上的问

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这里面我就没有办法仔细地展开来讲。

问：在非欧陆的改革宗当中，长老宗需要讨论一约论吗？

答：这个讨论是普遍化的，就是说不分改革宗和长老会的区别，双方都有一约论的支持者。

希望今天的学习对大家有帮助，能够让大家更加重视圣餐礼。

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一次学习，再见。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十四课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思想路德和他给我们留下来的属灵的遗产。今天特别的来到路德的成圣观，所以求你圣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路德为我们留下来的，关于基督徒成圣、基督徒生活，如何遵行律法这些的思考，请你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进入到你一切的真理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就一同来看第七章。第七章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章，因为在路德的学术圈，包括流行的、神学的，这些的圈子里面讨论路德的时候，往往大家会有一个误区，特别是从改革宗的圈子里面谈路德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会把路德形容成一个反律主义者。所谓反律主义，就是指的是过分地强调恩典、过分地强调福音，而忽略了谈律法。甚至有的人会认为，只要你提到律法和福音的区分，那你就是一个反律主义者。当然，这些都是错误的定义。

反律主义有的时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就是有的时候会被人定义成，比如说生活上的不圣洁、不追求成圣，那这些都会被划分成反律主义。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神学上的层面，否定律法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任何的作用，这个可以从神学层面上构成反律主义。但并不代表说，如果一个人的神学是这样的话，那他的生活一定是放荡的。所以，神学上的反律主

义和实际生活上的反律的生活方式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可能一个人他的神学并不是反律主义，但是他的生活是放荡的，这是可能的。例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上可能是律法主义，但是可能从实际操作上来讲，包括像这些文艺复兴的这些 14、15 世纪的教皇，他们很多的私生活都是非常的放荡，但是他们的神学并不是反律主义。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一点的分。

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要来看路德论成圣和律法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应用。首先，一开始是卡尔·楚门在第 200 页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问题。他提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思考。路德生活观当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个人圣洁的问题，(譬如)个人的圣洁到底多么重要，是否在路德神学里有“成圣”这个概念，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对自己有多大的期待，我们能辨认出来多少，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上帝的律法，等等。所以，卡尔·楚门在一开始，作为一个很好的历史学家，他先为我们铺设了一段历史的背景。也就是说，在研究路德的时候，我们需要避免一个错误。他之前提到了，就是过分的专注于路德前期的思想，也就是 1525 年之前的。当然 1525 年之前，路德的神学有非常漂亮的神学上的这些的概念。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1525 年之后，路德又生活了 21 年，而在这 21 年当中，路德的神学有着继续的发展和成熟，并且他对他前面的一些的神学的一些的反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非常重视晚期路德的神学的发展。

不但如此，卡尔·楚门也提到了路德对末世观的改变(书 203 页)。那在早期的时候，路德认为，宗教改革将会带来观念是马上基督就要再来了。这个和今天很多的人的想法很像的吧，就是基督的再临是非常近的，可能明天或者明年基督就要再来了。因此，这种这种紧迫的末世观会带给人们一些神学上的倾向。

书 203 页第三段提到说：“一个坚信上帝马上要来结束历史的人的讲道，与一个准备坚持长期作战的人地讲道，会有着天壤之别。”这就是你是否会有一个长期的打算，有一个长期的比较完整的一个计划。这个是路德的末世观的改变，带给他的神学上的改变。

在 1522 年，路德还可以非常自信地说，他只需要和梅兰斯通和他的朋友们坐在酒吧里面喝酒，然后讲道，就可以完成改教运动。(他的意思是说)上帝的道会自己自动的去工作，他不需要再做什么额外的事情，他只需要宣讲福音就可以了。但是到了后期，至少到了 1527-1528 年的时候，路德发现他的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了。他的教义和包括他的讲道需要进行调整。他的神学需要被完善，被组织，被澄清，甚至有些地方需要被校正。因此，我们必须完整地来看路德的神学。

从书 104 页开始，卡尔·楚门开始勾勒出路德早期的对于成圣的反思和神学的思考。他集中地向我们展现的是 1519 年路德的一篇论文，叫做《两种公义》（Two Kinds of Righteousness）。这篇论文其实可以说是奠定了路德整个的基督徒的善行（或者成圣）的一个基本框架。所以就是说，路德区分了两种义。“义”，所为“义”（righteousness）指的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在上帝律法面前的，按照上帝的律法衡量产生的一种法理性上的状态。如果我们遵行律法，那么我们就是义的；如果我们不遵行律法，然后我们就是不义的。所以在这里面，路德区分了两种义，一种义，路德说是外来的义（alien righteousness）；另外一种义，是自身的义（proper righteousness），就是我们自己的义。

路德说，**外来的义，指的是基督的义，就是我们用信心获取基督的义**。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而是另外一个人的义。这种外来的义是无限的，可以吞灭一切的罪，并且使信徒在上帝面前完全。所以，称义指的就是我们用信心获取了基督的这个义，这个外来的义使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在路德思想里面，这个义也是具有渐进性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渐进性，指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圣。而是指的是当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强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越多地获取这个外来的义，对这种外来义的理解，这个渐进性，指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圣。

那接下来，**自身的义，指的是我们的成圣，我们消灭自己的肉体，把我们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这里面他用的是《加拉太书》的语言，向我们的邻舍行善，等等。这些就是自身的义。而且这种自身的义，在我们外在的生活当中是有具体体现的。

外来的义和自身的义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外来的义在逻辑层面上是优先的，是先来的，我们需要先用信心获取基督的义，然后我们与这个外来的义合作，产生自身的义。他这里说的合作，不是指的伯拉纠主义，是一个奥古斯丁主义的概念。奥古斯丁最开始提到合作这个概念，更多指的是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配合，我们行出自己确实的义来。自身的义是外来的义的果子和结果。所以，当我们获得外来的义的时候，并且与这个外来的义进行合作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自身的义。书第 205 页，卡尔·楚门引用说：“这种自身的义是对外来的义继续完善的过程，因为他一直尽力排除老亚当，摧毁罪恶的肉体。所以他恨自己，爱邻舍，他不为自己谋利，而只为他人造福。这构成了他整个生活之道，在这个义里，他痛恨自我，毫不为己，把肉体连同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由于他为他人谋利，以爱心行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动，严格自持，对邻里以义相待，对上帝恭敬虔诚。”这里面它提到说，当你获得外来的义，并且产生自己的义的时候，当你成圣的时候，你会舍己，恨恶自己，而爱邻舍。而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这是现代的基督徒经常问的问题，“我怎么知道上帝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你要知道上帝永恒当中的预旨，对你人生的规划，你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的话，你是不会知道的。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没有办法升到天上去看到上帝永恒当中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上帝启示的旨意，他启示的旨意就是他的律法。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是指的他对我们律法的要求，他要求我们“舍己、爱人，敬畏上帝自己。”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

整个自身的义的基础是外来的义，也就是说我们成圣的根基和动机就不是单纯的道德性的自我提升，而是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不仅仅是把基督当成我们的道德榜样，照着基督的样子去做，而是与基督生命的连接，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是那个葡萄树，我们是这个树上的枝子。所以，当我们靠着信心与基督相连的时候，我们不仅获得了外来的义。当我们获得这个外来的义的时候，我们自身的生命也改变，生出自己的义。因此，书第 206 页第二行，对于路德来说：“**路德认为自身的义，是认知基督里我们因领受外来之义而称义的含义时所自然表露出来的结果。**”这是一个很长的句子。简单的说，什么是自身的义？自身的义就是当你知道你已因着基督的义而被称义了，已经因着基督的义而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新的身份的时候，你自然流露出的这个身份。这个新的在基督里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基督国度的子民，你是属圣灵的人而不是属肉体的人，你自然活出这个身份的时候，就产生了自身的义。这个自身的义就是一个范式性的转变(categorical transformation)，而不是单纯程度上的。(比如有人说，)我原来不是特别好，只行了 10%，然后我学着基督的样式，就不断不断的涨到了 50%、60%。不是的，它不是指的这种线性的道德的自我提升，而是范式的，就是生命性的转变。

因此，不是在基督里的人，他们也会行善，非信徒他们也有行善，但是他们的行善与基督徒的行善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非信徒，他可能会有怜悯的心，可能会有上帝放在他里面的良心、道德律去约束他不去伤害别人，甚至你会发现有些非信徒夫妻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但是，他们行善的本质和基督徒行善的本质是不同的，根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善行的根是来自于基督，认识到基督为我们舍己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生命。**这是基督徒自身的义和外来的义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路德很强调说，**我们行善的动机是爱**。这个爱是舍弃自己的爱，去爱邻舍的爱。在早期的时候，路德经常会使用爱的语言。你会发现他的语言并不是他所创造的，保罗就是使用这样的语言。但是接下里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爱？我们需要给爱一个更准确的伦理学的定义。

书第 206 页第二段第五行到第六行：“基督徒是众人的仆人，我们去行善的时候是以一个仆人的身份去行善，是以基督的爱去爱人。”什么是爱？这个爱到底是什么？因为今天爱这个字失去了意义。书 206 页第二段倒数第三行：“在今天这个时代，爱这个字已经失去了意义，变成了廉价的感觉和一种心理倾向，以爱的名义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今天很多人说，因为我们太爱彼此了，所以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在婚前进行性行为。路德会说，这并不是真正的爱，圣经说这不是真正的爱。爱是有一个伦理学的标准的。把爱绝对化为基本的伦理观显然有很多弱点。你说：“我们真的太爱彼此了，所以我们必须有婚前性行为。”为什么这不是真正的爱？因为你是在说：“我的爱就是要用你的身体来满足我自己，但我不会给你任何婚姻上忠诚的誓言。”这个不是真正的爱。

爱是需要有具体的伦理学的标准的。到底爱是什么？基督徒如何能够产生真正的爱？这个是接下来整个这章最后要回答的问题。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你可以翻到最后书 209 页，“当我们透过他所说的来如何看待爱的内容时，我们会发现路德对爱的定义就是十诫里的伦理原则。”所以，什么是爱？爱就是：孝敬父母，不偷窃你的邻舍，不与你邻舍的妻子犯奸淫，不杀害他，不贪图他的财物。这就是爱的具体表现。**十诫的道德实质就是爱的基本内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要理问答里面，我们在最后的部分要教导十诫，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爱的表达具体是什么，是遵循上帝的道德律！我们这是先揭露了谜底，整个论述的过程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有很多很重要的内容。

接下来书在 207 页，卡尔·楚门提到了两个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教区的探访，一个是要理问答。教区的探访，这个是路德的改教事业开始到了一个成熟期、稳定期，开始进行神学反思和整合的时候，产生的问题。到这个时候，1521 年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路德被谴责，被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公开的定罪。但是没有人抓路德，路德还是被保护起来了。基本上在这个时候改教运动和罗马教会就已经划清神学界限了。当然最后的神学在这个阶段还是在争论争议的过程当中，到 1530 年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两边都合法化。

奥格斯堡帝国会议把梅兰斯顿的《奥格斯堡信条》定义成路德宗的信条，他们是合法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在这个期间，为什么这种神学的划分有着这么重要的含义。因为当一片领土当中的统治者宣布说，好，我们现在宣布我的领土都是跟随路德的教导的，我们都是改革派的，那么原来领土里面的所有的属于罗马教廷的产业就都被没收掉了，修道院、教堂，各种各样的这些产业地产都被收走了。所以在当时很多的改教运动里面掺杂了很多的这样的很世俗的考虑。一个领土的统治者，他们宣告要加入改教运动，可能并不是很单纯的出于宗教信仰上的动机，而很多是要去获得更多的财产。

所以，很多诸侯、贵族，他们加入宗教改革运动是为了牟利。比如很简单的一个例子（这个没有在卡尔·楚门的书里面提到），有一个早期保护路德的一个骑士，他是帮助保护路德的。当时路德在从帝国会议回来之后，因为皇帝已经公开的定路德的罪了，所以路德原来在维腾堡的选侯是没有办法保护他的，而且这个选侯一生从来没有见过路德，没有跟路德面对面过，所以他可以在他的政治的舞台上说他不认识路德。这个时候谁保护他？就是这个骑士。这个骑士，他是在帝国的领土当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军队，他有一个雇佣军。他是靠什么赚钱？他就是靠替别人打仗来赚钱。他加入到改教运动，我认为当然有他信仰上的转变，但是他也有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当他与路德的改教运动联合之后，他就会找一个当地的罗马的主教去打仗，以宗教的名义把这个主教所在的城市围攻，把城市攻占，然后他让城市的主教贵族去赔给他钱。

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路德很担心，有很多这些领土的贵族们，他们加入了改教运动，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对信仰很在乎，他们只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路德担心贵族们没收了教廷的财产，中饱私囊，没有用来建造学校和付给这些牧师们薪水，所以他要去教区探访，这是教区探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今天这也是教会进行探访，整个宗教改革尤其是在改革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单纯的在讲台上讲道并不是构成整个教牧的牧养的全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探访这个环节。当你探访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你的圣道的事工到底产生怎么样的效果。

所以，路德一直写信给选侯说要去进行**教区探访**，要看看宗教改革到底带给普通的信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前后有很多的政治上的拦阻，但是终于到1527年，选侯安排了教区探访，每个探访小组由4个成员组成，其中两个成员负责调查教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另外两名负责调查神学和属灵事物。基本上也是今天的探访的一个结构，比如说在改革宗的教会，在我们教会有执事团队，有长老团队。长老团队负责的是神学跟属灵事物的探访，而执事团队负责的是经济上的，或者是一些比较实际生活上的一些个状况，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探访工作落实的情况就非常的重要，你可能只是走个形式，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梅兰斯顿他就写了一份探访的条款，基本上是指导这些探访员到底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到底应该查看什么样的地方，考察什么问题。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很多教区的牧师他们的讲道、他们的具体的这些牧养的工作是片面的，是有问题的，那其中一个就是他们是学到了路德的福音的神学，但是他们突然就一只脚了，就偏颇了，就只讲福音但是忽略了宣讲律法。

书208页：“如今，许多人只谈赦罪却不谈悔改。”所以换句话说，很多这些学到路德神学的人，或者受到路德神学激发、启发的这些人，他们一开始都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反律的倾向，这是可

以理解的，记得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英国的传道人（Martyn Lloyd-Jones），他说：“如果你讲道从来没有人指责过你是一个反律主义者的话，那很有可能你从来没有宣讲过真正的福音。”这也是从圣经当中来的，保罗当他在《罗马书》第 1-5 章中，把福音阐明的时候，他自己很自然预期产生的一个反弹的问题是——那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了吧？犯罪越多恩典越多嘛？所以。他预期的是，他所说的会使人产生反律的倾向。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平衡，我们需要去宣讲罪得赦免，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要指责人的罪，我们不能对恩典过分片面地强调，使得恩典吞没了律法的力量，侵蚀了上帝的圣洁，掩盖罪人犯罪的危险状况，这是教区探访所要表达的问题。

我们只有主日的讲道并不一定能够扎到信徒的实际生活当中，你还需要具体地去进入到信徒的生活当中去看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所有的教会都是一样，在天主教是这样，在改革运动里面的教会也是这样，在今天改革宗教会里面依旧是这样。今天有很多的华人教会开始喜欢学习改革宗、学习宗教改革传统，那在这个时候路德的教导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作为转型之后的教会要非常地注重对于教会信徒个人生活的考察。在改革宗教会里面依旧会有非常多的罪恶，所以我们需要去探访，去深入到信徒的生活当中。那这个探访的反馈就使得路德非常痛心，他看到改革运动非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改变很多信徒的生活，反而使很多信徒的生活变得放荡，变得不圣洁。路德很有名的一句话，是对他的同事说“你们不要觉得我们改革的教会就比罗马教廷的人民更圣洁，在我们的人民当中有犯的罪不比在罗马教廷的人民当中犯的罪更轻，我们的人民当中依旧有拜偶像的、行邪术的，依旧有醉酒、放荡的，依旧有犯奸淫的这些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严肃地面对这个现实。”

路德接下来使用的武器就是书 209 页提到的**要理问答**。路德使用的教牧武器对抗他从探访当中所看到的景象就是要理问答。教区的问题是，人们不知道自己该知道什么。路德用这种非常刺耳的语言说，“他们像猪一样生活”。所以，路德接下来要用要理问答来教导这些百姓。简单讲，路德在探访当中所发现的问题，他所使用的教牧工具回应这个问题用的是要理问答。路德在其《小要理问答》的序言中说：“我近来巡视教会的时候被平信徒们可悲叹的苦况所震撼，这巨大的震撼催促着我用朴实简单的语言和体裁写成了这本关于最基本的基督教要理问答的书。亲爱的上帝啊，恳求你的怜悯，我无法描述我所见的苦况，平民对于基督的道理毫不晓得，乡村的百姓更是如此，更糟糕的是很多牧师本身毫无学识却教训他人，很多人名义上是基督徒，也受过洗，也跟着领受圣餐礼，却连《主祷文》、《信经》和《十诫》都不知道，好像可怜的牲畜和无理性的猪一样度日，直到这些百姓听到了福音，他们才晓得自己是怎样生活在捆绑之下的。”

所以，在 1529 年他开始写作要理问答来回应他在教区探访中发现的这种问题。所以，路德写作

小要理的初衷是为了回应教区探访所发现的问题，只是单纯的宣讲福音并不足以达到路德期望的结果，就是真正的敬虔的生活。

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一个是整个德语区的跟随改教运动的这些地方的牧师本身的质量。今天，我觉得华人教会的改教运动也是面对这个问题，很多改革宗教会的牧师本身的质量还没有提高起来。虽然他们意识到了教会需要改革，甚至他们已经加入到某些宗派，或者是自己改革，“好，我们就开始改革吧！我们就管自己叫改革宗教会吧！”可是呢，讲道和牧养都还没有改变，都和原来一样，所以就算名字改了，但是本质还没有改变，所以整个教会的质量还是没有提升起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觉得去回应这个问题，路德所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好的，就是他要使用要理问答。我觉得这个也是华人的改革运动所需要重视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必去谈论什么特别高深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最基本的基督教的要理当中，使用要理问答、宣讲要理问答、教导要理问答，按照要理问答的方式来进行讲道，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公开的圣道的宣讲中，而且是深入到信徒的生活当中，去探访，跟信徒一对一的去使用要理问答，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将十诫放在信经之前讨论，这是典型的路德宗的讨论方式，那在改革宗里面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是先讨论《使徒信经》，然后再详细地讨论《十诫》。不论如何，路德讨论的实际的方式跟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序言里，路德吩咐传道人要集中解决会众最倾向犯的罪，所以你要了解你的会众，然后去应用律法。书第 121 页第四到第六行：“**面对农民和工人要集中于偷窃的罪，因为他们容易受到这方面的试探；面对孩子，则要强化他们要孝敬父母。**”所以路德是非常有教牧敏感度的，你去应用律法的时候不能泛泛的应用，你需要非常的具体，你要了解你的会众到底是谁。如果你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比如说你是在一个大都市里面，你的会众是谁？你的会众可能很大的部分是白领阶层，对吧？都市的年轻的白领阶层，他们面对什么试探？他们可能面对一些职场上的试探，面对这些都市生活上的试探。如果你是在一个乡村，你的会众大部分是进行农业活动的，他们会面对什么试探？所以你需要非常的具体。

这就产生了前面说的问题，有关十诫的回答是基于对上帝爱的概念。上帝的爱的概念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唯美的感受。基督徒的爱是具体的有内容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书第 211 页，这里面小要理讨论十诫的地方，讨论第八条诫命，（路德宗的第 8 条诫命是我们的第 9 条诫命），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这个意思是我们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应该诡诈、说谎、泄露、蔑视、背地诽谤或损坏人的名誉。相反的，我们要为他人辩护，表扬他的长处，并用善意解释一切的事。**

所以你看这个非常具体。第 8 条诫命说，“不可作假证陷害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和爱戴，然后对上帝的爱怎么表现出来呢？表现出来就是，不去说谎，不去做诡诈，不去泄露别人的密事，不去毁谤别人。然后，反过来我们要去表扬别人，要去用善意去理解别人说的话，这就是爱上帝的体现。你看到了吗？爱上帝就不再是我怎么爱上帝，我怎么尽心尽力的爱上帝，我怎么爱人如己，（这些都）到底应该怎么做。第 8 条诫命（或者第 9 条诫命）就这样告诉你，这样就是爱，这样就是爱你的邻舍。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路德对听了福音，却无没有活出基督徒生命的这样的人是非常的可悲的，是可叹的，路德说“他们像猪一样度日”。这个是一个可能我们今天听起来非常的刺耳，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尤其是从一个教牧的角度上来讲。你看到你问一个人他什么都懂，神学上懂得非常非常多，你问他什么问题，他甚至可能比一般的人懂得还多，但是他的生活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悲。他会用自己的神学知识来伪装自己，来为自己辩护，但是他没有爱他的邻舍，他没有爱他的家人，没有爱他的妻子，没有爱他的孩子，甚至用苦毒去对待他们。这个时候就看到他需要对付他的罪，这个是教牧需要非常谨慎的。

我们尤其是在改革中教会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太过于推崇教义，甚至我们会被某一个人的神学素养所迷惑，我们认为说他懂了这么多神学，所以他一定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不一定。一个人可能非常懂神学，对神学的这种概念非常懂，但是他的生活是犯罪的。尤其是当我在美国的改革宗教会实习这么久，你会发现这样的人，最开始他们刚来教会的时候，他们会表现的给你的第一感觉很好，因为他们非常懂神学，懂教会历史当中不同的这些概念什么。但是等你深入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可能有的是酗酒，有的有家庭暴力，有的有这种性上的犯罪、婚外情等等这些都可能。所以当你真的去探访去深入到幸福的生活的时候，你就发现绝对不能过分的盲目的乐观。我们必须使用律法，不仅是揭露人的罪，更是教育道人应该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敬虔的度日。

这里面书第 213 页，我觉得卡尔·楚门说得非常的好，这也体现了路德不是一个反律主义者。这个是我在这个课的一开始就非常强调的，路德不是一个反律主义者，律法跟福音的区分不意味着反法律主义，你可以区分律法跟福音，但是同时应用律法和福音。书第 213 页第二段第 6 行：“因此解释律法的目的并不只是使良心恐惧不安（这是律法的第一重公用，使人知罪），同时也是为了塑造基督徒的社会道德观念，（这是律法的第三种功用）。要理问答的教导清楚地表明，生活方式需要通过教导和培养来获得。我们需要告诉信徒说，十诫所描述的、在基督的爱里的行为就是这样，而不只是一种神学原理。”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蒙基督的宝血所撒的人，你的生活应该就是这样。不只是说上帝是圣洁，你是罪人，你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这个

是应该说的律法的第一重功用是会产生效果的，但是我們也需要強調，你应该照着样式生活，律法有着对我们的生活来说有着积极正面的意义。

书 214 页：“**牧师们不能只讲福音，忽略律法，不能只培养信心而忽略悔改。**”所以我们需要用律法的第三重功用来塑造基督徒对上帝和邻舍的爱样式。

我想今天我们可以把反律主义的争端把它讲完，这个是整个第 7 章我们就可以把它结束了。反律主义最早是在路德宗里面出现的，所以，路德宗最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改革宗是学路德宗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说我们改革宗是平衡的，路德宗是反律的，不可以这样说。路德宗里面最先面对了反律主义。反律主义的这个人叫艾瑞克拉（Agricola）他一开始说，不能在教会里面宣讲律法，福音就足够，福音是上帝的愤怒彰显的地方。他这样做其实很有趣，他是把恩典说成是有两种功用，恩典既彰显了上帝的愤怒，又彰显了上帝的怜悯。这个有点就是恩典把律法的工作也做了，他这样做就是贬低了律法的功用。我想整个的辩论其实大家不用特别的去了解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你需要知道的是，这场辩论最后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路德宗发展出来律法的第三种功用，而改革宗我们也是继承了路德宗的发展。

- **你应该怎么去爱上帝、爱你的邻舍呢？** 就是去遵行十诫：爱上帝，除了他以外，你没有别的神；不雕刻偶像，不为上帝雕刻偶像，不去敬拜偶像；遵守安息日，到主日的时候来教会敬拜上帝；不妄称上帝的名，不用他的名去说咒诅的话。这就是爱上帝的具体的表现。
- **怎样爱我的邻舍如己呢？** 就是首先孝敬你的父母，尊重他们，顺服他们，这是从小孩子就开始学习这个。所以在你一生的开始，在小孩子的阶段，学的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不是自尊，不是自爱，不是培养自己的这种自我认同感，是顺服。小孩子要学习最重要的功课就是顺服父母，他只有在顺服父母的条件下，他才知道该怎么顺服上帝。然后你慢慢长大了，你就不会去杀害别人，不去恨别人，不去犯奸淫，不去偷窃，不去贪恋别人的财物。这就是爱邻舍。

所以回过来，最后我们看总结思考的部分。路德的神学在 1525 年之后继续的发展。P221 页，上面说一个基督徒“**他会以喜乐和欣然的态度来接受恩典，在随恩典而来的自由中陶醉，但这个自由也深刻地体现出他对上帝圣洁的理解。**”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自由，不是放荡的。基督徒的自由是节制、约束在圣灵当中的自由，而不是在肉体当中的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主日在讲《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正好讲到这个位置：什么是在基督里真正的自由？如果你还是在肉体的情欲当中，你还是在性上犯罪，你还是在拜偶像，你还是用血气在教会当中产生纷争、争吵，你还是酗酒，你还是过荒淫无度的生活，没有节制。那么这不是自由，这不是在基督里的自由。

我们不能油嘴滑舌的去谈论十架神学，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卡尔·楚门非常强调说：**我们谈的不是十架神学，我们谈的是十架神学家。**因为十架神学是可以被荣耀神学家误用的。你听这句话：十架神学是可以被荣耀神学家误用的。而十架神学家从来不会油嘴滑舌的谈论十架神学，他会严肃的庄重的去按照十字架的方式来生活。

翻过来书 P222 页，这是我之前给你们看到的：“十诫的道德实质就是爱的基本内容。这对我们今天来说非常重要。爱几乎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人们以爱的名义为堕胎、安乐死、同性婚姻和奸淫等行为辩护。列举这些足以说明，爱已然成为空泛无意义的字，就像其反义词恨（是一样的），也可以被用来消除一切反对声音。因此，如果基督徒真想发展出一套基督教的伦理观。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就不只是爱这个字。爱需要内容来定义，否则就成了空洞的感觉或审美。”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爱包括培养、鼓励某些行为，而拒绝另外一些行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一样，今天所有的婚前性行为都是以爱的名义进行的。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不是爱，这是自私，这是恨。那么什么是恨？恨是出于对自己的爱，而去利用别人，这就是恨。恨是有程度的，可能不是那种恼羞成怒的那种恨，但可能是冷漠无情，或者是利用别人，这些都是恨的定义。这是恨从伦理学的角度可以有这样一个很宽泛的定义。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面我们花一些时间来回答问题。

问：我们接下来学习《加尔文的人生智慧》？

答：很好啊！可是这本书还没有出版。我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出版。如果出版的话，我们一定会学习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我的教授写的，我一定会大力的推荐。我在想，可能接下来我会更偏重于基督徒的生活这一层面，因为我觉得这是有的时候改革宗教会忽略的地方。所以我想我有考虑在我的教会里面去学有一本书叫 *Side by Side*，中文有翻译叫《并肩同行》。我有考虑优先来学习这本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放在这个里面同步来进行。我会在我的教会里面来学这本书。

问：请问广义的福音定义合乎圣经吗？如果是合乎圣经的，我如何在广义的定义下坚持区分，不混淆律法和福音？

答：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特别硬性的规定。也就是说你在圣经当中是可以看到福音这个词是被广义的使用的。也就是说，有时候会包括所有的上帝的话语，或者上帝的启示。所以，我觉得律法跟福音的区分是一个基础，你必须要有这个区分，必须要有这个神学性

的区分。然后，接下来你如果有这个区分的话，你就可以对这些坚持广义定义福音的人也有一个包容心。你可以说：你讲广义的福音，可以，只是你需要知道你广义的定义里面包括这两个部分，就可以了。你不把它混在一起，在你使用律法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清晰地说：你知道这是指律法。比如保罗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他提到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然后他说什么？）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提前 1:8-11）这个里面，保罗他把前面这些说成是“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所以他把律法包含在福音的这个概念里面。所以，你可以广义的来说，整个《罗马书》都是在谈福音。但是，在《罗马书》第一到第三章，保罗更侧重的是谈律法，在应用律法。但你可以把《罗马书》第一到第三章连到整个后面的书信，都说这是福音，是新约福音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不必太纠结这个问题。你自己心里有自己的坚持，然后知道对方在说什么，然后去包容就可以了。

问：律法的第二功用是什么？

答：因为你要知道在过去中世纪，包括到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宗教和政治是连在一起的。在中世纪有 prince-bishops 的职分。Bishop 是主教，prince 是有政治地位的贵族。同一个人既是主教又是贵族，所以宗教和政治身份是连在一起的。宗教改革就把 prince-bishops 全部赶出他们的领土了。那接下来产生的问题就是谁来填充空白。很多时候市政府 city council、市议会，或者亲王，还有改教家就在争夺这个位置，到底谁来替代 prince-bishops。一般来讲大多数改教运动，把民事上的惩罚权柄都留给了政府，甚至把教会惩戒也划为民事律的应用范畴。所以，是市政府来决定谁不能领圣餐，也决定惩罚谁。但在整个宗教改革中有少数的特例之一是在日内瓦。加尔文非常强调区分，要把教会惩戒的职能划给教会，而不是政府。律法的第二重功用不是指教会惩戒，而指的是政府怎么使用自然之光和上帝启示的道德律的总原则来应用在制定法律当中。这是律法的第二重功用。

问：简单复述律法的三重功用？

答：律法的第一重功用是使人知罪，对罪绝望；第二重功用是民事和社会上的，律法怎么应用在制定法律上；第三重功用是律法如何指导基督徒生活。这个往往被称为规范性的应用。

问：可以解释一下有哪个要理问答提到了律法的三重功用？

答：几乎所有的要理问答都提到了第一重和第三重功用。第二重功用几乎是暗示的，没有要在要理问答里教导，因为第二重功用是执政者关心的问题，而不是牧师所关心的。比如《海德堡要理》在第三问提到了第一重功用，问：“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悲惨呢”答：“从上帝的律法。”。第四问：“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第五问：“你能全遵守这些律法吗？”这是第一重功用，使我们知罪。第九十二问开始详细解释了十诫，是第三重功用。然后在第一百一十五问：“既然今生无人能全守十诫，上帝为何仍然命令我们严格地宣讲呢？”这里提到的两点就是第一重和第三重功用。“答：第一，好叫我们一生一世越来越晓得我们的罪性，从而更急切地在基督里寻求赦罪和公义；第二，好叫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并不住地祈求上帝赐下圣灵的恩典，从而使我们按上帝的形像日趋更新，直到此生之后，最终达至完全”。所以这里就提到了律法的第一重和第三重功用。

问：路德大小要理是否值得改革宗反复阅读？

答：不值得反复阅读，但是至少可以读一下。建议反复阅读的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和《威敏斯特大小要理》，这是改革宗信徒应该反复阅读的。如果你是路德宗信徒请你阅读《路德大小要理问答》。但是你会发现基本上大同小异，虽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会有区别。比如，路德对第二条诫命的解释和在圣礼方面的问答跟改革宗是有区别的。

问：为什么路德在要理问答没有直接用《出埃及记》里第 20 章十诫的顺序，好像省去了安息日？

答：没有，文本是一样，只不过是计算方式不一样。路德使用的是中世纪延续下来的计算方式，没有忽略任何诫命，只是划分不同。他们把不能敬拜别神和拜偶像合并在一起。把不可贪恋的诫命拆成两条。这里是计算方式不一样。我们的计算跟犹太人一样。记忆中是这样，这个需要考证，而路德是延续罗马天主教的计算方式。

问：谢谢指点，差点被广义和狭义的定义绕进去。今天你讲的在牧养时中应用律法，和上次在讲夫妻营教他们互相相爱，他们已经知道了，有何不同？讲福音应用时用律法吗？

答：我在讲不用教他们律法的意思不是不用跟他们提，我的意思是你还是要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彼此相爱。这是应用律法。但你不是在说新的东西。应用律法的意思就是不断告诉、提醒他们让他们应用已经知道的东西。律法他们都已经知道了，问题是活不出来。所以你还是不断需要去提醒、应用，去挖掘他们内心深处的原因，难处在哪，去克服这些问题。所以不是说完全不用谈，要继续去说，只不过你说的不是新的东西。所以你需要告诉他们他们的责任，需要带

他们回到福音里来，让他们看到看到动力在哪。然后再送到律法当中去，让他们知道要沿着律法规定的方式，藉着福音的动力去生活。这是一件反复的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事情。不是一次性告诉他们，他们就知道了，就不用再说了。这里路德提到了一个有用的地方就是反复性，在书 216 页第二段第四行：“律法的宣讲不是猛然带来一生一次的危机经历，然后使人一下子从上帝的愤怒进入恩典之中，从此以后再不需要律法了，而是说我们要不断应用律法和福音，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今天时间差不多快到了，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读。第八章是我最喜欢的一章，所以请大家好好读一读。很有意思，会让你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路德。下一周我们讲第八章。与此同时，大家可以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留言在微信群或者钉钉群。我可以考虑下接下来往哪个方面侧重去看。我想大概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读的是《并肩同行》(side by side)，有中文免费电子书在福音联盟 TGC 的中文网页，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在完成路德这本书后，我们可以一起学那本。

我们一起做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特别给我们机会来思想路德的成圣观。你叫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向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向我们自己来宣讲律法。并且也让我们意识到成圣的必要性。因此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藉着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将你的福音和律法不断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好叫我们真正生发敬虔的生活，去爱你也爱我们的邻舍。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的圣洁、成圣道路是如此微不足道和不完全，但我们愿意遵照你全部的律法来生活，在地上来彰显你的荣耀。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求你带领你的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下周再见。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十五课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给我们时间来一起阅读《路德的人生智慧》这本书。也叫我们能够再次从路德学习到如何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我们的一生。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学习到了许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八章。第八章的标题是在“属世国度中的生与死——政府、呼召和家庭”（书 P223）。副标题在这里面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它要讨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政府，基督徒

与政府的关系；然后一个部分是谈论呼召，基督徒的呼召，呼召观；然后第三部分是谈论基督徒的家庭。基本上这一章涵盖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很可惜的是，卡尔·楚门没有把这些内容详细去讨论，他是在很多地方必须缩减，一笔带过的。但是，如果你读过这一章的话，我想你可以基本上看到一个很宏观的，从非常非常大的基督徒与政府、与世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到非常非常小的基督徒在自己个人的家庭生活当中，与自己的妻子丈夫、与自己的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而这种跨度把它并列的摆在一起去看的话，则更有这种反差。

我想我们可能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后面的部分，然后前面的关于基督徒与政府的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稍稍的简略一些。但我不能够保证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一章的所有内容都讲完。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内容。那我会尽力的去这样做。

让我们就先来开始看基督徒与社会、与世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在当今时代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个谈论的话题。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的，特别是在北美，有非常多的在这种后基督教时代，就是在这种所谓的世俗主义兴起的后基督教时代过程当中，讨论基督徒（教会）与世界、与社会、与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在看路德的这一观点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我们与路德所生活的时代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路德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 16 世纪，他出生在 15 世纪末，然后到 16 世纪初期的这样一个时期。在当时的欧洲还是处在一个我们所谓的基督王国的时代。基督王国（Christendom），这个词有着非常多、非常丰富的含义。这个里面有着基督教会之前的 1500 年的这种发展。政府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在整个的从初代教会到中世纪初期、中期、晚期的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你仔细去研究的话，没有一个所谓的固定的模式，也就是在政府和教会的关系当中，就算是在中世纪的时期也仍旧存在着这种的张力和此起彼伏的这种拉距：到底什么权利可以赐给政府，什么样的权利是教会拥有的？就算是在中世纪时期，就算是在后康士坦丁时代，就是在第四世纪整个的对于基督教的逼迫结束之后，依旧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存在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需要很谨慎的去谈这个问题。我不能假设说从君士坦丁开始一直到中世纪末期、到路德的时代，所有的政教关系都是单一的。但是到路德所生活的时代，基本上可以说教会开始非常多的参与到了整个政治界的讨论当中，并且运用它在整个的中世纪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这种权利的宣称。它基本上成为整个欧洲权力游戏当中的一份子。不能说它是一个拥有绝对控制权的这么一个身份，但是它是和，比如说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以及其他一些包括东方的一些王国之间权力斗争的其中的一个成员，可以这样说。

卡尔·楚门刚开始切入到这一章里面，他说：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公民行为(civic behavior)一直是对基督徒而言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书 P223）。所以，我们不能假设说，之前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不是这样的。从初代教会，接下来从第一世纪、第二世纪，也就是从使徒的时代，使徒就已经在新约圣经当中提到了公民的行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参与我们的公共社会。那基督徒这里面就涉及到双重的身份：基督徒既属于教会，但是基督徒也属于他所生活的社会。

因此，我们该如何与教会之外的社会相处呢？看到这里面问了很多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所谓的公共神学或者政治神学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基督徒都承认基督是唯一的君王，但是在这个地上还有其他统治者，我们怎样看基督的王权和这些统治者他们的权利？书 P223 页：“基督自己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太 22 :21)。保罗也说我们应当顺服掌权者(罗 13 :1-7)。但是，到底什么东西该归给凯撒。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那如果你的统治者像希特勒那样滥杀无辜，作为基督徒，你应该怎么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炙手可热的问题。

当然，在这短短的三分之一章的空间里面，卡尔·楚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他自己的政治观点（或政治神学的观点）展现出来，他更多的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神学语境，尤其是以路德的语境来给我们一些路德在当时的一些反思。路德的反思依旧是在整个的公共神学、政治神学发展的过程当中的阶段，所以我们需要谨慎，不是把路德自己的观点就完全百分之百的放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下直接的去应用，而是试着把我们的语境放下，然后回到路德所生活的时代去考虑。

首先，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的这种模式。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从你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所以，你生下来就是这个基督王国的一份子，你在教会里的身份和你在国家里的身份是并行的，你的受洗证就是你的身份证。从有形的角度来讲，只有一个教会，这不仅仅是指无形的教会——从后宗教改革神学来讲，我们强调无形的、普世的、唯一的上帝的教会。在中世纪基督王国里面，只有一个有形的教会。（书 P224）宗教改革就打破了这个模式，建立起叫作认信的团体（confessional communities）。就是说，现在起不仅仅只有一个有形教会，而是开始有了不同的宣告信仰的团体。虽然在宗教改革时期这个团体依旧与国家政府有着紧密的联合，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认信的信仰。比如说，你要么就是罗马天主教，要么你是路德宗。你在路德宗的领土内，不得宣信你是天主教的，这样所有天主教徒在路德宗的领土内都是被逼迫的，而所有路德宗的信徒在天主教的领土内也是被逼迫的。他们可以选择离开，搬去自己认信信仰的领土内去生活，但是如果他们留在与自己认

信信仰相反的领土内，就会受逼迫。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个逼迫并不是单方向的。不是只有天主教逼迫宗教改革这一方，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是生活在宗教改革领土内的天主教徒，你同样也受逼迫。这是需要去客观看待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基督王国的结构崩塌。原来这种亲王贵族的主教(prince bishop)，他既有政治身份，是一个亲王或是伯爵，是他领土内的统治者，但同时他也在教会里担任圣职，他是一个主教，所以，教会和政府的权柄都融会在一个人身上。而宗教改革打破了这种角色，使这种角色消失了，把这种主教身份的人赶出去了。这样就产生了权力的真空，教会的权柄和政府之间应该怎样平衡和填补？宗教改革时期，教会和当地政府之间会产生摩擦，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谁有权力执行教会惩戒。

这里卡尔·楚门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我想稍微展开一点和大家聊聊，一起来看看当时教会挣扎的痛点，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路德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基本上，当时大家会保持一个二分法，也就是说大家都持有一个共识。有一些事是教会不应该参与的，有一些事情是政府不应该插手的，比如说，法庭审判、抓捕犯人、维护经济规则等等，这些不属于教会应该处理的事情是大家的共识，教会不应该扮演所有的角色。同样，有一些事情是政府不能插手的，比如说制定教堂礼拜仪式，当时宗教改革这边的教会还是需要把教会礼拜仪式的程序呈报给政府批准。大家普遍有这样的共识，但是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就显得比较棘手。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来执行教会的惩戒？如果一个人犯罪了，谁有权柄停止他领圣餐、给他一些警告和惩罚？宗教改革时期的主流观点，无论是路德宗还是改革宗，这个权柄是属于政府的。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个特殊的城市叫日内瓦。日内瓦的市政府依然是希望把这个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但是日内瓦的教会、牧长会，也就是加尔文所带领的，加尔文第一次被赶出日内瓦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等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依旧坚持这一点。加尔文第一次离开日内瓦后，去了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这里的改教家是马丁·布泽尔(Martin Bucer)，他非常支持使用政府的权柄去改革教会，他认为政府的权柄高于教会。布泽尔教了加尔文很多非常好的知识，但在这一点上，加尔文反对他。加尔文坚持教会的惩戒应该由教会来执行，属灵的惩戒是教会拥有的权柄，而不能交给政府。当加尔文第二次回到日内瓦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完成撰写治理教会的章程。在这个章程里明确指出，教会惩戒的权柄是属于教会的。有趣的是，日内瓦的市政府从来没有批准加尔文起草的这份章程，但他们也没有跟加尔文争辩，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我们需要加尔文在这，你就继续在这。在加尔文一生中，日内瓦的教会、牧长会和日内瓦市政府之间有特别多这样的冷战状态的冲突非常多，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回到路德的这个时代，你大概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路德会给政府极大的权柄，这并不是什么意外的状况，这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路德重新建构教会跟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叫做《致德意志贵族书》(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这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里面，他把改革的力量诉诸于当时的这些次等的统治阶级。我所谓“次等的”就是当地的这些贵族们，而不是罗马皇帝。因为罗马皇帝是坚定的天主教徒，查理五世是坚定的天主教徒，所以路德没有办法诉诸皇帝，路德也没有办法诉诸教皇。一开始在更早时候路德还天真的以为教皇是可以去改革教会的，他当时认为教皇只是被下面的这些贪婪的主教们蒙蔽了双眼，只要教皇知道教会真实光景的话，教皇就会力挽狂澜，改变教会，但是后来发现教皇也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

到底改革的力量从哪里来？到底谁才能够在背后支持他的改革运动？他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那他早就死掉了。所以他在《致德意志贵族书》里面，他诉诸的人是当时的德国的贵族们，在这里面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他的作品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并不仅仅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完全的出于实用性的角度，他还是有着背后的一个神学的信念的。

他的神学的信念就是我们必须从十字架来理解基督教，不仅仅是来理解信徒的属灵生活，也是需要通过十字架来理解整个教会、教会的事工、教会的定义，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如果教会的主在十字架上羞辱地死掉的话，它是以一个受苦的仆人的样式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么同样教会本身在世界上的样式应该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样式。这是书 P225 页第二段倒数第三行：
“受苦和仆人式的服侍才是教会生存的记号。”

路德提到了当时他所在的罗马教廷的教皇，他阻止教会改革的三个难处（书 P225）：第一个难处是教会区分所谓的属灵和属世的定义，并且把属灵的权柄凌驾于属世的权柄之上；第二个是罗马教廷宣布对圣经的真正的解释权是在罗马教会，只有罗马教会才能够解释圣经；第三是只有教皇才能够召开议会，这就涉及到很多中世纪晚期开始出现的两股，一股是教皇派，一股是议会派。在罗马教会内部也有这样的争论，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重点。

卡尔·楚门主要选择讨论的是第一点，也就是属灵跟属世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圣俗的区分。在中世纪几乎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一点，有圣俗之分。什么是圣的？圣的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所谓的“圣”这里面并不单纯指的是你担任教会的角色了，你就是圣的。这里面的“圣”指的是起了誓言，放弃掉属世的一些追求的。尤其是比如说起单身的誓言，起不拥有属世的财产等等这些誓言。但是简单的来说就是，有一些人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专门放在属灵的事情上，比如说最严肃的话，你就到修道院里面去当修士。

我最近在研究中世纪中期到晚期的一些的修道主义，其实在修道主义里面内部还分很多。有那种非常严肃的修道主义，你可以把它们称为僧侣，他们就是什么都不要，完全的零所属；但是还有一种是参与到日常的生活中去。所以有一种叫做 monks；还有一种叫做 canons，还有各种不同的，我在这就不太过多的去细分，但是总的来说有属灵和属世的，有圣的和俗的这样的区别。

路德在这里面抨击这样的看法，他说那些人（第 226 页），他说他们称教皇、主教、神父、修士是属灵阶级，称君主、贵族、工人、农民是属世阶级，但是路德就把这种二分法拆掉了。不！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灵阶级，只是他们中间的职务不同。因此教会跟世界并不是说教会是圣的，世界是俗的，所有信靠上帝的道的人都是属灵的人，这与他外在的行为和职务无关，这个就延伸出来路德所谓的叫做“信徒皆祭司”的概念。我们需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就是说后来的激进派他们特别喜欢路德的这种说法，所以他们就把路德的这些观点拿来，把他们推到极端。

今天很多人也非常喜欢这种“信徒皆祭司”的观点，他们说所有的常规的教牧的训练都是不必要的，按立也是不必要的，反正谁都可以做教牧的事工，反正信徒皆祭司。这个绝对不是路德所说的意思。路德是在说他要重新构建对于属灵和属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书 227 页路德很重要的告诉我们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书 227 页他引用的这一段，他说：“正如那些现在所谓的属灵人——神父、主教或者教皇——和其他的基督徒并没有差别，也并不更加优越，他们不过受了委托，以传道并举行圣礼为业；同样，俗世掌权者也是一样，他们不过受了委托，拿着刀和杖来惩罚恶人，保护善人。皮匠、铁匠、农民，各有各的工作和职务，但他们也都是受圣职的神父和主教，而且每个人的工作和职务，必须对别人有益处，这样可以为社会的物质和属灵福祉做许多不同的工作，正如身体的百肢彼此服事一样。”

这段非常的重要。卡尔·楚门在这里解释：第一，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基督教的事工意义在于那些参与事工的人是被分别出来执行圣道跟圣礼的。这些人本身没有什么圣洁的地方，没有什么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呼召本身也没有特别的功德，这些都是上帝做工的工具。我觉得这是一个路德或者整个基督教对于中世纪的敬虔观一个极大的冲击。在中世纪的时候，如果你想要特别追求属灵，或者特别追求圣洁的话，那么你就要去放弃这个世界的工作，进到修道院去，或者进到教会里面去，去参与教会的事工。教会的事工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才是真正有功德的圣洁的工作、圣工。我发现这个其实也是今天很多福音派教会的一种观点。如果你听很多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做的自我见证，别人问：“你为什么做传道人？你为什么做牧师？”很多喜欢这种见证的人会说：“我以前是做生意的；或者是我以前在某个大公司做 IT，赚了很多很多的钱，生

活非常的幸福，但是我感到人生没有意义，我感到我做的这些对我都没有意义。于是我找到了真正的意义。”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新的福音派式的中世纪的敬虔观。中世纪谈的是功德或者圣洁，而福音派今天谈的是人生意义，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路德的这个观点就打破了这种。如果你今天去参与到教会的事工，是因为你在世界上的这些工作当中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才去参与教会的事工的话，那么对于路德来说很可能你的动机就是错的，而且很可能你在教会的事工当中也找不到真正的人生意义。如果你觉得在参与属世的工作当中，你觉得那些工作是太俗气的，是没有属灵意义的，然后你觉得参与教会的工作，比如说传福音、宣教……这些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些才是真正属灵的。路德说如果你是这样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么你就不会真正的在这些事情上找到你所要寻找的意义，你也找不到你所要寻找的这些功德。教会里面参与圣职的这些的人，他们本身的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德，他们是上帝分别出来去做这些事情的，就像一个牛奶工他被上帝分别出来去做挤牛奶的工作是一样的；就像一个 IT 男被上帝呼召出来去从事 IT 工作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极具冲击的、“破坏力”非常强的一个观点。从这个时候开始，所有从事世界工作的人他们不再是低人一等的，他们不再是次等的基督徒，他们和那些参与圣职或者参与教会服侍的人一样属灵，这是第一点。然后，接下来是后面呼召观是具体要谈的。

第二，路德在这里面把教会里面的工作和俗世政府的工作做了一个平行的对比，也就是说牧师或者是教会的工作人员，他们被呼召出来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俗世的掌权者们，政府工作人员们他们被上帝呼召出来做另外一些事情。那这个区别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笼统意义来讲的“两国论”（书 P228 页倒数第 2 段倒数第 3 行）。这是路德两国论的概念，属灵领域和俗世领域是两个不同的现实，而全人类都被制约在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当中，而这两个领域是由不同的规则和工具来统治的。回到上面那一段，这是最为重要的区别，一边是属灵的或者教会的权利和统治规则；另外一边是世俗世界的权利和统治规则。那教会是怎么统治的呢？教会是以圣道跟圣礼的形式来执行它的权柄，所以教会不应该以属地的方式，如人眼中强大的威慑性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权柄。教会的权柄是卑贱的、软弱的，是一位被钉死的上帝现在藉着软弱的讲道和圣礼来工作，这是教会的权柄。而政府的权柄则是用刀剑、刑杖以强制性来赏罚善恶。

路德对当时的教皇的批判是说，当时的教会太过沉浸在世俗的政治世界当中，想要去获得当时政治斗争其中的一个权力、地位，甚至当时非常流行的这种教皇自己派军队去打仗这样的状况。路德在这里面不仅把圣俗区分打破了，但同时也建立了两国论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框架。之前教皇和政府他们辩论到底谁的权柄高于谁：教皇说：“我的权柄高于政府”；政府说：“不！我的权柄高于教皇”。但路德说你们都停，现在你们各有各的领域，你们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和统治的方

式。这个两国论最后在整个宗教改革的过程当中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表现和发展。这就涉及到了接下来要谈论的俗世掌权者—政府的权柄到底在哪？基督徒到底应该如何面对政府？我们应该与政府有一个怎样的关系？我相信这个在今天不论在北美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在北美福音派在后基督教时代他们关心的重点是——怎么样再继续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能够发声；但是在中国大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我应该如何去跟当地的政府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什么时候该顺服？什么时候该不服从？是不是应该完全的服从？还是完全的反叛？不管它说什么我们都反？这些事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书 229 页进入到对俗世掌权者的讨论。我们首先要记得路德自己是一个不服从者，他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没有服从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要求。但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会议上，是皇帝，是一个政府，或者说一个政治人物，宣判了路德是异端。因此是皇帝来判定谁是异端，因此这是一个政府跟教会权柄的混淆。但不论如何，路德是一个不服从者。因此路德接下来的思考就显得很重要。但要记得，路德还是一个诉诸于本地的诸侯和贵族来进行改革运动的。因此，他需要维持跟他的保护者、他的政治同盟之间的友好的关系。因此路德在写作的时候非常注意到这一点。甚至有的时候他的作品被拿来否定对任何俗世掌权者的抵抗。因此在德国后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的纳粹政府执政期间，很多德国教会没有去抵抗纳粹。很多人诟病这是路德的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我觉得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有点把一个很大的罪名强加在一个与这件事情毫不相干的已经死去五百年的人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公平的做法。路德有他自己生活的环境和他自己思考的语境，你不能够把过了五百年之后的社会的处境硬套在路德身上，想让他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首先，路德肯定俗世掌权者是上帝设立的，他们的权柄是正当的。（翻到书 230 页）他们的权柄是正当的，他们实行的法律是基于一般法，或者我们称为自然法。你会看到就算是在中世纪的基督王国里，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也从来没有说过把摩西的律法直接拿来套用到现在的社会。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摩西律法是不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的。就算是基督王国社会里，神学家们或者律法家们也意识到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的人喜欢说摩西律法是上帝律法，所以是最好的律法，我们可以拿来用在现在的社会。这是一种很没有历史维度的思维方式。

那么既然掌权的权柄是上帝设立的，那么基督徒就应该在正常的情况下顺服他们。这是一个大的态度。基督徒在一般情况下应该对掌权者尊重和顺服。但这并不是说路德没有对俗世权力留下任何的反抗的余地，这是一种过于过分简化的看法。在书 231 页这里面，卡尔·楚门给我们一段的引文，他提到路德说：

所以，如果你们的君主命令你们跟从教皇，信这信那，或者命令你们抛弃某些书籍，你们就应该说：“魔王坐在上帝的旁边是不适当的。亲爱的阁下，我的生命和财产都服从于你，你在属世权力范围内吩咐我，我都愿意服从。但如果你命令我必须相信什么，或抛弃书籍，我是不愿意服从的。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成了暴君，而且是僭越本分，吩咐你权利和权柄之外的事了。”如此等等。假如他因此剥夺你们的财产，刑罚这样的不服从，你们就是有福了。感谢上帝，你们配为圣道受苦。让他狂吠，他本来是个愚人。他要遇到那审判他的。因为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抵制他，让他夺去你们的信仰或书籍，你们就真是违背上帝的了。

这一段告诉我们，路德很清楚，他自己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罗马皇帝让他放弃自己的信仰，路德说这是我的立场，我的良心告诉我没有办法放弃，所以怀着尊重和谦虚的态度对掌权者进行温和的抵抗。这是路德给我们呈现的例子。当他们越过自己的权柄，告诉我们应该信基督教，或者我们不该敬拜上帝，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温和地说：对不起，这越过了你的权柄，当然如果你要刑罚我，那好的，我甘愿受这样地刑罚，我为这样地受苦而感到荣幸，但我依旧没有办法放弃我的信仰，就算是剥夺我们的生命。书 231 页最下行：“**基督徒拒绝遵行掌权者越权的命令，他反过来剥夺他们的财产，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基督徒要做的是欢喜并且接纳，而不是反叛。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十架神学家，在地上的苦难中经历了上帝在他身上做工的记号。这也标志着最终将要来的祝福。**”所以，路德的这段给了我们的应用，特别是在今天这种对教会的压力和逼迫不断升级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我们的心。当然你或许不会完全认路德的看法，但不论如何我觉得他的看法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思考的。

今天最后花一点时间讲述一下基督徒的呼召这个概念。我想把下一次的时间专注在探讨基督徒生活，婚姻和教养孩子等话题。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基督徒的呼召观。什么是呼召？像今天提到的，今天福音派的很多看法更贴近中世纪，而不是宗教改革。今天很多人把呼召过分狭隘化，认为只有从事教会工作才是呼召。那我们之前看到路德打破了这种观点，我们在地上凭着信心和爱心所做的任何事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其中，路德区分了职业和从事职业的人。书 233 页：“有可能是一个恶人从事一个合法的职业，但是以一种邪恶的方式做的。举例来说，法官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如果让一个腐败的人去做，他就会利用他的职业来作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在其他职业上。

路德也区分内在之义和外在之义。比如说当时很多人，就是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晚期，由于十字军东征而产生了很多属灵的问题。教会支持他们去战场上杀敌，然后但是教会又说杀人是罪，所以很多人就很困扰。“我去参加十字军到底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呢，还是上帝反对的事情呢？到底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还是反对上帝的旨意？我到底应不应该为我这个战场杀敌的这个做法

而悔改我的罪，这个到底是不是个罪？”这是在中世纪很大的教牧的问题，然后这里也包括整个国家之间的战争等等。

路德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服兵役是合法的呼召，因为俗世掌权者佩戴刀剑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合法的权柄，因此军事的力量、军事和战争等等，是在这个合法的这个上帝赐给俗世掌权者合法的权柄范围内的，所以这是一个合法的事情。你不必因着你在战场上杀敌而去悔改你觉得你犯了杀人的罪。这让我想到了之前很流行的一个电影（我自己没有看过），《血战钢锯岭》（Hacksaw Ridge），里面描写了一个摩门教徒，他不是基督徒，是一个摩门教徒因为他的信仰不可杀人，他在战场上拒绝杀人，只救人。电影让很多人感动，甚至让很多基督徒引用这个电影说：啊！你看这个基督教伟大的精神。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基督教，了解基督教的呼召观，你会觉得这个你好像觉得有点误解了。

路德或整个宗教改革运动说：你去服兵役是合法的，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是一件正确的事。但是这里面涉及到合法的战争和非法的战争等等，在这里面没有办法展开去讨论。但是总的来说，这个背后的总原则，书 233 页，所有属世的呼召，只要是社会的福祉作出贡献的都是合法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要去有信心，相信基督已经为我成就了上帝所要求的一切的义，我不需要用我自己的行为和我所做的事情去赚得任何的义。因为我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不在去为了自己的益处去从事去选择一些呼召，而是为着我邻舍的益处，以爱邻舍的心去从事这个工作。这样的话，来做的所有的呼召都是合法的，当然这里面路德说这里不包括你去做妓女、做职业杀手等。

对于路德的这个呼召观，这里面卡尔·楚门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扬·弗美尔（Johannes Vermeer）的一幅画，他是荷兰黄金时代的一个作者。给你们简单的看一下这幅画，这里面卡尔楚门说这个路德的这种观点对于整个基督徒的整个理解个和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含义，他以这幅画来说明，我把这幅画给大家展示一下。



The Milkmaid (Vermeer)

这是一个倒牛奶的女仆的形象。你要知道，宗教改革带给艺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在中世纪在之前的艺术，这个画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种教会的主题，宗教的主题，描绘耶稣，描绘玛利亚，描绘圣徒，因为这些才是有功德的人。但是，宗教改革带给了我们一个艺术上的转折，开始你会发现在一些宗教改革地区的这些画作，开始更多的描绘普通的工人，很低贱的这些劳动者，这幅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一个倒牛奶的女仆，但是这幅画却充满了神圣感。你看她很认真的在做她手头所做的事情，一束光打在她的面前，然后她很专注的去做好她所要做的事情，以爱心为了上帝的荣耀去这样做，所以卡尔·楚门在这里面写到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只有在这样的思维下才能将尊严注入到最卑微的人类活动中**（所以路德的这种圣俗观的这样的颠覆，把尊严注入到了像这种倒牛奶的女仆这样的卑微的人类活动中）。**只要是在信心里，以爱心为动力，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的事，即便是搬运牛奶桶也是优美而属灵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今天说我们需要意识到，不是说你必须去从事教会的工作，你必须去当一个牧师，你必须当一个海外宣教士，才是真正属灵的，才是真正荣耀上帝的。我们需要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中世纪的属灵观和敬虔观。任何的事情，任何卑微的事情，当你去以信心和爱心为着上帝的荣耀去做的时候，哪怕是在家照顾孩子、在家煮饭，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属灵的事情。你去当一个瓦匠，你去当一个建筑工人，你说我去当一个建筑工人对上帝的国的进展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吗？有！每一个人，各个肢体之间，彼此的相互服侍，不只是宣教士，不只是牧师。需要有这些人做这些事情，同样牧师需要喝牛奶，宣教士需要吃鸡蛋，所以你去养鸡，你去下单，你去倒牛奶，这些上帝伟大的工作，都是属灵的。

书 P234 页：“**基督教世界观指的是在信心里，以爱上帝和爱邻舍的心，为上帝的荣耀而投身于合法的属世呼召。**”

路德的文化观是什么呢？路德说，世界观改变文化，不是说我们已发展出来一个专有的基督教的哲学、基督教的科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以信心和爱心为了上帝的荣耀投身于任何合法的呼召，这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今天你们说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基督教的鞋子？或者我应该怎么样煮一碗基督教的牛肉面？答案是，你不需要去煮一碗基督教牛肉面，有基督教色彩的牛肉面，你不需要去。

今天很多流行的去“救赎文化”，这个是新加尔文主义或者新凯波尔主义在北美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尤其是在改革宗圈子里面，我们要救赎文化，文化是堕落了，我们需要用福音去救赎这

些文化。救赎数学、救赎文学、救赎科技、救赎 IT 业，救赎.....路德说，你不需要这样做，而且你也不可能这样做。

卡尔·楚门这里面给了我们一个脚注，展示了他自己作为一个长老会的神学家，他自己的观点。他对于这种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世界观的讨论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中肯的、有见地的一个批判。他说：今天很多当代对于基督教的世界观要讨论存在一个问题，是“**他们倾向于假设基督教是一种单一的而非多元的现象。**”

今天当这些新加尔文主义者们讨论说，我们要基督化这些、基督化这些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基督教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你到底谈论的是用路德宗的神学去这样做，还是用改革宗的神学就这样做，还是用天主教的神学就这样做，这样去谈基督化、去谈基督教文化，或去谈基督教世界观是一个缩减主义，或者是一个最小化主义的一种的作用。当然，这里面既然卡尔·楚门说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要问题，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在里面展开仔细的讨论。

今天我就讲到这儿，然后我把后面的婚姻和家庭的部分留在下一次来讲。我觉得那部分是非常非常美的，每次我读到后面那个部分我都会非常的感动。非常期待下一周继续的跟大家讲这个。那接下来我要开放，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问：你问否简单讲一下什么是新加尔文主义。

答：新加尔文主义这个词是基本上近代在美国产生的，这些神学家们，他们一般把自己的属灵的根基，或者是把他们的思想的根基溯源到凯波尔，在荷兰做了四年首相的一个神学家，叫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凯波尔自己本身和今天在北美的新加尔文主义者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区分的，但是在这里面，我自己也没有特别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我在这里也没有办法仔细展开来讲，我还需要更多的学习凯波尔自己的思想。

简单来讲，在北美，新加尔文主义一般是源自于，如果说一个学校的话，就是加尔文大学（Calvin University）。加尔文大学原来的这个校长，是一个新加尔文主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叫 Cornelius Plantinga Jr.。他之前写过一本书，是基本上是，这本书叫做 *Engaging God's World: A Christian Vision of Faith, Learning, and Living*。如果你读了这本书的话，你

就基本上掌握了新加尔文主义的一个范式。当然这里面不同的神学家有侧重点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从最表象的角度来讲，他们更愿意去积极主动的去改变文化，去把他们认为基督教一些的美德和一些做事的原则去应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认为人类的文化随着人类的堕落也同样堕落了。所以基督教的救恩观不仅仅限于人的灵魂得救或者是人的身体得救，也延伸到文化的层面，我们需要去救赎文化。往往新加尔文主义者们，他们的末世论一般都是后千禧年末世论，他们说我们能够建构这个基督的文化，等到我们建构起来这个基督教化的文化之后，基督就会再来。新天新地里面的很多的东西是会保留下来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建构的这些文化会保留在新天新地里，这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他们的说法。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但如果你想要去了解新加尔文主义的话去读这本书。

问：俗世政府的律法和圣经律法的区别。

答：传统整个基督教的大的教会历史、教会解经的历史，是说旧约当中的摩西律法分为三个大的部分，有一部分叫做礼仪律，就是关于旧约的百姓如何敬拜围绕着利未祭司制度和圣殿敬拜等等。这些律法，随着基督的到来，随着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完美的献祭就都被废止了，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叫做民事律，这些民事律是指的是上帝赐给以色列民作为一个特别的一个神治政权，赐给以色列民一些治理这个社会国家的一些的法律。这些法律随着以色列的政体的这个从历史上消失，也被停止掉了。

那什么是留下来的？能留下来的是道德律。道德律的总结是十诫。道德律背后的支持是上帝的自然律。这个自然律彰显在旧约的特殊启示过程当中是十诫，而彰显在这个其他的民族当中，就是人的一些自然的良知，和一些人们内心知道一些的公益观和正义感等等，

今天在以色列已经消失，甚至政权已经解体，这个整个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的预表的阶段已经结束了，就已经不再有这样的神治政权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跟上帝在西乃山立约成立的。你自己觉得自己跟上帝立约是不算数的，不管用的，今天很多人说：啊，我要与上帝立约。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可以主动与上帝立约，永远是上帝主动。上帝在西乃山上主动跟以色列百姓说话，才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啊。你没有办法自己跟上帝说，我要与你立约，所以。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上帝与他立约，然后给他一个法律。

所以，那个特殊的神治政体已经不复存在了，只在历史当中出现一次。所以那今天的政府怎么制定法律？今天的政府制定法律的方式就是依靠道德律、自然律，一般的我们的正义，和一些

我们的良知。

那旧约的民事律有没有参考价值呢？有。那这个所谓的就是所谓的后来的我们叫做，一般的对等原则（generalequity）。比如说，旧约说，假如说你砍树的时候扔了一把斧子不小心掉了，砸了一个人砸死了，这个不是按杀人罪来办，你可以逃到逃城去，对吧？那这个今天有逃城吗？今天哪个国家有逃城，没有。那这个律法对我们来说有意义吗？还是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一般的原则，也就是他不是故意杀人的，所以故意杀人跟无心伤人是有区别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对等原则。简单来讲是这样。

问：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界定非常重要，路德固然有其历史背景和处境下的局限，如今我们所处外在环境的教会，实际教导与实践，则更类似激进主义的思想路线。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虽然被叫为执行惩戒的权利造成诟病，所有日内瓦市民都要签名，否则就失去公民权利。另外判这个塞尔维特等等。我们确实对于教会如何面对现实政府的逼迫下，怎样我们确实对于教会如何面对现实政府的逼迫，怎么样切实的面对？例如我们可以鼓励基督徒可以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吗？社会变革吗？我们应该非暴力不合作吗？这种不合作的界限在哪里呢？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现实政府部门逼迫下的具体回应？例如，我们被迫要被查封的属灵书籍，我们被禁的文章与讲道，我们聚集场所被查如何具体的回应？我的意思是，是否必须上诉法院，还是忍受就算了，这是否意味着支持了他们的恶性行？一下问了很多问题，也不知道算不算太难，谢谢王牧师。

答：我觉得你的这些问题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这些问题非常的具体，而且你也看到了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不自认为，我处在一个位置，是可以给出最完美的回答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处在自己当下的社会处境，是能够给予一个最完美的解答。就算是路德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于他所面对的问题，他也是不是说他答案是最终最完美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开始做这样的讨论。我觉得去可以去试着去思考一些问题，然后并且回到圣经回到教会历史去看我们应该从哪里汲取这些讨论的原则，和看在教会历史当中的应用产生的结果。

我觉得今天我们所处在一个不一样的时代。我们今天是一个法治的时代，因此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进行合法的，就是这个法律给我们这个途径，去让我们可以有这个途径去做出上诉和这种的争取我们的权利，那我觉得这是这个体制给我们的这个权利，那我们可以去使用。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你使用了这个途径之后你就一定会赢，对吧？很可能你不会赢，尤其是特别是在

我们今天当下的处境下，那结果是什么呢？就算是你走了上诉的这条路，你还是没有赢，那怎么样忍受？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尽了我们所当尽的责任。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说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就不聚会了？那不是，也就是说我们依旧应当顺服上帝，上帝要求我们去敬拜他，我们不能停止敬拜他。所以那接下来的呢，他把我们抓进监狱，那这就是我可能因我的信仰所要受的逼迫，那我以欢喜的心来迎接这样的逼迫。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看到在中国大陆一些牧师、一些传道人可能付上了代价。当然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个还是跟地区跟地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话说回来，我们应该在尽量我们的能力的范围内，尽量地跟我们当地的这些政府这些执法人员保持一个和平的关系。我们不要去专门去挑衅他们，或者是去专门去针对他们，能够安静的度日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我们尽量的去避免冲突的时候，这种逼迫来了，那我们就怀着欢喜的心去领受，我觉得这是，至少是我个人的一些个看法。但是我知道我的看法也并不是成熟的，我也是只是希望特别是在基督徒之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当有一个彼此谦卑，彼此理解的心。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特别涉及到这种逼迫的问题讨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这种情绪就非常高涨，就是我们有一种正义感，互相指责，我觉得应该避免这样。我觉得应该去冷静的去讨论，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不跟着我们一起这样做？如果我们都一起这样做，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路德也没有办法呼召号召全德意志的所有的教会跟他一起进行改革。所以我们就只是尽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在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小小的圈子里面，能够忠心的用信心和爱心，以敬畏上帝，荣耀他的名的方式去生活，去敬拜他，这个就是我们应当尽的责任。

问：神法主义 (Theonomy) 是什么？

答：是一种神学观点是这个词，你看看这个词的组成部分就是一个是 theo，一个是 nomy，就是上帝的律法的意思。神法 (Theonomy) 是近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在改革宗圈子里面。或者准确的一点的说，应该是在长老会圈子里面兴起的一种，在北美兴起的一种的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例如原来在费城西敏教课的一个叫做 Greg L. Bahnsen，然后另外还有 Rousas John Rushdoony 等等。他们的观点是有很多，Rousas John Rushdoony 已经写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你要想要去真的了解他们的思想，你去读这两位的作品。那简单来说他们认为我之前讲到的这种传统的律法的三分法，是他们不赞成这种三分法，他们认为律法就是律法，上帝的律法不分，所有的这都是道德律。当然他们会说礼仪律还是这个废掉的，但是他们想要坚持的是民事律也是道德律。他们非常强调把这个对等原则，把它抬升，超过了传统教会所定义的对等原则，

甚至想要把更多的把这个民事律，旧约的摩西律法的民事律把它套用在美国的司法系统当中。简单来说，意识形态上的，美国曾经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化，今天我们没落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重建美国基督教的文化。这一点上，它跟新加尔文主义很像，我们要重建美国基督教的文化，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但是神法主（theonomy），跟新加尔文主义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论点，是新加尔文主义不一定会支持的。

问：（书 P232 页）“如果一名医生被要求执行堕胎手术，路德对此会怎么说？”

答：（脚注）卡尔·楚门的回答是：他会告诉这位医生不应该执行堕胎手术，医院的领导层无权命令他杀害一名无辜者（即婴儿），相反，医院有责任保护这样的人。但是，接下来很可能医院会行使权力解雇这名医生，因为他违抗命令。这名医生应该在他为义受苦中欢喜，而不应起诉医院。就算是邪恶的统治者也是上帝安排的，也拥有上帝所赐的权柄，即使他选择滥用这权柄。

这是卡尔·楚门猜测路德可能会这样说。路德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你只能说这是一个推论，试图应用路德的理论到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也是我强调的，你没有办法把一个五百年前的人的思想放在五百年之后这样一个法制的社会，一个世俗主义的社会里面去应用，这很难行得通。今天我们处在这样的社会，路德会说，在我的社会里没有人会堕胎，没有人会支持这样的行为。如果有人去堕胎的话，这个人会被杀死的。一般堕胎用这种巫术，还没有今天所谓的现代科学做手术，行巫术的就直接执行火刑了。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打官司，那路德也会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也没有打官司这一说，你还可以告你的上司，通过法律的途径，这个无从谈起。我们不能过分解读，用我们今天得到的推论产生的结论去评价。我们今天会说，这个医生应该去打官司啊，没有什么，打官司不一定代表他会赢。你可以去使用上帝赐给我们所有的合法途径去做这件事情，你可以继续上诉，上诉到最高法院，当然你要去考虑到你的经济基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限制了这样。

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周我们讲婚姻和家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次思想路德关于我们与政府、在上的掌权者的关系，也让我们思考路德对于世界上的呼召所带来的智慧。主啊，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来有智慧、有分辨力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叫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路德的人生智慧》第 16 课

路德打破了这个圣俗的二分，使得基督徒所做的参与这个社会的一切的行为都是合法的，都是属灵的。那在之前他强调了基督徒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他强调了这个基督徒的呼召观，因此呼召就不再是你只是参加教会的侍奉，然后你去做个宣教士这个叫呼召，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所有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呼召。因此，比如说我的呼召，首先我被呼召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我的呼召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我所在社区的一个成员，我的呼召是我所属的教会的一个成员。然后，接下来我有职业的呼召，我是一个牧师，或者我是一个工程师，或者我是一个 IT 行业的工作者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呼召，因此一个基督徒有多方面的呼召。我们不能把这个呼召过分狭隘化。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说，正是这种打破了中世纪的圣俗二分法的这种思想。卡尔·楚门提到说，只有这种思想才能把尊严注入到人类最卑微的人类活动当中，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在中世纪的这种圣俗二分的框架之下，普通的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卑微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功德、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只是为了养生、活着。真正有价值是什么？真正有价值的是做一个上帝的圣工，做一个修士，或者是做一个神父，或者你是去奉献等等，这些在中世纪的框架之下才是有价值的。但是在路德的价值观念里面，哪怕是一个牛奶工，他去倒牛奶的这个工作，去搬运牛奶这个工作，都是和一个牧师在传讲上帝的话语是有着同样的尊严的。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都是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出来所做的工作。因此这个里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

把这个思想应用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是同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呼召不仅仅是我们的职业，不仅仅我们做的工作，我们的呼召也是我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被呼召出来做一个丈夫，我们被呼召出来做一个妻子，我们被呼召出来做一个孩子，做一个父母，这些同样也是尊贵的呼召。“**基督徒的俗世生活当然不只是他与掌权者之间的关系和他在世界上从事的工作。家庭同样重要。**”（书 235 页）。这个是我想强调的一点。

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的思考的东西有些偏颇。就是他们要么就是思考神学，每天扎在神学书籍当中，非常喜欢讨论一些神学、哲学的问题，当然这是非常好的；然后要么就是有人喜欢讨论一些公共领域的事情，喜欢讨论政治，喜欢讨论经济等，喜欢讨论我们怎么样与这个我们所处这个社会去互动，这些也是很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了我们的讨论家庭当中的责任。

今天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特别是男性的信徒，弟兄们很容易陷入到这种偏差和这种试探当中去。

比如教会喜欢有这种弟兄查经班，或者是姐妹团契，把男女分开了之后，弟兄团契你们都是讨论什么？要么就是神学、哲学、要么就是政治、军事，就是讨论这些比较“男性”的这个话题。然后，姐妹团契里面就是讨论孩子、家庭的生活，这些东西。好像似乎这是变成了一种定式（stereotype），好像弟兄从来不会讨论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一样。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路德对于基督徒生活的观点，如果缺少了对家庭讨论的话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讨论。在讨论家庭的过程当中，家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在家庭里面涉及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书 235 页先讨论了婚姻；然后家庭里面还涉及到了生育的问题；生育之后，还有父母和孩子关系之间的问题，因此这里面有着非常多的伦理学的范畴。当然在这短短的 10 页的左右空间里面，卡尔·楚门没有办法把他完全的展开来讲，但是我们按照他们给我们的讲述慢慢来谈。这一段有着对我来说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反思，当我去阅读并且去了解路德对于家庭的这些看法之后，对我个人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整全的一些看法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也希望，如果这是你们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范畴方面的话，希望对你们有一些帮助。

首先谈到婚姻。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男一女创建的这个婚姻。路德虽然早期他是一个修士，但是他对婚姻一直有着一个极高的评价。路德对于婚姻的评价，甚至超过了作为修士所应该拥有的这种知识。路德这里面提到，首先他斥责了当时在社会中流传的一种现象，就是在贵族中人们不愿意生孩子。这个似乎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趋势，很多人对于生育有着很大的抵触。很多人认为生育、养育孩子夺走了他们的自由，这个我们到后面再去仔细谈。路德认为婚姻本身是上帝最起初创造的，因此它不是一个堕落产生的一个社会结构。所以，夫妻之间的这种的结合，变成了最能够反映出堕落前伊甸园的生活面貌。书 236 页这里面上面的第五段：“路德认为，夫妻同居一处，共同照料家庭、共同养育孩子，这正反映出堕落前伊甸园里生活的本来面目。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在这里面卡尔·楚门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当路德结婚之后，路德和他的老婆凯蒂的婚姻非常的幸福。书 236 页这里提到说，在他们结婚之后，当时选侯把这个威腾堡的奥古斯丁修道院送给了路德，当做他的家。当时修道院已经关门的，修士修女所谓的还俗了，所以修道院被政府收走了，是选侯的财产。

路德的家（Lutherhaus Wittenberg）



路德的妻子凯蒂画像（Portrait of Catherine von Bora by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路德的妻子凯蒂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很有主见的女人。（详见书 P239-242）

夫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非常重要，这是维系婚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保持健康透明的沟通，对路德成功的婚姻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路德谈到了他还当修士的时候提到“婚姻的爱”，书 P237 页：“在这些爱中最高的是婚姻之爱，那就是新娘的爱，就像火焰一样灼热，除了她的丈夫，别无所愿。她说：‘我想要的是你，而不是你拥有的东西：我既不要你的银，也不要你的金；这两样我都不要。我只要你。我要你的全部，若不然，我什么都不要。’其他所有的爱都会寻求所爱之人以外的其他东西：而这种爱只要所爱之人本身。”路德讲到婚姻之爱，这种爱的纯粹、没有附加的条件、爱的对象不是说他所拥有的其他东西，而是他本身。基督徒思考婚姻应当去考虑的。世人思考婚姻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很多附加的条件，比如要有钱有房有车，房子落我们孩子户口，房产证写两个人的名字等等。这些都不是纯粹的爱，纯粹的爱是获得对方这个人本身。

婚姻生活对路德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他结婚的时候已经四十二岁，他已经单身了很久。婚姻生活给他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单身的时候你有很多自由的时间，生活节奏按照你自己去走。结婚之后，你的规划都被打破，你要放弃一些的计划。书 P239 页：“在结婚头一年，男人有许多奇怪的想法。当他坐在桌边时就想：‘之前我是独自一人，现在是两个人。’或者当他一觉醒来还躺在床上时，他看到一对小辫子躺在他旁边，这是他从前从来没见过的。另一方面，不论丈夫多忙，妻子都能为她的丈夫带来各种琐碎小事。所以我的凯蒂一开始经常在我刻苦研习的时候，坐在我旁边，转着圈地文：‘博士，骑士团团团长时侯爵的兄弟吗？’”路德的这种小小的抱怨是一种甜蜜的表现，并不是真觉得他的妻子很烦，有点类似小小的炫耀，甜蜜的负担。这种幽默感恰恰表明两个人感情非常的好。

路德对于性的理解是，他体会到性的美好，他对性生活的享受是直白的。这体现出他对性的尊重，他知道性的重要性。另外，夫妻之间应该寻找一些共同的兴趣。书 P239，路德和凯蒂之间共同兴趣之一是都很爱喝德国啤酒。因为婚姻是上帝创造的最高峰，婚姻当中的爱是上帝创造的最高级的爱。因此在夫妻之间，魔鬼最常攻击的就是夫妻之间的感情。

所以你会看到，在魔鬼统治的世界上婚姻的悲惨。P240 页：“当恨在夫妻之间产生的时候，这种破坏的威力是最巨大的。”在人类的所有的关系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关系能够给一个人造成巨大

的伤害是超过夫妻之间的伤害的。你可以说你的同事之间给你别扭，你跟你的上司之间吵架，你跟你的最好的朋友之间的决裂，甚至可能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僵化，都不会超过你跟你的配偶之间产生的这种恨。因此婚姻生活非常重要。

如果你有一个幸福的婚姻的话，你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挑战。路德在他的职业生涯最痛苦的时候，是凯蒂给他维持的幸福婚姻，使得路德可以继续坚定地站在改革浪潮的最前沿，去承受这个世界给他的这些批判，给他这些压力，就算是他在逃亡的时候，他在躲藏，他在躲避这个帝国对他的追杀的时候，他依旧可以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婚姻在背后支撑着他，因此对于路德来说，婚姻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

书 P241 页他说：“就算是以法国和威尼斯来交换，我也不会放弃我的凯蒂。因为，首先上帝把她赐给我，也把我赐给了她；第二，因为我从我的凯蒂上我总能看到其他女人更多的缺点（尽管她也同样有一些缺点，不过她的众多美德超过了这些缺点）；第三，因为他一直对我们的婚姻中心，也就是她的忠贞与尊重。妻子应当这样对待她的丈夫。”这里面路德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对于一个丈夫来说，你需要去发现你妻子身上的闪光点。你们夫妻之间永远都会发现对方的缺点，但是，重要的是你们的思维要开始转换，开始去发现对方的闪光点。你会发现世俗心理学很多的东西是一种普世价值，上帝在人类社会当中所放下来一些自然的规律。路德在里面没有说什么特别的东西，很简单，你去欣赏对方，去寻找对方身上的闪光点，去寻找对方，去赞美她，去发自真心地去赞美她。

我记得我跟我太太之间的关系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转变。有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知道的，我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人，我有骄傲的罪。所以，我会经常很容易的去发现别人身上的错，然后去用这样的方式去贬低别人，这是我经常在人际关系当中所犯的罪。这放到婚姻里面去，就会给我的妻子带来很大的压力。她甚至今天也会跟你说，如果我坐在车上，坐在副驾驶的话，她开车会很有压力，就是这样的原因。很多的时候这种东西是我不自觉的，但是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会特别的去刻意的去抑制自己这种本能的这种批判和挑刺的心态，反之我要去努力的去克服，然后去努力的去发现她的闪光点。

我不知道从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是经常互相的这种争吵，但慢慢的开始去转变这种思维，然后，真的有一天我会发现她有很多的闪光点，她能做好很多事情是我做不好的。而当我真的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改变了。所以这个很重要。

另外从妻子一方来讲，给丈夫足够的尊重和忠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妻子动不动就是说这个就不尊重他的丈夫，或者反过来丈夫不尊重他的妻子，都是这样，双方是一致的。如果在一个婚

姻当中，一方的配偶不停地去挑衅，不停地去挑战，不停地去贬低另外一方的话，婚姻是没有办法和谐的。另外，忠贞非常重要，如果其中一方动不动就是说我要离婚，我不想要婚姻了，这个是对婚姻最大的打击。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去警觉的。

路德对他的妻子的最高的评价就是他用《加拉太书》来形容他的妻子。或许你们不觉得这个很浪漫，但是对于路德来说，这是最高的评价。如果他用《加拉太书》来形容你的话，那证明你在他心中是第一位的。假如他用《雅各书》来形容你的话，你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你在他心中的地位了。

“路德的家是永远开放的，因此路德跟凯蒂形成了维滕堡牧师家庭的典范。”（书 P242 页）这个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牧师的家庭的开放，对于神学生对于未来牧师的养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我可以做见证。非常幸运的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我遇到了很多牧师，我神学院的教授，他们都以身作则做到这一点。

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我的意大利；的牧师在招待客旅这方面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记得在我刚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大概是刚去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和他的长老们与他的执事一同轮流开放他们的家庭来接待我们。当时我还是一个穷酸的留学生，进到他的家，看到他的家，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现，这是一个把自己敞开去迎接陌生人，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情。等到我到了美国，同样的，我的主任牧师，麦克·布朗牧师也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我是一个人来的，我的太太还在意大利，布朗牧师接待了我两天，我住在他的家里。让你看到他真实的生活，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会给你做饭，跟你聊天，陪你一起散步，向你介绍他的家，这种把自己所有的防备心全部放下，去邀请一个人进入到他最私密的空间的时候，这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另外神学院给我最大一个影响的是，或者从这方面来说麦克·霍顿博士。霍顿博士一个名气非常非常大的神学家，但是他为人的谦卑给了我极大的冲击。我在神学院三年，每年到了感恩节的时候，他都会邀请我们一家到他家里去一起共享感恩节的晚餐。他会邀请一些尤其是在这里没有家人在身边的留学生，他会邀请他们去到他的家里。他是非常繁忙的一个人，但他会尽可能的满足你。这种把自己一切的围栏放下，去敞开自己。这对我作为一个教牧生活方式的养成非常的重要，让我看到了 hospitality 积极的效果。因此在我个人的事工中，在我个人的教牧事工中，我试着去实践这种开放自己的一种方式，几乎在来到我教会的任何一个访客，如果是比较固定的访客，我都会第一时间去邀请到他来到我自己的家里。这会给人一种极大的尊重和一种很重要的个人性的连接。

卡尔·楚门提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能被忽略的一点，这是圣经对教会领袖的一个要求。保罗在信里告诉提摩太选什么样的人做教会领袖，接待客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审核的标准。这一项在美国文化里是一个非常被忽略的一个事情。因为美国文化是一种非常疏远的文化，每个人都是自己一个院子，你不要来烦我，我也不去烦你，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美国文化强调的是私密性。我来到这个小区住了两年，我可能跟我邻居打招呼的次数不超过十次，我邻居跟周围的邻居认识的程度非常低。这如果在意大利或者中国的文化里，这种邻里之间熟悉程度会很高，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不同。但无论如何，对于教牧来说，开放自己的家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路德对我们做出的榜样。

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谈谈路德与孩子的问题。对路德来说，孩子在他生活中的出现是一件极其不同的事件，他甚至将养育孩子这件事情看得极其的尊贵。他甚至说，教会一千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主教有这样的特权去享受养育一个孩子的一个过程。很可惜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把养育孩子当做一种负担，这是世俗文化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影响。但是，路德给我看见的是，养育孩子不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加看到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会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从孩子身上学习到更多是我们自己学不到的。对于路德来说，他从孩子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信心。路德看到了孩子单纯的信心，他每天与孩子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在跟他的孩子学习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信心。这种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就像小孩子对父母那样，这种单纯依靠的心，是我们今天应该向我们的孩子学习的。

因此生育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情，但这并不说你什么都不管，就一个劲的生，因为你还有生命中其他的责任，但无论如何生育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我们不能把生育当做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这是对你的孩子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一件事。如果你生养孩子是因为你不得不这样做，那么你生出来的孩子将在一个非常痛苦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如果你生孩子是因为爱，因为你意识到了这是上帝给你一个极大的荣耀，你去做的时候，你的孩子将在一个爱的环境中成长。这时候你对孩子的管教，就不再是向孩子发泄情绪，而是你会知道上帝给你的责任，是上帝给你机会去效法他，就像上帝管教我们一样去管教自己的孩子。每次我们去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孩子的管教不是泄气，不是发泄我们的情绪。**因为上帝管教我们不是发泄上帝的情绪，上帝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首先我们既不能不管教自己的孩子，因为《希伯来书》说，凡不管教的就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私子。正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上帝才管教我们。所以同样的原则，我们管教孩子也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愤怒。这里面有太多的应用，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今天辅导专家会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意见，但是原则在这里，背后的

根基在这里。背后的根基是，生育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无上的光荣与一个特权，在书 244 页提到与孩子一起学习。

书里接下来提到路德对失去孩子的痛苦，他有两个女儿去世，其中一个女儿就是小女儿伊丽莎白是不到一岁的时候去世的。这是夫妻会遭遇到的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会看着自己的孩子会经历死亡。路德在他的《桌边谈》里面提到，他的小女儿伊丽莎白去世的时候，他说只有孩子的死能够与拆散一对夫妻更痛苦。路德是如此重视夫妻之间的感情，甚至认为拆散夫妻关系的这种痛苦可能只能与失去孩子相比较。然而这并不是他唯一一次失去孩子。接下来，他有一次更痛苦的经历，就是在 1542 年的时候，他的另外一个女儿玛德琳娜也去世了。在《桌边谈》里面，他记录了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段：

当他女儿的病情加重时，他说：“我非常爱她。但若这是你的旨意，要带走她，亲爱的上帝，我很高兴她与你同在。”（这是一种对上帝的信靠）

随后，他对躺在床上的女儿说：“亲爱的玛德琳娜，我可爱的女儿，你乐意与我，你的父亲，在一起。那你是否也乐意去你在天上的父那里？”

病重的女孩回应道：“是的，亲爱的父亲，愿上帝的旨意成就。”父亲说道：“你真是个可亲、可爱的女孩！”他转身离开她说：“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太 26：41）。我非常爱她。如果这肉体如此刚强，心灵应当怎样呢？”（他是在评价玛德琳娜，这个孩子的肉体这么的刚强，她病成这样，还这么刚强，那么她的心灵会怎样呢？她心灵上实际上会更刚强的）

除了别的事之外，他又说：“过去这一千年，上帝没有给任何主教如此大的恩赐，如同他今天赐给我的一样。人应当为上帝的恩赐夸口。我对自己生气，因为尽管我有时唱一小首诗赞美上帝，但我无法从心底欢喜感谢他。（他这是在说他在面对她小女儿去世的时候，他在面对小女儿病入膏肓，要死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从心底真的感谢上帝。尽管他努力的想要这样做，他去唱诗，他想要这样做。接下来他说）或生或死，我们都是主的（罗 14：8）——这是属格单数（genitive singular），而不是主格复数（nominative plural）。”（书 P246 页）

在书 P246 页下面我注解了一下，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最后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他指的是我们是属于主的，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是主。因此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地上的年日都是主来确定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定的。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生死，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身边的亲人的生死。

因此，在这一段我们看到了路德，他体会到了感情。这可能是第一次一个神学家有这种感受。因为在中世纪那么漫长一段时间，很多神学家都是单身，他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路德现在所体会

的感情：婚姻当中夫妻之间的爱与恨，爱所造成的甜美，这种夫妻之间的争吵和恨所造成的伤害。这是教会中世纪一千年以来，或者几百年以来，神学家所没有办法体会的。如果你没有办法体会这些真实的感情的话，这些情感就没有办法作为你神学的一个原材料。这些神学家们从来没有办法体会到失去自己孩子所带来的那种痛苦。他们怎么会把这种情感化作他们神学的反思？所以，路德，“尽管他的神学告诉他，他的孩子要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但他受造的肉身却感受到死亡冷酷的入侵，无情地把所爱的人从身边带走。这痛苦会继续，他女儿死在他的怀里，他在哭泣、祷告，而凯蒂瘫坐在屋子里，悲伤使她没有力气。后来还发生了棺材太小，无法装下她的身体这样的事情。最后，在葬礼上，会众一起歌唱《诗篇》79:8，这首诗提醒人们，尽管在哀痛之中，路德对上帝和救恩的正确理解，对他来说是莫大的安慰。”（P247 页）

这是一个真实经历生活痛苦的一个男人。在这样的真实当中，他的神学才真正的化作他生活的动力。苦难是我们神学不可缺少的一个反思的元素。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上帝给了我们多么大的恩赐，给我们在家庭当中去经历作为丈夫，作为妻子的责任，去经历这些呼召，去经历作为一个丈夫的呼召，去经历作为一个母亲的呼召。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这种特权，这种荣幸的话，我们就不会轻看这些责任，我们就不会把这些责任当作是卑贱的，或者是我们试图去逃避的。

我想最后看一下路德在 1522 年写作的一个短论 (EstateofMarriage)，里面他提到父亲换尿布的问题。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的父亲会亲手给自己的孩子换尿布。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让我们真正的意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这是路德所写的。路德提到基督徒的父亲给孩子换尿布是极其崇高的一件事情。他提到说：你看那聪明的妓女，就是我们自然的理性，路德称我们的理性是妓女。他说这个理性，当他看到婚姻生活的时候，他就撅起鼻子来说：哎呀，我必须要哄婴儿，给他洗尿布，整理他的床，闻她的臭味，每天陪他熬夜，然后等他哭的时候要照顾他，还要给他治皮疹，治身上的疮。除此之外，我还要照顾我的妻子，给她提供生活所需用的一切。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忍受这个，忍受那个。我在婚姻当中涉及到这些苦恼，我还要继续吗？我怎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囚徒呢？你这个可怜的家伙，你娶过妻子了吗？老兄，你要面对这悲惨和痛苦，你最好保持你的自由，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去做一个修士或去做一个修女吧，而且让你的孩子也这样去做。这是路德在这里用一种讽刺的口气，说理性在告诉一个人所说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他们不愿意结婚，他们只想以没有代价的方式去享受性的快感，但是他们不愿意承受婚姻带给他们的这种责任，不愿意生孩子，结婚之后不生孩子，为什么？因为那是负担。路德说这是你的理性当中那个娼妓所给你说的话。

路德接下来说，那么基督徒的信心对此有什么看法呢？这个信心他会睁开眼睛，看到圣灵在所

有这些微不足道，令人厌恶和鄙视的责任当中，并且意识到这些责任都像昂贵的黄金和珠宝一样，得到上帝的认可。这样的信心会说：上帝啊，因为我确定你已经将我塑造成为一个男人，并且从我的身体当中生下这个孩子。所以，我肯定会知道他会带给你完美的快乐。我向你承认，我不配去哄这个小宝贝，我不配去洗他的尿布，我不配受托照顾孩子并且照顾她的母亲。我没有任何的美德，没有任何的优点，怎么能够这样确定我是在为你的受造物和为你提供这样的服务呢？你看到路德在这里面，他的谦卑的神学。

当我们高傲的认为说，这些事情不配我去做的时候，路德的谦卑的神学把它翻转过来说：你不配这样去做，你不配去养育一个孩子，但是上帝依旧给你这样的特权。当你这样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不会把这个的事情当做是一个负担，而是把它当做是一个荣耀的事情。“我会有多么乐意想要去这样做”，路德接下来这样说，“尽管这职责显得微不足道，被人轻视。但是我确信这在你的眼中是被悦纳的（你的眼中就是指上帝的眼中）。”路德接下来说：“妻子也应当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职责，因为她要给孩子哺育、哄他，给他沐浴，并且用其它的方式来照料孩子。当她忙于其它的工作，并向她的丈夫提供帮助和顺服时，她还要做这些事情。这些是真正宝贵的作品。”

路德接下来继续地写道：“现在请你告诉我，当这个父亲继续为他的孩子洗尿布或者做其它卑微事情的时候，有人嘲笑他，说他是一个愚蠢的傻瓜，尽管这位父亲以这种基督徒的信心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亲爱的读者，请你告诉我，这两个人中间，哪一个才是更应该被嘲笑的。上帝和他一切的天使和受造物一起在向这位父亲微笑，不是因为他在洗尿布，而是他在用基督徒的信心洗尿布，他是用信心在做这样的事情。而那些嘲笑他的人，只看到他表面所做的事情，而没有看到他的信心。因此，他们是在嘲笑上帝和一切受造物，他们才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傻瓜。确实他们是在嘲笑自己，因为他们的聪明智慧不过是魔鬼的把戏罢了。”这是路德提到的，当路德以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敬虔、呼召，去看待我们婚姻生活的时候，给孩子换尿布，对吧？（尿布，今天我们还有这样的东西，你还不用去洗，你直接摘下来丢掉就好了）就是这样卑微的事情，对于路德来说，如果你以一个基督徒的信心去看的时候，是高尚的，是金色的，是尊贵的。

因此，用信心去做这样的事情吧，做你每天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我非常强调普遍的、普通的小事。基督徒你们首先要把小事做好，在这些小事上尽忠心，在这些小事上荣耀上帝。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张口就喜欢谈这些非常大的东西，就像世界的走向，世界的格局怎么怎么改变。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路德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评价是改变人类历史的前50个人当中的一个人。然而，路德对这样的小事是极其的重视。今天，基督徒们把你们的傲慢和你们的这种狂妄收敛起来，向路德学习，尽最小的忠心，为自己的孩子换尿布，从这个事

情开始做，然后上帝会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所以这是我想今天在最后，从路德的最后的这个部分，我想作出的一些的总结。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书 250 页，这是在本章总结思考当中，卡尔·楚门写道：

家庭生活当中的路德与公共事务里的路德同样伟大（我非常赞同这句话），却又多了一份人情味。在这个世界里，牧师们都应盼望自己成为这样的牧者。信徒们也都应渴望有这样一位牧师来牧养他们。

1546 年，路德死在他的老家，当时他正因教会事务出差在此。这也恰好是他出生的地方。他死去的时候离家在外，没有在他亲爱的妻子的怀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在一张小纸上写下了临终前最后的一些笔记。其中，他说无人能够懂得维吉尔充满乡土田园气息的诗《农事诗》(Georgics) 和《牧歌》(Bucolics)，除非他做过四五年的牧羊人；无人能够读懂西塞罗，除非他参与公共生活二十年；无人能理解圣经，除非他治理教会一百年（多么谦卑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理解圣经，除非他真正的治理教会一百年）。最终他以一句简短的话结束，这句话一半是德文，一半是拉丁文，他这么写道：“我们都是乞丐，诚然如此。”（我把这句话作为我的座右铭：我们都是乞丐成人，诚然如此。）当他临近自己的基督徒一生的终点时，就像托马斯·阿奎那一样，对永恒的盼望把他所成就的一切、所知道的一切都放进一束温和、谦卑的光中。（当你来到你一生的终点的时候，当你来到死亡的面前时，你所成就的一切，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被放进这束谦卑的光中。你需要意识到：我们都是乞丐，诚然如此。）在这幅广阔的永恒画布上，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于基督里与他建立的恩典的关系中，路德就是一个孩子，只触碰了上帝怜悯的汪洋里面的一滴水。也许，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我们都是乞丐，诚然如此。（书 P250 页）

因此，路德的神学，最终这一切都把我们带回到了孩子的状态。为什么卡尔·楚门要用孩子来结束他的整个这本书？我觉得他是在表达一件事情，最终路德的神学把我们带回到孩子的状态里面。最终，路德的神学或圣经的神学让我们回到像孩子一样的状态，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毫无傲慢的、狂妄的，谦卑的去说我是乞丐，的确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这本书我们就讲完了。我其实真的希望卡尔·楚门再多写一点，尤其是第八章，但是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的内容。

现在开放给大家来提问问题。

我觉得在读完了整个最后第八章似乎好像不需要提什么问题了，似乎好像一切都应该静止在那

儿，静止在那束温和的、温暖的、谦卑的光中。路德的神学最后让我们看到面对永恒的时候我们所应该拥有的态度，应该怎么回过头来看我们在世界中的角色，我们应当怎么去与我们身边的世界互动，与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的政府、我们所在的社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真的是乞丐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不需要别人教你怎么做，你就知道一个乞丐一个仆人的心态去怎样做，不论如何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尽管发上来。

问题：你提到了路德号召屠杀农民（书 240 页）？

回答：这个或许是路德晚年的一个污点，其实他并不是号召屠杀随便的农民。这帮农民其实是德国的农民起义，由托马斯蒙泽带领的农民暴乱要推翻当时的政府。路德是不支持他们这样做的。如果你简单了解这些农民是什么的话，你或许就明白路德为什么这样做了。当然我这里并不是为路德辩护，但还是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有个比较有名的暴乱在德国一个叫明斯特（Münster）的城市，当地的农民暴乱在重洗派的带领下，就是重洗派自称自己是先知的这些人，有一个称自己为弥赛亚的假先知，他们就占领了莫斯特的市政府，并且把官员都杀掉或赶出去。他们就占领了那座城市之后，并且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的政权，然后实行一种非常暴力的统治，任何反对他们的人都被处以绞刑。当时这个自称为弥赛亚的人在城市里随意抓妇女为自己的性工具。总之是一种非常恐怖的统治，有点类似于极端的恐怖主义。所以，路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路德说：贵族们，你们要镇压这样的农民起义的暴徒。所以当时，路德宗和天主教一起联合他们的军事力量镇压了这些农民起义。你觉得有些人就把路德镇压这件事单独拿出来事，需要意识到当时这些农民起义是什么样的农民起义，这些农民并不是无辜的人。

问题：牧师开放自己的家来接待信徒们，彼此之间团契关系非常重要的，但牧师的妻子需要具备美德和技能。她们是不容易的，作为牧师在家庭中我们是丈夫需要鼓励她们，总结思考部分的内容，反映出路德将福音融入到他非常点滴的生活状态中，养育孩子是非常美好的，可惜我们真现实处境下被限制生养孩子的数量，基督徒们应该想尽办法突破政府的控制吗？路德临终遗言说我们都是乞丐，诚然如此。这是非常扎心的话。谢谢楚门，谢谢王牧师

回答：关于突破政府的控制这个，首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来回答，就我个人而言我会谴责控制生育的这种政策，这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权利，生育的权利。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去回应

这样的处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怀了孩子的话，就应该尽可能保护这个孩子的生命，不论用任何的方式。如果在这个环境下，现在我想已经开放了二胎，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当然政府制定这样的政策并不一定是出于人权的考虑，可能更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无论如何我们开始有了更多的空间。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反而有人不愿意生了，所以我更想去鼓励他们思考他们的这种权利。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也没有做过多的思考。我是见过很多的父母，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哪怕不是基督徒是非信徒，他们依旧有这样一种人类的本能，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孩子离开这样一个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背井离乡。他们有的是逃到了香港，有的是逃到了国外，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令人尊敬的，所以基督徒们你们若遇到这样的困境的话，我觉得选择离开或许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的话，我想今天就结束路德的人生智慧这本书。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你们想学到的东西，那我还没有具体想好下一周进入到另外一本书还是怎么样，那我会再另行给大家通知，然后我们看一看，或许不是马上进入下一本书，而是让我们有一点互动和交流的机会，这个我还没有具体的决定，看看大家的意见，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个问答的专题，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发到群里，我可以提前看看给大家回答，这样的安排大家觉得怎么样？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下周开始前我们再敲定，那我们一起祷告结束吧。